

819'57
512-0-2
1



3 0532 0333 1

靜
靜
的
頓
河
第
一
部

金 人 譯
M. 蕭洛霍夫 著

前記

一 關於作者

米海依勒·蕭洛霍夫雖然已成了世界著名的作家，而且身任蘇維埃聯邦最高會議的代表，但在蘇聯也很少讀到關於他的傳記。因此，在十年前，魯迅先生校對本書的賀非先生譯本時，就感到對作者傳記材料的不足，而在十年後的今天，我仍有材料缺乏之感。

不過我想也許英文、法文或日文的材料多一點，可惜我又一竅不通，僅從俄文方面去搜集，同時又是一個買書非常困難的環境裏，所以就知得比魯迅先生那時候不多多少了。

雖然不多，但爲了饜足讀者的希望起見，我還是把作者簡單的生平寫在下面。

米海依勒·蕭洛霍夫一九〇五年生於頓河月申斯克部落（就是書中的主人翁們的故鄉，）到現在計算起來不過三十五歲的年紀。

父親是雜貨商，家畜和木材商，後來又任機器麵粉廠的經理。母親是一個土耳其女子的會孫女（麥列霍夫氏的典型所以如此之活現者，我想因爲作者自己本身就是這種混血人物的原因吧。）那個土耳其女子是被蕭洛霍夫的外曾祖父在戰爭中俘虜來的，在蕭洛霍夫的外祖父六歲時才移到頓河來。

頓河方面去了。在這裏，使孩子親眼目睹了頓河，這就成為了這部靜靜的頓河偉大史詩的材料。

十六歲他做了統計家，後來作扶養委員，最後擔任了當地的執行委員。

一九二二年還會參加過在那時還使頓河一帶不安的馬賊戰鬥。

一九二三年開始寫作（賀譯本的作者小傳內說）他的作品是一九二三年纔印行的，「我想是錯的。」一九二五年印行了一本最初的短篇小說集「頓河的故事」，其後便緊接着寫「靜靜的頓河」了。

據作者自己說，是「在一九二五年開始寫的」，但作者又說，「最初我並沒有料到它會成爲現在所形成的規模。」我開始按照目前的規模寫作約在一九二六年底。」所以本書第一冊的發表是在一九二八年。

其後，大概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年發表了第二冊和第三冊，至於第四冊則據說寫了有整整七個年頭，直到去年冬天才完全脫稿，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單行本則一直到現在還未印出。

從一九二八年以後，作者似乎已專心從事寫作生活了。他住在故鄉的頓河沿岸，一所面臨頓河的小房子，從窗口可以看到頓河的美麗的自然風景；接觸着沿頓河流域的各式各樣的哥薩克們，然後把他們交織到自己的書內去，造成了這非常富於鄉土色彩的美妙文章：「靜靜的頓河。」

在寫靜靜的頓河第四冊的同時，還寫了被開墾的處女地，是在一九三二年發表的。

一九三八年作者被選爲蘇維埃最高會議代表。

二 我的感慨

最近一個朋友，從遙遠的南方寫來了一封信，很關心地問道：「你的靜靜的頓河出版了沒有？」緊接着又

說：「中國的事情真是難以想像，在中國鴉片烟是值錢的，因為他沒有益處。好書出版就困難了，好書是有益處的。」

因為這個朋友，是從我一開始從事靜靜的頓河的工作，她就鼓勵我的。當我懷着那滿腔熱情，把這部稿子帶到上海來的時候，她是親眼目覩的。我那時，也許還有點小孩子氣，有一個朋友說，這是「學生氣」。我非常地天真，認為像這樣的書，應該是中國出版界歡迎之不暇的，雖然也會想到過一些預料的困難，但總樂觀地認為可以克服。但不料一到上海，就擱淺了，還一直讓它「靜靜」地躺了三年。

這書，我是從第二冊翻譯起的，為什麼我要這樣作，在第二冊（這本先排印的）的後記中我已大略說過，主要就是因為我知道第一冊已經有了譯本。但也不知道是個不完全的譯本。

那時，我正痛心於中國翻譯界的不景氣，更特別看不慣那些半吊子譯本。據我所知道，隨手撿拾便有好幾種，像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只譯出了三分之一，安娜·卡列尼娜譯出了一半，潘菲洛夫的勃魯斯基譯出過三分之一，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不過四分之一。

這固然由於中國讀書界及出版界的種種困難條件所造成，但從事翻譯工作的人的不够努力，顯然也是重要問題。

後來，我見到勃魯斯基的譯者，他聲明了幾點困難，特別是買不到接下去的英譯本；這自然是另外情形，但據我看，像戰爭與和平的譯者，大概不會買不到全譯本（德文或日文譯本）吧？

在這種心情下，我便立了一個志願：「完成別人未完成的工作。」我自己甘願做狗尾來續別人的紹，目的是要掃蕩這種半吊子譯本的傾向。於是就在幾個朋友鼓勵下開始先翻第二冊了。

及至到上海以後，接連碰壁，才略略把當年的盛氣減低了些，同時也多少嚐味到了點出版界所加到作家身上的苦味；這時，對於那些半吊子譯本的譯者的看法，多少改變了點觀點，但自己却還是固執着，一定要徹底完成一件工作。時至今日，連我自己都有點懷疑自己是否還有一鼓作氣譯完這一百五十萬字的勇氣了。不過，我還有一個信念，就是儘可能盡我的力量作下去。所以這次光明書局主人肯幫我完成這一工作，我是高興萬分的。

我又想起了魯迅先生在賀譯本所寫的最後幾句話：「將來倘有全部譯本，則其啓發這裏的新作家之處，一定更爲不少，但能否實現，都要看這古國的讀書界的魄力而定了。」

我現在雖不敢自信有多少「魄力」，但七十萬字是已經擺在讀者眼前了；我不敢說我的目的是爲了「啓發這裏的新作家」而工作，但爲我們這貧血的讀書界多盡一點力量，總是願意的。

而且我將繼續工作下去。

三 三種譯本

現在加上我的譯本，這第一冊一共有三種譯本了。最早出版的是賀非氏的譯本，一九三〇年出版，經魯迅先生校閱，並附有後記一篇。據魯迅先生的後記上說：「這一譯本，即出於奧爾加·哈爾平德譯本第一卷的上半。」那末從這上面我們已可知道，賀譯本只不過是第一卷（冊）的上半。

據我所知，即就現在我手頭所有的三冊書（第一、第二、第三）來講，第一冊是共分三卷，第二冊分兩卷，第三冊一卷，卷數雖然逐漸少下去，但在分量上却每冊都差不多；爲什麼作者這樣分法，據我看，似乎每一卷寫一

個時期的情節時期改變便從新分卷，大概如此。

賀譯本即爲第一冊的第一第二兩卷。大約在德譯本翻譯時，作者原稿才發表了兩卷，所以就先譯過來，而也造成了賀譯本的殘廢形式。

趙黃譯本（即本書局已出版之另一譯本）我先看到的第二冊，但他這第二冊實在就是接譯的賀譯未完的第一冊的第三卷，合賀譯及趙黃譯第二冊方將第一冊全部譯完。

趙黃的第一冊譯本是在第二冊出版後才補印的，這在他們的序裏已說明了。

這兩冊書據譯者說「是趙洵君根據原文，黃一然君根據英譯文，逐章對照而譯成的。」

因爲有「根據原文，對照譯成」的話，所以在我到上海之後，讀到這書的第二冊時，曾用原文對照了一下，起初不過是藉以勉勵自己，後來，會把這譯本內的幾處比較重要的錯處，講給幾個幹翻譯工作的朋友聽，他們就主張我寫篇文章，也許那時，我還有點少不更事的脾氣，居然寫了出來，以後就刊在譯文上了。

後來和黃一然君碰到，提起這事來還覺得有點後悔。

不過對於上面所講的兩種譯本，如果根據原文對照起來的，確有些地方相差甚遠。在賀譯本裏最大的缺陷，是脫落了幾章，還有些整段脫落的地方，但也有多出來的地方，不過很少。因此，據我推測，所以造成這種殘缺不整的原因，大約有下列兩點：

一、有些地方，是原作者加過修改的，如多出或少出。

二、有些地方，是德譯者刪掉的，如凡是書內用土語的對話處，在德譯本全脫落了；這顯然是有意這樣作。原因不外是不懂，就把它們刪掉了。

趙黃的譯本差不多可說很完全了，但有許多地方，據我的理解和原文差的太多（請對照一下拙譯本與趙黃的譯本）我不知這是由於英譯本的拙劣呢，還是由於對照原文時不夠負責呢？但也許是我的理解力不夠也未可知。我不願再對這事多說什麼話了，只希望讀者們從書上去理解好了。

我根據的原本，是一九三三年國家出版部的廉價本。因為是廉價本，我也曾疑心裏面有錯誤；而且事實上就發見過幾處小錯誤，但我都依照上下文的意思改正了。

自然，我並不承認我這是最好的譯本，我很希望有精通語文的同道能譯出更好的譯本來，把我這拙劣的本子取銷它。

四 幾點意見

關於本書的意見，我想在將來另寫一篇較長的文章專討論他，所以我不在這兒作什麼有體系的介紹了。我只就在翻譯過程中所感到的和對於翻譯問題的意見發表幾點：

一、我覺得這書的場面是够偉大的。它把哥薩克的生活，真是活生生地擺在我們眼前了。郭戈里在塔拉斯·蒲爾巴也反映給我們哥薩克的生活，但那還只是原始的哥薩克生活，但這書所給我們的却是革命過程中的哥薩克生活了。

雖然也描寫到保守的，反動的哥薩克，但是革命的力量却終於勝利了。這是頓河沿岸的哥薩克的在革命中，在內戰中的偉大的史詩。

說到「啓發」，我覺得我的譯本不敢當這責任的，但是對我們這次抗戰後的作家們給一個寫作範本，不

算無益吧？

二、泰洛夫在批評尼古拉·鮑戈廷的「持槍的人」的文章中曾說：「譯文不能完全傳達那有特殊性格的對話的全部風味，正像不能期望一個外國讀者完全欣賞富於濃厚鄉土色彩的對話。」（這是批評「持槍的人」的英譯本的話。）我在翻譯這書的過程中完全感到了同樣的意義。我的翻譯，在中文上努力求其流暢易懂（這對我是一個進步，請參看第二冊的後記），同時努力保存原作的風格，但若想「完全傳達那有特殊性格的對話的全部風味」我根本不敢作此設想，只希望能略微近似。不失原意，已經很難了。

這書雖不是劇本，但對話也相當多，而這些對話，則完全是「富於濃厚鄉土色彩的」我這個外國讀者在譯書時已有不能「完全欣賞」的感覺，所以譯出之後，想使讀者們能完全欣賞這些鄉土色彩的對話，簡直是很難辦到的。

所以我在譯對話的時候，特別費力量；因為頓河沿岸哥薩克們的土話是一種既非俄羅斯語，又非烏克蘭語，同時二者又互相混雜的方言，因此我又想到賀譯本的德譯者之所以脫落這樣許多，也許就因為對話的不易被人理解，所以索性把它們刪掉的吧。

因此，我的譯本，對於對話雖然費了相當力量，但恐怕仍難獲得理想的效果，但能力所限，只好如此了。

五 最後幾句

當我寫完這篇前記的時候，才是真正的輕鬆了，就像還清了一筆久欠的債一樣。雖然還有未完的債，也許還要拖一二年，但究竟已經比從前容易多了。

這我是應當要感謝許多朋友的。他們關切，他們勉勵，使我能有這點點成績，我將永久不會忘記這善良的友誼，我就用這一部書獻給我一切的朋友，特別是遠方的友人們！

同時，我也把這部書獻給我所敬仰的魯迅先生的在天之靈！

最後我對黃峯兄爲我接洽書店，和玉奇在病中爲我抄了五百多頁原稿，都十分感謝。是爲記。

一九四〇，八，四，參加魯迅六十歲誕辰紀念會回來。

卷

一

卷首詩

(古代哥薩克民歌)

我們的光榮的土地不用犁來耕……

我們的土地用馬蹄來耕，

光榮的土地，用哥薩克的頭顱播種，

我們的靜靜的頓河用年青的寡婦點綴，

我們的爸爸，靜靜的頓河靠孤兒繁榮，

靜靜的頓河內的波浪全是父母的眼淚汹涌。

噢，你，靜靜的頓河！

噢，靜靜的頓河，你爲什麼混濁？

啊，我，靜靜的頓河，怎麼能不混濁！

從我的，靜靜的頓河的河底，奔騰出了寒流，

在我的，靜靜的頓河的中流還有白色的魚兒在翻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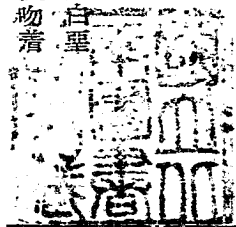
第一章

麥列霍夫家的院子——座落在村莊的盡頭，牲口院子的小門向着北方的頓河。在被苔蘚掩蔽着的白堊岩的蒼綠色中間，有一道峻急的，八沙繩（註）長的斜坡，這就是堤岸。貝殼的珍珠母的小堆，灰色的，被波浪吻着的砂礫的，不整齊的邊緣，再遠處——是被風吹得鼎沸的頓河急流的黑色迴漩。東方——在作為打穀場的籬垣用的紅柳的外面——是蓋特曼斯克的大道，苦蓬的亂堆，褐色的，被馬蹄踐踏過的，還活着的雜草，在岔路口上一座小教堂的後面——是被流動的蜃氣籠罩着的荒漠。南方——是山的白堊色的脊脈。西方——是一條通過廣場，奔向草原去的街道。

哥薩克麥列霍夫·普羅珂菲由最近的土耳其戰爭中回到村中。他從土耳其帶來了一個妻——一個嬌小的，包在披肩中的女人。她藏起了臉，很少露出那憂鬱的，野性化了的雙眼。絲質的披肩蒸發着一種遠方的，莫名其妙的氣味，它的虹霓般的刺繡引起了女人們的妬羨。被俘虜的土耳其女人疏遠了普羅珂菲的親人，而麥列霍夫老頭子很快地就把兒子分了出去。一直到死也沒有到他的家屋去過，因為不能忘掉那恥辱。

普羅珂菲迅速地把自己建樹了起來。木匠們建築了一所屋宇，自己隔成了一所養牲口的院子，秋天的時候就把那彎腰曲背的外國女人——妻——帶到新家庭中。和她一同跟在裝着財產的馬車中沿村中走着——全村中的小孩子和夫人都跑到街上看。哥薩克們抑制地在領下笑着，女人們大聲地互相喊叫，一羣骯髒

（註）俄國長度名，每沙繩合華尺六尺六寸——譯者



的孩子們跟在普羅珂菲後面啞啞地叫，但是他敞着外衣，緩緩地走着，彷彿是沿着壟溝走，把妻的柔軟的手腕握在黑巴掌中，傲然地抬着留有白色前髮的頭——只有他的頸骨下面腫了起來和擺動着些小瘡子，在因為從來不活動而僵化了的眉毛中間滲透出了汗珠。

由那時候起就很少再在村中見到他了，他也不再參加過村中的集會。孤獨地住在村外靠頓河處的小屋中，村中却奇怪地談論着他。牧牛的孩子們講道，他們彷彿看見，黃昏時，當霞光淡下去時，普羅珂菲如何把妻抱在手中，送到韃靼村的堡壘上，使她坐在那兒的堡壘的頂上，脊背朝着被數百年風雨侵蝕而千孔百瘡了的石塊，他和她並排坐着，他們就這末長久地向荒漠望着。一直望到霞光完全熄滅了以後，普羅珂菲把妻裹在外衣裏面，用手臂抱她回家去。全村都陷入在一種猜測中了，對那種不可思議的行動想尋覓說明，女人們連談閒話的時間都沒有了。對於普羅珂菲的妻有各式各樣的談論：一部分人堅定說她是從來未見過的那末漂亮，另外的人——却相反。直到一個頂粗齒的女人，兵士的妻叫瑪烏拉的，彷彿是跑到普羅珂菲家去討新鮮酵母回來以後，一切才算決定了。普羅珂菲到地窖中去取酵母，而瑪烏拉就趁這個時候偷瞧了一下，原來落到普羅珂菲手中的土耳其女人是個頂醜陋的女人……

停了一刻，紅脹着臉的瑪烏拉，頭巾歪披到一旁去，站在弄堂中的女人羣中，說：

「親愛的，他從她身上可找到些什麼好地方啊？雖然她是個女人，可是那……無論屁股……無論肚子，簡直羞死人。我們的女孩子都比她出息得平正哩。身體——像馬蜂，可以折斷眼睛——是黑色的，巨大的，牠們一閃動，像撒但一樣，上帝寬恕吧。一定是懷着孩子呢，天知道！」

「懷着孩子呢？」女人們驚訝了。

「似乎不是處女了，頂少養過三個孩子了。」

「可是從臉上看來怎樣呢？」

「臉上哪？黃臉。眼睛昏暗，——大概，她在陌生的地方過得不舒服哩。你們還不知道她的走哩……穿着普羅珂菲的褲子。」

「嗯？……」女人們驚駭地和友善地詫異了。

「親眼看見——穿着褲子，只是沒有褲線。（註）一定是穿的他的便服。她身上穿一件長布衫，披在襖筒裏面的褲子從布衫下面露了出來。我這末一看，也就立刻使我毛髮直豎了……」

村中悄悄地傳開了，說普羅珂菲的妻要變成魔鬼。阿司塔霍夫家的兒媳（阿司塔霍夫是住在村子的儘頭上靠近普羅珂菲家）起着誓說，似乎在聖靈降臨節的次日的黎明以前，親眼看見蓬頭亂髮的和赤着足的普羅珂菲的妻如何在他們的院中擠過牛奶。從那時起牛的乳頭就乾縮成小孩子拳頭一般了。牛奶也斷了，而且很快地就餓死了。

那一年，發生了從未曾有的獸疫。頓河附近的牧場的沙灘上，每天都點綴着大牛和小牛的尸身。獸疫傳到馬身上去了。在部落的牧場上散放的馬羣減少了。於是在大街和小巷上都傳播着謠言……

哥薩克們從村莊的會議上來到了普羅珂菲家。

主人出迎到台階上，行過了禮。

「諸位老人家光臨有什麼好事啊？」

（註）哥薩克的褲縫上都縫着一條各色的鑲邊，是按軍區分的。——譯者

人羣向台階移動着，瘖啞地沉默了一刻。

最後，一個喝得醉醺醺的老頭子首先喊道：

「把自己的女鬼給我們拖出來！我們要審判一下……！」

普羅珂菲退到屋中去了，但是他們在小門洞中追上了他。一個高個子的炮兵，在街上的綽號——叫劉士尼亞，把普羅珂菲的頭向牆上撞着，勸道：

「不要吵，不要吵，這沒有關係啊……我們不動你，但是你的女人我們得拖到地裏面去。最好是把她弄死，這樣才能使全村不再有牲口死掉。你不要吵，不然我把你的頭撞碎在牆上！」

「把她，母狗，拖到院子裏來……！」人們在台階旁邊呼喚了。一個普羅珂菲的同聯隊的人，把土耳其女人的頭髮揪在一隻手中，用另外一隻手握住她的掙扎着要呼叫的口，跑着把她由門洞中拖到了人羣的腳下。細微的呼聲鑽透了牛鳴般的吼聲。普羅珂菲推開六個哥薩克，奔進內室去，由牆上扯下來一柄刀。哥薩克們互相亂擠着，由門洞中退了出去。閃灼的噓叫着，刀在頭上打着旋子，普羅珂菲由台階上奔了下來。人羣顫抖了和沿着院子奔散了。

在倉房的附近，普羅珂菲追上那個艱於奔跑的炮兵劉士尼亞，並且由後面，斜着他從左肩直劈到腰部。把籬笆的柱子撞得直折毀的哥薩克們順着打穀場散奔到荒漠上去了。

過了半點鐘，從新鼓起勇氣的人羣才又走近了院子。兩個前哨，彎背屈膝地走進了門洞。在廚房的門坎上，漂浮在血中的普羅珂菲的妻，笨拙地仰着頭躺着，咬爛了的舌頭從她的苦痛地吡着的牙縫中凸了出來。亂搖着頭和目光凝滯的普羅珂菲把一個血紅粘膩的，哇哇哭泣的圓塊子——流產的孩子——包在一件羊皮襖中。

普羅珂菲的妻也就是在這一晚上死掉了。祖母，普羅珂菲的母親，惋惜着把不足月的孩子帶了去。

人們把他放在蒸熱的鏟末子裏面，用馬乳喂他，過了一個月，當確信這個黑臉的土耳其血統的孩子能活下去時，就送到教堂中領了洗。給他按照祖父的名字也叫普羅珂菲。普羅珂菲過了十二年才刑滿回來。留着一撮攪雜着幾根白鬍子的紅鬍和一身俄羅斯的服裝使他變成了個陌生人，完全不像哥薩克了。他把孩子帶去了，又開始建樹起了家業。

普羅珂菲長成了一個黑黯臉的，大膽的人物。臉和瘦長的身材都像母親。

普羅珂菲給他娶了個哥薩克女孩子——隣居的女兒。

從那時起，土耳其的血統就和哥薩克的血統交流着了。從這兒開始，鉤鼻子的，粗野而美麗的哥薩克麥列霍夫家——但是在街面上却稱呼爲土耳其人——就在村中生活了。

普羅珂菲埋葬了父親以後，管理起了家務。從新翻蓋了一下房子，又給院子增添了半俄畝荒地，蓋上了洋鐵頂子的新貯藏室和倉房。鐵瓦匠遵照主人的囑託，用剩鐵片剪成了兩隻鐵公雞，把牠們豎安在倉房的頂上。牠們用自己的傲然狀貌使麥列霍夫家的院子快活了起來，給它增加着自足的和富裕的徵象。

在流光如駛的年年中，普羅珂菲支發胖了。橫寬了起來，略微駝了些背，但是總還能看出他是個和諧的老人來。骨頭都乾癟了，一癩一顛的（年青的時候，因爲參加皇帝的閱兵典禮中的賽馬，把左腿折斷了，）左耳朵上戴着一隻半月形的銀耳環，一直到老，他的鬍鬚的和頭髮的黑色就沒有褪落過，生氣來一氣就到半死，看來，就是因爲這個以致使自己的，當年曾經漂亮過的，而現在却已經密密地滿被蛛網般的皺紋

包裹着的肥胖的妻早了些時光。

他的已經娶了妻的大兒子彼得羅像母親是個不大的，尖鼻子的，生一頭像小麥色的粗亂頭髮的，褐色眼睛的人；但是小的葛利高里却像父親雖然小了六歲，但却比彼得羅高了半頭，也像父親一樣，生着下垂的鷹鼻子，熱烈的眼睛的藍色扁型嵌在略微有些發斜的眼洞中，尖利的顴骨被棕紅色的皮膚繃得緊緊的。葛利高里也是和父親一樣有些駝背，甚至在笑容上兩個人都是同樣的，粗野的。

杜妮亞石珈——父親的寵女——一個長臂的大眼睛的大女孩子，加上彼得羅的妻姐麗亞和一個小孩子，這就是整個的麥列霍夫氏的家庭。

第二章

灰色的黎明的天空上閃爍着稀疏的星星。風從雲片下面掙扎出來。霧氣站在頓河的上面移動着，沿白雲色的山峯的斜坡敷張開，像一條灰色的無頭的毒蛇爬進了懸崖。左岸的河汊，沙灘，湖沼，葦塘，披着露水的林子——都在強烈的冰冷的早霞中浮動。太陽還在地平綫後面發着懶，不願意升上來。

在麥列霍夫家的屋中，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第一個從睡夢中醒來。一面走着，一面結着繡有小十字的襯衫領子，走出到台階上。叢生雜草的院中佈滿了銀色的朝露。把牲口放到弄堂裏去。姐麗亞穿着一件內衣跑去擠牛奶了。她的赤裸的白足的筋上迸濺着像第一滴乳一般的露珠，沿通過院子的草地上都留下矚矚的腳踏的痕跡。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望着那些被妲麗亞的足踏倒的草再伸直起來，又走進內室去了。

開着窗子的窗台上落着些在花圃中已經開過的櫻花瓣，僵死地在發着玫瑰色。葛利高里爬伏着睡在那裏，把一隻手伸了出去。

「葛利高里，你去捕魚嗎？」

「你幹什麼？」他小聲地問，把雙足垂到床下來。

「我們走啊，迎着霞光去。」

葛利高里哼哧着，從架子上扯下一條便服褲子，把褲腿塞進白色的毛襪子中間，好久才穿上皮鞋，扳正那已經歪斜了的後跟。

「媽媽做好魚食了嗎？」他沙聲地問過，跟着父親走到門洞中。

「做好了。先到船上去吧，我立刻就去。」

老頭子把冒着熱氣的噴香的麥子裝進罈子去，精細地把落到外面的麥粒都收到手掌中，於是跛着左足，一瘸一顛地走下船去。葛利高里皺着眉坐在船上。

「往哪兒去？」

「到黑水淵去。在前天我們坐過的那棵倒在水中的樹旁試試看。」

小船用船尾觸着地面，蕩進水中，由岸邊離開了。激流把它漂開去，搖動着，不時傾斜着。葛利高里並不划動，只用槳糾正着。

「划啊，怎麼的。」

「等漂到中流啊。」

小船橫過激流，向左岸移動了。在水面上震蕩着的雄鷄的鳴聲由村中追上了牠們。船舷觸着凸起在水面上的，像切成塊一般的柔脆的黑色激流，小船又落到大水渦中去了。在離岸五沙繩遠處，望見了水中的，浸沒着的直挺挺的榆樹枝。在它的周圍漩渦追趕着褐色的水沫的圓泡。

「放開釣竿，我來下食，」父親悄悄告訴葛利高里，把巴掌塞進冒熱氣的罈子口去。

麥粒清朗地順水迸散了，彷彿有人小聲悄悄地說了一聲——「噤！」葛利高里把幾粒膨脹的麥子接到鈎子上，微咳着。

「捉啊，捉啊，大魚和小魚。」

抖成圈子落到水中去的釣繩像絃一般伸直了，又從新彎曲了，幾乎沉到水底上。葛利高里用足踏着釣竿的一頭，努力不使身子搖動，爬過去取烟袋荷包。

「爸爸，事情不會成功……月亮還不圓呢。」

「帶着火柴嗎？」

「有啊。」

「點上火。」

老頭子吸着烟，望了望在倒在水中的樹那方面升起的太陽。

「鯉魚，——牠出來的時候不一定。有時月亮不圓也可以捉到。」

「怪啊，全是些小魚咬食，」葛利高里吸了一口氣。

水在小船的附近布嚙着，向後退去，一條兩阿爾申（註）長的，彷彿用紅銅鑄成的鯉魚，咬咬着躍了起來，用擺動不停的紫色的尾巴在水中撥甩着。像珍珠粒一般的水花濺了一船。

「現在等一等吧，」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用袖子擦着濡濕的長髯。

浸沒到水中的榆樹一旁的，粗大的光幹的樹枝中間，同時跳出來了兩條鯉魚，第三條小一些，一直跳到空中，頑強地，一次又一次地在水流上跳動。

*

*

*

*

*

葛利高里不能忍耐地嚼着濡濕了的紙烟的一頭。不很耀眼的太陽已經升到半棵檜樹高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浪費完了所有的魚食，又不滿意地咬着嘴唇，鈍拙地望着那一動不動的釣竿的一端。

葛利高里吐出了紙烟蒂，惡狠狠地望着它迅速地飛出去。他心中呪罵父親了，因為把他老早叫醒了，不叫睡足。嘴裏蒸發着因空肚子吸烟而生出的焦臭味。他彎下身子，捧了一掬水——這時釣竿的，懸在離水面約半阿爾申的一端輕輕地搖動了，緩緩地向下彎去。

「咬鉤啦！老頭子出了一口氣。」

葛利高里哆嗦着，舉起釣竿，但是竿頭迅速地鑽進水中去了，釣竿從手處彎下去，彎成了一個圈。彷彿是魚在翻動，一種巨大的力量把纏緊的紅柳木釣竿向下拖去。

「抓緊點！老頭子哼哼着，把船搖離開岸邊。」

葛利高里用力向上舉釣竿，但是不成功。很粗的釣繩乾燥地吱吱着，斷了。葛利高里因為失了平衡，搖晃了

（註）阿爾申俄國長度名，約合華尺二尺餘。——譯者

一下。

「噉，還有叉子呢！」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小聲說，叉子頭却又觸不着帶着魚的鉤子。

葛利高里衝動地笑着，拴上新釣繩，又拋了出去。

差不多沉下去要够到河底了——竿頭也彎了。

「就是牠，魔鬼……」葛利高里吼了一聲，困難地把向激流中亂擺動的魚從水底上扯了出來。

釣繩，清澈地沙沙響着，觸着水面，在它的後面水面像一條斜形的綠帶子展開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用短粗的手指握住木杓的柄。

「把牠弄出水面來抓住，不然用鋸來砍！」

「來吧！」

一條金紅色的鯉魚被提到水面上來了，水中起了泡沫，牠把寬額的頭扎了下去，又沉到深處去了。

「壓得慌，手都麻木了……不行，等等！」

「抓緊，葛利石加！」

「抓緊哪——啊！」

「瞧着點，不要放到船底下去……瞧着點！」

葛利高里喘着氣，把斜躺着的鯉魚扯近船邊。老頭子把木杓塞進水去，但是鯉魚又繃緊了最後的力量，從新扎進水深處去了。

「把牠的頭拾起來叫牠喝點風，牠就會聽話啦。」

葛利高里又向外拖，把苦痛着的鯉魚扯到船邊來。牠把嘴張得大大的，把頭觸到擺動着的船舷上，停住了，只交替翻動着魚鱗的擺晃着的橙黃金塊。

「投降啦！」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太息地說着，把牠舀進了木杓內。
又坐了半點鐘。和鯉魚的戰鬥停止了。

「收起竿子吧，葛利石加。大概我們把最後一條已經釣上來了，再不會有了。」

收拾完了，葛利高里把船擺離開岸。在半路上，葛利高里看見父親的臉上，彷彿是要說什麼，但是老頭子却沉默地望着散佈在山脚下的村落的莊院。

「你，葛利高里，就是……」他猶豫地開口。失落在腳下放着的麻袋的繩結，「我說，你無論如何和阿克西妮亞·阿司塔霍娃……」

葛利高里臉很厲害地紅了，扭轉頭去。襯衫的領子勒着筋肉迸起的，被太陽晒黑了的脖頸，壓出了一道白印。

「你瞧，小夥子，」老頭子已經發兇地和惡狠地繼續說了，「我並不是和你這末說說就完啦。司契潘是我們的隣居，我不准和他的女人調笑。這事會發生不良結果的，我可是預先警告。我說——禁止！」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把手指攢成了疙疙瘩瘩的拳頭，——噠噠起凸出的眼睛，看着兒子的臉上血紅色褪了下去。

「都是胡說八道！」彷彿從水中發出，葛利高里瘖啞地咕嚕着，並且照直地望着父親的青色鼻梁。

「你不要說話。」

「人們會說什麼好話……」

「住口，狗崽子！」

葛利高里倚在槳上。小船跳動着向前走。船尾後面布嚕響着的水打着漩渦。

兩個人直沉默到碼頭。已經快靠上岸了，父親又提醒般說：

「瞧着，不要忘記，要不然——從今天起就斷絕一切交際。不要邁出院子一步。要這末辦！」

葛利高里不作一聲。小船貼上岸去，他才問：

「把魚送給女人們去嗎？」

「拿去賣給生意人。」老頭子柔和下來，「你換烟抽吧。」

葛利高里咬着嘴唇，跟在父親後面走。「嚼舌頭吧，爸爸，你把我的腿綁起來我今天也得得到玩的地方去。」

他想，惡狠狠地用眼睛盯着父親的堅實的後腦海。

葛利高里到家中把鯉魚鱗上的乾砂子小心地洗了下來，用一根小枝條穿住了魚鰓。

在大門處遇到了同庚的老朋友米琪喀·珂爾叔諾夫。米琪喀一面走，一面玩弄着鏤花的腰帶的一端。圓

滾滾的發土色的眼睛在窄小的縫隙中黃澄澄地發着油光。瞳仁是貓一般的，豎起的，因此米琪喀的目光就變

成流動，不可捉摸了。

「拿着魚往哪兒去？」

「今天的戰利品。送給生意人去。」

「送給莫訶夫嗎，怎麼的？」

「送給他去。」

米琪喀用眼睛估量了一下鯉魚。

「有十五斤嗎？」

「還零半斤。我稱過了。」

「跟你去吧，我幫你作生意。」

「走吧。」

「可請客嗎？」

「那好說，不要說廢話吧。」

作完彌撒回來的人們散佈在街上走。

姓沙米里的三個弟兄也並排走到路上來了。

年長的，沒有手的阿列克塞走在中間。窄緊的禮服襟使他的筋肉迸起的脖頸挺得直直的，像一隻有捲毛的小橐子一般的稀疏的小髻驕傲地翹着，左眼神經質地震個不住。很早以前，在射擊場上阿列克塞手中的來復槍後坐了，槍門的小塊子使他的腮部變成很醜陋。由那時起眼睛就不論有事和無事都震個不住；發藍色的傷痕橫斷過腮巴，直貫到頭髮叢中。左手從肘部炸斷了，但是阿列克塞用一隻手來捲紙烟却非常巧妙和從不失敗：把烟袋荷包夾在凸起的胸壁上，用牙咬下一塊够用的紙片，把它捲成半筒形，把烟草倒進去和不可捉摸地用手指捲着，搓着。常在人們還沒來得及回顧一下時，而阿列克塞已經震着眼叨起做好的烟捲和向人要火了。

雖然是失掉一隻手的人，但是在村中却算是第一個拳鬥家。拳頭也並不怎麼特別地特別——也只是和一隻不能吃的南瓜那末大，但是事情是發生在一次耕地時，對牛生氣了，鞭子又丟了，就用拳頭捶了一下，牛就倒在犂上了，從耳朵流出血來，費了很大力量才站起。其餘的弟兄們——馬爾丁和普羅霍爾——連一些極細微地方也和阿列克塞很相像。也是那樣短小的身材，却和樺樹一般粗，不過每人的手臂可還都是成雙的。

葛利高里和沙米里們道過寒暄，米琪咯却走過去了，把頭扭得咯吧咯吧響。這是因爲在油餅節的拳鬥場上，阿遼石喀·沙米里毫不可憐米琪咯的嫩牙齒，把手一揮，米琪咯就把兩個槽牙吐在灰色的，被白形的鞋後跟踏碎的冰上了。

阿列克塞和他們走平了，連續地鑿了五次眼。

「賣魚嗎？」

「買吧。」

「要多少錢？」

「一對公牛和饒一個媳婦。」〔註〕

阿列克塞皺着眉把那半段手臂揮了一下。

「奇怪，啊呀，奇怪！……噢，呵，饒一個媳婦……牛犢子可還要嗎？」

「那自己留着吧，不然沙米里家會斷種的。」葛利高里吡了一下牙齒。

靠教堂的垣牆不遠的廣場上聚了一堆人。一位長老在人羣中把一隻拴着腿的鵝舉在頭上，喊道：「半塊

〔註〕指母牛的意思。——譯者

錢，給過價錢啦。誰還多給啊？」

鵝轉動着頸頸，藐視地眯縫着黑玉般的眼睛。

在旁邊一個圈子裏面，一位白頭髮的，胸前掛滿十字和勳章的小老頭在揮動着手臂。

「我們的格里石加祖父又在講土耳其戰爭的事了，」米琪喀用眼睛指示了一下，「我們去聽聽嗎？」

「我們要去聽——鯉魚就變臭啦，變腫脹啦。」

「變腫脹——可以加重分量，我們有便宜的。」

莫訶夫家的房頂在廣場上的消防隊的用屋——那裏晒着許多鐵箍崩裂了的消防水桶——後面閃着綠光。走過消防隊房舍前面，葛利高里吐了一口唾沫，捂住了鼻子。一個老頭子從水桶後面鑽了出來，一面卸着褲子，用牙齒咬着褲帶。

「拉完屎啦！」米琪喀惡毒地說。

老頭子卸上最後一粒鈕子，把褲帶從口中扯了出來。

「礙你什麼事？」

「應當擦下去叫你用鼻子聞聞！弄一鬍子！弄一鬍子！叫老太婆一個星期也洗不乾淨。」

「畜牲，我擦你去聞！」老頭子生氣了。

米琪喀站住，彷彿因為躲避太陽光隱隱起貓眼。

「看你，是多麼體面的人啊！」

「滾，狗崽子！胡纏什麼？不然用皮帶抽你！」

葛利高里微笑着走近了莫訶夫家的台階，欄杆——雕着野葡萄的嚙味，台階上是有花孔的懶懶的影子。

「哦，米特里，人家過的日子……」

「還是金門紐，」米琪喀把門推開到門洞中，呼呼笑着。「應當把那位老人家送到這兒來……」

「誰在那裏？」門洞中有人喊着問他們。

葛利高里膽怯地在前面走着。鯉魚的尾巴掃着油漆的地板。

「你們找誰？」

一個女孩子，坐在籐搖椅上，手中端一個裝着楊梅的碟子。葛利高里沉默地望着豐滿的，嚼過草菓子的齒唇的粉紅色的心形。女孩子點着頭，環顧了一下走進來的人們。

米琪喀幫助葛利高里說話了。他先咳嗽了一下。

「你們不買魚嗎？」

「魚？我立刻就去告訴一聲。」

她搖動着椅子，站起身來，用穿在赤裸的足上的繡花拖鞋拍嗒拍嗒走動了。太陽映透了白色的衣服，於是米琪喀望見了豐滿的雙腿的曠曠的輪廓和襖裙的很寬的波浪般的繡花。他驚訝着那赤裸的筋肉的緞子般的白嫩，只有圓形的腳後跟上的皮膚發着乳黃色。

米琪喀推了葛利高里一下。

「噫，葛利高里，還有裙子……像玻璃一樣，什麼都能看透。」

女孩子從過道的門中走了出來，輕輕地坐在椅子上。

「請到廚房去吧。」

葛利高里顛着脚尖向屋子中走去。米琪喀却停住脚步，睜眼望着分髮中間的白痕，她頭上的頭髮是成了兩個金色的半環形。她用傲慢的、不安的眼睛打量了他一下。

「您——是本地人嗎？」

「本地人。」

「是誰家呢？」

「珂爾叔諾夫。」

「可是怎麼稱呼您呢？」

「叫米特里。」

她注意地審視了一下粉紅色的指甲蓋，用迅速的動作把腳縮了回來。

「你們二人是誰捉的魚呢？」

「葛利高里，我的好朋友。」

「您也捉魚嗎？」

「我也捉，要在高興的時候。」

「用釣竿嗎？」

「我們也用釣竿釣，照我們的說法——是用鉤子。」

「我也想去捉回魚。」她說過，沉默了一刻。

「有什麼，我們就去，如果你願意。」

「這可怎麼辦呢？不真事嗎？」

「不過要特別起早。」

「我起得來，只是要有人喚醒我。」

「喚醒是可以的……但是父親呢？」

「父親怎樣？」

米琪喀笑了。

「不要當賊捉住……狗也還會咬的。」

「糊塗啊！我一個人睡在角上的屋子裏。就是這個窗戶。」她用手指指了一下。「如果要來找我——敲敲

我的窗戶，我就起來了。」

廚房裏喧鬧着人聲低聲下氣的——是葛利高里的沉重的，難聽的——是女廚子的。

米琪喀玩弄着哥薩克皮帶上的烏暗的銀片，沉默不語。

「您結過婚了嗎？」女孩子問，顯示着一種隱藏着的笑容。

「幹什麼？」

「不過感到有趣就是了。」

「沒有，獨身。」

米琪喀忽然臉紅了，但是她含着微笑和玩弄着落在地板上的溫室生長的小枝，問道：

「怎麼的，米恰，姑娘們愛您嗎？」

「有些愛我，但也有些不愛。」

「請告訴……您的眼睛可是爲什麼像貓的？」

「像……貓的。」米琪喀最後有些失措了。

「就是貓眼。」

「這是由母親遺傳來的，大概……我對這個不負什麼責任。」

「米恰，但是爲什麼他們不給你結婚？」

米琪喀從一瞬間的不安中恢復回來，和感到在她的話中有種不可捉摸的嘲笑，閃動了一下發黃的眼睛。

「未婚妻還沒成年哩。」

她驚愕地挑起了眉毛，一翻身，立了起來。

由街上有脚步声向台塔走來。

她的輕微的，蘊藏着嘲弄的笑容像毒藤一般燃燒着米琪喀，主人，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莫訶夫，輕輕地用小羊皮的寬大的靴子踏動着，莊嚴地駝着自己的肥胖的身軀走過向一旁躲去的米琪喀面前。

「找我嗎？」一面向前走着，頭也不轉。

「爸爸，這是送魚來的。」

葛利高里空着手走出來了。

第三章

葛利高里從村中的遊戲場上回來時已經第一遍鷄叫過了。發了酸的酵母和乾野茴香的氣味由門洞中直向他撲來。

他顛着脚尖走到內室去，脫了衣服，小心地把縫着褲線的新褲子掛了起來，畫過十字，躺了下去。地板上——是從窗櫺中透進的，刻成十字形的月亮的金色的幻影。牆的一角，在幾條繡花手巾下面，是銀質的聖像的黯淡的閃光。床上的掛衣處一羣被驚動的蒼蠅不斷地嗡嗡着。

剛打了一個盹，哥哥的孩子已經在廚房中哭起來了。

搖床像沒有上油的馬車一般吱扭了。姐麗亞用睡夢的聲音嘟囔道：「住口，你壞孩子！也不叫你睡，也不叫安靜。」低聲地唱起來。

木頭人，吹笛子，

你到哪兒去？

我去看守馬。

看守什麼馬？

一匹備着鞍子

生着金翅膀的馬……

萬利高里在有規律的吱咄聲下面睡着，忽然想起來：「明天彼得羅要到營中入伍去啦。剩下姐石喀和孩子……大概，我們收糧食時就沒有他了。」

把頭埋進了睡熱了的枕頭，執拗地向耳朵中送着：

哪兒有你的馬？

大門外頭站着哪。

大門在哪兒？

洪水沖走啦。

一陣巨大的馬嘶聲把萬利高里驚了起來。從叫聲上猜出來是彼得羅的戰馬。

用因為渴睡而無力的手指半天才鈕上了襯衣，又幾乎沉沒在歌聲的流動的音節下面睡去：

天鵝在哪兒？

跑到蘆葦中去啦。

蘆葦在哪兒？

姑娘們砍掉啦。

姑娘們在哪兒？

姑娘們出嫁啦。

哥薩克們在哪兒？

上戰場去啦……

被睡夢困擾着的葛利高里摸進了馬廐，把馬牽到外面去了。一個懸在空中的蛛網觸到臉上痒酥酥地，於是睡意不期而然地消逝了。

一道波浪形的，任誰也走不過去的月亮鋪成的路斜浮在頓河上面。頓河的上空——是霧氣，在儘上面是星粒。馬在後面小心地移動着脚步。糊里糊塗地走下岸坡，到了水邊。在對岸有鴨子的叫聲，在堤岸近處的泥水中，有一條目的在獵取小魚的鯰魚在水中擺動和潑拉個不停。

葛利高里在水邊站了半天。堤岸發散着淡薄的和潮濕的腐爛氣息。水滴由馬脣上向下落着。在葛利高里的心上浮着輕微的，甜蜜的空虛。美好而且無憂慮。向回走着，望着日出的地方，發藍色的半暗狀態已經在消逝着了。

在馬廐旁邊遇到了母親。

「是你嗎，葛利石加？」

「還能是誰呢？」

「飲過馬了嗎？」

「飲過了，葛利高里不高興地回答。

母親把身子向後挺着，用圍裙片包着一兜作柴燒的牛糞，用脆弱的赤裸的雙足很顯衰老地走着。

「去把阿司塔霍夫家喊醒去。司契潘要和我們的彼得羅一同上路哩。」

一股冷氣像一條繃緊的顫動着的彈簧刺進了葛利高里的身上。全身像有螞蟻爬着。經過三道門坎就跑到了阿司塔霍夫家的轟轟響的台階上了。門沒有門。司契潘正躺在廚房中的打的地鋪上睡着，妻的頭躺在他

的蔽下。

在漸漸發白的黑暗中，葛利高里望見直折到膝蓋以上的阿克西妮亞的襯衣，無恥地劈着那兩條樺樹殼白的腿。他看了一刻，感覺到口中彷彿發起乾來，頭也像在生鐵的轟隆中發着脹。

悄悄地用眼睛瞥了一下。用一種奇怪的嗓音發沙地喊道：

「喂，誰在這兒哪？起來吧！」

阿克西妮亞從睡夢中驚醒了。

「噢，誰呀？是誰來啦？」匆忙地轉動着，她的手向腿上推了一下，把襯衣向下拉着。枕頭上留下了在睡夢中流下來的口涎的點子；女人的睡夢在黎明時是正濃的。

「是我。母親叫來把你們喚醒……」

「我們立刻……你可不要進我們裏面來……因為有乾蚤我們睡在地上呢。司契潘起來吧，聽見嗎？」葛利高里從聲調上猜出來，她很慌忙，想要趕快走出來。

這次村中有三十個哥薩克去參加五月的演習。集合地在廣場上。七點來鐘時帆布篷的車輛，步行的和騎馬的，穿着五月的帆布上衣的，全武裝的哥薩克們向廣場上奔來了。

彼得羅在台牆上迅速地縫着一條破裂了的馬韁帶。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彼得羅旁邊料理着馬，向馬槽中撒着燕麥，有時喊道：

「杜妮亞石珈，乾糧帶好了嗎？猪肉撒上鹽啦？」

滿臉紅的杜妮亞石珈像小燕子一般掠過了院子，從廚房向屋中走去，對着父親的呼叫笑着回答：

「您，爸爸，料理自己的事吧，我會給哥哥佈置的，管保到柴爾喀司克也掉不下來。」

「不吃嗎？」彼得羅用唾沫濕着臉錢，把頭向馬一仰，問。

「吃。」父親嚴肅地回答，用粗糙的手檢察着馬鞍子。「雖是小事——但因為一塊小木片或一塊小土粒粘在馬鞍上，在馳騁過一程之後，也會把馬背搗出血來的。」

「栗色馬要吃完了——去飲牠吧，爸爸。」

「叫葛利石加牽到頓河去吧。喂，葛利高里，牽馬！」

一匹高大瘦長的額上有些白星的頓河種馬緩緩地走着。葛利高里把牠牽到木柵門外——用左手略微摸了摸馬肩，跳到牠身上，用大步奔馳開了。到河邊下坡處想要攏住，但是馬已經跑溜了腿，屢次地勒，牠只是迅速地向下跑去。葛利高里向後挺着身子，差不多已經躺在馬背上了，看見一個擔着水桶的女人向山下走去。他從小路上繞了過來，追逐着不安定的飛塵，飛馳到水邊去了。

姆克西妮亞搖晃着從山上走下來，還離得很遠就大聲喊道：

「瘋鬼！差一點我沒被馬踏着等着吧，我非告訴你父親，說你是怎麼在騎馬不可！」

「哪，女隣居，不要罵吧。你把丈夫送到兵營去以後，也許要我來幫你處理家務呢。」

「怎麼他媽的我也不會需要你的！」

「一開始收割——還得來求我呢。」葛利高里笑了。

姆克西妮亞把桶挑在扁擔上，從跳板上面伶俐地汲了一桶水，把被風吹起的裙子夾在兩膝中間，望着葛利高里。

「怎麼的，你的司契潘收拾好了嗎？」葛利高里問。

「干你什麼事？」

「你怎麼……問問也不成嗎，怎麼的？」

「收拾好了。哎？」

「你要守活寡了吧？」

「自然是。」

馬的嘴唇離開了水面，吱吱響地嚼着向下流的水，和向頓河的對岸望着，用前足向水上踢着。阿克西妮亞又汲滿了第二桶，把扁擔挑到肩膀上，用輕微的跑步向山上走去。葛利高里緊跟着也牽動了馬。風吹開了阿克西妮亞的裙子，小小的毛茸茸的髮髻披在發黑色的脖頸上。一頂用花緞子縫成的小史雷赤喀（註）在沉重的髮髻上閃耀着，披在裙子裏面的粉紅色上衣平平正地包裹着堅實的背和肥滿的肩。阿克西妮亞向山上走着，向前俯着身子，脊背上的一道縱溝清楚地在上衣下面呈露出來。葛利高里望見了上衣腋下的，因為出汗以致褪了色的褐色圈子，目送着每一個動作。他還想和她說句話。

「大概，你要想念丈夫的吧？」

阿克西妮亞一面走着，扭轉頭來，微笑了。

「還有什麼。你結婚吧，」她喘息着，斷續地說，「結婚吧，以後你就會知道，想念不想念好朋友了。」
葛利高里趕着馬，和她走平了，向她的眼睛望着。

（註）類似鞑靼人所戴的小酒白帽，狀似我國的瓜皮帽。——譯者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女人喜歡把丈夫送走的。我們的妲麗亞要是沒有彼得羅就會粗胖起來的。」
阿克西妮亞用鼻孔抽動着，尖利地喘息着，整理着頭髮說：

「那他已經不是丈夫，只會吸血啦。聽說快給你娶媳婦了嗎？」

「不知道爸爸的意思。大概要等到入伍以後。」

「還年輕呢，可不要結婚。」

「爲什麼？」

「頂乾燥無味啦。」她由下向上翻着眼睛望着，並不張開嘴唇，吝嗇地露出了笑容。

葛利高里這是第一次注意到她有那麼兩片無恥地貪婪的和肥厚的嘴唇。
他把馬鬃分成小縷說：

「沒有結婚的願望。無論有多麼好的姑娘愛我。」

「注意到了嗎？」

「我注意到什麼……你現在要送走司契潘……」

「就是你不要和我開玩笑！」

「你要打嗎？」

「我告訴司契潘……」

「我把你的司契潘……」

「瞧吧，勇士，你會流眼淚的。」

「不要嚇人吧，姆克西妮亞！」

「我並不嚇人。你去和姑娘們鬧吧。叫她們給你繡手帕，只是不要看我一眼。」

「我一定要故意看。」

「你就看吧。」

姆克西妮亞柔和地笑了，從小路上避開了，想伺機繞過馬去。葛利高里却把牠橫了過來，遮住了道路。

「躲開，葛利高里！」

「不躲。」

「不要混鬧，我得去給丈夫收拾東西呢。」

葛利高里微笑着，抽了馬一下子，馬就移動着把姆克西妮亞逼到山崖邊了。

「躲開，魔鬼，人來啦！叫他們看見，會怎樣想呢？」

她用驚駭的目光向一旁掃了一下，走過去了，皺着眉和回顧着。

彼得羅在台階上和親族道別。葛利高里備上馬鞍。彼得羅扶着腰刀，匆忙地邁過門坎，跑了出來，從葛利高里手中接過了馬韁。

馬辨認着道路，不安地踏動了，馬嚼子在口中活動着，起着泡沫。彼得羅用腳認上鐙，抓住馬轡頭，對父親說：

「爸爸，那匹白斑的馬不要被工作累壞了！秋天裏——賣掉。也得給葛利高里預備一匹馬了。瞧瞧，空地上的草可不要賣，你自己能知道，草甸子上的草現在是些什麼草的。」

「哦，上帝保佑，一路平安。」老頭子說，畫着十字。

彼得羅用習慣的動作把自己的笨重的身軀跨上了馬鞍，整理了一下後面的上衣的被腰帶伸出的褶子。馬向大門走去了。被腳步抖動得合着拍子的腰刀的柄頭被太陽映得閃閃發光。

姐麗亞手拉着孩子跟了出去。母親用袖子擦着眼睛和用圍裙角擦着紅赤赤的鼻子，站在院心。

「哥哥，包子忘了包子啦……馬鈴薯餡的包子……」

杜妮亞石珈像羊一樣跳到大門口。

「混蛋，亂喊什麼！」葛利高里氣憤憤地向她叫道。

「忘了包子啦！」杜妮亞石珈靠在板門上哼味了，在油污的熱辣辣的腮上是眼淚，從腮上流到了平常穿的上衣上了。

姐麗亞用手遮着眼睛跟着丈夫的，被揚起的塵土掩蔽着的白色上衣。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搖晃着門上的漸漸腐爛了的柱子，望着葛利高里。

「把門拿下來去修理修理，往角上安個小柱子。」他想了想，彷彿在報告一件新聞般附加道：「彼得羅走了。」

葛利高里由籬垣處望到司契潘也在預備起程了。穿了一件漂亮的綠色毛布裙子的阿克西妮亞給他牽過馬來。司契潘微笑着，也不知向她說了些什麼。他不慌不忙地，主人般地吻着妻，手臂半天也沒有從她肩上下來。被日鏽和工作晒過了的手在阿克西妮亞的白色上衣上黑炭般地發烏亮了。司契潘正把背向葛利高里站着；由籬垣處可以望見他的繃緊的，剃得很漂亮的脖頸，寬闊的，有點下垂的肩膀——當他俯身向妻時，還看到亞蘇色的鬍鬚的捲起的尖端。

姆克西妮亞也不知道爲什麼笑了和反抗地搖了搖頭。高大的烏騾馬走動了，騎士跨上馬銜去。司契潘用抑制着的步伐跨出門去，坐上鞍子去，像豎在上面一般，而姆克西妮亞也和他並排走着，抓着馬銜，愛戀地和貪婪地從下向上地，像一隻狗一般，望着他的眼睛。

他們就這樣經過了隣居的茅屋前面，消逝在拐角處了。

葛利高里的眼光霎也不霎地目送了他們半天。

第四章

黃昏時光，雷雨交至。褐色的雲彩籠罩在村上。被風吹皺了的頓河把起伏不定的，一個跟一個的波浪送到岸邊。在圍繞着場院的樹林子的後面乾燥的電光映射着天空，雷用稀疏的轟隆聲壓迫着大地。鷹在雲彩下面煽動着翅膀，迴旋着，烏鴉們跟在牠的後面叫着。由西方來的雲彩蒸散着冷氣沿頓河浮動。草原後面的天空可怕地黑暗，荒漠期待地沉默着。村莊中關閉着的門框碰響了，老太婆們作完晚禱回來，一面畫着十字，塵土的灰色柱子在廣場上浮動，而被悶熱所蒸騰着的大地上已經落下了雨的最初的點滴。

杜妮亞石枷擺動着小辮子，在院子中用火照着，關上鷄窩的門，站在院中心，煽動着鼻翅，彷彿馬遇到了障礙。孩子們飛奔到街上去。隣居的八歲的米石喀一隻腳躡着，打着旋子——他的頭上戴着父親的不合適的肥大的制帽轉動着，直遮到眼睛——和刺耳地哭一般地唱了起來：

小雨點，小雨點下不停，

我們鑽進灌木叢，

禱告上帝，

禮拜耶穌。

杜妮亞石珈羨慕地望着米石喀的赤裸的，脚指頭扎煞着的，和殘忍地踏着地面的雙足。她也想要到雨下面去淋一淋，把頭浸濕一下，爲了使頭髮長得稠密和彎曲；也想像米石喀的同伴一般，脚朝天躺在路旁的土堆上，冒險地向刺草中鑽去——但是母親在窗中望着，生氣地翕動着嘴唇。杜妮亞石珈抽了一口氣，奔進屋子來了。激怒的和綿密的雨點傾瀉下來了。雷在屋頂上爆炸了，餘聲直向頓河的對岸滾了去。

門洞內，父親和汗流滿面的葛利石加從欄外拖進了一幅捲着的魚網。

「粗綫和大針，快點！」葛利高里向杜妮亞石珈喊。

廚房中點起了火光。姐麗亞坐下去縫魚網。老太婆搖晃着孩子，嘟囔道：

「你，老東西，想想看。躺下去睡就得啦，火油一天比一天貴，你還點。現在捉什麼東西？你們發什麼瘋！院子裏已經像主受難一般啦，你們還在那裏亂踏。你瞧，你瞧，都要漂起來啦！主耶穌，天后娘娘……」

廚房中有一瞬間變得眩目的地發藍和安靜。可以聽到雨點在打擊着門框，緊跟着雷聲響了。杜妮亞石珈哼唧着和臉朝下鑽進了魚網。姐麗亞用小十字在窗上和門上揮動。

老太婆用可怕的眼睛望着在她脚底下獻殷勤的貓。

「杜恩珈，把牠這該死的東西擡出去……天后娘娘，寬恕我這有罪的人吧。杜恩珈，把貓扔到院子裏去。滾，你，惡魔把你……」

葛利高里把網上的一條橫棒脫落到地上，哼哼地大笑了起來。

「噯，你們跳蕩什麼？住口吧！」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喊道。「娘兒們，快點縫吧！不久還說過，叫你們看看魚網。」

「現在可有什麼魚呀，」老太婆吃吃地說。

「你不明白——住口吧！我們在沙灘上就可以捉到鱒魚。魚馬上就要跑到岸邊上來的，因為怕暴風浪。大概，水已經發渾了。噯，杜妮亞石珈，跑出去聽聽——小河冒泡不冒？」

杜妮亞石珈不願意地斜着身子移動到門邊。

「都是誰去呀？姐麗亞不能去，胸部會受涼，」老太婆仍不肯沉默。

「我和葛利石加，再帶另外一面網去——叫着阿克西妮亞，再叫一個不論哪個女人去。」

杜妮亞石珈喘息着跑了進來。雨點子懸在眼睫毛上，哆嗦着。從她身上發散出了濡濕的黑土氣息。

「小河很厲害地冒泡呢！」

「你跟我們去嗎？」

「還有誰去？」

「我們叫着女人們。」

「去！」

「噯，披上頭巾，跑到阿克西妮亞家去。如果她去，叫她去招呼一聲瑪拉石珈·福羅洛娃。」

「這傢伙是不會凍壞的，」葛利高里微笑了，「她身上的油就像頂好的豬身上的。」

「你帶點乾草吧，葛利石加。」母親勸道，「放在心口下面，不然內裏會受涼。」

「葛利高里，去取點乾草。老太婆說的話很對。」

杜妮亞石珈很快就將女人們領來了。炯克西妮亞穿着一件腰裏用繩子繫着的破上衣和繫一條藍色的襯裙，看着身體似乎小了，瘦了。她和姐麗亞互相笑着，從頭上除去頭巾，把髮髻繫了緊，又遮上去，扭着頭，冷淡地回顧了一下葛利高里。肥胖的瑪拉石珈在門坎處綁着襪子，傷風般沙聲說：

「帶着口袋嗎？忠實的上帝，我們現在去捉魚。」

都走出到院子裏了。雨點在柔脆的地面上綿密地傾注着，水窪冒着泡，匯成了水流爬入了頓河。

葛利高里在前面走。無原因的愉快籠罩着他。

「瞧，爸爸，這兒是水溝。」

「多末暗呀！」

「炯克秀石珈，扶着我點兒，我們來一同坐監獄吧。」瑪拉石珈嘎聲地哈哈笑着。

「瞧，葛利高里，到麥當尼珂埠碼頭了吧？」

「是到啦。」

「從這兒……開始……」克服着呼呼響的風，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喊道。

「聽不見，伯伯！」瑪拉石珈嘎聲喊。

「撒下去，準成功……我躲着深處。躲着深處，我說……瑪拉石珈，驢鬼，你往哪兒拖？我躲着深處走……葛

利高里，葛利石加！炯克西妮亞，打岸上放開！」

頓河上是咆哮的吼叫聲。風把傾斜的雨絲撕成了碎片。

葛利高里用腳試探着，直到腰都浸到水中。有粘性的冷氣爬進了胸部，像箍起來一般把心緊縮了起來。波浪像鞭子一般，向險上，向緊眯起的眼睛上，打着。魚網鼓脹成了球形，向深處沉下去。穿着毛襪子的葛利高里的腳順砂底滑着。魚網上的橫棒由手中掙脫出去……越來越深，越來越深。向後退去。腳站立不穩。水流突然地向河中心推去，汲引着。葛利高里用力用右手划到岸邊來。黑色的動蕩着的深淵，和從來一樣威脅着他。腳愉快地踏着泥濘的河底。也不知是什麼魚在碰撞着膝部。

「繞過深處去！」父親的聲音從凝固的黑暗的某處傳送過來。

魚網傾斜着，又爬向深處去了，水流又在腳底下撕掙着地面了，葛利高里抬着頭，泅泳着，向外亂吐着。

「阿克西妮亞，活動活動嗎？」

「往哪兒活動。」

「小雨可要停了，吧？」

「小的停了，馬上大的就要來。」

「你小聲一點。父親聽見——他要罵的。」

「怕父親啦，也是……」

沉默了一刻。水像有粘性的麵團，妨礙着每一個動作。

「葛利沙，彷彿靠岸邊有一棵樹。應當把它撈起來。」

可怕的衝蕩把葛利高里打出去很遠。巨大的水的拍撲聲，彷彿是礦石的塊子從懸崖上跌落在水中。

「啊——啊——啊——啊——」阿克西妮亞也不知在岸上的什麼地方哼唧着。

被嚇着的葛利高里應着呼聲浮了出來。

「阿克西妮亞！」

風和水的流動的喧鬧聲。

「阿克西妮亞！」葛利高里因為恐怖發着冷喊道。

「噁噁……葛利高里——高里——里——」震耳的父親的嗓音由遠處送過來了。

葛利高里划動着手。腳底下也不知是什麼絆腿的東西，用手擽了一下——是魚網。

「葛利沙，你在哪兒……」阿克西妮亞的哭泣的嗓音。

「爲什麼你不答應一聲……」葛利高里生氣地吼叫着，四肢俯地地爬到岸上來。

大家都蹲着，哆嗦着摘解亂成一團的魚網。月亮從破裂的雲隙中鑽出來。雷在草原的後面抑制地響着。濕氣還未蒸發完的大地閃閃發着光。被雨水洗過的天空，顯着嚴肅和清朗。葛利高里摘解着魚網，望着阿克西妮亞。她的臉色蒼白，但是紅色的，略微凸出的嘴唇已經在笑着。

「它把我向岸上沖來，」她喘着氣，講述，「簡直掉了魂啦。嚇死啦！我以為——你淹死啦。」

他們的手互相碰觸着。阿克西妮亞試驗着把自己的手伸進他的上衣的袖子去。

「你袖子裏面多末暖和，」她訴告地說，「我可是凍壞了。渾身都疼痛。」

「就是牠，該死的鱈魚，就是牠搗亂的！」

葛利高里把魚網中間的窟窿橫着伸開有半阿拉申長。

有人從沙灘上跑過來。葛利高里猜着是杜妮亞石。還在很遠處就向她喊道：

「淺在你那兒嗎？」

「在這兒。」

杜妮亞石喘着氣跑近來。

「你們幹嗎坐在這兒？爸爸叫我來叫你們趕快到沙灘上去。我們在那兒捉到了一口袋鱒魚啦！」在杜妮亞石的口氣中有遮掩不住的嚴肅性。

阿克西妮亞磕打着牙齒，縫着網上的窟窿。爲了可以暖和，他們迅速地向沙灘上跑去。

潘杏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用被水浸得血痕癢癢的和像濕尸一般的腫手指捲着烟捲，歌唱般地自讚着：

「一次捉到了——八條，又一次……」他停了一下，吸着烟，沉默地用脚指着口袋。

阿克西妮亞好奇地望着。口袋內發着潑拉潑拉的聲音，活的鱒魚在擺動着。

「你們可是跑到哪兒去啦？」

「鱒魚把網碰破了。」

「縫上了嗎？」

「穿了些小窟窿……」

「嗚，等到走到沒膝蓋深處就回家。葛利石加，你還胡說些什麼？」

葛利高里用麻木了的雙足蹣跚着。阿克西妮亞打着哆嗦，使葛利高里隔着網就感覺到她的抖索了。

「不要哆嗦！」

「我還想運氣也不喘呢。」

「來呀，這傢伙……來拖上來吧，大概這是一條該死的魚！」

一條大鯉魚由網上跳了開去。葛利高里挪動着脚步，捲着魚網，抽出了木棒，阿克西妮亞彎着腰向岸上跑去。沙灘上，向後退去的水布噙布噙響，魚潑拉着。

「我們從草原上走嗎？」

「從樹林中近些。喂，你們那兒可快完啦！」

「你們走吧，我們追得上。我們把網瀾一瀾。」

阿克西妮亞皺着眉，撐了撐裙子，把裝着獵獲品的口袋抗到肩上，幾乎是跑一般順沙灘走去。
葛利高里抗着魚網，走了有一百沙繩遠。阿克西妮亞哎呀着：

「我沒力量啦！」

「這兒有去年的草堆，你可以暖和暖和吧！」

「好。不然等拖到家裏——可要累死了。」

葛利高里把草堆的遮蓋的東西挪到一旁去，掘了一個洞，粘成塊的乾草蒸散出了腐爛的熱氣。

「爬到中間去。這兒就像在爐子裏面哩。」

阿克西妮亞拋掉魚網，鑽到乾草中去直齊到脖頸。

「這回可好啦！」

葛利高里凍得打着哆嗦，並排靠下了。從阿克西妮亞的濡濕的頭髮上流洩出了溫柔的動人的氣息。她躺

了下去，仰着頭，有規律地用半開的口呼吸着。

「你的頭髮蒸發着令人沉醉的氣味。你知道嗎，就是這種白色的花……」葛利高里悄悄地說，俯下身去。她沉默不語。她的望着放光的新月的目光是昏暗而且遙遠。

葛利高里由口袋中向外抽着手，忽然把她的頭部向自己身邊拉過來。她迅速地掙開了，站了起來。

「放手！」

「不要嘖聲。」

「放手，不然我可要嚷啦！」

「等等，阿克西妮亞……」

「潘苔萊伯伯……」

「迷路了嗎？」離得很近，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山楂樹叢中回答了。

葛利高里閉着嘴唇，從草堆中跳了出來。

「你喊什麼呀？可是迷路了嗎？」老頭子走近了問。

阿克西妮亞站在草堆旁邊，整理着歪到後腦海上去的頭巾，頭上冒着熱氣。

「倒沒有迷路，可是凍得冷。」

「喏，女人，瞧，這兒有草堆。暖和暖和吧。」

阿克西妮亞微笑着，彎下身去拿魚網。

第五章

到謝特拉珂埭村——會操的地方——有六十里路。彼得羅·麥列霍夫和阿司塔霍夫·司契潘坐在一輛車上。和他們一道的還有三個同村哥薩克：菲多特·包陀甫斯珂夫——是個年青的，像喀勒梅克人的和麻臉的哥薩克，阿塔曼斯基聯隊的近衛軍的第二班的賀里斯坦福·陶金，綽號叫作賀里斯托尼亞，和炮兵陶梅林·伊萬，他是到派爾西昂諾甫克去。在第一次餵料之後，把賀里斯托尼亞的瘦馬和司契潘·阿司塔霍夫的烏騾馬套在車上了。其餘的三匹備着鞍子的馬跟在後面。強壯的和傻裏傻氣的，像一切阿塔曼斯基聯隊中的人一樣，賀里斯托尼亞駕着車。他的脊背彎成輪形，坐在前面，擋住了向車篷內透去的光綫，用震耳的第八音階的低音恐嚇着馬。彼得羅·麥列霍夫，司契潘和炮兵陶梅林，躺在用新帆布紉成篷子的車中，吸着烟。菲多特·包陀甫斯珂夫跟在後面走；看來，用自己的傾斜的喀勒梅克人的腿在塵土飛揚的道路上踏動，並沒有使他感到什麼苦惱。

賀里斯托尼亞的車在頭前走。後面還排着七輛或者八輛，背後拴着備着鞍子，或者不備着鞍子的馬匹的車。

哄笑，呼噪，拖長的歌聲，馬嘶，空馬鐙的撞擊聲，在道路上打起了迴旋。彼得羅的頭下是裝乾糧的口袋。他躺在那裏擰着黃色的長鬚髭。

「司契潘」

「啊？」

「……哪來唱一個軍歌？」

「太熱啦。全身都乾透了。」

「近處的村中也沒有酒店，不要等着吧！」

「哦，領頭唱吧。你可不是個名家。哎，你們的葛利石加可是個最高音的歌唱家呢！拖起長聲來，簡直是條銀綫不是嗓子了。我和他在村中的遊戲場上曾經打過架。」

司契潘向後仰着頭，——咳嗽着，用低矮的清脆的聲調開始：

哎，你，霞光，

升到天空去可是真早……

陶梅林像女人一般，把巴掌捺在腮頰上，用細聲細氣的，抑制着的伴奏合上了。彼得羅微笑着，整理着口內的小鬍鬚，看着寬胸的炮兵，因為用力，把太陽穴上的脈絡都脹藍了。

年青的女人，

這樣晚才去汲水……

司契潘把頭躺到賀里斯托尼亞的身上，扭轉着，用手支着；緊張的紅色的脖頸發着紫。

「賀里斯托尼亞，幫幫忙！」

但是，孩子猜到啦，

趕快備上自己的馬……

司契潘把凸出的眼睛的微笑着的目光移到彼得羅身上，而彼得羅把小鬍鬚從口中拖出來，嘆音也合上了。賀里斯托尼亞仰着叢生亂毛的喉腔，吼叫着，把車篷的帆布頂都震得亂動。

備上一匹栗色馬……

要想去追上她……

賀里斯托尼亞把長大到有一阿爾申長短的赤着的腳掌登到車沿上，等着司契潘再從新開始。那個人閉着眼，——汗污的臉躲在陰影中，——愛撫地領導着歌曲，聲調忽然抑低到像耳語，忽而揚高到像金屬聲。

女人哪，請你答應，請你答應，

把馬到河中飲一飲……

賀里斯托尼亞又用警鐘一般的響聲抑壓住腔調。從鄰近的車上也向歌聲合了起來。車輪子的鐵瓦擦擦響，馬匹被塵土刺激得打噴嚏，長聲的和有力的，像滿潮一般的歌聲，在道路上流動。一隻白翅膀的鷺鷥從晒乾了的荒漠的池塘中的枯萎成褐色了的葦塘裏面飛了出來。牠一面叫着一面飛向一塊窪地去，扭着頭，用綠玉般的眼睛望着白篷子的車串，望着用蹄子踢起波浪般的塵土的捲毛馬，望着穿着落滿塵土的白上衣的，在路旁走着的人們。鷺鷥落到窪地中去，用黑色的胸脯碰在乾枯的，被野獸踏爛的草上，再看不到在道路上作什麼了。但是道路上車輛仍舊轟隆隆着，在鞍轡下面流着汗的馬們仍舊不願意地挪動着脚步，只有穿灰色上衣的哥薩克們迅速地由自己的車輛處跑到儘前面的車輛處，圍集在它的四周，咆哮着和哄笑着。

司契潘全身站在車上，用一隻手扶着車篷的帆布頂，另一隻手輕輕地揮動着，用低矮的，連續不斷的快調子唱着；

不要坐在我身旁，

不要坐在我身旁，

人們說——你是在愛我，

你愛我吧，

到我面前來，

你愛我吧，

到我面前來，

我可不是普通的門閥……

幾十個粗齒的噪音合到一起飛翔，呼噪，在道旁的塵土上展開：

我可不是普通的門閥，

不是普通的——

是沃洛福斯基家的，

是沃洛福斯基家的——

不是普通的，

我愛的是公爵的後裔……

菲多特·包陀甫斯珂夫吹着口哨；馬們屈着前膝，想要掙脫馬韁；彼得羅從車篷中向外探着頭，笑着和揮動制帽；司契潘臉上閃動着燦爛的笑容，難看地聳着肩膀；塵土在道路上像山崗一般旋動；穿一件沒繫腰帶的

長上衣的，亂髮蓬鬆的，由於出汗濡濕着的賀里斯托尼亞屈着膝跳動着，像一隻整速輪子般轉動，皺着眉和吼叫着，裝着哥薩克女人，在塵土的灰色的幅面上，留下了他的赤裸的雙足的奇異的大印子。

第六章

停留在一座廣額的，有一片黃砂禿頂的荒塚的附近過夜了。

黑雲從西方飛了過來。雨點由它的黑色的翅膀上滲落下來。在水池子裏飲過了馬。堤岸上的憂傷的柳樹被風吹得彎下了腰。在遮覆着一層流動的綠波和不整齊的波浪的鱗片的水中閃光曲折地閃動着，反射着。風吝嗇地撒着雨點，彷彿是把恩物向大地的黑色的手掌中撒去。

把拴在一起的馬匹放開去溜騾了，派三個人守衛。其餘的人們生起火來，把鍋子掛在車轆上。

賀里斯托尼亞煮飯了。用杓子攪着鍋子裏面，向坐在周圍的哥薩克們講道：

「……大概高大的荒塚和這個一樣。我就對我的故去的爸爸說：『怎麼樣，大概，阿塔曼（註）不會阻止我沒有許可就開始掘墳吧？』」

（註）帝俄時代，哥薩克隊伍中選出的各種階級的長官，都這末稱呼。如頓河軍區的領袖有軍區阿塔曼，部落的首領，叫部落阿塔曼，哥薩克軍隊出征時選出的特別隊長，則叫行軍阿塔曼。在廣義的方面，這個字的意思就是首領（書中所譯村長，隊長，首領，等爲此字的變名，因譯

時依照其情形而定）——原註

「他在這兒胡講什麼！」由馬匹處回來的司契潘問。

「我講講，我和故去的爸爸，願在天上的老人家幸福，如何尋找寶物的事。」

「你們在哪兒找過？」

「老兄，這是在非琪索夫沼地後面。你大概知道——滅爾庫洛夫荒塚……」

「歐，歐……」司契潘蹲下去，把頭放在巴掌上。巴啞着嘴脣，吸了半天烟，玩弄着巴掌上的烟灰。

「歐，於是。所以爸爸說：『走，賀里斯坦，我們去挖掘滅爾庫洛夫荒塚。』他從祖父處聽到過，它的裏面有埋藏的寶物。但是寶物，並不是能送到每一個人手中的。爸爸向上帝許了願——你賜給寶物——我修一座精緻的教堂。於是我們決定了，向那裏出發了。這是部落公有的土地——只有阿塔曼可以擔嫌疑。我們夜間去的。等到天黑暗下來，拴住了馬，我們自己拿着鐵鍬爬到儘頂上去。簡直就從頂上開始挖起。挖了一個有兩阿爾申寬長的坑，土地——簡直是石頭的，因為年代久遠已經硬化了。我不作一聲。爸爸總在小聲祈禱着，老兄們，請相信。但是我的肚子總咕嚕咕嚕響……大概，在夏天時候，你們知道的那種東西：酸牛奶和克瓦司（註）……喝得肚子脹痛，眼睛裏要死的樣子——就是一切！故去的爸爸，願他在天上幸福，又說：『啞，賀里斯坦，你這壞小子！我在禱告，你却連屁也忍耐不住，都沒法子喘氣啦。滾，從荒塚上爬下去吧，翁你媽，不然我用鐵鍬把你的頭砍掉。因為你，壞小子，寶物會鑽進地中去的。』我躺在荒塚的附近，肚子痛着，像針刺一般，但是故去的爸爸——是個強健的魔鬼——自己一個人挖掘。他挖掘到墳中的石板處，喊叫我。我用鐵棍子插進去，把這塊石板橋起來……請相信，老兄們，是一個月夜，而且在石板下面這末閃閃着……」

（註）一種酸性的飲料，用麵包浸成。——譯者

「噉，你胡說八道，賀里斯托尼亞！彼得羅忍耐不住了，微笑着和翹着鬍鬚。

「爲什麼？」胡說八道？「滾你娘的蛋！」賀里斯托尼亞摩擦着肥大的褲子，環顧了聽衆一下。「不是，不是胡說八道忠實的上帝——實在呀！」

「那末靠岸吧！(註)」

「老兄們，這末閃着光。我——瞧一瞧，這原來是燒過的煤。那裏約有四十桶。爸爸說：『下去，賀里斯坦，把它掘出來。』爬下去。掘啊，掘啊，掘這塊可恥的東西，直弄到天亮。清早上我一瞧，而他——正是他來了。」

「誰呀？」躺在馬衣上的陶梅林感到了興趣。

「是阿塔曼哪，還能是誰。他坐在馬車上說：『誰允許你們這末幹呢？』我們不作聲。所以他把我們捉住——還送到部落中去。前年曾經傳喚到喀敏斯克去過堂，但是爸爸自己已經預先猜到了，他就死了。他們只用書面報告了一下，活人裏面已經沒有他了。」

賀里斯托尼亞把盛着冒烟的飯鍋子摘了下來，走到車輛處來取匙子。

「父親以後怎樣啦？許願修教堂，這末說沒有蓋嗎？」司契潘等賀里斯托尼亞拿着匙子回來時問。

「你混蛋，司喬帕，他難道爲了煤也去修蓋嗎？」

「既然許了願——就應當還。」

「對於煤可是沒有什麼條件，但是寶物……」

火光因爲哄笑而戰抖了。賀里斯托尼亞從鍋子上擡起了腦筋簡單的頭，還弄不明白是爲了什麼，就用濃

(註)意思是說下去——譯者

重的哈哈笑聲遮住了其餘的人們的聲音。

第七章

阿克西妮亞在十七歲時嫁給司契潘。是由頓河對岸的沙漠上的杜布洛甫克村把她娶了來。

在出嫁前一年的秋天，她曾經在離村莊八里處的荒漠中耕作過。一個夜間，她的父親——五十歲的老頭子——把她的手綁了起來，而且強姦了她。

「如果你要說出一句，我就殺死你，你要不說——我給你買一件天鵝絨上衣和一雙有毡蓋的套鞋。要記住這話：我殺死你，如果要是……」他對她說。

夜間，阿克西妮亞只穿一件撕裂的襖褲，跑回村中，伏倒在母親的足旁，哭泣着，講述……母親和哥哥——一個剛從隊伍中回來的阿塔曼斯基聯隊的哥薩克——把馬套上了車，把阿克西妮亞也放到車上，向父親那裏出發，哥哥在這八里地中幾乎沒有使馬喘氣。在站車的地方尋到了父親，喝得醉醺醺的他躺在一張鋪着的被單上，附近歪倒着一隻空沃得克瓶子。阿克西妮亞眼看着哥哥從車上抽下了一根轆木，用足把睡着的父親踢起來，簡短地問了他些什麼，用用鐵包着的轆木照着老頭子的鼻梁打了去。和母親兩個人打了他有一點半鐘。永遠和氣而早衰的母親瘋狂地抓住已經失去知覺的丈夫的頭髮，哥哥努力用腳踢。阿克西妮亞躺在車底下，抱着頭，沉默地打着哆嗦……在黎明之前把老頭子運到了家中。他訴告地抽搐着，用眼睛順小屋子轉動了一下，尋覓着隱藏起來的阿克西妮亞。從他的撕破了的耳朵內向枕頭上流着血和漸漸臉白下去。黃昏時光他

死去了。他們對別人說，是喝醉了從運糧車上跌了下來，就要了命。

過了一年，坐在一輛漂亮的車上的媒人們來娶阿克西妮亞了。高個子的，硬脖頸的，身材恰好的司契潘被未婚妻愛上了，擇定在秋天的肉食節舉行婚禮。那種早冬的下着小霜的和發着快活的冰凍的鏗鏘聲的日子到來了，新夫婦結了婚；由那時起阿克西妮亞就成了阿司塔霍夫家中的青年主婦了。婆婆是個高個子的，也不知被什麼頑癩的婦人病所侵害着的老太婆，在吃過酒宴以後的第二日的一清早把阿克西妮亞叫醒了，把她領到廚房裏面，無目的地擺動着火箸說：

「我的親愛的媳婦，我們把你娶來不是爲了兩個人相愛，也不是爲了多睡覺。去擠牛奶，以後就開始到爐子旁邊去做飯。我——是老了，沒有力量做了，家務你接手過去吧，你應當負起它的責任來。」

也是在這一天，在倉房中，司契潘有計畫地和可怕地把年青的妻打了一頓。向肚子上，向胸膛前，向脊背上打；計算着打得不會被別人看出來。從那時起他開始離她遠了，和許多浮蕩的守活寡的女人們胡扯了。差不多每天出去，把阿克西妮亞關閉在倉房內或者小屋中。

在沒有生小孩子的期間中，有一年半功夫侮辱就沒有離開過她。在這以後安靜了些，但是愛撫仍然是吝嗇着和照舊地很少在家中過夜。

巨大的有許多牲口的家務的工作把阿克西妮亞累壞了。阿斯塔霍夫是很懶得做工的：梳一梳前髮，就出去找同伴，只做些吸煙，沉溺在賭博中，胡談些村中的新聞的事，照料牲口的事都要阿克西妮亞來作，她處理整個的家務。婆婆是個不很高明的助手。稍微奔忙一下，就輪到床上去了，擱着枯黃的嘴唇，用因爲痛疼野性化了的眼睛望着頂棚，呻吟着，縮成了一團。在這種時光，她的生着黑色的巨大的痣的臉上就冒出了大粒的臭汗；

眼睛裏面就蘊藏着和不斷地，一個跟一個，掉起了淚珠。阿克西妮亞拋掉工作，鑽到不拘那裏的角落裏，帶着恐怖和憐憫望着婆婆的臉。

一年半以後，老太婆死了。那一天早晨阿克西妮亞的腹內開始了產前的陣疼，但是到晌午時光，在孩子出世前一小時，婆婆一面走着就死在舊馬棚的門旁了。爲了警告酒醉的司契潘不要到產婦面前去，由屋中跑出去的產婆，發現了拳腿躺着的阿克西妮亞的婆婆。在生了小孩子以後，阿克西妮亞對於丈夫接近了些，但是她並沒有感到對他怎樣，那只不過是女性的苦痛的憐憫和習慣。孩子沒活到一周歲就死了。舊生活又展開了。當麥列霍夫·葛利石加玩鬧着橫擋住阿克西妮亞的道路時，她恐怖地看到正在把她向這個黑臉的可愛的小夥子吸引着。他頑強地，像牛一般執拗地追逐她。這種頑強可使阿克西妮亞駭怕了。她看到他並不怕司契潘，內心裏是想着，他可不要就這末退却下去，但是理智上却不願意這樣，用全力反抗着，並且注意到，自己在過節的日子或者平日開始了精緻的修飾，欺騙着自己，總想趁機能時常叫他看到。當葛利石加的黑色眼睛沉重地和瘋狂地愛撫上她時，她感到了溫暖和愉快。清早起來去擠牛奶時，她微笑着，還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就想了起來：「現在是真快活了。有什麼？葛利高里……葛利沙……」這種新生的，充滿在她心中的感覺使她害怕了，而且在思想中起了好像沿着三月的多孔的冰面渡過頓河去的，那種小心法的感覺。

達司契潘入伍以後，決定和葛利石加見面越少越好。在用網捉魚以後，這種決定越法在她心中加強了。

第八章

在聖靈降臨節的前兩天，村人們分割草場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去受分配了。由那裏回來吃午飯，嘟囔着脫掉靴子，和有風味地撫摸着被走路擠腫了的腳，說：

「分給我們的一塊是在紅土崖附近。草也不是特別好的。上端可以走到樹林子中去，有些地方——還是不毛之地。雜草生得快得很。」

「什麼時候割呢？」葛利高里問。

「從過節時起。」

「你們帶着妲麗亞嗎，怎麼的？」老太婆皺起了眉。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用手揮了一下——「不要管吧，」彷彿說。

「有必要——就帶着。收拾午飯吧，你站着幹什麼？」

老太婆碰的灶門叮噹響着，從爐子裏端出了燉着的菜湯。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把浪費和流氓般的阿塔曼差不多把全村人都騙了的事講了半天。

「他今年也騙人啦，」妲麗亞加入說，「他們分成了許多份，而他請求把所有的都給瑪拉石加·福羅洛娃。」

「老畜牲，」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嚼着。

「誰去堆，誰去耙呢，爸爸？」杜妮亞石珈低聲下氣地問。

「你幹什麼呢？」

「爸爸，一個人做不過來。」

「我們喊着姆克秀特珈·阿司塔霍娃，司契潘在不久以前曾請求我們替他割一割，應當答應。」次日清晨，米琪喀·珂爾叔諾夫騎着一匹備着鞍子的白腿馬走進了麥列霍夫家的院子。

滴嗒着雨點，濃厚的黑雲懸掛在村落的上空。米琪喀在馬鞍上屈着身子，拉開了板門，騎進了院子。

老太婆在台塔上就向他呼叫了。

「你，壞東西，跑來幹什麼？」她帶着明顯的不滿問。老太婆是不歡喜這個失魂落魄的和糊裏糊塗的米琪喀的。

「伊莉妮支娜，你是要幹什麼？」米琪喀把馬拴在欄杆上，奇怪着。「我找葛利石加來啦。他在哪兒呢？」

「在板棚下面睡哩。怎麼的，你中了風嗎？難道你的腿不會走路了嗎？」

「你，嬖子，真是無事找事！」米琪喀氣惱了。用美麗的鞭子揮動和敲打着光亮的靴筒，他搖晃着走向板棚附近。葛利高里正睡在一輛卸掉的大車上。米琪喀睜起左眼，彷彿在瞄準，用鞭子把葛利高里拉了出來。

「起來，鄉下佬！」

「鄉下佬」在米琪喀算是頂厲害的罵人的話了。葛利高里像彈簧一般擡起身來了。

「你幹什麼？」

「天要亮啦！」

「不要胡鬧，米特里，否則我要生氣啦……」

「起來，有事情。」

「噉？」

米琪喀坐在車轆木上用鞭子從靴子上敲打着乾了的泥片說

「葛利高里，我氣壞啦……」

「嗷？」

「怎麼的，」米琪喀罵了，「美得他簡直不是他了，——一個中尉，會這末自負。」他心中想要不張開牙齒，迅速地把話句擲出來，腳也打哆嗦。葛利高里站起來了。

「什麼樣的中尉呀？」

米琪喀抓住他的上衣袖子，已經安靜地說了：

「馬上備上馬，我們跑到草原上去。我給他看看我是這末對他說的：『老爺，讓我們試試馬。』——『把你所有的朋友同伴都領來，』他說，『我把你們所有的人都能戰敗，因為我的馬駒子的母親曾經在彼得堡的軍官的賽馬會上得過獎。』可是照我看他的馬駒子連同母親——牠們真該死！——可是我決不能叫他跑過我的牡馬去！」

葛利高里迅速穿上了衣服，米琪喀緊跟在他後面走，氣憤得結巴着，講道：

「這個中尉是到商人莫訶夫家來串門子的等等，他叫什麼名字呢？彷彿叫李斯特尼次基。是那麼一個胖的，嚴肅的傢伙。戴着眼鏡。嗷，隨便吧！他戴眼鏡也沒有用，我是不能叫他追過牡馬去的！」

葛利高里含笑備上了一匹老的，要作留種用的母馬，經過打穀場的門——爲了不叫父親看到——跑到荒漠上去了。向山下的草原處跑去。馬蹄子得得響，踏着泥濘。許多騎馬的人正在草原上的乾枯的白楊樹的附近等着他們。中尉李斯特尼次基騎在一匹長身玉立的母馬駒子上，還有七個騎馬的同村的孩子們。

「由哪兒跑起？」中尉向米琪喀問，端整着無邊眼鏡，羨慕着米琪喀的牡馬的強有力的凸起的筋肉。

「從白楊樹到皇池。」

「這個皇池在哪兒？」中尉近視地睜起眼來。

「那不是，老爺，在樹林子附近。」

馬排好了。中尉把鞭子舉到頭上。他的肩膀上的肩章像小坵一般鼓了起來。

「一喊到『三』——放馬！一、二……三！」

中尉第一個跑了出去，俯身在鞍橋上，用手按着制帽，他有一瞬間在其餘的人們前面了。米琪喀帶着驚慌失措的蒼白的臉色站在馬鐙上，葛利高里只是懶洋洋地，好半天才把舉起到頭頂的鞭子落到馬屁股上。

從白楊樹到皇池處——三里路。在半路上，米琪喀的牡馬像箭一般奔馳，追上了中尉的母馬駒子。葛利高里不願意地跑着。從一起始就落在後面了，他用小跑的步法走，好奇地注視着離開了的，已經散亂了的騎士們的隊伍。

在皇池附近——是一個被春水沖積成的砂丘。它的駝峯一般的頂子上枯萎地生着些尖葉子的蛇薇。葛利高里看着，中尉和米琪喀在到砂丘處時一下子就跳過去和奔向那一方面去了，其餘的人們在他們後面一個跟一個地滑走着。當他走到池旁時，汗濕的馬已經站在一堆了，下了馬的孩子們圍起了中尉。米琪喀得意地抑制着愉快。勝利在他的每一個動作中都透露了出來。中尉却是出乎意料，使葛利高里感覺到他一點也不慚愧。他倚在一棵樹上，吸上紙烟，用小手指着自己的，彷彿剛洗過澡的母馬駒子，說道：

「我騎着牠跑了一百三十里路。昨天才從車站上回來。如果牠要休息一下——珂爾叔諾夫，你永遠不會

追過我的。」

「也許，」米琪喀表示大量了。

「他的壯馬的速度在全村是沒有的，」一個最後跑到的，滿臉雀癩的小夥子羨慕着說。

「好馬，」米琪喀用因爲過度衝動而顫抖的手拍拍馬頸，木然地微笑着，望着葛利高里。

他們倆人和其他的人們分開了，在山下走着，却不進街。中尉冷淡地和他們道了別，把兩個手指頭放到帽

沿上就轉身了。

已經要走到拐到院子中去的巷口了，葛利高里望見了正衝他們走來的阿克西妮亞。她拖着一根樹枝在

走着；一看見葛利石加——低低地把頭低了下去。

「幹什麼害羞啦，莫非我們是光着屁股走嗎？」米琪喀喊道和變動眼睛：「我的乖乖，哎嚇，頂不幸的人

呀！」

葛利高里望着自己前面，差不多要走過她身旁了，忽然用鞭子抽了要走過去的馬一下子。牠的後腿蹲了

下去，——踢登着，潑了阿克西妮亞一身泥漿。

「噢，噢，混鬼！」

葛利高里大大地轉個灣子，用驚慌着的馬繞着阿克西妮亞，問：

「爲什麼不問好？」

「不值得問好。」

「就因爲這個來潑點泥——不要驕傲吧！」

「讓開！阿克西妮亞，用手在馬臉前面揮動着。」你爲什麼用馬來踏我？」

「這是駒子，不是馬。」

「反正一樣，讓開！」

「你爲什麼生氣，阿克秀特？真是爲了前幾天在草原上的事嗎？……」

葛利高里望着她的眼睛。阿克西妮亞想要說什麼，但是在她的黑色眼角上忽然掛出了淚珠，嘴唇可憐地哆嗦了。她癡癡地吞嚥着，低聲說：

「鬆開，葛利高里……我沒有生氣……我……」她走了。

感到奇怪的葛利高里在大門處追上了米琪喀。

「你現在到遊戲場上去嗎？」那人問。

「不去。」

「這是爲什麼？莫非她叫你去過夜嗎？」

葛利高里用巴掌擦了一下額部，也沒回答。

第九章

過聖靈降臨節時在全村的院落中所積下的遺跡只有撒在地面上的乾柴波兒草，踏碎了的乾樹葉的末子，和插在門口和台階上的，發了皺的，砍下來的櫟樹的和楓樹的已經褪色的綠枝。

由聖靈降臨節日起開始收割了。從一大清早起，草原上已經點綴上了女人們的過節穿的裙子，繡着刺目的花朵的圍裙，染色的頭巾。全村人都一同出來收割了。割手和耙手們都穿得彷彿是過年一般。這是從古以來遺留下的習慣。從頓河直到遠方的赤楊林中，被蹂躪的草原在鐮刀下面搖動和呻吟了。

麥列霍夫家的人起晚了。出發去收割時，差不多已經有半村人都在草原上了。

「早覺睡得太久啦，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汗流滿面的割手們吵嚷了。

「不是我的錯，女人的事！」老頭子微笑着和用生絲纏着的鞭子趕着牛們。

「祝好，鄉親！晚啦，老兄，晚啦……」一個高個子的戴草帽的哥薩克搖晃着腦袋，在道旁揮着鐮刀。

「莫非草會乾掉嗎？」

「你快走吧——還來得及，不然就要乾掉呢。你的一段在什麼地方？」

「在紅土崖附近。」

「噢，趕牲口吧，不然你今天走不到啦。」

阿克西妮亞坐在車後面，因為遮太陽把頭巾裏住了整個的臉。她從單為眼睛留着的小縫中冷淡地和嚴肅地望着坐在她對面的葛利高里。也裹着臉的和穿着新衣服的妲麗亞把腿垂在外車中間，用那像山峯一般的乳頭餵着在手中要睡去的孩子。杜妮亞石砌在車轆木上跳着，用幸福的眼睛望着草原和在路上遇到的人們。她的愉快的，被日鏽遮住的和鼻梁處有些雀斑的臉彷彿在說：「我高興和快活，是因為沒有雲彩的蔚藍色的天空也高興和快活，因為在心靈上也是有這種蔚藍色的安靜和純潔。我高興，除此以外我什麼也不願意。」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把棉布上衣的袖子向手掌上扯拉着，擦了擦從帽沿下面流出的汗。他的彎曲

的背，緊緊地被上衣繃着，汗濕的點子發着黑。太陽透過了雲彩的灰白色的羽片，把烟霧朦朧的曲折的光綫的扇形投射在遠方的沿頓河的銀色的山峯上，荒漠上，草原上和村落上。

白晝像沸騰一般炎熱。被風吹動的雲片懶洋洋地爬動，連沿着道路拖着車的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的牛們都追不上。他自己困難地舉起了鞭子，向牠們揮動，彷彿是躊躇不決；向尖利的牛腰部打下去還是不呢。牛們彷彿明白這種情形，脚步不肯加大，仍舊是緩緩地，像摸索一般移動着彎曲的腿，搖擺着尾巴。塵土般黃色的，帶着橙黃色光彩的牛虻在牠們身上打着旋子。

靠村莊的打穀場的附近處的，已經割過的草原閃灼着蒼白透綠的點子，還沒有把草收去的地方，微風一吹，綠色的，發着耀眼的黑點的草幅沙沙響了起來。

「這就是我們的地帶，」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用鞭子揮了一下。

「我們由樹林處開始嗎？」葛利高里問。

「也可以由這頭起。我已經在這兒用鐵鉞鏟出一個立腳點來了。」

葛利高里卸下被壓迫着的牛，老頭子，閃動着耳環，去尋找標記了——靠邊處鏟出的立腳點。

「拿鑲刀來！」他很快地就喊了，揮動着手。

葛利高里踏着草走過去了。在他的後面由車上沿着草原遺留下了波動的痕跡。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向着一座遠方的鐘樓的白色頂子畫了一次十字，拿起了鑲刀。他的鉤鼻子閃閃發光，彷彿是新油漆過的，陷進去的黑色的腮巴上面凝有汗珠。他微笑着，立刻在烏黑的長髯下面露出那數不清的，被唾沫濕潤着的，白色的，綿密的牙齒，抄起鑲刀，把多皺的頸頸向右轉去。被割下的草，形成約有一沙繩長的半圓形，躺在他的腳下了。

葛利高里跟在他後面走着，半閉着眼，用鐮刀割草。前面女人的圍裙像撒開的彩虹一般閃動，但是他只用眼睛尋覓着一條白色的，繡着花邊的裙子，向阿克西妮亞望了一眼，又把脚步和父親走平去，揮起鐮刀。

阿克西妮亞在他的思想中頑強地佔據着；半閉着眼，想着在吻她，向她說話，也不知是由哪裏跑上舌尖來的，熱情的和愛撫的話句，以後把這個思想拋開，數着數目向前走——一，二，三，回憶的斷片又襲進了記憶：「坐在潮濕的乾草堆下面……小虫子在這兒叫着……月亮照在草原上……稀疏的水點由灌木上向水窪中滴落，也是這樣——一，二，三……好阿，阿嚇，真好啊……」

在站車的地方哄笑了起來。葛利高里環顧了一下：阿克西妮亞正在俯下身去，向躺在車下的姐麗亞也不知說了些什麼，那個女人擺了擺手，兩個人又笑了起來。杜妮亞石珈坐在車轆上，用細嗓子唱了。

「走到這個小灌木叢處我得把鐮刀哂一哂。」——葛利高里想，感覺到鐮刀似乎不知是從什麼粘脂脂的東西上砍了過去。彎下身一看：腳底下草地上有一隻小野鴨子正在吱吱地叫着，癢着。在一個小坑旁邊的野鴨子窩處，另外還有一隻被鐮刀砍斷的在展轉着，其餘的都啾啾着向草中跑開了。葛利高里把砍斷的野鴨子放在手掌上。脫了殼才幾天的，稷黃色的，還包在柔毛中的牠的身上還保留着活氣的溫度。在張開的扁嘴上面留着粉紅色的血泡，眼睛的玻璃球狡猾地睜着，還有熱氣的小爪子輕輕地顫動着。

葛利高里帶着銳利的憐憫的突然的感覺望着躺在他手掌中的死去的肉團子。

「檢到什麼啦，葛利高里……」

杜妮亞石珈順着割下的草堆，蹦跳着，跑了過來。編着的小辮子在她胸前擺動。葛利高里皺着眉，拋掉了小野鴨子，恨恨地揮動鐮刀。

吃過午飯以後，女人們要開始耙糞了。割下來的草枯萎了和乾枯了，發散着一種有誘惑性的令人沉醉的氣息。很快就吃完了午飯。牛油和哥薩克的必需品——從家中用口袋裝來的，壓扁了的酸牛奶，——這就是全份午飯。

「不用回家去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取着午飯說。「把牛放到林子裏去，等明天太陽一出來收露水時，我們就割完了。」

天黑了，當停止收割時。阿克西妮亞耙完了最後殘餘的幾堆，到停車處去煮飯了。她整天地惡狠狠地嘲笑葛利高里，用憎惡的眼睛望着他，彷彿是在對於一件重大的，不能遺忘一的侮辱加以報復。皺眉苦臉的和也不知爲什麼變着顏色的葛利高里把牛趕到頓河去飲了。父親總在監視着他和阿克西妮亞。含敵意地望着葛利高里說：

「去吃晚飯，以後去看牛。瞧着，不要放到草中去。帶着我的上衣。」

妲麗亞把孩子放在車底下和杜妮亞石珈一同到樹林中去折取樹枝了。

在草原上的黑色的不能靠近的天空上，斜形的月亮傾斜着移動。蝴蝶像蛾子一般在火上飛繞。在篝火附近的展開的毛氈上開始晚飯了。飯在一隻被烟燻黑了的鍋子中滾着。妲麗亞用襯裙的下緣擦了一下匙子，向葛利高里喊道：

「來吃晚飯吧！」

葛利高里把上衣披在肩上由黑暗中鑽出來，走到火旁。

「你爲什麼臉色這末陰沉？」妲麗亞微笑了。

「看來，是要下雨啦，腰痛哩，」葛利高里想要開玩笑。

「他不願意看牛，天知道，」杜妮亞石珞舍笑坐近了哥哥，和他談了起來，但是談話怎麼也成不了片。

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好勝地吞食米飯，還未煮熟的米粒子在牙齒上咯吧咯吧響，阿克西妮亞眼也不擡地吃着，對於妲麗亞的玩笑不願意地笑了笑。腮幫子上的灰色漸漸褪去，她的不安的紅潤烘了上來。

葛利高里第一個站起身來，到牛那裏去了。

「瞧着點，不要叫牛踐踏着別人的草！」父親在他後面喊和被飯噎了一下，響亮地咳嗽了半天。

杜妮亞石珞鼓着腮幫子，笑着。火燒完了。被燒焦的樹枝發着燒過的葉子的蜜一般的香氣包圍住了坐着的人們。

半夜裏，葛利高里偷偷地走近了停車的地方，離着有十來步就停下了。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躺在車上打着連續不斷的鼾聲。黃昏時光的還未燃盡的火星像孔雀眼一般從柴灰下面張望着。

一個灰色的包裹着的人形從車旁離開了，曲曲折折地緩緩地向葛利高里移動過來。離着還有兩三步，停下了。阿克西妮亞是她。葛利高里的心裏轟轟地和突突地跳了；露下身子，向前走去，撩起上衣的大襟，把服從的散發着熱氣的女人抱到自己懷中了。她的兩腿膝部彎曲着，全身哆嗦着，顫抖着，牙齒咯吱咯吱響。葛利高里迅速地把她接到手臂中——狼是這樣把咬死的羊向自己背上拉的，——不斷地踏在做着懷的上衣的襟上，喘息着，走了。

「噢，葛利沙……葛利——申——加……父親……」

「不要則聲……」

阿克西妮亞掙扎着，在上衣中呼吸着羊毛的酸氣，阿克西妮亞被後悔的苦惱壓迫着，幾乎是用低小的呻吟的聲音叫道：

「放開，現在還有什麼……我自己走吧……！」

第十章

女人的晚來的愛情決不是紫色的玫瑰花，而是像狗發瘋一樣，像開在道旁的，令人沉醉的野花。

阿克西妮亞從割草以後完全改變了。彷彿有人在她的臉上作了一個標記，燙了一個烙印。女人們和她遇到時都狡猾地躲開，在背後搖着頭，女孩子們却且嫉且羨，但是她驕傲地和高高地仰着自己的幸福的，可是無恥的頭。

關於葛利石加的情史很快就被一切人曉得了。起初悄悄地談論着這事，——信或者不信，——但是當村中的牧童庫積喀·庫爾諾塞在一天的黎明時光，看見他們躺在月光下面的風車附近的，不很高的大麥中間時，議論就像渾濁的波浪一般滾動了。

終於傳到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的耳朵中了。似乎是在一個星期日，他到莫訶夫的舖子中去了。人們——你很難擠進去。他進去了——人們彷彿讓開了一條路，都微笑着。擠到取貨物的櫃台邊。掌櫃的，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自己親自動手給他拿的貨物。

「爲什麼好久不見你啦，普羅珂菲支？」

「總有事情。家裏的事忙不過來。」

「怎麼能這樣？有那麼好的兒子，還忙不過來。」

「兒子能有什麼？彼得羅已經送去入伍了，只有和葛利石加兩人來忙亂了。」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把一部大的栗色鬍子分成了兩半，含有許多意義地向聚集着的哥薩克們斜了一下眼。

「是啊，寶貝，你是爲什麼這末瞞着人啊？」

「什麼事？」

「怎麼什麼事？想要給兒子娶媳婦啦，自己竟不說。」

「給哪一個兒子？」

「你的葛利高里還沒有娶過親哪。」

「還不打算給他娶親呢。」

「但是我聽說似乎你要娶來作兒媳婦……把司契潘·阿司塔霍夫的姆克西妮亞。」

「我娶活人的……你，怎麼的，普拉托內支，你彷彿開玩笑吧？」

「玩笑什麼，聽得人們說的。」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把鋪在櫃台上的布片撫摸了一下，於是來了個大轉身，一顛一癩地走向出口處去。他一直就向家中走去了。像牛一般挺着頭走，把多筋的指頭攢成了拳，跛腿更明顯地顛簸着。走過阿司塔霍夫的院子前面，從籬笆上望見盛裝的，顯着漂亮了的姆克西妮亞的臀部搖擺着，正提着一隻空桶向屋中走。

「喂，等等……」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像魔鬼一般闖進了木板門。阿克西妮亞停住了，等着他。一同走進了屋去。掃得乾淨得很的地面上鋪了一層紅沙子，在前面角落裏的木凳上是由爐子中拿出的點心。從內室中散發出了舊衣服的和也不知爲什麼聞着像是茴香蘋果的氣味。

一隻花斑的大頭的貓走近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的足旁，獻着媚。牠弓起背，友愛地向長靴子上擱着。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一脚把牠踢到木凳上去，望着阿克西妮亞的眉毛，喊道：

「你這是幹什麼……啊？丈夫的脚印還沒有冷掉，而你已經就把尾巴翹到一旁去啦！我要爲這事把葛利石加揍出血來，還要給你的司契潘寫信……叫他知道……看你，騷娘們兒，忒你母狗的媽，打得你還是太少啦……從今天起不許你的脚踏進我的院子！居然和小夥子胡扯，如果司契潘回來，會對我……」

阿克西妮亞眯着眼睛，聽着。忽然無恥地擺了一下大襟，把女人的裙子的氣味放散到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的身上，和換着胸部向他走去，歪着嘴臉和吡着牙。

「你是我的公公嗎？啊公公……你教訓我什麼？去教訓你自己的大屁股的女人吧！到自己的院子裏去發威風吧……我不願見你這個又跛又癩的鬼……從這兒出去，不要像野豬一般咆哮——不要恐嚇吧！」

「等着吧，混蛋！」

「沒有什麼，可等的，不會給你生孩子的……滾，從哪兒來的滾到哪兒去！但是我想把你的葛利石加——連骨頭都要吃下去，也不願作什麼答辯……給你咬吧，我愛葛利石加。你要想打嗎，怎麼……給丈夫寫信？」

……寫吧，給阿塔曼寫也行，但是葛利石加是我的！我的！我佔有他，並且將來也佔下去……」

阿克西妮亞把乳頭（它在窄小的上衣中跳動着，彷彿鳥被捉住一般）鼻上已經氣短了的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用黑色的眼睛的火焰燃燒着他，向外噴着話句——一句比一句可怕和一句比一句無恥。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顫動着眉毛，退到門邊，摸到了放在牆角的拐杖，擺着手，用屁股頂開了門。阿克西妮亞把他由門洞中壓迫了出去，喘着氣喊叫，發了瘋一樣：

「爲了全部生活，爲了苦痛我要戀愛……雖然你們把我殺掉也不怕！我的葛利石加！我的！」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也不知道在鬍髯裏面嘟囔着什麼，癩回家中去了。

他在內室找到了葛利石加。一句話也不說，簡直就用拐杖向他背上打去。葛利高里屈着身子，架住父親的手臂。

「爲什麼，爸爸？」

「爲一件事，狗——崽——子……」

「爲什麼？」

「不要侮辱隣居！不要使父親害羞！不要胡幹，壞小子！」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沙聲說，拖着葛利高里在屋中走，用力想要抽出拐杖。

「我不願意打架！」葛利高里瘡啞地哼哼着，咬着牙關，把拐杖奪了下來。把它放在膝蓋上——於是唳唳！

……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用攢緊的拳頭向兒子脖頸上打去。

「把你送到會場上去！……啊嚇，你鬼種，該死的崽子！」他用腳踢，還想要照量着再踢一下。「我給你把那傻子瑪爾福石珈娶來！……我就去張羅！……瞧着吧你！……」

母親應着喧嘩聲跑來了。

「普羅珂菲支，普羅珂菲支！……平平氣！……等等！……」

但是老頭子氣得可真非同小可。他把妻照顧了一下，推翻了一張放着縫紉機的桌子，吵嚷着，飛奔到院子裏去。葛利高里還沒來得及把那件在打架時撕破的上衣脫下來，門又用力響了，而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又滿臉黑雲地立定在門坎上了。

「給狗崽子娶親！……」他像馬一般用腳蹠着，眼光注視到葛利高里的筋肉迸起的背上。「我娶！……」

明天我就去找媒人活了一輩啦，却眼看着兒子被人嘲笑！

「先給我有衣服穿了，以後再娶吧。」

「我娶！……娶個傻子頭！……」把門碰上了，脚步順台階咚咚下去和安靜了。

第十一章

在謝特拉珂埠村的後面的荒原上排着一隊帆布篷子的車輛。白房頂的和整齊的小市鎮看不見地迅速地上生長着，修着筆直的街道和在市鎮中心闢出一塊不大的廣場，守衛的人在它的上面徘徊着。

營中開始過起了每年五月裏的同樣的生活了。清早起來，看守着牧放馬匹的哥薩克的隊伍把牠們趕到

營幕處來。開始了洗刷，備鞍褥，呼叫，排隊。一個管理營幕的參謀，高聲的，中佐波波夫響亮地呼叫了操練和教訓着青年哥薩克的下級軍官們吵嚷了。到山崗後面去會合突擊了，狡猾地包圍起了和抄過了「敵人」。用連珠槍向目標射擊。年青些的哥薩克們都高興地競賽伐木，年長些的——都躲避着工作。

因為炎熱和喝沃得克酒人們聲音啞了，但是在長列的有篷的車輛的行列上面流動着有香氣的不安定的風，水獺們在遠方吱吱叫，荒漠由有人家處和粉刷過的房屋的烟霧處更向前伸展出去。

在出營以前一星期，炮兵伊萬的親兄弟安得烈·陶梅林的妻來了。帶來家做的蛋糕，各種的吃食和一堆村中的新聞。

次晨一早就她走了。由哥薩克們處給自己家裏人和近人們帶去了問候和拜託。只有司契潘·阿司塔霍夫什麼消息也沒有託她帶。在前一天他病了，用沃得克酒來治療，所以不僅沒有看到陶梅林的妻，甚至連白晝都沒有見到。練習也沒去參加。醫生助手因為他請求給他放了一次血，向胸部放了一打水蛭。司契潘只穿一件襯衣坐在自己的車輪旁邊，——罩着白頂的制帽油污了，擱着車輪的油泥，——凸出嘴唇，看着水蛭們在他的凸出的半圓形的胸上吸吮着，漸漸因為吸飽黑血而鼓了起來，長大了起來。

聯隊的醫生助手站在旁邊，吸着烟，由稀疏的牙齒中噴出烟霧。

「輕鬆一點嗎？」

「胸膛裏面還是痛心，彷彿寬了一點……」

「水蛭——是最好的方法！」

陶梅林向他們走來了。擠了一下眼。

「司契潘，想和你說句話。」

「說吧。」

「去一會兒吧。」

司契潘哼着，站起身來，和陶梅林一同走開了。

「噢，說呀。」

「我的女人來了……現在已經走了。」

「啊……」

「村莊裏面對於你的女人談論哩……」

「什麼事？」

「談論得很不好。」

「噢？」

「和葛利石加·麥列霍夫胡扯了。還是公開的。」

司契潘臉發着白，把水蛭從胸前撥拉了下來，用腳踏着牠們。把最後一隻踏死了，卸上了襯衣的領子，又彷彿害怕着什麼，從新再解開了……像粉一般白的嘴唇不能安定了；哆嗦着，在一種糊塗的微笑中間抖動，緊縮到一起，聚成個藍色的圓球……陶梅林覺着司契潘的牙齒似乎在嚼着一種堅硬的，不聽話的東西。紅色漸漸回到臉上來了，用力用牙齒咬住的嘴唇僵化到不動一動了。司契潘摘下制帽，用袖子擦着白帽頂上車輪油泥的點子，清亮地說：

「謝謝你的報告。」

「我想預先告訴你……你原諒……在家裏確是這樣的……」

陶梅林憐憫地拍着自己的褲子走到並沒有卸掉鞍子的馬旁去了。營中人聲哄亂了起來。去砍伐木頭的哥薩克們回來了。司契潘站了一刻，集中地和嚴厲地望着制帽上的黑色污點。一隻被踏到半爛的，還有一口最後氣息的水蛭向他的長靴子上爬去。

第十二章

距離哥薩克們由營中回來的日子只賸了一個半星期了。

阿克西妮亞如瘋似狂地沉溺在自己的晚來的苦戀中了。葛利高里並不顧父親的恐嚇，祕密地夜間到她那裏去，清晨再回來。

兩個星期的工夫他已疲憊不堪了，像一匹跑了一次不能勝任的長途的馬。

因為夜間的失眠，他的顴骨高聳的臉上的褐色皮膚發了青，黑色的乾枯的眼睛由深陷的眼眶中疲倦地向外望着。

阿克西妮亞走起來臉也不用頭巾裹了，眼睛下面的深坑陰森地發着黑；她的腫脹的和略微有些向上兜的貪婪的嘴唇不安地和誘惑地笑了。

他們的瘋狂的情戀是這末非凡和明顯，他們都是這末瘋狂地燃燒着無恥的火焰，對着人既不慚愧，也不

隱藏，隣人們眼看着他們的臉瘦下去和黑下去，而且現在人們如遇到他們時，不知道爲什麼這末羞見他們。

葛利高里的從前時常拿他和阿克西妮亞的情史來取笑的同伴們現在都沉默了，一致感覺到自己在葛利高里的社會中有些不靈活和被束縛了。在心裏且羨且妬的，被獸性的好奇所腐蝕着的女人們對阿克西妮亞下着斷語，幸災樂禍地盼望着司契潘的回來，也悲嘆着她們推測着這事的結局。

如果當葛利高里到守活寡的女人阿克西妮亞處去時，裝着躲避人的樣子，如果守活寡的女人阿克西妮亞和葛利高里同宿時，是在一種祕密形態中，而同時也不拒絕別人的要求，那末對於這事也就不算什麼非常的和礙眼的事了。村中談論一陣也就完了。但是他們幾乎是不瞞人地同宿，他們的重大的關係簡直不像是短時的情戀了，因此村中人決定了，這是——犯罪的，違反道德的，村中都陷在一種惡意的期待中了：司契潘一回來——結子就要解開了。（註）

內室裏面的床上繫着一根細繩。繩上穿着些白色的和黑色的沒有線了的空軸。掛着爲了好看。蒼蠅就窩在它們的上面，由它們處到天花板上縲着。一面蜘蛛網。葛利高里躺在阿克西妮亞的冰涼的赤裸的手臂上，向天花板上望着線軸的串子。阿克西妮亞用另外一隻手——用因工作變硬了的手指——撥弄着葛利高里的仰着的頸上的，像馬鬃一般的硬髮髻。阿克西妮亞的手指上發散着熱牛奶的氣味，當葛利高里轉過頭時，臉向下鑽進了阿克西妮亞的腋下——刺鼻的甜蜜的女人的汗珠像沒有發酵的酵母一般向鼻孔中滴去。

內室中，除了一隻四角鏤着木球的油漆過的木床在牆角外，鼻門站着盛有阿克西妮亞的妝奩和衣服包的，包有鐵皮的容量很大的箱子。前面角落附近——是桌子，一張畫着騎馬的，向自己前面的下垂的多角的軍旗

（註）意思是說事情就要洩露了。——譯者

馳去的司珂別烈夫將軍的油畫像；兩隻椅子，再上面是在一張不很光亮的紙製圓光上面的聖像。旁邊，牆上——一張落滿蒼蠅的照片。一羣哥薩克——留着前髮的頭，掛着鍍鍊的凸出的胸，拔出鞘來的腰刀——司契潘和還是他的兵役期中的同伴們。衣架上掛着沒有疊起的司契潘的軍服。月亮窺進窗隙，狐疑地映照著軍服上的肩章上的兩條白色的下士的金綫。

姆克西妮亞嘆着氣吻着葛利高里的鼻梁上面的眉隙中間。

「葛利沙，我的親愛的……」

「你幹什麼？」

「只剩九天了……」

「還不太快哩。」

「葛利沙，我將來怎麼辦呢？」

「我怎麼能知道。」

姆克西妮亞抑制着嘆息，又撫摸着和撥弄着葛利沙加的亂蓬蓬的前髮。

「司契潘會殺死我……」她也不知是問地，也不知是確信地說。

葛利高里沉默不語。他想睡。他困難地睜着往一塊粘的眼瞼，閃着藍光的姆克西妮亞的黑瞳子一直就落在她身上了。

「丈夫回來，大概，你要拋掉我吧？你害怕嗎？」

「我爲什麼怕他，你是他的老婆，你應當害怕的。」

「現在我和你在一起並不害怕，但是在白晝時光總在想和非常害怕……」

葛利高里打着哈欠，搖着頭，說：

「司契潘回來——這確不是鬧着玩。爸爸預備要給我說親了。」

葛利高里微笑着，還想要說些什麼，但是感覺到——阿克西妮亞的一隻手臂在他的頭下彷彿忽然枯萎地軟了下去，陷進了枕頭，顫抖着，過了一瞬間又從新堅硬起來，恢復了最初的情況。

「說的誰呢？」阿克西妮亞小聲地問。

「才剛預備去。據母親說，大概是到珂爾叔諾夫家去，娶他們的娜塔莉亞。」

「娜塔莉亞……娜塔莉亞是個漂亮的姑娘……漂亮得很……有什麼，娶了吧……前天我在教堂裏面還見到她……穿得很美……」

阿克西妮亞迅速地說着，但是話句滑動着，無生氣的和無趣味的話句幾乎送不到耳際。

「我又不能把她的漂亮裝在靴筒子上。我要娶你……」

阿克西妮亞迅速地把手臂從葛利高里的頭底下抽出來，用乾枯的眼睛望着窗戶。院子裏面是昏黃的夜的凝塊。從板棚上——落下一塊沉重的陰影。蝗蟲們鳴叫着。水牛們在頓河旁邊啤啤着，憂鬱的低音的聲調由獨扇的窗中送進了內室。

「葛利沙！」

「你想出了什麼主意？」

阿克西妮亞愛撫地抓住葛利沙的不服的硬手，把它們貼到胸上，貼到冷冰冰的像死人般的腮上，用

呻吟的聲調喊叫着：

「爲什麼你該詛咒的，和我發生了關係？我將來怎麼辦……葛利石加……你把我的靈魂掏出去啦……我自己可毀滅了……司契潘一回來——我用什麼話來辯解……誰肯替我辯白……」

葛利高里沉默不語。阿克西妮亞憂傷地望着他的美麗的軟骨質的鼻子，望着被陰影遮着的眼睛，望着不出聲的嘴唇……感情的洪流忽然衝破了抑制的堤防。阿克西妮亞瘋狂地吻着他的臉頰，頸手，胸前的堅硬的，捲曲的黑色叢毛。

葛利高里在空際中間喘息着，啞嚥着，感覺到她的顫抖。

「葛利沙，我的親愛的朋友……親愛的……我們逃開吧。我的親愛的人拋掉一切，逃走。連丈夫和一切東西都拋掉，只要有我……我們逃到礦上去，逃得遠遠的。我要愛你，可憐……我有一個親叔叔在帕爾莫諾甫斯克礦上當更夫，他能幫助我們……葛利沙！你說一句話呀。」

葛利高里把右面的眉毛擰成了一個角，沉思着和突然地張開了自己的熱情的，非俄羅斯人的眼睛。它們笑着，閃灼着冷嘲。

「你真混，阿克西妮亞，真混！說了半天，我一句也不能聽。嗚，我離開家到哪兒去？並且今年我就要入伍啦。事情辦不到……我不能離開故鄉到任何處去。這兒的荒漠上，吸呼的是什麼空氣，但是在那兒呢？去年我跟爸爸到車站上去了一次，那真糟糕。火車頭嗚嗚叫，那裏的空氣因爲燒煤的關係非常難聞。人們怎麼生活——我不知道，也許他們對於這種煤煙已經習慣了……」葛利高里唾了一口，又說道：「我決不離開村中到任何處去。」窗外越法暗下去，一片雲彩浮動到月亮上了。昏黃的，遮在院中的凝塊也暗下去，平坦的影子也消逝着，已

經看不見籬笆外面是什麼東西在發暗了。去年的砍來的樹枝呢，還是靠在籬笆上的老蓬蒿呢。

內室中也越來越暗了，掛在窗邊的司契潘的哥薩克軍服上的下士的金綫發着光，葛利高里在灰色的靜止的黑暗中，也看不見炯克西妮亞的肩膀是如何在輕輕哆嗦着，和用巴掌捧着的頭如何在枕頭上沉默地跳動。

第十三章

從陶梅林的女人來了以後的那一天起，司契潘的臉色變得難看了。眉毛彷彿掛在眼上，一道深而且硬的皺紋斜着切斷了額部。他很少和伙伴們說話，爲了一點瑣事就會發火和開始口角，也不爲那，也不爲這地就和曹長普列沙科夫相罵，幾乎連一眼也不向彼得羅·麥列霍夫身上望。從前聯繫着他們的友誼的連鎖斷了。司契潘懷着自己的沉重的鼎沸的忿恨在山下走着，像一匹騎有客人的馬。回到家裏去時他們變成了仇人。

那種最近時光在他們之間造成的不確定的和仇敵的關係的，加速趨向於結局的事件終於爆發了。他們依舊是五個人一同從營中向回走。車上套着彼得羅和司契潘的馬。賀里斯托尼亞騎在自己的馬上。安得烈·陶梅林發着寒熱，他躺在車篷裏面的外套下面。非多特·包陀甫斯珂夫懶得趕車，所以彼得羅就成了車夫。司契潘在車附近走着，用鞭子抽着道旁的蘆草的紅色頭頂。落雨了。稠的黑泥像樹脂一般在車輪上轉動。被黑雲遮蔽着的天空像秋天一般發着灰色。夜降臨了。村落的火光——無論如何也望不見——看不到。彼得羅仁慈地向一匹馬抽了一鞭子。於是司契潘就在黑暗中喊叫道：

「你，怎麼的，禽你媽……可憐自己的馬，可是鞭子却不離開我的馬嗎？」

「好好地看看。誰的不拉，我就趕誰的。」

「不要叫我把你套上吧。因為土耳其人們很有力量呢……」

彼得羅拋掉馬韁。

「你要幹什麼？」

「坐着吧，不要站起來。」

「那末，你就住口。」

「幹嗎你向他尋事啊？」賀里斯托尼亞走向司契潘去，大聲吵道。

那人不作聲了。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臉。沉默着走了半小時。泥濘在車輪下面拍啦拍啦響。像從篩子中落下的雨點朦朧地在車篷的帆布頂上滴嗒着。彼得羅放鬆馬韁，吸起煙來。那些侮辱的話句，總在頭中翻動，他預備在新的衝突中用它們向司契潘罵去。忿恨佔據住了他。想要辛辣地把這個下賤小子司契潘罵一頓，愚弄一頓。

「躲開一點。叫我爬進車篷去。」司契潘輕輕地推了彼得羅一下，跳上車踏板去了。

車在這時忽然勒住了和站下了。馬匹們在泥濘中滑動着，踏動着，由蹄子下面迸出了火星。繼直的車轅木轟轟響了。

「特兒兒兒兒……」彼得羅喊着，由車上跳下來。

「什麼事？」司契潘吃了一驚。

賀里斯托尼亞跑過來。

「馬傷了嗎，媽的……」

「點上火。」

「誰有洋火啊？」

「司契潘，拋出洋火來。」

一匹馬在前面，哼哧着跳動。也不知是誰劃着了火柴。一個橙黃色的光圈——又黑暗了，彼得羅用哆嗦着的手撫摸着倒下去的馬背，抓住了籠頭。

「哪……」

馬喘着氣，向一旁傾去，車轆咯吱咯吱響。跑過來的司契潘用拇指和食指夾着把火柴劃着。他的馬在蹣跚，抬着頭。前腿豎插在一個泥濘的鼯鼠洞中，直沒到膝部。

賀里斯托尼亞奔忙着卸下了馬套。

「把牠的腿拔出來！」

「把彼得羅的馬卸下來，嗷，快些！」

「站下，該——詛——呪——的！特兒兒兒兒……」

「他蹣跚子，鬼東西，快些！」

他們困難地把司契潘的馬抬起來站住了脚。渾身污泥了的彼得羅拉住牠的籠頭，賀里斯托尼亞跪在泥濘中爬着，撫摸着無生氣地抬起的馬腿。

「大概是斷了……」他低聲說。

菲多特·包陀甫斯珂夫用手掌撫摸着哆嗦着的馬背。

「馱拉啊，也許可以走呢？」

彼得羅把馬韉拉向自己來。馬跳着，左前足已不能着地，嘶叫着。陶梅林穿上外套的袖子，憂傷地在附近踱踏。

「陷到泥裏去了，禽你們的媽……毀了一匹馬，哎呀！」

總在沉默不語的司契潘彷彿正在等候着這句話。推開賀里斯托尼亞，向彼得羅撲了去。本來照準頭部，但是掄過了勁——落到肩上了。糾纏到一起了。跌倒在泥潭中了。也不知是誰的上衣撕裂了。司契潘把彼得羅摔倒了，用膝部壓住頭，用拳頭敲下去。賀里斯托尼亞罵着媽把他們拉開了。

「爲什麼……」彼得羅向外吐着血，喊道。

「趕啊，混蛋！連路也認不清……！」

彼得羅想從賀里斯托尼亞的手中掙脫出去。

「哪——哪——哪！給我鬧鬧吧！」那個人用一隻手把他按到車沿上，大聲嚷。

把菲多特·包陀甫斯珂夫的矮身材的，但是却很有力的小馬和彼得羅的馬湊成了對，套上了。

「騎上我的吧！」賀里斯托尼亞向司契潘命令。

自己爬進車篷去和彼得羅坐在一起。

到格尼羅福斯克村時已經半夜了。停在儘頭上的一所房舍旁邊了。

賀里斯托尼亞前去請求借宿。

他沒有注意那咬住他的外套大襟的狗，一直跑到窗邊，打開外窗板，用手指彈着玻璃。

「主人！」

雨的嘩啦聲和不斷的狗吠聲。

「主人！喂，好人們！爲了耶穌，請放進去過過夜。啊？從營中回來的人們。幾個？我們五個人。啊哈，啊，耶穌救主。」

「趕過來吧！」他轉向大門去，喊道。

菲多特把馬匹們牽進了院子。碰到一隻拋在院中心的豬槽上顛了一下，罵起來。把馬拴在板棚的檐下了。牙齒磕打着響的陶梅林爬進茅棚去了。

彼得羅和賀里斯托尼亞留在車篷中。

清晨預備出發了。司契潘從茅棚中走出來，一個駝背的小老太太跟在他後面挪動着。套着馬的賀里斯托尼亞，憐憫着她。

「哎呀，老太太，你怎麼駝成這樣啦！大概，在教堂裏面磕頭能磕得很好呢，彎腰彎得厲害些——於是磕到地板上。」

「我的乖乖，老宗，我——是能磕頭，你身上呢——可能很好地掛上一條狗哩……各人管各人的事吧。」
老太太嚴峻地微笑了，賀里斯托尼亞對那一密排沒有腐蝕過的細碎牙齒感到驚奇。

「瞧你，牙齒多末好，簡直像梭魚。如果可憐可憐送給我十來個就好啦。雖然年青，但是沒法子嚼。」

「那末我還能賸什麼呢，我的好人？」

「老太太，給你接上馬牙。反正是快死啦，在那個世界上是不瞧你的牙的，因為空人們並不是基卜西人。」

〔註〕

「胡說，胡說。」陶梅林含笑鑽進車去。

老太太和司契潘走到板棚附近。

「牠們中間哪一匹？」

「黑的。」司契潘嘆息了一下。

老太太把自己的拐杖放在地上，確信地用男人般的、有力量的動作把傷了的馬足搬起來。用那彎曲的細手指摸了馬膝蓋半天。馬聳着耳朵，吐露着櫻色的牙床子，因為疼痛後腿蹲了下去。

「沒有斷，哥薩克，沒有。留下吧，我能治。」

「能治好嗎，老太太？」

「治好？誰能知道呢，我的光榮的……大概，可以治好。」

司契潘揮了一下手，走到車旁去了。

「留下，還是不呢？」老太太在他後面，眯縫起眼。

「把牠留下吧。」

「要她來治馬，管保留下時是三條腿——繞個灣子來取時就沒有腿啦。找到了個羅鍋子獸醫，」賀里斯

〔註〕基卜西人是以盜馬著名的民族。盜馬時當然先看看馬的牙口。——譯者

托尼亞哈哈笑了。

第十四章

「……我惦念着他，親愛的老奶奶。自己的眼睛都哭乾了。還沒來得及把裙子往瘦裏縫——還沒過一天，衣服就肥了……他一走過院子，我的心裏就亂起來了……我爬到地面上，吻着他的足跡……也許，什麼東西會把我吸乾吧……幫幫忙吧，老奶奶！他們要給他娶親了……幫幫忙，親愛的。要多少錢——給多少。把我最後一件襯衣脫去也行，只要能幫忙！」

德蘿紫吉哈太太用光亮的，包在緞紋中的眼睛望着綱克西妮亞，對這種講述的苦痛的話句搖著頭。

「誰家的小夥子？」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的。」

「土耳其人，是嗎？」

「是他的。」

女人咕嚕着嘴，緩緩地回答。

「明天早點來，太太。剛一天亮時，你就來。我們到頓河的水邊去。洗掉那苦惱。從家裏帶一把鹽來。就這樣。」

綱克西妮亞用一個黃色的半幅的披肩裹住臉，低著頭走到門外去。

她的黑暗的身形鑽進黑夜中去了。靴後跟乾燥地擦擦着。脚步也沉默了。村頭上的某處有歌聲升起和咆

啾。

一夜沒睡的阿克西妮亞天一亮就到了德蘿紫吉哈的窗前。

「老奶奶！」

「誰呀？」

「我，老奶奶。起來吧。」

「就穿衣服。」

她們沿着小巷走到頓河邊去。靠碼頭處，一個小橋的附近，一輛大車的拋出的前轆浸在水中。水邊的砂子冰涼地刺着腳。在頓河上空流動着潮濕的，寒冷的霧氣。

德蘿紫吉哈用瘦骨棱棱的手攢住阿克西妮亞的手，把它向水中伸去。

「帶鹽來了嗎？拿到這兒來。對上升的太陽畫十字。」

阿克西妮亞畫着十字，惡狠狠地望着東方的幸福的薔薇色。」

「百一捧水。喝下去，」德蘿紫吉哈指揮着。

阿克西妮亞弄得上衣的袖子精濕，喝下去了。女人像一隻黑色的蜘蛛豎立在瀾洋洋的波浪上，蹲下去，悄悄說：

「由河底湧出的寒泉……苦痛的肉慾……像野獸一般在心中……憂傷的惡神……用聖十字架……純潔的，神聖的……把上帝的奴隸葛利高里……」聲音直送到阿克西妮亞身邊。

德蘿紫吉哈把鹽像一道潮濕的砂堆一般撒在腳底下，撒向水中去，贖下一點撒在阿克西妮亞的懷中。

「把水從肩上撒點過去。快點！」

阿克西妮亞做過了。帶着憂傷和怨恨環顧了一下德蘿紫吉哈的腮部。

「完了嗎，怎麼的？」

「親愛的，去睡睡早覺。完了。」

阿克西妮亞喘息着跑回家去了。牛在院中鳴叫。睡足的和紅頰的麥列霍娃·姐麗亞把眉毛彎成美麗的弧形，把自己的牛向羣中趕去。她微笑着，回顧了一下跑過去的阿克西妮亞。

「睡得好啊，隣居。」

「託福託福。」

「這末早上哪兒去啦？」

「到一個地方去啦，辦點事。」

晨鐘響了。銅聲的音響開展地和破碎地沉落下去了。牧童的鞭子在街道上抽着。

阿克西妮亞匆忙地把牛趕了出來，把牛乳拿到門洞中去濾。把手在圍裙上擦着，把袖子捲到肘部以上，想着自己的什麼事，在濾牛奶的桶內攪混了一下。

車輪子清亮地在街上吱啞。馬嘶叫。阿克西妮亞放下一隻桶，向窗中望去。

司契潘正握着腰刀向板門走來。哥薩克們互相追趕着，向廣場奔馳來了。阿克西妮亞把圍裙攢在手指中，坐到木凳上了。脚步声在台階上了……脚步声在門洞中了……脚步声走到門邊了……

瘦削了的和陌生的司契潘站在門坎上了。

「噢……」

阿克西妮亞把自己的巨大的，豐滿的全身趨趕着，迎面走過去。

「打吧！」她拖長聲地說和斜着身子站住了。

「噢，阿克西妮亞……」

「我不瞞着，——我有罪過。打吧，司契潘！」

她把頭縮在肩內，身體縮成一團，只用手護住腹部，臉向他站着。在黑圈子內的眼睛，一霎不霎地在因恐怖而變難看的臉上望着。司契潘搖擺了一下，走了過去。沒有洗過的上衣上發出了男性的汗的氣息和路上的苦澀的苦味。他也不摘下制帽，就躺到床上去了。躺了一刻，聳了聳肩膀，把武裝帶褪了下來。他的永遠英氣地捲向上的紅色鬚髭也搭拉到下面去了。阿克西妮亞頭也不轉，從旁邊望着他。不時地哆嗦着。司契潘把雙腳放在床背上。沾着的泥塊有粘性地從靴子上落下來。他向天棚望了一眼，用手指撥弄着腰刀的皮帶纏頭。

「還沒有做好飯嗎？」

「沒有……」

「去弄點什麼東西來吃。」

他從杯中吞着牛奶，把鬚髭也放了進去。把麵包嚼了半天，被粉紅色的皮膚繃起的小瘤子在腮部滾動着。

阿克西妮亞站在爐子旁，帶着焦熱的恐怖望着丈夫的，因為吃飯向上下活動着的，小的軟骨質的耳朵。

司契潘從桌旁走出來了，畫了個十字。

「告訴我，親愛的，」他簡短地請求。

姆克西妮亞低着頭收拾了桌子上的東西。不作一聲。

「告訴我，怎麼等候丈夫了，保持丈夫的名譽了嗎？[？]」

照頭部一下可怕的打擊就從腳底下跌倒了，把姆克西妮亞跌向門坎處去了。她的脊背碰到門框上了，滑啞地哎呀了。

司契潘不僅是只能把一個柔弱無力的和一身空肉的女人，即使把一個孔武有力的哥薩克也能用巧妙的打擊照頭一下，卻從腳底下跌倒的。姆克西妮亞是感到了恐怖呢，還是因為保持着女人的求生的慾望呢，她艱了一下，喘了喘氣，四肢着地站了起來。

司契潘在屋中央吸着了烟和打了一個呵欠，她已經立了起來。他把烟荷包拋到桌子上，但是姆克西妮亞已經碰上了門。他追了出去。

流着血的姆克西妮亞，像一陣風一般跑到了作爲隔開他們的和麥列霍夫家院子用的籬垣處。司契潘在籬笆處追上了她。他的黑色巴掌像一隻鷹一般落到她的頭上了。把頭髮抓在手中了。扯了一下和按倒在地上，按倒在煤屑中——就是在姆克西妮亞生爐子時，一天一天堆在籬笆旁邊的煤屑中。

這成什麼事呢，當丈夫把自己的手倒背在身後，却用靴子來撫愛自己的妻時……沒有手的阿達石喀·沙米里走過這裏了，望了望，擠了擠眼睛和用微笑使亂蓬蓬的鬚髭動了動，很明白，司契潘是爲什麼在懲處自己的髮妻。

沙米里停住腳步來看（無論是誰趕上，都會覺得希奇的）——往死裏打，還是不——但是良心上又不允許。無論如何他不是女人啊。

從遠處看着司契潘——像一個人在跳哥薩克舞。葛利石加由內室窗中望見司契潘跳動，也這樣想。但是看了看——就從屋中跑了出去。顛着脚跑到籬笆傍邊，把堅硬的拳頭緊緊放在胸前，彼得羅緊緊跟在他後面沉重地用靴子踏動着隨了出去。

葛利高里像鳥一般跳過了高的籬笆。跑着由後面把正在忙着的司契潘絆了一下。那人梘了梘和像一隻熊般轉向葛利石加來了。

麥列霍夫弟兄狂暴地打了起來。像褐毛熊吃死獸一般咬司契潘。被司契潘的拳捶打上的葛利石加有幾次被打倒在地面上滾。但是矮小身材的彼得羅在打擊下面彎下頭，雖然像被風吹過的蘆葦一樣，而脚底下却站得很牢，不時地向罵着媽的司契潘報復着。

司契潘閃動着一隻眼（另一隻腫成了還不熟的李子色）退到台階處去了。來向彼得羅借籠頭的賀里斯托尼亞把他們拉開了。

「拉倒吧！」他揮動着像蟹螯一般的手臂。「拉倒吧，不然就去報告阿塔曼！」
彼得羅小心地把血和半個牙齒吐到掌上，沙聲說：

「我們走吧。葛利石加。我們等到和他在一個隊伍中時……」

「你不要落到我手裏就是啦！」許多處青傷的司契潘從台階上威嚇着。

「好好！」

「什麼好不好，把你的腸子肚子都揍出來！」

「你是真事還是鬧着玩？」

司契潘迅速從台階上下來。葛利石加迎面向他掙了過去，但是賀里斯托尼亞把他推到板門上，勸道：「再要鬥口——我就不客氣，像狗崽子一樣！」

從這一天起在麥列霍夫弟兄和司契潘之間，仇恨緊成了喀勒梅克人的結子。

直到兩年以後，在東普魯士，司托雷平村附近，才由葛利高里·麥列霍夫把這個結子解開了。

第十五章

「告訴彼得羅，套上馬駒子和他的一匹馬。」

葛利高里走到院子裏。彼得羅正在從板棚下面推出一輛車來。

「爸爸叫套上馬駒子和你的一匹。」

「不用他說也知道。叫他閉口吧！」彼得羅推着車，回答。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像一個莊嚴的，祈禱時的長老，喝完了湯，擦了擦熱汗。

杜妮亞石珞活潑地望了葛利高里一眼，在弧形的眼瞼的陰影中的某處隱藏着自己的處女的笑容——

微笑。短小的和嚴肅的伊莉妮支，披着一個淡黃色的過節日的披巾，嘴唇角上藏着母性的不安，望着葛利高

里，——向老頭子說：

「看你，普羅珂菲支，這樣塞法。你簡直像餓死啦！」

「他們又不給吃。」

彼得羅把像長麥芒一般的黃色鬍鬚塞進門來了。

「請吧，轎車預備好啦。」

杜妮亞石珈撲哧一聲笑了和用袖子掩起了臉。

杜麗亞由廚房走過，跳動着像細輪形的眉毛，觀察着新郎。

伊莉妮支娜的一個叔伯姊妹，一個狡猾的女人，寡婦娃西麗薩姨母去作媒人。她首先鑽進車去了，扭着圓的，像淡水的柳鱗魚一般的頭，笑着，從嘴唇下邊露出歪斜的黑色牙齒。

「你，娃仙珈，到那兒可不要吡牙，」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警告她，「你會因爲自己的不漂亮把整個事情弄壞的……一定是醉漢把牙齒安到你嘴裏的：一個往那裏歪，另外的却又簡直反了個……」

「哎，嚇，親家，他們也不是要娶我呀。我也不是新郎。」

「是不錯，但是總是不好笑的好，牙齒太不像樣子……一抹黑，瞧着太不好。」

娃西麗薩感到侮辱了，但是正在這時彼得羅打開了大門。葛利高里整理了一下發着皮香味的馬韁，跳上車夫台去。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和伊莉妮支娜——並排坐在車後面，非常像一對新夫妻。

「向牠們抽鞭子！」彼得羅把馬嚼子由手中鬆出，喊道。

「走，媽的！」葛利高里咬住嘴唇，用鞭子抽起了彈動着耳朵的馬。

馬匹們拉動車套，迅速離開了原位。

「瞧着你扶住點……」杜麗亞喊了一聲，但是車已經峻急地馳出去了，在沿道的小土丘上跳動着，沿街轉彎了。

葛利高里斜垂下身子，用鞭子狠勁抽着在轅中戲玩着的彼得羅的戰馬。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用手掌捧着長鬃，彷彿是害怕它被風吹了去。

「抽馬駒子！」他眼睛向一旁望着，沙聲說，俯身向葛利高里的脊背。伊莉妮支用繡花的上衣袖子擦了一下被風吹出的淚珠，變動着望望，藍綢子上衣在葛利高里的背上顫動着，被風吹鼓成了羅鍋形。遇到的哥薩克們都躲到一旁去，在後面望了半天。由院子裏跳出的狗們，在馬腿下面跳踉不止。因為車輪子的新鐵瓦的轟隆聲致使狗叫也聽不出了。

葛利高里既不吝惜鞭子，也不可憐馬匹，過了十來分鐘村落落在後面了，儘村邊上的院子的小花圃在道旁綠油油地圍繞着。珂爾叔諾夫家的廣大的房舍。木板的柵子。葛利高里拉佳韁繩，車止住了那隻說出半個字來的鐵的噲噲聲，停在一座油漆的，雕着小花的大門邊了。

葛利高里留在馬旁了，但是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一滴一頓地走到台階處。像一朵紅色鶯粟花的伊莉妮支娜和頑強而又堅固地閉住嘴唇的娃西麗薩，衣裙繹綵地跟在他後面走了上來。老頭子慌忙走着，怕在路上蘊蓄的勇氣喪失掉。他碰在高門坎上顛了一下，觸到了癱腿，痛得皺着眉，大聲地在擦光的台階上踏着。

他差不多是和伊莉妮支娜一同走進了屋子。和妻並排站在一起對於他是不大很好看，她比他高了一尺的四分之一，因此他從門坎上把脚步向前邁了去，像鷄一般拳起腿，摘下制帽，對着神像已經發暗了的黑色聖像畫了一下十字。

「近來很好吧。」

「託天之福，」主人——一個不很高大的生着雀淚的早老的哥薩克——從木凳上站起，回答。

「接待客人吧，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

「我從來就喜歡客人來的。瑪莉亞，給人們搬個坐位來。」

衰老的，平胸的主婦爲了好看把凳子擰了一下，把它們推向客人去。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坐在邊上，用手帕擦着汗濕的黯色的額部。

「我們這次到你們這兒來有點事，」他單刀直入地開始說了。

伊莉妮支娜和娃西麗薩在說到這處時，也撩着裙子，坐了下去。

「說吧，是有什麼事呀？」主人微笑了。

葛利高里進來了。

「睡得好啊。」

「託天之福，」主婦拖長聲地回答。

「託天之福，」主人又確定了一下。櫻紅色從他的臉上滿佈的雀斑中間透了出來。於是他猜出了客人們是爲什麼來的。

「告訴一聲，把他們的馬拉到院子裏來。給牠們拿點草，」他向妻說。

女人出去了。

「我們有點小事到你們這兒來……」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繼續說。他撫摸着長髯的亂蓬蓬的塊子，耳環擺動得亂晃。

「你們——有一個女兒，未婚的，我們——有一個未婚的男孩子……我們不能找個機會談談嗎？想要打

聽打聽——你們現在可要把她嫁人，還是不呢？不然，也許我們可以作作親戚吧？」

「誰知道她……」主人搔了一下禿頭。「我承認，在本年精進節時還不想把她嫁出去。這兒的事情多得很，而且她的年歲還不太大才過了十八歲。不是嗎，瑪莉亞？」

「是啊。」

「現在正是一朵好花，爲什麼就誤着呢——莫非還以爲亂咕嚕的老處女們少嗎？」娃西麗薩發言了，坐在凳子上轉動着（在門洞內偷來的和塞到上衣下面的筭帚直刺她——按照媒人的迷信，由女孩子家偷到筭帚，是象徵不會被拒絕的。）

「還是在春天時就有人給我們孩子來說過親的。我們的孩子不願意女兒——沒有什麼可以觸怒神聖的地方——什麼事都幹得了。不論是在田裏，不論在家裏……」

「遇到個好人也可以嫁出去啦。」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攪入了女人們的噉噉的談話中。

「嫁出去倒不成問題。」主人搔了一下，「可以願在什麼時就在什麼時候嫁出去的。」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想着一定是拒絕他們了，——熱情起來了。

「本來這事是自己家裏的事情……新郎像叫化子一樣，到處都可以找到。可是您，譬如，也許會找到一個生意人做女婿，不過，也許全不對，請您原諒。」

事情於是中斷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喘着氣和臉變成菜黃色了，女孩子的母親像一隻母鷄看見了鷹的影子，亂叫起來了。但是在緊要的時候，娃西麗薩給接連起來了。吐出了溫柔的安靜的快調，像把鹽撒到一塊燒壞的地方，又把裂痕粘住了。

「那是幹什麼呀，我的親愛的人們！事情是這樣的，首先要照規矩來決定它和給自己的孩子謀幸福……就像娜塔莉亞——這樣的女孩子是得打着燈籠找的手裏作着煮飯的工作，就是巧婦！就是主婦！你們，好人們，是自己看到啦，」她用手揮了一個愉快的圈子，向着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和鼓氣的伊莉妮支娜。「這個女婿也不拘哪裏都行。我一看見，心裏就難過得跳起來，那麼像我的死了的多紐石喀……而且他們的家庭也是很勤儉的。至於普羅羅菲支在村中——又是到處聞名的人和慈善家……說實在話，我們能給自己的孩子找仇人和壞蛋嗎？」

媒人的布疋布疋響的腔調像水流一般流到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的耳朵裏面。麥列霍夫老頭子聽着，用粗大的食指從鼻孔內挖出了些黑色的叢生在永久的黑暗中的鼻毛，高興地想：「哎嚇，老妖怪，真會說起話來，像織襪子一樣。一面說着話，一面會想到怎樣應付。如果另外一個女人，要想說服一個哥薩克，就得用各式各樣的話……你看，真能令人拜倒！他讚賞着那個不住口地誇獎着女孩子和她的家庭（直讚揚到五族以外）的媒婆。」

「說什麼話哩，我們不願意給自己孩子找壞路啊。」

「話是這末說，彷彿，嫁出去還太早，」主人閃動着笑容，和解了。

「不早啦，實在不早啦！」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勸他。

「早啊，遲啊，總得想一想看……」主婦半假裝半真誠地說。

「把女兒叫來，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我們看看。」

「娜塔莉亞！」

女孩子膽怯地站在門當中了，用黯色的手指匆忙地玩弄着衣角。
「過來，過來！你看害羞啦，」母親鼓勵道和透過淚的朦朧微笑了。

坐在一個沉重的——褪了色的藍色的——箱子旁邊的葛利高里望了她一眼。
灰色的勇敢的的眼睛，掩藏在像一層黑色的塵土，籠罩在頭上的針織的頭巾下面。一個淺淺的，粉紅色的酒渦，因為不安和抑制着的微笑，在有彈性的腮上顫動。葛利高里又把眼睛移到手上去：是兩隻很大的，被工作摧殘過的手。緊緊箍在身上的綠色上衣下面，不很寬大的，堅硬的處女的胸部挺了出來，天真地和可憐地起伏着，兩隻尖利的乳頭，像鈕扣一般凸出來。

葛利高里的眼睛很快地就看遍了她全身——從頭上到兩隻美麗的，高高的腳上。他像一個商人在購買一匹馬駒子以前那樣審視着，看完了想：「很好，」於是和正向他望來的她的眼睛相遇了。毫不狡猾的，略有些不安的，誠樸的目光似乎在表示：「我所有的一切都在這兒哪。你想怎樣就怎樣，來判斷我一下吧。」——「很漂亮，」——葛利高里用眼睛和笑容回答。

「噉，去吧。」主人搖了搖手。

娜塔莉亞關着自己身後的門，望了葛利高里一眼，也遮掩不住笑容和驚奇。

「這樣吧，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主人先開口說，和妻交換了一下目光，「你們去商量商量，我們自己家裏也商量商量。然後我們再來決定事情，究竟我們是不是可以成爲親家。」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向台階下走着，約定日期說：

「下星期日我們來吧。」

送他們到大門口的主人，故意不說話，彷彿什麼話也沒有聽見。

第十六章

司契潘自從由陶梅林口中聽到關於阿克西妮亞的事情以後，心中懷着憂鬱和憎恨，才明白，不管和她一同過的日子多末壞，不管從前是多末憤怒，他却是懷着沉重的、嫌忌的愛情在愛她。

夜間躺在車裏，身上蓋着外套，兩隻手臂交叉在頭上，想到怎樣回家，怎樣和妻相會的事，而且感覺到，彷彿胸膛內有一隻多毛的毒蜘蛛替換了心在蠕動……發青的眼臉搭拉着，躺在那裏想着幾千種的懲罰方法，感覺到牙齒中間似乎有一顆大粒的沙子。在和彼得羅打了一次架以後把憤怒洩了一點。衰疲的他回到家裏，因此很容易地和阿克西妮亞說和了。

從那一天起，在阿司塔霍夫家中，就有一個看不見的死神在居留着。阿克西妮亞顛起脚尖走路，悄悄地說話，但是在眼睛裏面還燃燒着被恐怖的灰燼所遮住的輕微的火焰，這種火焰是被葛利石加燃起的熱情所遺留下的。

司契潘仔細望着她，比平常更快地感覺到了這種情形。他苦惱了。夜間，當廚房中的橫梁上的蠅羣已經睡熟了，而阿克西妮亞正在顫抖着嘴唇，鋪設被褥時，司契潘用黑色的毛巴掌堵住她的口，打起她來。審問她和葛利石加發生無恥的曖昧關係的詳情。阿克西妮亞在堅硬的、蒸發着羊臊味的床上輾轉着，困難地喘息着。司契潘把她的像摺起的麵團一般的身體拷打得不耐煩了，使用手向她的臉上摸，尋覓着眼淚。但是阿克西妮亞的

腮像被火蒸一般乾燥，兩頰在司契潘的手指下面，一緊一張地蠕動。

「你說不？」

「不！」

「打死你！」

「打死吧！打死吧，爲了上帝……省得受苦啦……活不下去……」

司契潘呲着牙，擰着妻胸上的，因爲出汗變冷了的細膩的皮膚。

阿克西妮亞哆嗦着，呻吟着。

「疼嗎，怎的？」司契潘高興了。

「疼。」

「你以爲我不疼嗎？」

他睡得很晚。睡夢中還攢着和搖動着關節腫起的黑手指。阿克西妮亞用肘部支撐着抬起身來，把丈夫的美麗的，因爲睡夢變了樣子的臉望了半天。又把頭落到枕頭上，也不知低聲說了些什麼。

她差不多再沒有見到葛利石加。有一次在頓河岸上遇到了他。葛利高里趕着牛去飲完水，沿堤岸的斜坡向上走去，揮動着一根紅色的樹枝，望着脚下。阿克西妮亞迎面向他走來。她一看見，立刻覺得手裏的扁擔發起冷來了，血的熱氣冲上了兩太陽。

後來一想起這次的會晤後，使她費了不少的力量，才使自己確信這曾經是真實的。當她和他走平了時，葛利高里也望見了她。他應着故意弄響的水桶聲抬起頭來，眉毛哆嗦了一下，愚蠢地笑了。阿克西妮亞一面走，一

面從他的頭上，望着被波浪翻動着的，綠色的頓河，再遠處——可以望到砂灘的起伏。

她的眼睛裏起了紅暈，眼淚流出來了。

「克秀沙！」

阿克西妮亞走過去了幾步，又像被打一般低着頭站住了。葛利高里惡狠狠地用樹枝抽着落後的花斑牡牛，也沒有轉頭，說：

「司契潘什麼時候去割麥子？」

「馬上就去……他正在套車。」

「把他送走以後，到我們牧場上的葵花叢處去，我也來。」

阿克西妮亞把水桶碰得叮噹響着，向頓河走下去了。岸邊，水沫像綠色波浪的邊緣上的黃色繡花鑲邊一般，彎曲有致。白色的鷗鳥們在頓河上空叫着翺翔。

小魚像銀色的雨點在河水的頂上翻騰。河的對岸，白色的砂灘後面，有幾棵被風吹動的老楊樹的灰色頭頂偉大地和嚴肅地高聳着。阿克西妮亞把水桶拋下去打水。用左手撩起裙子，捲到膝蓋上。河水觸動被襪帶勒傷的腿肚子酥酥發癢，阿克西妮亞自從司契潘回來以後，現在第一次安靜地和不自在地笑了。

她回顧了一下葛利高里，他仍舊是那末揮動着樹枝，彷彿在趕牛蠅，慢慢地順岸坡走上去。

阿克西妮亞用破眼淚弄得模糊了的目光愛撫着他的強健的，堅定地站在地面上的雙足。葛利高里的披在白色毛襪子中間的肥褲子上的鑲線閃着紅色。他的脊背上的肩胛骨處，有一塊新撕破的骯髒襯衫飄揚着，裸露出來的一塊暗色三角形發着黃色。阿克西妮亞用眼睛吻着這塊小小的，曾經被她占有過的可愛的身軀；

眼淚落到蒼白的微笑的嘴唇上了。

她把水桶放到砂灘上，用扁擔鉤子鉤住桶樑，發見有葛利石加的尖頭靴子留在砂灘上的脚印。她偷偷地張望了一下——沒有人，只有遠處的碼頭上有幾個小孩子在洗澡。她蹲下去，用手掌掩滅了脚印，然後把扁擔挑在肩上，對自己微笑着，迅速地回家去了。

被昏朦的半霧狀態遮着的太陽在村莊的上空移動。白雲堆集的某處下面，有一塊冷靜的，牧場的深藍色閃着光亮，但是在村莊的上空，被晒熱的鐵房頂上，塵土飛揚的闕無人跡的街道上，堆滿黃色乾草的院落上面，籠罩着一層死沉沉的暑氣。

阿克西妮亞搖晃着，把桶裏的水迸到龜裂的地面上，向台階處走去。戴了一頂寬邊草帽的司契潘已經把馬套在割麥機上了。她正了正在車轆中打盹的馬駒子身上的肚帶，向阿克西妮亞望了一眼。

「把水倒進水瓶裏。」

阿克西妮亞向水瓶裏倒了一桶，鐵的桶箍把她的手勒得直發燒。

「應當弄點冰來。水一會兒就會熱起來的。」她望着丈夫的汗濕的脊背說。

「到麥列霍夫家去拿……不要去……」司契潘忽然想起來，喊道。

阿克西妮亞正去關那沒有門起的板門，司契潘張大了眼，抓起鞭子。

「上哪兒去……」

「關上門。」

「回來，賤骨頭……我說過啦——不要去！」

她匆忙地走到台階跟前，想要把扁擔掛上，但是哆嗦着的手，却不聽命令了——扁擔掛空，滾落下來了。

司契潘把一件帆布上衣拋到割麥機的前座上；他整理了一下馬韁，坐了下去。

「開開大門。」

阿克西妮亞打開大門，大着膽子問：

「你什麼時候回來？」

「晚半天。講好和安尼庫石加一同去割麥子。給他送點吃的東西去。他從鐵匠店回來的時候——就到田裏去。」

割麥機的小輪子，吱嘎響着，軋進像天鵝絨般的灰色土地，拖出大門去了。阿克西妮亞進屋去了，站了一會兒，把手掌按在心上，然後披上頭巾，向頓河跑去了。

「可是，如果他要回來呢？那可怎麼辦呢？」——這種思想燃燒着。她開始覺得彷彿在腳底下看到了一處深淵，他回頭望了望，又迅速地沿着頓河向牧場跑去。

籬笆菜園。一片黃色的，向太陽注視着的向日葵花朵。開起蒼白花的綠馬鈴薯。沙米里家的女人們正在播種晚期的馬鈴薯；許多穿着粉紅色襯衫的，彎着腰的脊背，落到灰色的壟溝上的耩頭的飛騰。阿克西妮亞一口氣也不喘，一直跑到麥列霍夫家的菜園子。她回顧了一下，抓住籬門上的樹枝編成的把手，推開小門。沿着被人踏出的小徑，走到綠森森的向日葵叢中。她彎下身軀，鑽進頂密的地方，臉上落滿了金黃色的花粉；撩起裙子，坐在生滿旋覆花的地上。

她聽了聽，安靜到連耳朵中的聲音都可以聽到。上方的某處有一隻蜜蜂在孤獨地嗡嗡着。中空的，生滿硬

毛的向日葵莖子沉默地吮吸着土地的滋潤。

她坐了有半點鐘，被疑心苦惱着——他來不來呢——已經站起來，整理着頭巾下面的頭髮，想要走了，這時候板門很緊地吱吱起來。有了脚步声。

「阿克秀特！」

「到這兒來……」

「啊哈，你來啦。」

葉子繚絆響着，葛利高里走進來，並排坐下去了。大家沉默了一下。

「你的嘴巴上是怎麼弄的？」

阿克西妮亞用袖子擦了擦那黃色的，發着香氣的花粉。

「一定是向日葵弄的。」

「這兒還有呢，眼睛邊上……」

她擦乾淨了。兩人的眼睛交換了一下視線。她用哭來回答葛利高里的無聲的質問了。

「沒有力量啦……我完啦，葛利高里。」

「他怎樣呢？」

阿克西妮亞恨恨的撕開上衣領子。在扁平的，粉紅色的，處女般堅硬的胸上現出了綿密的，紫青色的傷痕。

「你還不知道怎樣嗎……每天都打……血都要被吸完啦……你也很好……像公狗一樣，躲到旁邊去

……你們全是……」用哆嗦着的手結好鈕釦，又有點兒驚慌地——不知他是否生氣啦——向扭過身去的

葛利高里望了一眼。

「你尋找有過失的人嗎？」他咬着一根花莖，拖長聲說。

他的安靜的嗓音燃燒着阿克西妮亞。

「難道你沒有錯嗎？」她激動地喊道。

「如果母狗不願意，公狗也不會跳上去。」

阿克西妮亞用手掌把臉遮起來了。憤怒被強有力的，意料中的打擊給壓下去了。

葛利高里皺着眉，斜望了她一眼。從食指和中指的縫內，有眼淚滲透了出來。

透進向日葵叢的一道被塵埃遮着的斜陽光，照得透明的淚滴發亮，晒乾了留在她皮膚上的濕印。

葛利高里可禁受不起眼淚。他不安地在地面上轉動，很殘忍地把褲子上的黃黴蟻抖了下來，又迅速地望了阿克西妮亞一眼。她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只有手背上那一個淚珠，現在已經變成三個淚珠，在追逐着滾動了。

「你喊叫什麼生氣啦克秀沙，等等……停一停，我想說句話。」

阿克西妮亞把手從濡濕的臉上放下來了。

「我是請求幫忙來的……你是爲什麼……已經這末苦啦……但是你……」

「我簡直是落井投石……」——葛利高里臉紅了。

「克秀沙……我不過胡說幾句，哪，不要生氣……」

「我不是來麻煩你的……不要害怕吧！」

在這一瞬間，她確信，她並不是爲了麻煩葛利高里而來的；但是，當她沿着頓河向牧場跑來時，她自己雖沒有清楚的打算，但是想：「阻止他！不叫他結婚。不然我的日子和誰過下去呢？」當一想起司契潘時，又頑強地搖了搖頭，驅逐着這種來得不是時候的思想。

「大概，我們的戀愛完結啦？」葛利高里肚皮爬在地上，兩肘交叉起來，從口中吐出那因爲說話被嚼爛了的旋覆花的粉紅花瓣。」

「怎麼會完結呢？」阿克西妮亞害怕了。「怎麼能這樣？」她努力向他的眼睛望着問。

葛利高里轉動着凸出的藍色眼珠子，把眼睛向一旁移去。

被風吹過的，衰疲了的土地蒸發出腐爛與太陽熱的氣味。風沙沙地響，翻動着向日葵的綠色葉子。太陽忽然被一塊波紋狀的雲彩遮住了一會兒，於是烟霧般的陰影罩在荒原上，村落上，阿克西妮亞的垂着的頭上，蜿蜒着的旋覆花的粉紅色花房上了。旋轉着，飄蕩開去。

葛利高里嘆了一口氣，——是帶着哼哧聲的馬一般的嘆氣，——又仰面躺起來，把肩胛骨緊靠在炙熱的土地上。

「這末辦吧，阿克西妮亞，」他緩緩地說，慎重着字句，「真苦惱，——胸膛裏就好像被咬着一樣……我想起來了……」

一陣吱咯的大車聲從菜園上空飄蕩過去。

「右手，拐灣，花頭頂！右手，右手……」

阿克西妮亞覺得這喊聲太響了，她趕快爬伏到地面上了。葛利高里抬起點頭，悄悄說：

「摘下頭巾來。它太顯眼。不要叫他們看見。」

阿克西妮亞摘下頭巾。在向日葵中間流動的熱風吹動了她額頭上的金色髮髻。走遠去的大車的吱咯聲安靜下去了。

「我這樣想，」葛利高里活潑起來，開始說：「過去的事情，你也沒有法子挽回了，幹嗎還要找什麼有過失的人應當再向前活下去……」

阿克西妮亞仔細聽着，期待着，把從螞蟻口中搶出來的花梗揉碎了。

她向葛利高里的臉上望了一眼——盯住了他的乾燥的和驚慌的眼珠子。

「……我想，我來和你結果掉……」

阿克西妮亞搖擺了一下。用彎起的手指觸到有纖維的旋覆花上。擱動着鼻孔，等候句子的結束。恐怕和難忍的火焰貪戾地罩在她的臉上，蒸乾了口中的涎沫。她想，葛利高里一定要說：「……結果掉司契潘，」但是他煩燥地舐了舐乾嘴唇（它們很困難地動着，）說：

「……我們結果掉這件故事啊！」

阿克西妮亞站起身來，胸部觸着向日葵的搖動着的黃色花朵，走到門口去了。

「阿克西妮亞，」葛利高里氣急敗壞地喊。

回答的只是小門的緊緊的吱咿聲。

第十七章

割完大麥以後——還沒來得及運到穀倉去——又到割小麥的時候了。落在黏土地方和山坡上，被日曬捲成筒形的樹葉子發着黃色，莖子也枯乾了。

難有的豐收——人們讚賞着，——麥穗很豐滿，麥粒又大又肥。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和伊莉妮支娜商量着，決定了，如果可以和珂爾叔諾夫家結婚的話，要把婚禮展期到最後的聖祭日。(註)

他們還沒有去討回信，因為又要收割糧食，又要等着過節。

星期五開始去割麥了。三匹馬拖着割麥機。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把車箱後面打通了，預備做裝糧食上車的通路。彼得羅和葛利高里去割麥了。

葛利高里走着，扶着哥哥坐的車夫台，繃着眉。從下顎骨到顴骨顫動着些小疙瘩。彼得羅知道這是葛利高里正熱情着，預備要做不顧一切的無理性的行為的標誌。他在自己的小麥芒般的鬍子裏含着笑，繼續激怒着兄弟。

「真的，她告訴我啦！」

「噉，讓她說吧，」葛利等里嗚嗚着說，咬着鬍子的茸毛。

(註)第一聖祭日是八月一日；第二聖祭日是八月六日；第三聖祭日是八月十六日。——譯者

「當我從菜園回來的時候」她說，「我在麥列霍夫家的葵花叢裏，聽見有人的聲音。」

「彼得羅，拉倒吧！」

「是……人的聲音。」我那末從籬笆中向裏一看……」

葛利高里不斷地霎着眼。

「住口不行嗎？」

「你真是一個怪物，總得叫我說完哪！」

「瞧着，彼得羅，我們會幹起來的，」葛利高里威嚇着向後退去。

彼得羅搖動了一下眉毛，把屁股朝着馬，臉向着在後面走的葛利高里。

「我從籬笆裏一望，他們，情人們，正擁抱起來躺着呢。」什麼人？我問。她說：「就是阿克秀特珈·阿」

司塔霍娃和你的弟弟。」——我說……」

葛利高里抓起了一柄放在割麥機後面的短叉子，奔向哥哥去。彼得羅丟掉韁繩，從座位上跳下來，奔到馬前面去。

「吓，該死的……你瘋啦！吓！吓！看他……」

葛利高里像狼一樣吡着牙，揮動叉子。彼得羅用手向地上一爬，叉子從他頭上飛過去，叉尖衝進了像石頭一般硬的土內，響亮地顫動着。

臉發黑了的彼得羅，拉着被呼聲驚嚇得不安了的馬匹們的嚼子，罵了起來。

「要殺死我的，討厭鬼！」

「殺了你才好！」

「你是混蛋瘋鬼！你真是爸爸生的兒子，簡直是柴爾喀斯克人。」（註）

葛利高里把叉子拔起來，跟在前進的割麥機後面走着。

彼得羅用手指招呼他過來。

「到我這兒來。把叉子給我吧。」

把韉繩換到左手，抓住了白亮的叉齒。

他用叉柄向一點不隄防的葛利高里的脊背上壓了一下。

「應該用皮帶抽你才對。」他遺憾地說，向跳到一旁去的葛利高里望着。

一分鐘後，他們吸着烟，互相望着，大笑了起來。

正趕着車，沿另一條路走的賀里斯托尼亞的老婆，看見了葛利高里用叉子向哥哥擲去的事。她站在車上，可是看不清楚麥列霍夫弟兄究竟幹什麼——因為割麥機和馬遮住了。她還沒來得及走進弄堂，就向女隣居喊道：

「柯里莫福娜！快跑去告訴土耳其人潘苔萊，他的孩子們在韉韉古墓旁邊打架哩。一打起來，葛利高里——他像瘋子一樣——用叉子向彼得羅的肋部刺去，這個人立刻也向他……那兒流了很多血，真怕人！」

這時，彼得羅已經嘎聲地向用力拖的馬匹們喊着，和響亮地吹口哨了。葛利高里把一隻被灰塵染黑了的脚踏在車前的橫板上，從割麥機上撥下來用兩翅割下的麥浪。

（註）意思是說像野蠻人——譯者

「當我從菜園回來的時候」她說，「我在麥列霍夫家的葵花叢裏，聽見有人的聲音。」

「彼得羅，拉倒吧！」

「是……人的聲音。」我那末從籬笆中向裏一看……」

葛利高里不斷地曇着眼。

「住口不行嗎？」

「你真是一個怪物，總得叫我說完哪！」

「瞧着，彼得羅，我們會幹起來的。」葛利高里威嚇着向後退去。

彼得羅搖動了一下眉毛，把屁股朝着馬，臉向着在後面走的葛利高里。

「我從籬笆裏一望，他們，情人們，正擁抱起來騎着呢。」「什麼人？」我問。她說：「就是姆克秀特珈·阿」

司塔霍娃和你的弟弟。」——我說……」

葛利高里抓起了一柄放在割麥機後面的短叉子，奔向哥哥去。彼得羅丟掉韁繩，從座位上跳下來，奔到馬前面去。

「吓，該死的……你瘋啦！吓看他……」

葛利高里像狼一樣吡着牙，揮動叉子。彼得羅用手向地上一爬，叉子從他頭上飛過去，叉尖衝進了像石頭一般硬的土內，響亮地顫動着。

臉發黑了的彼得羅，拉着被呼聲驚嚇得不安了的馬匹們的嚼子，罵了起來。

「要殺死我的，討厭鬼！」

「殺了你才好！」

「你是混蛋瘋鬼，你真是爸爸生的兒子，簡直是柴爾喀斯克人。」

葛利高里把叉子拔起來，跟在前進的割麥機後面走着。

彼得羅用手指招呼他過來。

「到我這兒來，把叉子給我吧。」

把韁繩換到左手，抓住了白亮的叉齒。

他用叉柄向一點不隄防的葛利高里的脊背上壓了一下。

「應該用皮帶抽你才對。」他遺憾地說，向跳到一旁去的葛利高里望着。

一分鐘後，他們吸着烟，互相望着，大笑了起來。

正趕着車，沿另一條路走的賀里斯托尼亞的老婆，看見了葛利高里用叉子向哥哥擲去的事。她站在車上，可是看不清楚麥列霍夫兄弟究竟幹什麼——因為割麥機和馬遮住了。她還沒來得及走進弄堂，就向女隣居喊道：

「柯里莫福娜快跑去告訴土耳其人潘苔萊，他的孩子們在韃靼古墓旁邊打架哩。一打起來，葛利高里——他像瘋子一樣——用叉子向彼得羅的肋部刺去，這個人立刻也向他……那兒流了很多血，真怕人！」

這時，彼得羅已經嘎聲地向用力拖的馬匹們喊着，和響亮地吹口哨了。葛利高里把一隻被灰塵染黑了的脚踏在車前的橫板上，從割麥機上撥下來用兩翅割下的麥浪。

(註)意思是說像野蠻人——譯者

被蒼蠅咬出了血的馬們搖着尾巴，不很和氣地拉着韁繩。

廣原上，一直到那藍色的，接觸到地平綫的地方，到處有人們在蠕動。割麥機的刀嚓嚓響，廣原上到處點綴着割下來的麥堆。田鼠在墳洞裏像車夫一樣嗆叫。

「再割兩壠，我們可以吸烟啦！」彼得羅扭轉頭，透過割麥機兩翅的叫聲和叮噐聲嚷道。

葛利高里只點了點頭。被風吹乾的嘴唇很難張開。他把叉子握的很短，爲了容易翻動那沉重的麥捆。急促地呼吸着。被汗濕了的胸部發癢了。苦味的汗從他的帽子下面流下來，滴進了眼睛，像肥皂般砂得難過。他們停下馬，喝了點水，也吸起了烟。

「有一個騎馬的人順大道跑呢，」彼得羅用手遮着眼睛說。

葛利高里看了看，吃驚地抬起了眉毛。

「是爸爸，一定是。」

「你瘋啦！他騎什麼來馬全套在割麥機上哩。」

「是他。」

「你看錯啦，葛利沙！」

「實在是他在。」

過一分鐘，拚命快跑的馬和馬上的人都很清楚地看到了。

「爸爸……」彼得羅驚慌失措地在原處蹀着腳。

「大概是家裏出了什麼事吧……」葛利高里把一種共有的思想說了出來。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距離一百沙繩遠的時候，勒了馬一下，飛馳過來。

「我——要——打——死……狗崽子們……」還離得很遠，他就大叫起來，皮鞭子在他的頭上揮動着。

「他幹什麼？」彼得羅非常吃驚，把自己的小麥芒般鬍子的一半，咬到嘴裏去。

「躲到割麥機後面去！天哪，他要用鞭子抽我們哩。等我們分說明白的時候，他早已打爛了……」葛利高里笑着說，爲防萬一起見，就躲到割麥機後面去了。

汗流如洗的馬順割過的田地小步跑過來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晃着兩腿（因爲他騎的是沒備鞍子的馬）搖着鞭子。

「你們在這裏幹什麼，鬼種……」

「我們割哪……」彼得羅用手向兩旁一擺，膽怯地斜望了一下鞭子。

「誰用叉子叉誰啦？爲什麼打架……」

葛利高里把脊背朝着父親，小聲地數着被風吹動的白雲片。

「你說什麼？用什麼叉子？誰打架啦……」彼得羅鬚着眼睛，從下向上地打量着父親，兩隻腳倒換了一下。

「這是怎麼回事？他媽的這隻母雞跑來大喊，『你們的孩子用叉子打架哩。』啊？這是怎麼回事呀……」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迷惑地搖着頭，丟開韁繩，從喘着氣的馬上跳了下來。

「我抓了西米士金·菲吉加的一匹馬就跑來了。啊……」

「這是誰說的？」

「一個娘兒們！」

「她胡說，爸爸！該死的東西，大概是在車子上睡着啦，她做夢看見這樣的。」

「娘兒們！」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尖利地喊了一聲，掙着自己的鬍子。

「柯里莫娃，這個母雞，啊呀，你，我的上帝……啊？我打死這隻母狗……」他兩腳蹀着，左腿竊着。

葛利高里因爲無聲的笑哆嗦着，望着腳底下。彼得羅的眼睛根本沒有離開父親，撫摸着出汗的頭。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暴跳了一會兒，安靜下來了。他坐上割麥機去，開起來，割了兩塊麥，然後罵着騎上馬去。奔到大路上，追過了兩輛裝糧食的車，奔到村中去了。忘記帶走的，略微捲起的，有美麗花紋的鞭子，留在田壠間了。彼得羅把它捲到手裏來，搖了搖頭，向葛利高里加說：

「我和你還是青年人哩。這只是一條鞭子嗎？兄弟，會打殘廢的。頭都可以切下來。」

第十八章

柯爾叔諾夫家是韃靼村的首富。他們有十四對公牛，一羣馬，母馬都是從普羅瓦里斯基牧場買來的，十五條母牛，無數的沒有工作的牲口，一大羣羊足有幾百隻。外表上也很可觀。房子並不比莫訶夫家的壞，有六間鐵皮下面還裝鐵板的房子。院子是用美麗的新磚鋪砌的，花園佔半俄畝地方，還帶一塊菓樹園。一個人還要什麼東西呢？

因此，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第一次去求親時，是又膽怯，心中又不願意的。柯爾叔諾夫家給自己女兒所找尋的新郎，決不是像葛利高里這樣的，這是一猜就猜得着的。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明白這一點，恐怕

遭到拒絕，他不願意向那自大的珂爾叔諾夫低頭；可是伊莉妮支娜折磨着他，就像鐵鏽侵蝕鐵一樣，結果克服了老頭子的倔強。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答應了，而且去了，可是他心中怨恨着葛利高里，伊莉妮支娜以及整個光明的世界。

應該第二次去討回音了：等待着星期日的到來，但這時，在珂爾叔諾夫家的油漆過的房頂下面，發生了說不明白的家庭糾紛。自從媒人走後，女孩子對母親的問題答道：

「我愛葛利石加，另外的人誰也不嫁！」

「找到這樣一個未婚夫，傻瓜，」父親勸說道，「他除了黑得像基卜西人以外，還有什麼好處呢？難道我能給你找這樣的新郎官嗎？我的寶貝！」

「我不要別人，爸爸……」娜塔莉亞紅着臉，流下淚來。「讓他們來求婚吧，我是不嫁的。不然，就把我送到烏斯旗——裏得月吉次克修道院裏去吧……」

「他是個浪蕩子弟，色迷鬼，專門向守活寡的女人（註）處跑，」父親說出了最後的論據，「他的名聲全村都知道的。」

「噢，沒關係！」

「對你沒有關係，那對我更沒有關係！不過在我手裏發生這種事，我很難過。」

娜塔莉亞是大女兒，是父親的愛女，所以從來沒有強迫過她選擇丈夫。還是在去年食肉節的時候，從遠方的粗旗杆河來了些媒人，都是些大戶人家，信舊教的哥薩克們，還有從霍派爾河和從旗爾河那兒來的媒人，但

（註）兵士們的妻，當丈夫去服兵役時，她們留在家裏，故云。——譯者

是娜塔莉亞不歡喜這些求婚人，於是求婚的事都白費心了。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對於葛利石加的哥薩克的英勇，以及對於工作和家務的熱心，是從心裏歡喜的。老頭子還是在葛利石加獲得賽馬頭獎時，就把他從全部落的青年人羣中選拔了出來，但是把自己的女兒嫁給這樣一個窮而且名譽壞的人，覺得有點可恥。

「是個能幹的小夥子，臉也長得還好看……」夜裏，妻悄悄地對他說，撫摸着他的長滿了雀斑和紅色硬毛的手，「格里郭黎支，可是娜塔莉亞爲了他已經全身乾瘦了……他簡直佔據了她的心。」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把脊背轉向妻的骨稜稜的，冰涼的胸部，生氣地叫道：

「隨便吧！你把她嫁給呆子巴莎，又和我有什麼關係？上帝使你胡塗了！臉也長得還好看……」他口吃着說，「你能從他的臉上收穫糧食嗎，怎麼的？」

「已經有收穫啦……」

「我明白。他的面孔和你有什麼關係？就算他是一個人吧。但是我可要說，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土耳其人，有點可恥的。如果他們也像別人一樣，老早已經……」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驕傲地說，在床上跳着。

「一個勤儉的人家，也還富裕……」妻小聲地說，靠緊了丈夫的堅實的脊背，安慰地撫摸着他的手。

「喂，魔鬼，滾開，怎麼的，簡直被你擠得一些地方也沒有啦。你爲什麼撫摸懷孕的牛那樣撫摸我？關於娜塔莉亞的事，隨你的便。你即使把她嫁一個光頭尼姑也好……」

「應該愛惜自己的孩子才對。上帝保佑他們，也會叫他們發財……」盧吉妮支娜在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的生着毛的耳旁喃喃地說。

他把兩腿搭起來，貼在牆上，打着鼾，就像睡着了似的。

出於他們的意料之外，媒人又來了；舉行彌撒式後，他們坐在馬車上向大門趕來了。伊莉妮支挪踏在踏板上，幾乎沒使馬車翻過來，而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像一隻小雄鷄，從座位上跳了下來；雖然他的腳被碰了一下，但是裝作不在意的樣子，並且神氣活現地向屋子裏踱去。

「這是他們！鬼把他們送來啦！」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向窗外看了一眼，哎呀一聲說。

「皂王爺菩薩，我剛燒完飯，連平日的裙子還沒有脫去哩！」主婦咯咯地說。

「這樣已經很好啦！又不是來替你說媒的，誰要你這種像馬癩一樣的人……！」

「生來就蠻不講理，年紀越大越胡塗。」

「好啦，給我閉住嘴吧！」

「襯衫也總得換上一件乾淨的呀，脊背上的瘦骨頭都給人看見啦，不難為情嗎？瞧，髒鬼！」妻在媒人沿院子裏走時，罵着，望着格里郭黎耶維支。

「你看，穿這件襯衫他們大概也會認得出來是我的，就是我披上一件破布片，他們也不會拒絕和我們攀親的。」

「好啊！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碰在門限上，大聲地喊着，對自己的大嗓子感到難為情，向聖像畫了一次不必要的十字。

「好啊！主人迎接着，像魔鬼一般看着來說媒的人。

「今天天氣很好！」

「托天之福，天氣總這樣好。」

「人們可以喘一口氣啦。」

「這很對。」

「對，對對。」

「嗯。」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現在我們來，是爲了想打聽打聽，你們自己人商量的怎樣啦，我們是可以聯親呢，還是不能聯親……」

「請進來吧！請坐。」主婦招待着鞠躬，有長褶子的裙邊掃着很乾淨的磚地。

「請不要費心吧。」

伊莉妮支挪坐下了，被提起的衣服的料子沙沙響着。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雙手拄在那鋪着新漆布的漂亮桌子上，不作一聲。漆布發出一種難聞的，濕橡皮和還有一種什麼東西的氣味，在漆布的邊角上畫着已故的沙皇和皇后，很莊嚴地向外望着，中間畫着許多戴白帽子的貴族少女，和被蒼蠅弄髒了的沙皇尼古拉·阿列克散得洛維支的像。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打破了寂靜：

「有什麼……我們決定把姑娘嫁給你們。如果我們能商量好，我們就結親吧……」

講到這兒的時候，伊莉妮支挪從那不可測量的，袖子上鑲着褶子的衣服深處，彷彿是由背後，掏出了一隻高大的白麵包，把它拋在桌子上。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不知爲了什麼想要畫十字，但是當他的大而粗糙的手指做成要畫十字的樣子，才抬到一半時，又改變了樣子：有黑指甲的大拇指違反了主人的意思，意外地彎入中指和食指中間去了。（註）這個用手指做成的無恥的結，偷偷地滑到鼓鼓的藍色外衣的大襟裏面去了，從那裏握住瓶口，掏出一個有紅蓋頭的瓶子來。

「你們是我們的親愛的親家啦，現在讓我們來禱告一下上帝和喝點酒，然後再談談我們的孩子和條件的事……」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感動地震着眼睛，看着親家翁的長滿了冷冷的雀癩的臉，親熱地用寬大的，像馬蹄子般的巴掌拍了一下瓶底。

一小時以後，兩位親家已經坐得很緊了，麥列霍夫的粘脂脂的鬍子的鬚毛已經碰到了珂爾叔諾夫的挺直的，紅色的鬍子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甜蜜地呼吸着酸黃瓜的氣味，並且在勸着。

「我的親愛的親家，」他用粗音的低聲開始說，「我的最親愛的親家！」立刻又把聲音提到喊叫那麼高，「親家！」他吼了一聲，露出了黑而鈍的牙齒。「你們要的定禮，我可擔負不了！你想想，親愛的親家，你想想，你多麼叫我爲難啊！第一，要帶套鞋的鞋子；第二，要頓河式的皮大衣；第三，要兩件毛衣；第四，要一條絲質的頭巾。這一下子就叫我破……產……啦……」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寬大地把兩手一擺，他的近衛軍哥薩克的制服肩上竟裂開了一道縫，一縷塵土升了起來。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低下頭，望着被沃得克和酸黃瓜湯弄得濕淋淋的漆布，讀了一遍用精巧

（註）這是西方表示性的關係的方法——譯者

的花紋織成的文字；「俄羅斯的專制君主們。」把眼睛向下移去；「尼古拉皇帝陛下……」——再過去，落着一塊馬鈴薯皮。他仔細看看圖畫；看不見皇帝的臉，因為在它的上面放着一隻空酒瓶。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虔誠地震着眼，想要看看那富貴的樣子，看看結着白皮帶的禮服，但是禮服被一些滑膩的黃瓜子很濃厚地遮住了。戴着一頂寬邊帽子的皇后，被一羣同樣裝束的，褪了色的女孩子圍繞着，自滿地向外看着。這使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羞得要流下淚來。他想：「你看，現在多麼驕傲，像出了籠子的鵝，可是現在你要把女兒嫁出去了，那末我看……大概，你就得藏起來啦！」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像一隻大山蜂一般，在他的耳邊嗡嗡叫了。

珂爾叔諾夫拾起那被粘液糊住了的眼睛望着他，聽着。

「爲了聘你的，現在也同樣是我的女兒……爲了你的和我的女兒這份聘禮……又是套鞋的鞋子和頓河式的皮大衣……我們就得要把一條牲口從家裏趕出去賣掉。」

「捨不得嗎？」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用拳頭敲了一下桌子。

「並不是捨不得的事……」

「捨不得嗎？」

「等等，親家……」

「如果捨不得——那末就他媽的算完！」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把五指分開的汗手順桌子一撥拉，把許多杯子都掃到地板上去。

「你的女兒也要過日子的，而且還要過得好啊！」

「讓她去！可是聘禮一定要，不然，我們就不是親家……」

「要趕一條牲口出去……」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搖了一下頭，耳環在耳朵上擺動，吝嗇地閃着光。

「聘禮是一定要的……她自也有幾箱子嫁粧，如果你們心上看上她的話，那末請你尊重我的意見……」

這是我們哥薩克的習慣。古時候是這樣——我們也要遵守古禮……」

「我尊重……」

「請尊重吧。」

「我尊重……」

「會過好的——讓年青人們好好過下去吧。我們過得很好，現在也並不比別人過得壞，他媽的，讓他們自己好好過下去吧……」

兩位親家的鬍子交織成了雜色的籬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吃了一條沒有汁的酸黃瓜，算代替了接吻。由於交雜到一起的許多感情流淚了。

兩位親家母擁抱地坐在箱子上，彼此用自己的大嗓子壓迫着。伊莉妮支娜臉上燃燒着櫻桃色的紅暈，她的親家母因為喝沃得克酒把臉弄得青的，好像一隻被霜打過的凍梨。

「這樣的孩子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啦。一定會聽你的話，很懂禮貌，這孩子可一點也不會越出範圍的一句話，我的親愛的親家母，她就不敢說反對你的話的。」

「噢，噢，我的親愛的，」伊莉妮支娜打斷她的話，左手捂着腮，右手扶着左手的肘節，「我不知道對狗崽子說過多少次啦！上星期日晚上，他要出去的時候，一面向荷包內裝烟，我就對他說：『你什麼時候才能把她丟

掉啊，該死的東西？我這大年紀，你還叫我把這種恥辱忍受多少時候？阿司契潘總有一天會把你的頸子撐斷的！
……」

米琪喀從廚房門的上縫中向屋子內張望，娜塔莉亞的兩個小妹妹在他的身下噉不止。

娜塔莉亞在遠遠的角落的房間裏，坐在躺椅上，用瘦瘦的上衣袖子擦乾眼淚。眼前將要開始的新生活威脅着她，很神祕地使她迷惑。

屋子裏已經喝完了第三瓶沃得克；決定在第一聖祭日爲新夫婦完婚。

第十九章

珂爾叔諾夫家，呈現着婚前的忙亂。大家給新娘趕做各種內衣。娜塔莉亞每晚坐着給未婚夫織輕軟的羊毛圍巾和手套，這是一向傳下來的習慣。

她的母親盧吉妮支娜一天到晚地把身體伏在縫紉機上，幫助那個從鎮上僱來的女裁縫。

米琪喀跟着父親和工人們一同從田裏回來，臉也不洗，也不把在田裏工作時穿的重靴子，從長了繭子的脚上脫下來，就走進娜塔莉亞的屋子裏去，靠近她坐下來。戲弄妹妹是他頂高興的事。

「你織哪？」他簡單地問，向圍巾的絨毛擠了一下眼。

「織哪，管你什麼事？」

「織吧，織吧，混蛋，他要用打耳光來感謝你。」

「爲什麼？」

「爲了使你活得有意思，我是知道葛利沙的，我和他是好朋友。他是那樣一條狗，什麼也不爲就會咬的。」

「不要胡說！你以爲我不了解他啊。」

「我更了解他。我們一塊念過書。」

米琪喀重重地，假裝地嘆了一口氣，看着自己的被叉子弄得傷痕累累的手掌，高高的脊背，低低彎了下去。

「你嫁了他可就糟啦，娜塔希珈！頂好還是坐在家裏做姑娘，你在他身上能找出什麼好地方來呢？[？]？」

怕——你是騎不了這匹馬的，那樣一個混蛋……你看着吧，一個壞小子……」

娜塔莉亞生氣了，噙着眼淚，把可憐的面孔伏到圍巾上去。

「頂要緊——他沒有感情……」米琪喀毫不憐憫地，惡意地說着。「你喊叫什麼？你真胡塗，娜塔希珈。拒

絕吧！我立刻就備馬，去告訴他們說哪，你們不必再麻煩啦……」

祖父格里石加搭救了娜塔莉亞。他走進房子來，用那疙疙瘩瘩的拐杖觸着堅硬的地面，撫摸着像亂麻一

樣的黃鬚子；用拐杖向米琪喀杵了一下，問道：

「你幹什麼，壞蛋，跑到這裏來啊？」

「我來看看她，爺爺，」米琪喀解釋。

「來看看嗎？[？]啊，壞小子，我叫你從這兒滾出去。開步走！」

祖父搖着拐杖，向米琪喀走去，軟軟地移動那乾枯得像花莖子一般的腿。

祖父格里石加已經在地球上活了六十九年。他參加過一八七七年土耳其的戰爭，曾任古爾珂將軍的傳

令官後來因爲失寵，又被派到聯隊裏去了。爲了在普列甫那和羅士契兩戰的功勞，得了兩枚喬治十字章和一枚喬治獎牌。他和老普羅珂菲·麥列霍夫同過事，現在住在兒子家裏過活，因爲直到晚年耳目還很聰敏，還有清廉的名譽和好客的習慣，所以獲得了全體人們的尊敬，他把他的殘餘的生命都消磨在回憶裏面了。

夏天，他從太陽出來，直到太陽落山，總是坐在土台上，用拐杖在地上畫着，低着頭，深思着那些不清楚的形象，斷片的思想，和模糊地記起的，浮動着的回憶的反光……

褪色的，有裂縫的，哥薩克制帽的帽舌的黑色陰影，遮在閉着的眼睛的黑色眼臉上；被陰影一遮，兩頰上的皺紋顯得更深了；蒼白色的鬚鬚也變成深灰色了。慢慢動着的，黑色的，像山溝裏的黑土一樣的血，順交叉在拐杖上的手指，順兩腕，順凸出的黑色的血管流動。

血是一年比一年冷了。祖父格里石加向娜塔莉亞——他喜愛的孫女訴苦般說：

「毛線襪子也不能暖過我的腳來了。孩子，你給我織一雙再厚一點的襪子吧。」

「怎麼你，爺爺，現在是夏天啊！」娜塔莉亞笑着，坐在土台上，看着祖父的多皺的黃色大耳朵。

「這有什麼呢，我的孩子，就算是夏天吧，可是血就像地底下的土一樣，冰冷的。」

娜塔莉亞望着祖父手上的網絡般的青筋，想起：當她還是小姑娘的時候，許多人在院子裏淘井，她用桶裝一下子潮濕的粘土，做了一些笨重的小泥人和長角的牛。她很快地想到用手摸着那由五沙繩深處掘出來的僵死的冰冷的爛泥的感覺，她已經是恐怖地看着祖父的褐色的，生滿粘土般雀猴的雙手了。

他覺得，在祖父的手上流着的不是活潑的紅色的血，而是灰藍色的爛泥漿了。

「你怕死嗎，爺爺？」她問。

祖父格里石加扭了一下多皺的血管，乾枯的細頸，好像要把頸頸從舊制服的硬領子裏掙出來一樣搖了搖灰綠色的鬍子。

「我等候死神，好像等候一個好朋友一樣。已經是時候啦……我也活够啦，也對皇帝服過務了，這一輩子也喝了很多沃得克。」他說着，用吡着白牙的嘴笑着，多皺的眼睛顫抖了。

他，娜塔莉亞撫摸了一下祖父的手，走開了；他仍舊彎着腰，坐在土台上，用被手磨光的拐杖在地上擦擦地畫，穿着一件灰色的，許多地方補過的禮服，硬領上的紅色的愉快的鈕孔，年青地神氣地笑着。

他聽到了娜塔莉亞出嫁的消息，表面上很安靜，但是內心是又悲哀又氣恨。娜塔莉亞在吃飯的時候，總是把最好的一塊夾給他。娜塔莉亞替他洗內衣，補綻，織襪子，補褲子和襯衫——因此當祖父格里石加得到這消息以後，兩天來，總是用冷酷的，嚴厲的眼睛看着她。

「麥列霍夫家是很有名氣的哥薩克。我會經和死去的普羅珂非在一個聯隊裏同過事。他是一個很英勇的哥薩克，可是孫子們怎樣呢？啊？」

「孫子們也很好，」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支吾吾地回答。

「那個沒有禮貌的葛利石加是個壞小子，前幾天我從教堂裏出來，他碰見了我，連好也不問。現在老人們簡直不受人們恭敬了……」

「他是一個可愛的小夥子，」盧吉妮支娜替未來的女婿辯護。

「啊？很可愛，你說那真是上帝保佑啦。怪不得使娜塔莉亞心上那末……」

祖父格里石加並沒有參加商議，那時他從內室走出來，坐在桌子旁邊，很困難地喝一杯沃得克，透過狹窄

的喉管嚥了下去，後來有點發熱，他覺得醉了，走出去。

兩天以來，他靜靜地望着幸福而且慌張的娜塔莉亞，啞着嘴，動着那一堆白中帶綠的鬍子；後來，看上去他的態度軟化了。

「娜塔希珈！他叫她了。」

娜塔莉亞走過來了。

「怎麼的，孫女，大概高興吧？」

「我自己也不知道，爺爺，」娜塔莉亞承認地說。

「嗷，嗷……嗷——嗷……你瞧……嗷，耶穌保佑你。上帝賜福，」他痛苦地和憤慨地埋怨她了，「壞丫頭，你等不到我死就嫁人嗎……我離開你，生活是要苦痛的。」

在廚房裏聽見他們談話的米琪喀說：

「爺爺，你也許還能活一百歲呢。難道她也要等到那時候嗎？你真是一個會騙人的人。」

祖父格里石加喘着氣，臉由紅變青了。用拐杖和腳在地上蹣跚。

「住口，壞小子，狗崽子滾……滾……啊嚇，你這個髒鬼……你偷聽話，鬼東西……」

米琪喀笑着跑到院子裏去了。祖父格里石加生了半天氣，罵着米琪喀，他那穿短筒毛襪子的腿，直到膝蓋都抖着。

娜塔莉亞的兩個小妹妹，瑪麗石珈——十二歲的小姑娘和格藜普珈——八歲的淘氣鬼和調皮蛋，不能忍耐地等着結婚的日子。

一些經常住在珂爾叔諾夫家的工人，也表現出了略帶抑制的快樂。他們等候着主人給他們的豐富的喜筵，並且希望那時能有兩天假期，可以放他們出去玩玩。其中一個是高身材——像井轆轤那樣高——冠着一個很奇怪的姓，叫做蓋旗——巴巴的青年烏克蘭人，他每半年喝一次酒。每次總要把自己的全付家當和工錢喝光。老早已經引起了他那渴想喝酒的熟悉的感觉了，但是他抑制着，一定要等到舉行婚禮時才開始喝酒。

第二個是一個身體很衰弱，長得很黑的，米古林斯克部落的哥薩克，名字叫做梅海伊，到珂爾叔諾夫家來還不很久，是個被火災弄得破產的人，就到這兒來做工人和蓋旗加（這樣簡稱蓋旗——巴巴）很要好，於是他也開始喝起酒來了。他是一個非常愛馬的人，他喝了酒以後就大哭，抹着骨棱棱的，又沒有眉毛的臉上的眼淚，走到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面前去：

「掌櫃的！你是我的親人！等你嫁女兒的時候——就叫我梅海伊加趕車吧。你看我趕得怎樣吧！我能趕着馬跳過火焰，毛一根也燒不掉。我自己也會有許多馬的……唉……」

一向憂鬱而且不歡喜睬人的蓋旗加，不知道爲什麼和梅海伊相好起來，他總千篇一律地和他開玩笑。「梅海伊，你聽見嗎？你是哪一個部落的人？」他問，把兩手向膝蓋上擦着，自己改變着聲音，回答：

「米古列夫斯克人。」——可是你或者是什麼雞巴斯克的吧！——「我們的血統可都是一樣啊。」他不變地，啞聲地，對那種總重複着的嘲弄哈哈大笑，用手掌響亮地拍自己的足脛，但是梅海伊討厭地望着蓋旗加的刮得光光的臉和在喉頭上顫動的瘤子，罵他「貓頭鷹」和「疥瘡」。

婚禮規定在第一聖祭日舉行了。只有三星期了。在聖母升天節那天，葛利高里來拜訪他的未婚妻。他坐在屋子裏的圓桌旁邊，同女孩子們——未婚妻的女朋友——刺莖花和榛子吃，後來他回去了。娜塔莉亞送他出

來。在板棚的簷下，就是葛利高里那匹備着漂亮的新鞍子的馬站着吃草的地方，她把手探進懷裏，紅着臉，用愛戀的眼睛看着葛利高里，把一個還帶着處女的懷裏的暖氣的小綢包塞到他的手中。葛利高里接過了禮物，用自己狼牙齒的白光向她眩耀了一下，問：

「這是什麼？」

「回家看去……我給你縫了一個烟荷包。」

葛利高里猶疑地把她向自己懷中拉來，想吻她一下，但是她的兩手用力向他胸前一撐，柔軟地向後仰去，害怕地用眼睛向窗子裏掃了一下。

「他們會看見的！」

「讓他們看見好了！」

「難爲情……」

「這是見面禮，」葛利高里解釋道。

她握住韁繩，葛利高里繞着肩，用腳認準了鋸齒形的馬鐙，在馬鞍上坐舒服了，騎出了院子。娜塔莉亞開開大門，用手掌遮着着他的後影，葛利高里像喀勒梅克人一樣騎着，略微向左邊歪去，勇敢地揮着鞭子。

「還有十一天了，」——娜塔莉亞心中計算了一下，嘆了口氣笑了。

第二十章

綠色的尖葉的小麥長出來了，漸漸長大了：一個半月以後，烏鴉就能够連頭帶尾一起藏進去，不會被人看見了；麥子從地下吸收水分，結了穗，麥粒充滿了芳香的，甜蜜的乳汁；以後開花，金色的花粉覆在麥穗上。主人走到廣原上來，望望，真不够使人快活。不知從什麼地方跑來了一羣牲口，踏進了麥田；她們把沉重的麥穗踏倒在壟溝上了。那塊牲口踏踐過的地方，有一片壓壞了的田禾……看來既悲哀又殘忍。

阿克西妮亞也有這樣感覺：葛利石加用笨重的皮靴子踏上了她的，放着金黃色的成熟的感情。踏成了灰，踏髒了——就算完啦。

阿克西妮亞從麥列霍夫家的向日葵園裏回來以後，她的心變得空虛和荒蕪了，像一塊久已被人遺忘了的，生滿了野艾和蓬蒿的打麥場。

她咬着頭巾的兩端走着，喉嚨中抑制着喊叫。走進門洞去，跌在地板上了，窒息在眼淚，苦痛和湧上頭來的黑暗的空虛中了……後來這些都過去了。在心底的深處，有一種尖利的東西刺着和折磨着她。

被牲口踏倒的禾苗又長起來了。露水和太陽，把踏倒在地上的禾莖又直起來了；起初像一個被重量壓下去的人一樣彎着，後來又直起身來，抬起頭來了，白晝又這末照着它，風又這末吹動它了……

夜間，瘋狂地愛撫着丈夫時，阿克西妮亞却想着另外一個人，把帶着偉大的愛情的憎恨交織在心裏。這個人想出了新的無禮舉動，就是用那種從前的無恥方法，決定把葛利石加從幸福的，既沒經過痛苦，又沒經過愛情的愉快的娜塔莉亞·珂爾叔諾娃手裏奪回來。夜間她想出了一堆計畫，在黑暗裏曇着乾枯的眼睛，司契潘的美麗的，留着長長的歪到一邊去的前髮的頭沉重地睡在她的右臂上。他半張着嘴呼吸，他的忘在妻的胸上的黑手，微動着因工作而裂口了的鐵手指。阿克西妮亞想。揣量。反復地想。最後堅決地決定了一件事：要從所有

的人們手裏把葛利石加奪回來，像從前一樣，用愛情把他浸起來，佔有他。

在心的深處有種尖利的東西，就像留在皮膚裏的蜂刺，像跳騰一般痛苦地折磨着。

這是在夜間的事，但是白天裏阿克西妮亞把思想沉浸在家務的忙迫和關心中了。她無論在什麼地方遇見葛利石加，總是臉色蒼白地，把那會爲他渴念過的，美麗的身體經過他，無恥地，誘惑地望着他的眼睛的黑色瞳孔。

葛利石加每一次和她會見以後，總有一種被吸引的苦痛。無原因地發着兇，向杜妮亞石，向母親發，常常拿起腰刀，走到後園子裏去，滿身是汗，顫動着頸上的小疙疸。砍那些栽到地中去的粗樹樁子。一星期的功夫，砍了一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閃動着耳環和黃色的眼珠子，罵起來：

「惡魔，你砍的够編兩道籬笆啦！真是一個選手，你媽的母雞。去到樹林子裏去競賽吧……等着，小夥子，等你當兵的時候，你到那裏砍去吧！你的哥哥，他們很快就給弄馴服啦……」

第二十一章

爲了迎娶新娘，套了四輛雙馬車。像過年節一樣盛裝的人們聚集在麥列霍夫家院子裏的車旁。

男僕相——彼得羅——穿一件黑色的上衣和藍色的，兩邊縫有褲縫（註）的褲子，他的左袖子上，結着兩條白色的手帕，在那小麥芒般的鬍子下面，露着永遠的堅強的微笑。他——靠近新郎。

（註）哥薩克褲子兩旁都縫有兩條紅綫——譯者

「葛利石加，你不要害怕！頭要像公雞一樣抬起來，你爲什麼低着頭呢？」
車旁是雜亂和喧嘩。

「儻相到哪兒去啦？是走的時候啦。」

「教父呢？」

「啊？」

「教父，你坐第二輛車吧。聽見嗎，教父？」

「褥墊放在車上了嗎？」

「大概，沒有褥墊也顛不散的。很軟哪！」

姐麗亞——穿一條玫瑰紅的毛布裙子，柔軟的，苗條的，像一根柳枝——她抖動着畫成弧形的眉毛，推了

彼得羅一下。

「是走的時候啦，去和爸爸說。現在那裏正等着哪。」

彼得羅和也不知從何處跛了來的父親低聲地說了些什麼，吩咐道：

「請坐好吧！我的車上連新郎五個人。安尼凱，你趕車。」

他們都坐好了。臉色發紫的，嚴肅的伊莉妮支挪開開大門。四輛車一輛跟一輛沿馬路奔跑起來了。

彼得羅和葛利高里並排坐着。姐麗亞在他們對面，搖着一條綉花手帕。拖長聲的歌聲，每當車走到低處或高處就中斷了。哥薩克制帽的紅邊，藍色和黑色的禮服和上衣，結着白結的袖子，女人們的繡花頭巾織成的彩虹，各色的裙子，塵土像輕紗的拖裙一樣，在每一輛車後面飄揚。這便是迎親的行列。

女尼凱，麥列霍夫家的鄰居，葛利高里的表兄弟，趕着馬。他彎着腰，幾乎要從車座上跌下去的樣子，用鞭子抽着，尖聲喊叫，滿身流汗的馬匹緊拉着韁轡，拉得和弓弦一般直。

「抽牠們抽……」彼得羅喊了。

沒有鬍子的，老公嘴的安尼凱向葛利高里擠了一下眼，女人般的光臉上，露出了輕微的笑容。尖聲喊着，用鞭子向馬抽去。

「躲開……」新郎的舅父依里亞·奧若根，追過他們，大喊了。葛利高里從他的背後，看着杜妮亞·石叻的幸福，暗色的頰上，有點震動的臉。

「不，等等……」安尼凱喊了一聲，兩腿站起來，透亮地打了一次口哨。馬像瘋狂一般飛跑了。

「你——要——要——跌——跌下去啦……」姐麗亞尖聲叫着，跳起來用兩手抱住安尼凱的漆皮靴子。

「坐好啊……」依里亞舅父在一旁喊。他的聲音沉沒到接連不斷的車輪呻吟聲裏去了。

其餘的兩輛車子，滿載了一堆穿着各色衣服的人，並排在道上跑着。穿着大紅色的，天藍色的，粉紅色的馬衣的，馬鬃和前額上戴着紙花綴結的馬匹，把車子拖得吱喀轟隆地，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排着跑，馬匹吐着肥皂般的泡沫，被風吹起的馬衣，在牠們的濕淋淋的脊背上跳動着，斑斑點點地濕透過來。

珂爾叔諾夫家大門旁邊，一羣孩子正守候着行列。他們看見在路上揚起了塵土，便擁進了院子。

「來啦！」

「馬跑來啦……！」

「已——經看——見——啦……！」孩子們圍着迎接新親的蓋旗加。

「你們吵什麼？滾開，討厭的小麻雀！吱吱喳喳地把人耳朵都吵聾啦。」

「你這個黑炭頭霍霍爾，（註）來和我交朋友！霍霍爾……霍霍爾……松香人……！」孩子們大聲喊着，圍着蓋旗加的大口袋般的褲子亂跳。

他低下頭去，好像向井裏看一樣，望了望頑皮的孩子們，搔了一下長而緊緊的肚皮，很客氣地笑了。

車輛隆隆地滾進了院子。彼得羅領葛利高里走上了台階，一同坐車來的人們跟在他們後面走。

從門洞到廚房去的門關着。彼得羅敲門了。

「主耶穌基督，可憐我們吧。」

「阿門。」門後面答應了。

彼得羅又敲門，把話重複了三次，裏面只是低聲回答他。

「請允許我們進去。」

「我們誠懇地請求。」

門開了，媒婆——娜塔莉亞的教母——是一個寡婦，漂亮的女人，用鞠躬和輕微的粉紅色的笑容迎接彼得羅。

「請接受吧，祝您康健，儻相。」

（註）俄人呼小俄羅斯人的綽號。——譯者

她遞過來一杯混濁的，未發酵的克瓦司。(註)彼得羅把鬍子向兩旁分了一下，一飲而盡，在大家的抑制的笑聲中，噙了一下。

「嗷，媒婆，你算請過我啦！……等着吧，我的小紅菓，我可不一樣請你，非叫你哭不可……！」

「請原諒我，」媒婆鞠了一躬，狡猾地向彼得羅笑了一下。

儂相和媒婆鬪口的時候，按照規矩，向新郎的家族，敬了三杯沃得克。

已經穿好結婚禮服和面紗的娜塔莉亞，被看守在桌子旁邊。瑪麗石珈的伸出去的手裏握着一根趕麵杖，格藜普加英勇地搖晃着一隻播種用的篩。

因為喝酒出了汗的，有點微醺的彼得羅，很恭敬地給她們端來，內中放着一枚半塊硬幣的杯子。媒婆向瑪麗石珈擠了一下眼，她就用趕麵杖敲了一下桌子。

「太少！我們不能賣新娘……！」

彼得羅又向裏面裝了一把角子，叮噹響的杯子又端過來。

「不交給你！」妹妹們兇狠地說，用肘推着低下頭去的娜塔莉亞。

「還要多少呢！我們付的已經太多啦。」

「讓開吧，女孩子，」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命令，微笑着向桌子邊擠去，他的紅色的，用溶化開的牛油梳平的頭髮，發出了汗和牲口糞的腐爛氣息。

圍坐在桌旁的新娘的親戚和近人們都站起來了，讓着地方。

(註)用麵包製成的一種酸性飲料。——譯者

彼得羅把手帕的一端塞到葛利高里手裏，跳到椅子上去，繞着桌子把他引到坐在聖像下面的新娘面前。娜塔莉亞因爲不安而出汗的手，握住了手帕的另一端。

客人們圍着桌子大嚼起來，用手劈開滴煮的小雞，又把手在頭髮上擦。安尼凱咬住了一口雞胸脯，黃油順光嘴巴子流向領子上去。

葛利高里帶着自憐的感覺，望着他的和娜塔莉亞的，用手帕結在一起的調羹，望着花碗裏的冒熱氣的麵條。他想吃，因爲肚子裏已經不舒服地，隱隱地咕嚕了。

妲麗亞坐在依里亞舅舅旁邊吃。依里亞用堅固的大齒啃一塊羊肋骨。大概他對妲麗亞說了幾句無禮的話，因爲她眯着眼睛，搖動着眉毛，臉紅了，微笑了。

客人們吃得很親熱和很長久。男人的松香般的汗味和女人的刺鼻的香氣混合到一起。那些在箱子裏放了許久的裙子，上衣和頭巾上發出了樟腦球的氣味，和一種莫明其妙的甜味——老太太們盛蜜的舊罐子就有這種氣味。

葛利高里斜眼望着娜塔莉亞。第一次看見她的上唇有點腫，像一個帽沿遮在下唇上。又看見她的右腮上，露骨下面，有一粒褐色的痣，痣上生了兩根金色的細毛；因此，也不知爲什麼引起他噁心了。想起了阿克西妮亞的細長的，長着柔軟的鬚毛的頸頸，這種感覺就像有人把多刺的乾草，從襯衫領子裏撒到他的出汗的脊背上一樣。他帶着向下壓抑的悲哀展轉着，看着那些吧嗒吧嗒的，吸吸的，大嚼的人們。

當客人們離開桌子的時候，有人噴着湯汁的和麥製麵包的酸味，俯身下去，向葛利高里的靴筒裏撒了一把麥粒，爲了使蠢人們不要和新郎鬧出點什麼蠢事來。回去時，一路上，麥粒觸着脚，襯衣的瘦領圍勒着喉嚨，因

此被婚禮弄得糊裏糊塗的葛利高里在一種冷淡失望的忿恨中，低低地罵自己。

第二十二章

在珂爾叔諾夫家已經休息過來的馬匹，用出最後的力量，奔向麥列霍夫家的院子去。馬肚帶上面流着汗的泡沫。

醉醺醺的馬夫毫不憐惜地趕着馬。

老人們來迎接婚禮的行列。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拿着聖像，閃閃着梳得平整的銀色鬚子，伊莉妮支站在旁邊，她的薄脣像石頭般凝住了。

葛利高里和娜塔莉亞在用麥粒和葡萄酒的微醺送出的敬禮下走了進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祝禱他們的時候，眼淚流下來了，奔忙起來，總着眉，悔恨這些人都成爲目擊他的弱點的證人。

新夫婦進了屋子。因爲喝酒，坐車和太陽薰晒，臉紅了的娜麗亞跳上台階去，正撞上從廚房裏跑出來的杜妮亞石。

「彼得羅在哪兒……」

「沒有看見。」

「應該去請神父啦，却找不到該死的他啦。」

一飲酒過度的彼得羅在卸下的草裏呻吟。娜麗亞像鷹一般抓住他。

「吃得太多啦，白痴！該到神父那裏去啦……起來！」

「滾你的！我不承認！你有什麼權力？」他尖聲地抗議，手在地上亂抓，把亂草和雞糞聚成一堆。

姐麗亞哭着，把兩個手指塞進他的嘴裏，壓住他的亂擺動的舌頭，幫助他輕鬆一下。然後她向被意外弄得愚蠢了的彼得羅的頭上潑了一桶井冷水，用乾馬衣給他擦乾，領他到神父那裏去。

一點鐘後，葛利高里和在燭光下看起來更美麗的娜塔莉亞並排站在教堂裏，手裏攢着一支蠟燭，用他的什麼也看不見的眼睛，向低聲細語的人羣所築成的牆壁滑着，他的心裏總重複着那三個執拗不退却的字：「快完吧……快完吧！」臃腫的彼得羅在後面咳嗽，杜妮亞石叻的眼睛在人羣裏面閃動，還有似乎認識和不認識的臉；各種腔調的合唱聲和神父的拖長聲的禱告聲，送到他的耳邊。葛利高里被冷淡的心情控制着。他繞了聖台一圈子，一腳踏在威薩里昂神父的靴後跟上；當彼得羅暗中把他的上衣襟牽了一下時，他才停下；看着搖搖的臘燭火焰，和要征服他的睡意的愚蠢鬥爭着。

「交換飾物！」威薩里昂神父說，溫和地看着葛利高里的眼睛。

交換過戒指。「快完了嗎？」葛利高里從側面捉住彼得羅的目光，用眼睜問。彼得羅動着唇角，抑制着笑容：「快完了。」後來葛利高里吻了妻的濕潤的，無味的嘴唇三次，教堂裏散佈出了熄滅蠟燭的烟臭氣，人們爭先恐後地向門口擠去。

葛利高里把娜塔莉亞的大而粗糙的手放在自己手中，走出了教堂的門口。不知誰把制帽給他戴在頭上了。從南方吹來帶着苦蘆味的暖風。夜寒從草原上吹來。頓河對岸的某處閃電發藍地蜿蜒，要下雨了。白色的圍牆外面，馬頸上的鈴，隨着馬的脚步，清脆地和溫柔地響着，和人聲的喧嘩交織到一起了。

第二十三章

珂爾叔諾夫家的人們在新郎和新娘到教堂去以後才來，在這以前，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跑到大門外去，向街上看着，但是灰色的刺草點綴着的街道，好像被祇過一般一個人也沒有。他把視線移到頓河的對岸。樹木很明顯地發黃了，成熟的蘆葦疲倦地在頓河對面的小湖上，在溝裏彎着腰。

初秋，憂鬱的，藍色的盹睡和黃昏交織到一起，包圍住村莊，頓河，白堊岩的小山，和頓河對面的，隱藏在紫色煙霧中的樹林，草原。在十字路口轉灣的地方，小教堂的尖角的頂子，淡淡地刻畫出來。

略可辨出的車輪聲和狗吠聲送進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的耳朵。兩輛車子從廣場衝到街上來了。前面一輛車裏，像坐在搖籃裏一般晃着，是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和盧吉妮支，並排坐着，他們對面是穿了一套新禮服，掛着喬治章和獎牌的格里石加祖父。米琪喀大意地坐在車夫台上，趕着車，並沒有把壓在座下的鞭子拿出來打那吃飽的，跑得飛快的烏騾馬。梅海伊在第二輛車上，身體向後仰去，抖着韁繩，拚命使跑着的馬加快。梅海伊的臉上，光光的沒有眉毛，罩上了一層紫色的紅暈，汗珠一粒跟一粒從裂成兩半的帽沿下滾出來。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開開大門，兩輛車子緊跟着趕進了院子。

伊莉妮支娜雌鵝一般走了出來，她的長裙的襟掃着踏在門坎上的糞污。

「請吧，親愛的親家！請光臨寒舍吧！」她把肥腰彎了一下。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歪着頭，寬寬地把兩臂張開。

「我們誠懇地請你們，親家！請進來吧！」他高聲喊人把馬卸掉，又走到親家面前去。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用手掌上擦着，除去塵土，彼此問候過，走向台階去。祖父格里石加因爲許久沒有乘車子了，所以很疲乏，仍留在後面。

「請進吧，親家，請進吧！」伊莉妮支勸着。

「不要緊，謝謝……我們走吧。」

「等你們很久啦，請進吧。」杜妮亞石珈，拿笤帚來給親家掃掃衣服。「現在塵土真多，簡直沒法子喘氣。」
「不錯，天氣太乾燥……所以塵土很多……不用張羅啦，親家母，現在，我只要……」格里石加祖父向那還沒有明白的親家母鞠着躬，倒退着向板棚處移動，藏到油漆的攝風器後面去了。

「向老人家纏什麼，混蛋！」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跑過去，在台階處迎住伊莉妮支。他是小便啊，看她……吓，主啊，真是糊塗蟲……」

「我怎麼能知道啊，」伊莉妮支不安地說。

「應該想想啊，嗚，那兒沒你的事啦，去領親家母進去吧。」

擺滿吃食的桌子四週，坐着一羣喝得沉醉了的客人，把親家們安插在內室的桌子旁邊。不久，新夫婦從教堂回來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從瓶子裏倒着酒，流淚了。

嗚，親家們，爲我們的孩子喝一杯吧。願他們生活美滿，和我們過的一樣……祝他們一輩子生活在快樂和康健中……」

他們給祖父格里石加斟了一大杯酒，一半灌進了他的養生灰色鬍子的嘴裏，另一半灌進了禮服的硬領

子。碰杯喝。隨便喝。市場一樣喧嘩。

坐在桌子儘頭上的是珂爾叔諾夫家的遠房親戚，尼基弗爾·珂洛維金，是一位阿塔曼斯基聯隊的老哥薩克，舉起生滿繭子的手，吼叫道：

「苦啊！(註)」

「苦，苦啊！……」圍桌而坐的人們，跟着鼓噪起來。

「噢，苦啊！……」擠滿了的廚房裏也起了回聲。

葛利高里繙着眉，吻妻的乾燥的嘴唇，向四週送了一個惡毒的目光。

紅色的臉。沉醉而不安的，無恥的目光和笑容。香甜地咀嚼着的，向繡花桌布上落着酒醉的口涎的嘴。總而言之——大宴會。尼基弗爾·珂洛維金張開傷痕斑斑的獸嘴，舉起手來。

「苦啊！……」他的藍色的，阿塔曼斯基聯隊的制服袖子上的三條金道——這是服務超過定期兵役的標誌——繙了起來。

「苦——苦——啊！……」

葛利高里討厭地看着珂洛維金的傷痕斑斑的大嘴。當他喊「苦」的時候，生粘液的，捲起的紫色舌頭，就從牙齒的縫隙中跑出來了。

「親嘴吧，新郎官……」彼得羅尖聲地喊道，擺動着被酒浸濕成小辮子的鬍子。

醉醺醺的和臉紅紅的妲麗亞在廚房裏唱起歌來。大家都合她了。歌聲傳進內室去了。

(註)俄俗，婚禮中如有人起立喊「苦」，新郎新娘即須接吻。——譯者

又是小河，又是橋，

經過小河運來了……

歌聲交織到一起了，賀里斯托尼亞的嗓音追着別人的聲音轟隆起來，震動着窗子玻璃。

管他誰給我們送到，

我們總要喝個飽。

臥室裏是一片綿密的女人的尖聲

失去啦，失去啦，我的嫩腔嬌調。

有一個年老的震耳的男性聲音像箍桶一樣幫助着歌聲：

失去啦，哎喲喲，失去啦，哎喲喲，

失去了我的嫩腔嬌調。

順別人的花園飄蕩，哎喲喲，
有刺的苦菓滿生着。

「好人們，我們出去散散步吧……」

「嚐嚐羊肉。」

「用手爪子拿……丈夫可看着哪。」

「苦——苦——啊……」

「這個債相真有趣，你看他和親家母幹什麼。」

「嗚，不，你不必用羊肉招待我們……也許我能吃鱒魚……我就吃牠真肥。」

「普羅士加教父，我們乾一杯吧。」

「像火一樣往喉嚨裏鑽……」

「謝棉·高爾傑耶維支！」

「啊！」

「謝棉·高爾傑耶維支！」

「啊！」

「滾回你的窩……搗出你的母狗來！」

廚房裏，顫動的地板搖晃着，鞋跟噠噠地響，一個玻璃杯落在地上了；它的響聲，沉沒到許多人的喧嘩聲去。

了。葛利高里從坐在桌子旁邊的許多人的頭上向廚房看去：女人們正呼喚着和尖叫着，拉成圈在跳舞。搖着肥胖的屁股（沒有一個瘦子，因為每一個人身上都穿了五條或七條裙子），揮動繡花手帕，彎着手臂跳舞。手風琴像要求一般刺着耳鼓。琴手用低音奏一隻哥薩克曲。

「來圍成一圈！一圈！」

「擠一擠，客人們！」彼得羅請求，推着女人們的因跳舞而凸起的肚子。

葛利高里高興着，向娜塔莉亞霎了一眼。

「彼得羅跳哥薩克舞呢，你看。」

「他這是和誰？」

「你沒看見嗎和你的媽媽。」

盧吉妮支娜把兩手叉在肋部，左手拿着一方手帕。

「走吧，不然我……」

彼得羅用細碎的脚步走向她，行了一次很漂亮的屈膝禮，又回到原處。盧吉妮支娜提起裙子邊，像要跨過水窪時一樣，用鞋尖打起拍子，在讚美聲中，像男人一樣放開脚步跳起來。

琴手用快拍子變成低調，拍子把彼得羅從原處叫了出來，於是他哎呀着，立刻蹲了下去，用手掌拍着靴筒，嘴角咬住鬚子尖。他的腿搖動起來了，翻動着不可捉摸的膝蓋；額上的汗濕的前髮，趕不上脚步地擺動着。

擠在門口的人們的脊背把葛利高里的視線遮住了。他祇能聽到連續不斷的鐵釘掌的鞋後跟的劈拍聲，像松木板燒起的爆裂聲，還有酒醉的客人們的尖聲喊叫。

跳舞。

最後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和伊莉妮支挪同跳，他跳得非常熟練和嚴肅——和他做一切事情一樣。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站在方凳上，搖動着癩腿，啞着舌頭。他的不肯安靜的嘴唇和耳環代替了腿在真跳舞的人們向所有的人們大喊道：

那些熱狂的跳舞家們和那些不會真彎起腿的人們也都跳起哥薩克舞了。

「不要過來！」

「脚步小一點噢，你呀……」

「腿很輕便，只是屁股礙事。」

「推啊！推啊！」

「快打到我們這邊啦。」

「好好跳，不然我……」

「太熱情啦，畜牲，跳吧，不然用瓶子揍你啦！」

有點喝醉了的格里石加祖父，抱住鄰人的寬骨的脊背，坐在凳子上，蚊子一樣向他的耳朵嗡嗡着：

「哪一年宣誓的？」

他的鄰人是一位像老橡樹的老頭子，搖着手回答：

「一八三九年，孩子！」

「哪一年啊？」格里石加祖父把他的多纏的耳鼓支了起來。

「一八三九年，對你說哪。」

「您叫什麼名字？是什麼地方人？」

「巴克蘭諾甫斯基聯隊的曹長馬克西木·包嘎推列夫。我生在那個村子……紅土崖村的人。」

「麥列霍夫家的親戚嗎？」

「怎麼？」

「你是親戚嗎，我說！」

「啊哈，我是新郎的外祖父。」

「是在巴克蘭諾甫斯基聯隊服務了嗎？」

老頭子用毫無光彩的眼睛看着格里石加祖父，一塊沒有嚼完的食物，順着光牙床子滾動，點了一下頭。

「那麼，您參加過高加索戰爭吧？」

「我和巴故的巴克蘭諾甫一同共過事，上帝保佑他的靈魂，把高加索征服啦……我們聯隊裏都是些稀有的哥薩克……身體要像禁衛軍那樣高，但是多少要有點駝背……長胳膊，寬肩膀——現在的哥薩克要橫過來才能相比……孩子，這是多麼好的人們……去世的將軍老爺在柴連治斯克村還賞過我一頓鞭子……」

「可是我會參加過土耳其戰爭……啊是的，我參加過。」格里石加祖父挺了一下乾癟的戴喬治章的胸部。「我們在黎明的時候佔領了這村，莊中午的時候，號兵却吹起警號來了。」

「我們爲白色的沙皇（註）服務了。在羅士契附近發生了戰爭，我們的第十二頓河哥薩克聯隊和他們的

（註）十月革命前，非大俄羅斯人都這末尊稱沙皇——原註

禁衛軍開戰了。」

「這是號兵吹警號……」巴克蘭諾甫聯隊的老兵，不聽格里石加祖父的話，繼續說下去。

「他們的禁衛軍和我們的阿塔曼斯基隊伍相彷彿。是啊。」格里石加祖父興奮地說，怒氣沖沖地揮着手。「他們是爲自己的皇帝而戰，他們的頭上都扣一隻白布口袋。啊頭上扣着白布口袋。」

「我就對我的同事說：『琪摩莎，我們這是要退却啦，把牆上的氈子拿下來，我們把它捆在馬鞍子後面……』」

「我有兩隻喬治章爲了戰鬥的英勇獎給我的……我活捉住過一個土耳其的少佐……」

格里石加祖父哭着，用他的乾巴拳頭，向巴克蘭諾甫聯隊的老爺子的熊一般的，咚咚響的背上敲着；那人拿一塊雞去蘸芥醬，却錯蘸到櫻桃醬裏去了，無聲氣地看着被麵條弄髒的桌布，啞着癆嘴：

「孩子，這髒鬼是幹出什麼罪惡來啦……」老頭子的眼睛帶着一種死沉沉的頑強看着桌布上的白綫紋，好像他看的並不是酒滿了酒和麵條的桌布，而是高加索山上的眩目的雪的層嵐。「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拿過別人的東西……我們曾經佔領過一個柴爾喀司人的村落，土房子裏有些東西，我可並不羨慕……壞人才拿別人的東西……可是你看這兒……眼看見一條氈子……帶總的……於是我想這東西可以做馬衣……」

「這種各式各樣的各種事情我們都看見過。我們也會到過海外。」

格里石加祖父打算看看鄰人的眼睛，但是深眼眶像長滿了荒草的低地一樣，被白色的眉毛和長鬚遮住；格里石加祖父看不清他的眼睛，只是一圈不能透過的硬毛膜。

他使計策了，他想用自己的故事的有力的地方引起鄰人的注意，所以他毫無事前準備地，直接從中間開始：

「契爾新才夫大尉命令：『排成小隊，迅速前進，前進！』」

巴克蘭諾甫聯隊的老人，像一匹戰馬聽見軍號的聲音，仰起頭來，把疙疙疸疸的拳頭放在桌子上，小聲說：

「巴克蘭諾甫隊的弟兄們，用槍來打仗，和用刀砍……」這時他的聲音突然壯起來，暗淡的瞳子閃灼着和燃燒着白色的垂老的將熄滅的火焰。「巴克蘭諾甫隊的弟兄們——好漢子們……」他大吼着，張開了生着黃色光牙床的大嘴。

「衝鋒……前進，前進……！」

他故意地和年輕地望着祖父格里石加，並沒有用上衣的髒袖子擦去使下頰感到癢的眼淚。

格里石加祖父也活潑起來了。

「他向我們發過這樣命令，用刀揮了一下，我們跑起來，但是禁衛軍排成了這樣的陣地，」他用手指在桌布上畫了一個不等邊的四方形，「向我們攻擊了。我們向他們進攻了兩次——他們也打啊打啊。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們的騎兵從小樹林那一方面出現了。我們的中隊長下命令。我們把左翼轉過來，重新排排隊——向他們衝去了。打上他們了。亂踏着。什麼樣的馬隊能够抵得住哥薩克？就是這末回事。他們向樹林子裏逃去，呼號着……我看見，我前面有一個他們的軍官，正騎在栗色的馬上。是那樣一位年青的軍官，黑色鬍子下垂着，總是回過頭來望我，從鎗套裏拔着手鎗。但是鎗套結在馬鞍上了……他向我放了一鎗，但是沒有中。我就把我的馬一夾，向他追去。想砍他一刀，可是後來我又變卦了。因為他也是人哪……用右手橫着把他捉住，您看，他就這

樣從鞍子上飛下來了。把我的胳膊咬了一口，可是我到底把他捉住了……」

格里石加祖父莊嚴地看着鄰人：但是那人把巨大的有角的頭垂到胸前去，在喧嘩聲中睡着了，舒適地打着鼾聲。

卷二

第一章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莫訶夫的家世，是有很悠久的歷史的。

在彼得一世當權的時候，有一艘官船滿載了餅乾和火藥，沿頓河向亞速海駛去。頓河上游，離開霍派爾支流不遠的地方，有一個齊高那克小強盜城市，這村的哥薩克在夜間襲擊了這隻船，殺死了睡夢中的守衛，搶劫了餅乾和火藥，船却弄沉了。

遵照沙皇的命令，從沃倫壽日派了軍隊來，把那個小強盜村齊高那克燒光了，在戰鬥中把那些參與搶船的哥薩克們，毫不憐憫地全擊潰了，把俘虜住的亞基爾加大尉和四十個哥薩克都放在水上絞刑架上絞死了，而且爲了鎮壓下游的騷動的部落，把這些絞刑架，順流放到頓河下游去。

十年以後，從前那塊齊高那克部落被燒掉的地方，新來的和那些劫後餘生的哥薩克們又開始在那裏落戶了。又重新地把防衛的圍牆建築起來。從那時起，就有一個依照沙皇命令，從沃倫壽日派來的密探和眼線——農民尼基士卡·莫訶夫來到這兒。他販賣哥薩克們的日常必需品：刀柄，烟草，火石，和買賣贓物，而且每年到沃倫壽日去兩次，表面上是去辦貨，實際是去報告，說部落中還算安靜，哥薩克們也沒有計畫新的叛亂。

莫訶夫的商人血統，就從這個尼基士卡·莫訶夫起傳下來了。他們在哥薩克的土地上很堅固地生了根。他們在部落上下了種子而且成長起來了，像野草一般，你拔也拔不淨；神聖地保存着沃倫壽日當局派遣他們的祖先到叛變的部落來的，半破碎的證明文件。如果不是在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祖父在世的時候，把

這張保存在聖像底下的證明文件和木頭匣子一同毀於大火，也許到今天還會保存着的。祖父因為賭博，弄得傾家蕩產；他又恢復了家業，可是大火又毀滅了他所有的一切，所以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又來開始重振家業了。他埋葬了瘋癱的父親，用一塊痕跡斑斑的盧布，經營起了事業，開始在村中收買豬鬃和鵝毛。過了五年窮生活，一分錢一分錢地欺騙和榨取附近村落中的哥薩克，可是後來他突然便由牲口販子謝遼日加而變成了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在部落中開了一個小雜貨舖，和半瘋癱的神父的女兒結了婚，從她那裏得到了不少嫁粧，又開了一個洋貨店。正在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開了洋貨店的時候，依照軍政府的命令，開始整村莊地把哥薩克從不毛的和多沙的頓河的左岸部落中，向右岸移殖過來。年青的克拉司諾庫特斯克部落建立起來了。在從前的地主的土地的邊境上，在旗爾河，黑河和弗羅洛福克的兩岸，在荒原的山谷上，一直連到烏克蘭的小村落，出現了許多新的村莊。他們爲了購貨，常要走到五十里以外去，但是，現在忽然擺滿了新鮮的松木貨架，架子上滿裝了芬芳的洋貨。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廣泛地展開了他的事業，像拉手風琴一樣，除了洋貨以外，凡是村人的樸素生活上所必需的東西都販賣：皮貨，鹽，煤油和雜貨。最近甚至連農業上的機器都供給了。從阿克薩依斯基工廠運來的割麥機，播種機，犁，揚風機，精選機都分開等級地成排地擺在那綠油油的專供夏天乘涼用的店面附近了。別人口袋裏的錢是很難計算的，可是顯然在經營商業上聰明的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却賺了很多。三年以後，他開了一個糧棧，次年在第一個妻死去後，又辦了一所機器麵粉廠。

他把韃靼村和附近的村莊都握在他的微黑的，蓋着稀疏的，放光的黑毛的小拳頭裏。沒有一家不欠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債，綠色而有黃邊的借據，買的打麥機，或爲了女兒的嫁粧（因爲女孩子出嫁的時候到了，但是在帕拉諾夫的糧棧中却把小麥的價錢壓得很低，於是「賒給吧，普拉托諾維支！」）這些還不算……

麵粉廠裏有九個工人，舖子裏七個人，家裏有四個僕人——他們這二十張嘴都是依靠商人的恩惠吃飯的。第一個妻給他留下了兩個孩子：女孩子麗薩和比她小兩歲的，生着瘰癧的，不活潑的男孩子烏拉吉米爾。第二個妻乾瘦的骨稜稜的安娜·伊萬諾芙娜——沒有生過孩子。她全部的晚來的和未發洩過的母性愛和蘊藏在內心的憤怒（她在中年的三十四歲時才嫁給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完全發洩到留下來的孩子身上了。後母的神經質的性格，對於兒童的培養，可沒有留下好影響，而父親對於他們的注意，也並不比對於馬夫尼基塔或者女廚子更多一點。事業和旅行，佔去了他全部時間：有時候到莫斯科去，有時到尼日尼去，有時到烏留平斯克去，有時到部落的市場上去。孩子們沒有照顧地長大了。沒有感覺的安娜·伊萬諾芙娜從沒有打算過來了解兒童心靈上的祕密，大的家務使她沒法顧及到這個——因此姊弟之間互相在不同的情況中生長起來，性格也不同，不像親生姊妹。烏拉吉米爾是被禁閉着長起來的，因此乾瘦，有一種喜歡白眼看人的和非兒童的嚴肅性。麗薩是混在婢女和女廚子的社會裏長大的，使她成了一個放蕩的，多知多見的女人型，很早就看見了生活的內面。婦人們激起了她一種不健康的好奇心，當她還是一個梳辮子和害羞的少女時，就充分表現出來，好像是生長在荒林裏的野菓一樣。

不慌不忙的時光流過去了。

老年的人，像從來一樣，又老了；年青的人，像一片綠色生長着。

有一次在晚茶的時候，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說不出地吃驚了，望望女兒（伊麗薩白這時已經中學畢業了，外表上已經長成一個很美麗的少女）望了望，盛着琥珀色茶的茶碟，在手中顫抖着：「真像死去的母親呀。主啊，真像呀！」——麗絲娜，把臉轉過來——仔細地看了看從童年時代就像母親的女兒。

烏拉吉米爾·莫訶夫，是一個瘦弱的，病黃臉的青年人，中學五年級的學生，走進了麵粉廠的院子。他是在不久以前和姊姊一同回來歇暑假的，烏拉吉米爾和從來一樣，總要到麵粉廠裏去看看，他在滿身全是麵粉的人羣中擁擠着，聽着那有節奏的粉筒聲齒輪聲和皮帶的轉動聲。工人哥薩克們的恭敬的耳語諛媚着他：

「主人的繼承人……」

烏拉吉米爾小心地繞過散佈在院中的牛糞堆和車輛，走到柵門口，忽然想起來還沒有到過機器間。又回來了。

靠近那立在機器間進口地方的紅色的石油池，是磨粉工人琪莫菲和綽號叫做「瓦列特」的磅秤手，以及磨粉工人的助手，年青的，白牙齒的達維德加，都把褲腿捲到膝蓋上，正在合一大塊粘土。

「啊啊！掌櫃的……」瓦列特帶着開玩笑的敬禮向他說。

「好呀。」

「您好，烏拉吉米爾·謝爾蓋耶維支！」

「你們這是做什麼……？」

「我們在合泥，」達維德加困難地從蒸發着糞味的粘泥裏拔着腳，惡意地微笑着說。「你爸爸捨不得錢雇女工，就讓我們來幹這個。你的爸爸真是個守財奴！」他又加上說，腿倒動着發出噗味的聲音來。

烏拉吉米爾的臉紅了。他覺得對於這個永遠微笑着的達維德加，對於輕視的腔調，甚至對於永久沾着一層沫的白牙齒，都發生一種惡意。

「怎麼看財奴？」

「是的，他小氣得很，連自己排洩出來的東西都要重吃下去。」達維德加簡單地解釋，微笑了。
瓦列特和琪莫菲稱讚地笑了。烏拉吉米爾感到了侮辱的刺痛。他冷冷地看着達維德加。

「你怎麼……大概是不滿意嗎？」

「你來合一下泥試試，那麼你就會明白了。什麼樣的傻瓜才會滿意啊？要是把你爸爸放到這裏來，大肚子都會抖的。」

達維德加搖擺着，困難地順泥圈走，把脚提得很高，現在已經毫無惡意地，和快活地笑了。烏拉吉米爾期望着一種愉快的滿足，搜索着腦筋。他尋到了一個適當的答案。

「好！他慢慢地說，「我對爸爸說，你不滿意這工作。」

他斜看着達維德加的臉，所發生的印象使他吃驚了。達維德加的嘴唇可憐地和勉強地笑着，別人的臉都繃了起來。三個人都沉默地合了一會泥。最後達維德加把目光從驢腳上移開，討好而又惡意地說：

「我是開玩笑的，窩羅加……噯，我是開玩笑啊……」

「我要把說的話告訴爸爸。」

烏拉吉米爾爲了父親和自己，爲了達維德加的可憐的微笑所感到的侮辱，覺得眼睛流淚了，走過石油池去。

「窩羅加……烏拉吉米爾·謝爾蓋耶維支……」達維德加害怕地喊着，從泥圈裏爬出來，褲腿一直就落到滿濺了污泥的膝蓋上了。

烏拉吉米爾停下了。達維德加跑到他面前，沉重地呼吸着。

「不要告訴爸爸。我是故意說說玩……請原諒我這個混蛋……天知道，我沒有壞意……是故意說說玩……」

「好吧，不告訴……」烏拉吉米爾繃着眉喊一聲，向柵門走去。

對達維德加的憐憫越來越增高。他帶着輕鬆的感覺，在白色的，密排的柵欄旁邊走着。從麵粉廠大院子的角落裏的鐵匠那裏，傳過來遊戲般的鐵錘聲音：一次——是溜啞柔軟的鐵聲，二次——跳動着——是打在鐵砧上的聲音。

「開什麼玩笑？」瓦列特的低沉的小聲，傳到了走開去的烏拉吉米爾的耳朵裏，「不開玩笑，就不會發生事情。」

「看這討厭鬼，」烏拉吉米爾恨恨地想，「他是已經說出來啦……我是告訴還是不告訴呢？」

他回顧了一下，又看見達維德加的從前的露着白牙齒的笑容，於是堅決地決定了：「我要告訴！」

在靠近舖子的廣場上有一匹拴在柱子上的，套在車上的馬站着。一堆孩子正在從消防棚子的頂上，擡着一羣灰色的，吱喳叫的家雀。陽台上送過來大學生包亞雷石金的次低音和另外什麼人的低啞破裂的聲音。

烏拉吉米爾走上台階去。濃密地遮住台階和陽台的——像一頂鑲着藍色花邊的綠帽子一樣垂下來——野葡萄葉子在他的頭上搖擺。

包亞雷石金搖着紫色的，剃得光光的頭，向坐在他旁邊的，年輕而有鬍子的教師巴蘭達說話。

「我一讀它，雖然我是一個哥薩克農人的兒子，可是對於這種有各種特權的階級是充滿了自然的憤怒。」

的——請您想一想，我真他媽的可憐，這將要毀滅的階級。我自己差不多也快成一個貴族和地主了，我很歡喜看看他們中間那些女人們的理想，很關心她們的利益——總之，誰他媽知道是什麼啊，親愛的，這大概就是天才吧！是可以把信仰改變的。」

巴蘭達玩弄着絲帶子的總頭，諷刺地笑着，看看自己的襯衫上的繡着紅色花邊的衣襟。麗薩在轉椅裏搖動。看來，談話使她不發生什麼興趣。她不斷地用似乎丟失了什麼東西和尋找什麼東西的眼睛，憂鬱地看着包亞雷石金的紫色的，有傷痕的頭。

烏拉吉米爾鞠着躬走過去了，敲着父親的書房門。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正坐在乘涼用的皮椅子上，翻着六月份的「俄羅斯之富」。(註)一柄黃骨的裁紙刀，躺在地板上。

「你要做什麼？」

烏拉吉米爾把頭縮在肩膀裏面，神經質地整理一下襯衫。

「我從麵粉廠回來……」他躊躇地開始說，當他一起起達維德加的盲目的微笑，和一看看到父親的包在繭綉背心裏的圓肚子，就堅決地說下去了：「……我聽見達維德加說……」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注意地聽完，說：

「開除他。你去吧。」彎下腰去，哼哼着去拾起裁紙刀。

晚上，村裏的智識份子聚集在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家裏，包亞雷石金——莫斯科工業學校的學生，瘦

(註)「俄羅斯之富」是一種在彼得堡出版的月刊。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成爲民粹派的機關

刊物，和那時已經深入工人運動的馬克斯主義進行殘酷的理論鬥爭——原註

瘦的自負不凡的而且有肺病的教師巴蘭達他的妍頭女教師瑪爾法·蓋拉茜莫芙娜——是一個身段圓圓的，還不見老的女孩子，總穿一件叫人看起來不很有禮貌的襯裙；郵政局長——是一個古裏古怪的，髒得發了臭，還帶着火漆的和便宜香水氣味的鰥夫。有時那從自己的莊園到父親——地主和貴族——這裏來做客的年青的中尉葉甫蓋尼·李斯特尼次基也來。晚上，坐在陽台上喝茶，講着無意義的談話，當無生氣的談話的線索中斷時，就有一個客人，去開開主人的貴重的，鑲着花紋的留聲機。

有時——在過大節的時候，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很歡喜來遮遮人的眼目把客人們請來，用貴重的酒，用偶而從拔達伊斯克定來的新鮮鱈魚子，和上等冷盤款待他們。其餘的時候過得可很刻苦。只有一件事情是例外，就是對於買書他從不吝惜。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很歡喜讀書，像牽牛花那樣用自己的智慧深入地去鑽研所讀的一切。

他的合夥股東，頭髮光潤的，生着尖鬍鬚的和細眼睛的葉梅里揚·康斯坦丁諾維支·阿台平——是很少來的。他和從前的烏斯旗·蔑得月吉次克的尼姑結了婚，和她過了十五年夫妻生活，生了八個孩子，大半的時間都是消磨在家裏。葉梅里揚·康斯坦丁諾維支是從聯隊的書記出身，因此把那種在軍隊裏的喜歡阿諛和奉承的腐敗精神帶到家裏來了。孩子們當他在家的時候，都顛起腳走路，小聲說話。每天早晨，孩子們洗着臉，在飯廳裏排成隊，站在像黑棺材般掛着的大鐘底下，母親站在後面，只要略一聽到父親的乾咳聲音從臥室裏飛出來的時候，便開始用各種腔調假裝地說：「主啊！拯救你的人們！」以後便是「我們的父！」

葉梅里揚·康斯坦丁諾維支在他們禱告完了的時候，衣服已經穿好了，走出來，睜着他那白菜般的眼睛，像大教主一般伸出光光的多肉的手。孩子們按着次序，走過去吻他。葉梅里揚·康斯坦丁諾維支吻妻的腮，

不很堅定地說出字母「味」的聲音：

「波莉茨珈，茶泡好了嗎？」

「泡好啦，葉梅里揚·康斯坦丁諾維支。」

「倒濃一點。」

他管理舖子的會計事務。每一頁上面都用美麗的肥大的花體字寫着「借」和「貸」。每天讀「交易市況」，沒有必要地把金邊眼鏡夾在多疙疸的鼻子上。對待店員們很客氣。

「伊萬·彼得羅維慈！你給塔甫里昌人量點印花布。」

他的妻叫他葉梅里揚·康斯坦丁諾維支，孩子們叫他親奈（註一）的爸爸，店夥則叫他「喳喳」（註二）。兩位神父，威薩里昂和體面的潘克拉琪——和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沒有什麼交誼，因為他們有舊仇。但是他們兩人之間也不很和睦。自利的，好詐的潘克拉琪很善於欺騙和他接近的人；而生性和鬻的威薩里昂，是只和一個烏克蘭的女管家同住在一起的獨身漢，因為梅毒使鼻子噁噁的。威薩里昂很疏遠這位體面人，因為不喜歡他那種無限制的自大和好詐的性格。

除了教師巴蘭達以外，其餘的人在村莊裏都有自己的私宅。莫訶夫的，漆成藍色的，鐵頂燦爛的房子座落在廣場上。對面，是舖子聳立在廣場的中心，裝着玻璃門，掛着一塊褪色的招牌。

謝·普·莫訶夫及葉·珂·阿合平合股商店

（註一）親愛的，小孩子說不清的音——譯者

（註二）爸爸的諧音——譯者

靠近鋪子，是一帶長而矮的，築有地窖的板房子，離開這裏二十沙細處——是教堂的磚圍牆，和築有像熟透了的綠蔥的圓形屋頂的教堂。教堂對面——是一帶學校的刷白的威嚴的矮牆，和兩所漂亮的房子：藍色的和同樣顏色的木柵欄圍着的——是潘克拉琪神父的，褐色的（爲了避免彼此相像）有彫花圍牆和一個寬陽台的——是威薩里昂神父的。拐角上是阿台平的非常窄小的兩層樓房，再過去一點便是郵政局，和哥薩克們的鐵頂和草頂的小房子，還有麵粉磨的傾斜的脊背，屋頂上立着一隻生鏽的，紅色的鐵公雞。

人們就好像把裏外的鐵門都鎖閉起來一樣，隱秘地過着日子，和廣大的世界完全隔離開了。一到黃昏，如果不去拜訪客人，就都把門門上，放開用鐵鍊子鎖着的狗，便祇有更夫的梆子的敲聲沿着靜寂無聲的村兵兵響了。

第二章

八月末，米琪喀·珂爾叔諾夫偶然在頓河旁邊遇見了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女兒伊麗薩白。他剛從對岸回來，正把船向一塊斷木攏靠的時候，看見一隻油漆的，迎着水流的小船。小船在山脚下划着，是向碼頭駛去的，包亞雷石金坐着打槳。他的光頭發着汗光，前額和太陽穴上的青筋脈絡都迸了起來。

米琪喀並沒有立刻認出是伊麗薩白，因爲草帽的灰色陰影遮在她的眼睛上了。用晒紅的手，握着一束黃色的睡蓮，緊接在胸前。

「珂爾叔諾夫！」她看見米琪喀，點了一下頭。「你騙我嗎？」

「怎麼騙你啦？」

「你還記得嗎，答應和我一同去釣魚。」

包亞雷石金放下了槳，伸直了背。小船像飛一樣把船頭衝到沙岸上，吱吱咯咯地撞着沿岸的砂石。

「你記得嗎？」麗薩笑着，跳出船來。

「沒有功夫，事情太多。」米琪喀解釋，氣喘呼呼地看着向他走來的少女。

「不這可不成……伊麗薩白·謝爾蓋葉芙娜，我不讀成給您繩子和釣鉤吧，我可不能給你當差啦！您想想我們在這該死的水上划了多久啦？我的手上已經磨出紫泡來了。真是他媽的！」

包亞雷石金沉重地用赤裸的腳掌踏在尖利的小沙石上，用揉皺的大學生制帽的頂子擦額上的汗。麗薩沒有答覆他，走近了米琪喀。那人窘促地握過伸給他的手。

「我們什麼時候去釣魚呢？」她問，仰起頭來，眯起眼睛。

「明天也可以。糧食已經打完了，現在可以啦。」

「你還騙我嗎？」

「呸！」

「一早就去嗎？」

「天亮以前。」

「我等你。」

「我來，天知道，我來。」

「沒有忘記，應該敲哪扇窗子嗎？」

「我得到的，」米琪喀笑了。

「我大約很快就要走了。很想釣一次魚。」

米琪喀沉默着，揉着手中的鎖船的鑰匙，看着她的嘴唇。

「快完了嗎？」包亞雷石金問，看着手掌中的，一顆有花紋的貝殼。

她沉默一會，也不知爲什麼笑着，問：

「你們家好像有過什麼喜事吧？」

「把妹妹嫁出去了。」

「嫁給誰啦？」而且，沒有等到答覆，就不清楚地，簡短地笑了一下。「你來呀！」她又像第一次，在莫訶夫家的陽台上那樣笑着，像薜蘿刺一樣刺人。

他用眼睛送她到船邊。包亞雷石金兩腿劈開地推着船，飄薩笑着，從他的頭上看着玩弄鑰匙的米琪喀，向他點點頭。

當船走了約有五沙繩遠的時候，包亞雷石金輕輕地問：

「這個青年人是誰？」

「好朋友。」

「心上的朋友嗎？」

聽見了他們談話的米琪喀，因爲槳的吱咯聲，沒有聽到答覆。他看見往前一推槳，又往後一扳的包亞雷石。

金笑了，但是看不見她的臉，因為她是背向他坐着。一條紫色的緞帶，從帽子上垂到她的裸着的肩上，被微風吹動，嘲笑著，遮蔽着米琪喀的模糊的視線。

一向不常用鉤去釣魚的米琪喀，從來沒有像這天晚上這樣熱心地準備過。他堆起一堆乾糞，在上面煮大麥飯，迅速地把浸潮濕的釣絲纏在魚竿上。

梅海伊看着他在準備，請求他：

「帶我去吧，米特里。一個人不方便的。」

「一個人就够啦。」

梅海伊嘆了一口氣。

米琪喀被從麥飯鍋子裏沖出來的，像熱柱一樣的蒸氣弄得，眉毛縐起來，沒有作聲。準備告竣以後，進屋子去了。

祖父格里石加正坐在窗前，鼻子上戴着銅邊的圓眼鏡，正在讀福音書。

「爺爺！」米琪喀說，肩膀靠在門框上。

祖父格里石加從眼鏡框子上面用眼睛看着。

「啊？」

「第一遍鷄叫的時候就叫醒我。」

「這麼早你要到哪裏去？」

「釣魚去。」

很歡喜魚的祖父，表面上反對了。

「你爸爸說——明天要打大蘆子。你這個懶孩子要去釣魚去！」

米琪喀離開門框，想了個計策說：

「我反正一樣的。我想釣一條魚孝敬爺爺，那末既然要打蘆子，就不去吧。」

「等一等，你到哪裏去？」祖父格里石加害怕了，把眼鏡拿下來。「我對米倫說去，好，你去吧。把魚醃醃吃也不壞。明天恰好是星期三。我叫醒你去，去，混蛋！你爲什麼吡牙！」

半夜裏，格里石加祖父一隻手提着粗布襯褲，另一隻手拄着拐杖，探索着道路，順台階走下去。像一條白色的搖動的影子，橫穿過院子，走到倉房裏去，然後用拐杖頭觸了在一張凳子上打鼾聲的米琪喀一下。倉房裏發出新磨出的糧食味，還有空房子的老鼠糞和蜘蛛網的酸味。

米琪喀是睡在穀箱旁邊的大凳上的。沒有馬上醒來。祖父格里石加起初輕輕地用拐杖觸他，小聲地說：

「米琪喀！米琪喀……嗨，壞小子，米琪喀！」

米琪喀重重地打了一聲鼾，兩條腿蹬了起來。祖父開始無情地用拐杖的鈍頭，像鑽一樣向米琪喀的肚子擰了一下。米琪喀，哎呀着醒了，抓住拐杖。

「睡昏啦！你這樣睡，真倒楣！」祖父罵了。

「住聲，住聲，不要吵。」米琪喀小聲說，摸索地上的靴子。

他走到廣場上。村中已是雞叫二遍了。在街上走着，經過神父威薩里昂的房子旁邊，聽見雄雞窩內搗動着翅膀，用一種牧師般的低音啼叫，母雞用一種吃驚的低聲咕咕着。

守夜人坐在舖子門口的下層台階上打盹，鼻子埋在羊毛襖領子裏取暖。米琪喀走近了莫訶夫家的圍牆，把魚竿和盛了器俱的口袋放下——輕輕地邁着脚步，爲了不使狗聽見，走上台階去。他拉了一下冰涼的門把手，門着哩。他爬過矮欄干，走到窗口。百葉窗半開着。從黑洞中甜蜜地聞到睡眠中的處女的溫暖的身體氣息和甜蜜的不熟習的香水味。

「麗薩月姐·謝爾蓋耶芙娜！」

米琪喀覺得自己聲音喊得很高了。等着。沒有聲音。「啊，也許窗子錯了？如果主人睡在這裏怎麼辦？我走錯啦……他正在裝鎗呢！」——米琪喀緊握着窗子的拉手想。

「麗薩月姐·謝爾蓋耶芙娜，起來釣魚去。」

「如果走錯了窗子——那才真是釣魚呢。」

「起來，怎麼的？」米琪喀生氣地說，把頭伸進屋子去。

「啊，是誰？」黑暗中有人恐怖地和小聲地回答。

「我是珂爾叔諾夫。你不去釣魚嗎？」

「啊，啊，就起來。」

屋裏面有了沙沙的聲音。和暖的，睡意的聲音，好像發出一種薄荷味。米琪喀看見屋子裏面有一個白色的沙沙作響的東西活動。

「唉，要是和她睡一覺才香呢……不然釣魚時……像死人一樣坐在那裏……」他模糊地想，呼吸着臥室裏的氣味。

她的微笑的，包着白色三角頭巾的臉在窗口出現了。

「我從窗口跳出來，把手給我。」

「爬上來。」米琪喀幫助她。

她靠在他的手上，很近地看着他的眼睛。

「我早吧？」

「沒關係。來得及。」

他們向頓河走去。她用粉紅色的手掌，輕輕地揉着微腫的眼睛說：

「我睡得很香。應當再睡一會。我們去得太早了。」

「正好。」

他們沿着廣場上的第一條胡同走下頓河去。夜間，也不知由什麼地方來了一陣潮水，昨天鎖在乾樹上的船，現在被水圍繞着，搖擺起來了。

「應該把鞋襪脫下來。」麗薩嘆了一口氣，用眼睛量着到船處的距離。

「讓我抱你過去，好嗎？」米琪喀建議。

「不方便……最好是脫掉鞋襪。」

「很方便。」

「不要，」她不安地躊躇了。

米琪喀用左手抱住她的大腿，輕輕地抱了起來，踏着水向船那裏走去。她不由自主地抱住了他的黑色的，

堅硬的頸子，吃吃地和安靜地笑了。

假如不是米琪喀在村婦們作爲用杵捶襯衣的石頭上撞了一下的話，決不會有這麼一個意外的短吻。她咬呀着，碰上米琪喀的乾裂的嘴唇，米琪喀已經距離灰色的小船幫只有兩步了，水浸進了他的靴筒，腳很冷。

解開小船，他用力把它推開斷木，跳了進去。用短槳划着，停了一下，水在船尾外面布嚕布嚕響了，小船用翹起的船頭輕輕地劃破了水流，向對岸駛去。魚竿跳動着，咯咯響着。

「向哪裏划？」她問，回頭望望。

「到對岸去。」

船停在沙灘上了。米琪喀連問也不問，又把她用胳膊抱起來，送到沿岸的山楂樹叢裏去。她咬他的臉，抓他，啞聲地叫了兩聲，覺得自己沒有力量了，狠狠地哭着，但是又沒有眼淚。

九點鐘時回來了。天空籠罩着一片橙黃色的霧。微風在頓河上漫舞，吹起了波浪。從橫着的波浪上越過的小船，跳舞着，從深處翻上來的冒泡的冷水，濺在伊麗薩白的蒼白的臉上，又在睫毛上和露在頭巾外面的髮髻上，流着和掛下來。

她疲倦地眯起空虛的眼睛，用手指折了一枝帶到小船上來的花莖。米琪喀划着槳，也不看她，他的腳下躺着一條鯉魚和一條嘴凝結在死的痙攣中和有一道黃圈的眼睛的比目魚。米琪喀的臉上，有一種犯罪的，滿足的和驚慌混合到一起的表情……

「我送你到謝米諾夫碼頭吧。你從那兒回家更近一點。」他說，把船順流放下去。

「好。」她同意地小聲說。

岸上闕無人跡，落滿白色塵土的菜園的籬笆，在頓河上面表現出悲哀的樣子，它被熱風一吹，空氣中充滿了像燃燒過的樹枝氣味。被雀子啄過的沉重的向日葵的帽子，已經熟過了頭，肥滿的子，被啄了滿地。草場上生滿了割後又生出的嫩草。遠處是馬羣的雜沓聲，掛在牠們脖頸上的，拖長聲的鈴聲，南方的熱風，吹到頓河上來。米琪喀提起魚來，送給從小船上下去的伊麗薩白。

「拿去釣來的魚哪。」

她害怕地，搖動了一下睫毛，接了魚。

「噢，我走啦。」

「有什麼……」

可憐的消逝着不久以前在山楂叢中的自信力和快活的她，用張開的手拿着用柳條穿着的魚去了。

「麗薩月姐！」

她轉過身來，眉毛的彎曲中隱藏着憤怒和猶疑。

「你回來一下。」

當她走近的時候，他憤恨着自己的慌張，說：

「我和你都沒有留心到……喂，裙子後面……一塊髒……很小的……」
她的臉一直紅到脖頸下面。

米琪喀沉默了一會功夫，勸道：

「從後門回去。」

「無論如何總要經過廣場的。我本來想穿黑裙子出來，」她悲傷地和帶着意想不到的憎惡，低聲說。

「來用樹葉染染綠吧！」米琪喀簡單地建議，他對她眼睛裏流出的眼淚感到奇怪了。

「米琪喀·珂爾叔諾夫勾搭上了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女兒」的消息，像風吹樹葉一般，低聲地傳遍了全村。女人們早晨把牛羣趕出去的時候，當圍在灰霧中的井軋軋的狹窄影子的旁邊，水從桶中向外翻時，或者是在頓河岸邊那塊天然的石板上，掙着那些洗過的破舊布片時，總說個不停。

「就是因為沒有親娘啊。」

「父親連喘氣的功夫都沒有，繼母却只會從手指縫中看她……有一天，沒有手指的更夫達維德加說：『半夜裏，我看見儘邊上的窗口上，有一個人彎着腰。我還以為是小賊到普拉托諾維支家裏來了。就跑過去。』這是誰？警察到這裏來——但是這就是他，米琪喀。」

「現在的姑娘們，真是不得了，都去……」

「米琪喀告訴我的米士喀說『哪，我要向她求婚去。』」

「叫他先把鼻涕擦乾淨吧！」

「據說他把她強姦啦……」

「噢，噢，教母……母狗如果不願意，公狗是不會爬上去的。」

流言在大街小巷傳播着，少女的純潔的名譽，就像一扇新門被塗上了松香……

流言終於爬到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禿頭上，並且把他壓進地裏面去了。兩晝夜沒有到舖子裏去，也沒有到麵粉廠裏去。住在下層的女僕，祇能在飯前才出現一次。

第三天，人們給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跑車套上有蘋菓一樣斑點的灰馬，向部落上馳去，他向遇到的哥薩克們莊嚴而不可侵犯地點頭。在他後面，一輛漆得很亮的，維也納式四輪馬車，嘩嘩地從院子裏走出來。車夫葉麥里揚，把貼在灰白鬍子上的彎烟袋吸得冒唾沫，理了一下藍色的絲韉，兩匹黑馬戲弄着，在街上走過。在葉麥里揚的背後，可以看見蒼白臉的伊麗薩白。手裏拿着一個輕便的提箱，不高興地微笑着，用手套向站在門口的烏拉吉米爾和繼母揮着。從舖子裏竊出來的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很感興趣地問守門的尼基塔：

「老板的女兒到哪裏去？」

那人，對於普通的人類的弱點，是很寬大的回答：

「到莫斯科去讀書，要進大學啦。」

第二天，發生了一件事，在頓河旁，在井轆轤的陰影下面，在牧牛場上把這件事傳講了很久……在黃昏以前（牲口羣已經從草場上回來了）米琪喀到了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那裏（他故意晚去，使人家不會看見他），並不是無緣無故去的，而是爲了向他的女兒伊麗薩白求婚去的。

在這事以前，他看見她不過四次。在他們最後一次的見面時，中間曾有過這樣的談話：

「能嫁我嗎，伊麗薩白，啊？」

「胡說！」

「我會憐惜你，會愛你……我們家裏有人做事，你可以坐在窗口上看書。」

「你是混蛋。」

米琪喀很生氣，沒有再說話。這一天的黃昏，回家很早，第二天早晨他就對有點吃驚的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說：

「爸爸，讓我結婚吧。」

「瞎說！」

「真的，我不是說笑話。」

「心急了嗎？」

「怎麼能……？」

「誰把你迷上啦？不是瑪爾福士珈那個混蛋嗎？」

「找一個媒人到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家去。」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小心地把修理皮革的工具放在椅子上（他正在修理韁轡）大笑道：

「孩子，看來現在你很高興。」

米琪喀固執着自己的意見，就像公牛頂在牆上，父親却勃然大怒了。

「混蛋，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有十幾萬家產，是一個商人，你呢……滾出去，不要發昏，不然就要用皮鞭

子抽你這個新郎！」

「我們有十二對牛，很大的家產，而他又是一個土老兒，我們是哥薩克。」

「滾出去！」不喜歡長篇大論談話的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簡短地命令。

米琪喀祇有從祖父格里石加那裏得到了同情。老人向兒子啐了一口，用拐杖在地上亂搗。

「米倫」

「嗷」

「你爲什麼反對？正好有個女孩子愛上了小夥子……」

「爸爸，您簡直是個孩子，天知道米特里已經够混蛋了，您真奇怪……」

「閉嘴！」祖父格里石加搗了一下拐杖。「我們和他們不鬥當戶對嗎？因爲是一個哥薩克的兒子向他的女兒求婚，他應該認爲是光榮。他該把整個女兒嫁給我們。我們是全省聞名的人家。我們不是光蛋，我們是主人……是……去，米洛石加，沒有關係……讓他把麵粉磨作嫁粧。去求婚吧！」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哼哼着，跑到院子裏去了。而米琪喀就決定到黃昏的時候，親自去——他知道父親的固執脾氣，像生了根的榆樹一樣，要彎一下——就彎一下，要想折斷，試也別試。

他走到大門口，吹着哨，但這時有點膽怯了。他猶豫了一會兒，又走進了院子。在台階上，他向穿着漿得沙沙響的圍裙的婢女問：

「主人在家嗎？」

「正在喝茶，等一等。」

他坐下來等着，吸完紙煙，手指上祇上點唾沫，熄滅了它，然後把煙頭濃厚地在地皮上踏碎。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出來了，拂着背心上的餅乾屑，一看見他——就把雙眉皺了起來。

「請進。」

的。
米琪喀首先走進充滿書籍和煙草氣味的涼爽的書房，覺得從家裏帶來的勇氣，却好只够走到書房門口。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走到桌旁，用咯咯響的後跟轉了一下。

「嗽？」他的手指背在後面，抓着寫字檯下面的板子。

「來打聽打聽……」米琪喀向他的眼睛的像鋼鑽一樣的孔洞內看着，冷冷地聳了聳肩膀，「也許，您能把麗薩月姐嫁給我吧？」

失望，憤怒和怯懦在慌張失措的米琪喀的臉上，壓迫出汗珠來，就像乾燥天氣中的吝嗇的露水一般。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左眉毛顫動了一下，上唇把紅色的肉裏抵進去。他伸出了頸頸，全身向前傾去：
「什麼……什——什——麼……混——蛋……滾出去……把你送到村長那裏去！啊嚇，你狗崽子流——
「氓……」

米琪喀因為他的大喊，反鼓起了勇氣，看着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的聚集在面頰上的青色血漬。

「請不要生氣吧……我是想來補救我的錯處。」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滾動着充滿血淚的眼睛，拿起一個生鐵的厚煙灰盒子，向米琪喀的腳下擲去，它跳起來，打在米琪喀的左膝蓋骨上了，他堅決地忍住疼痛，用力推開門，由於憤怒和疼痛發着狠，呲着牙齒，大喊：
道：

「您的自由，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隨你便，我可是從心裏……誰還會要她這樣女人？我是想來保全名譽……不然誰會要吃剩的玩意呢？狗也不要吃啊！」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用揉皺的手帕放到唇上，跟着米琪喀走出來。他遮住了出門的道路，而米琪喀已經跑到院子裏了。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在這兒僅僅向站在院子裏的車夫葉麥里揚擲了一下眼睛。當米琪喀正在抽開那柵門的很緊的門門時，四條解開鍊子的惡狗，從板房角上跑出來了，一看見生人，就在打掃得很乾淨的院子裏散開來了。

一九一〇年，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從尼日尼的市場上運來一對黑色的鬃毛狗：一雌一雄。牠們是黑色的，鬃毛的，張嘴的，一年以後，身子長得像一週歲的小牛那般高，起初，牠們撕扯那些經過莫訶夫房子前的女人的裙子，以後牠們學會了把女人掀倒在地上，咬牠們的大腿，直到咬死了神父潘克拉琪的小牛和阿台平的兩條闊豬時，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才命令把牠們鎖起來。每年春天交尾時，才把牠們在夜裏放開一次。

米琪喀還沒有來得及轉過臉來，前面的那條名字叫巴洋的狗，已經把前爪搭在他的肩膀上，閉上嘴，把牙齒咬在棉上衣上了。四個黑球都向他撕扯，亂轉。米琪喀用手來抵擋，努力使自己不要跌到。他一閃看見葉麥里揚，煙袋裏冒着火星，向下面走去，啪一聲，把油漆的門關上了。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站在台階的角上，他背靠着漏水管，緊握着生滿有光的硬毛的白色小拳頭。米琪喀搖擺着——拉開了門門，他的流滿血的腿後面，拖着亂吠的，熱而臭的狗羣。他掐住了巴洋的喉管——掐死了牠，但是由路過的哥薩克們幫助下，才很困難地把他從其餘的狗羣中救了出來。

第三章

娜塔莉亞對於麥列霍夫家，很有用處。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很會教育孩子；雖然他很富有，並且雇了許多工人，然而還強迫孩子工作和練習家務。很能工作的娜塔莉亞得了公婆的寵愛。伊莉妮支娜從娜塔莉亞進門的一起初，就暗暗地不喜歡大兒媳婦——那位善於修飾的姐麗亞，而對娜塔莉亞很好了。

「睡吧，睡吧，我的小寶貝！爲什麼起來呢？」她和愛地抱怨着，在廚房裏移動着她的肥腿。

「去吧，再睡一會早覺，不用你我也會把事情做好的。」

爲了想幫助料理，一早就起來的娜塔莉亞，聽說過以後，又進內室去睡了。

在家一向很嚴厲的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也對妻說：

「聽着，老婆子，不要叫醒娜塔莉亞。白天她這樣忙，要和葛利石加耕地呢。打那個姐麗亞，姐麗亞吧。懶女人，壞女人……只會擦胭脂，描眉毛，她媽的母狗。」

「第一年讓他們多親熱一會吧，」伊莉妮支娜嘆了一口氣，想起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痛苦生活。

葛利高里對於自己的新婚生活，稍微有點習慣了，可是過了三星期以後，忽然恐怖地和恨恨地在心裏感到，他並沒有完全和阿克西妮亞斷絕關係，還留着一些東西，就像腐爛的牙齒留下來的點根一樣。在鬧新郎的喧鬧中，他曾堅強地把手一揮——哪，可以掃除掉，可以忘掉……但是沒有忘掉它，甚至在記憶中折磨着他。還是在結婚以前，有一次在打麥場上打麥的時候，彼得羅問他：

「葛利石加，對於阿克西妮亞怎麼辦呢？」

「怎麼的？」

「大概，捨不得丟開吧？」

「我丟掉——就會有別人拾起來的。」葛里石加那時笑着說。

「噉，看着吧，」彼得羅咬了一下已經嚼濕了的鬍子，「不然你結婚得太不是時候……」

「身體吃得胖，凡事都能忘！」葛利高里開玩笑地說。

但是事情並不如此，夜間，當依照責任，用自己的年青的愛的熱情愛撫妻，燃燒妻的時候，葛利高里從她那方面所得到的，却僅是冷淡的和不安的服從。娜塔莉亞對於丈夫的愛撫並不很高興，自從一生下來，母親就把冷淡的，迂緩的血分給她了，葛利高里一想到阿克西妮亞的瘋狂的熱愛時，就嘆了一口氣。

「娜塔莉亞，一定你父親是在冰山上種出你來的……你太冷啦。」

當他們相遇的時候，阿克西妮亞不安地笑着，瞳孔發着暗，發出了粘泥般的問話。

「好啊，葛利石加你和年青的妻日子過得怎樣，愛得怎樣呀？」

「我們活的……」葛利高里用不確定的回答躲避着，趁機迅速逃開阿克西妮亞的愛撫的視線。

看來，司契潘是和妻講和了。不常到酒館去了，有一天黃昏時光，在打穀場上，簸糧食時，這是在發生不和以後，第一次提議：

「來，克秀莎，我們唱一個歌吧？」

他們坐下來，靠在罩有一層塵土的麥堆上面。司契潘先唱了一個軍歌。阿克西妮亞用從胸部發出的豐滿的圓嗓子高聲合唱。就像出嫁以後的最初生活中那樣唱得很和諧。那時，他們從被一層玫瑰色的晚霞罩着的田地裏回來，司契潘在車上搖擺着，唱着悲壯的，古老的歌曲，就像在荒無人烟的地方的生滿野草的荒漠大道一樣。阿克西妮亞把頭靠在丈夫的突出的，半圓形的胸前，重復着。村裏的老人們，遠遠地聽着歌聲。

「司契潘娶了一個會唱的老婆。」

「你看唱得……真和諧！」

「司契潘加的喉嚨，真像鐘一樣。」

老人們在土台上，伴着紫色的，落日的雲堆，隔着街交談：

「又唱低音了。」

「這個歌，老宗，是在格魯濟亞（註）編的。」

「死去的基督石加很歡喜它。」

晚上，葛利高里聽見了阿司塔霍夫夫婦的歌聲。在打麥機上（他們的打穀場是和司契潘家的毗鄰的）看見了仍像從前那樣自信的，彷彿很幸福的阿克西妮亞。至少他這樣感到。

司契潘和麥列霍夫家的人不說話了。他在打穀場上帶着叉子來回走，工作的時候，搖擺着下垂的寬肩，不時地把開玩笑的話向妻投去，阿克西妮亞笑了，黑色的眼睛在頭巾下面閃灼着。她的綠裙子在葛利高里的眼前像雨一樣閃動。他的脖頸用一種莫明其妙的力量扭了一下，把頭轉向司契潘的打穀場的另一面去。他沒有看見娜塔莉亞正在幫助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把糧食鋪在場上，用自己的嫉妒的憂傷的眼光叮視着他的每一個不由自主的視線；也沒有看見把馬匹沿着打穀場四週趕着的，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微笑，看着他的彼得羅。在沉悶的聲音中——石頭滾子在地上滾動的聲音中，葛利高里想着一些模糊的念頭，想要捉住那些很容易從腦子裏滑走的片斷，可是沒有辦到。

遠近的打穀場，都送來打稜的聲音，趕牲口的喊聲，鞭子的哨聲，風車的轉動聲，消逝到草場上去了。被豐收所養肥的村莊，在九月的涼爽的映照中，在頓河岸上，朦朧地展開了，像一條玉一樣的橫在道上的蛇。在每一個用籬笆圍着的院子裏，在每一座房子的屋頂下面，像鑽一樣旋轉着自己的，和別人不同的，充滿了血的，又苦又甜的生活；祖父格里沙愈來愈老，忍受着牙齒的痛苦；司契潘心裏懷着對葛利石加的仇恨，夜間在睡眠中，常用鐵手指撕那破被子；娜塔莉亞跑到小板房去，躺在牛糞堆上，顫抖着，把身體彎成一團，爲自己的被人唾棄的幸福而哭泣；在市場上把一條小牛犢喝光了的賀里斯托尼亞被良心譴責着，被無限的預感和返回來的痛苦所折磨着的葛利高里嘆着氣；炯克西妮亞愛撫着丈夫，用眼淚澆着那一時不能消滅的對他的憎恨。

從麵粉磨開除出來的磨手達維德加，整夜地坐在瓦列特的土坯房子裏，而瓦列特閃動着兇狠的眼睛，說：「不，你瞎鬧！快把他的血管子割斷啦。一次革命對他用可太便宜。他們又要趕上一九〇五年的事啦，那時候我們再算賬！再——算——賬……！」他用傷痕斑斑的手指威嚇着，用肩膀整理了一下披在肩上的上衣。白晝和黑夜交織着在村莊上空經過，一週一週地流過去了，一個月一個月地爬過去了，風吹山谷按着時季響，被秋天的，綠色而透明的紺青色所罩着的，像鏡子一樣的頓河，冷淡地向海裏流去。

第四章

在十月底的一個星期日，菲多特·包陀甫斯珂夫出發到部落上去了。

籠子裏面，帶了四對肥鴨子，在市場上賣出去了；在舖子裏給妻買了一塊布，已經準備要回去了（一隻脚

登在輪邊上，拉了一下馬嚼子，——這時，一個不是本部落的陌生人向他走過來。

「您好！」他向菲多特招呼，黑黝黝的手指，放在黑色的帽邊上。

「你好！」菲多特期待地回答，睜起喀勒梅克式的眼睛。

「您從哪裏來？」

「從村莊上來，不是此地人。」

「您是從什麼村上來的呢？」

「從韃靼村。」

陌生人從旁邊的口袋裏拿出了一隻蓋上有小船的銀煙盒，用紙煙款待菲多特，繼續問。

「你們的村莊大嗎？」

「謝謝，吸過烟啦。我們的村莊嗎？一個很大的村莊。至少有三百人家。」

「有教堂嗎？」

「怎麼的，有啊。」

「有鐵匠作坊嗎？」

「就是打鐵的嗎？打鐵的是有的。」

「麵粉廠裏有小鐵匠間嗎？」

菲多特勒了一下強掙的馬，懷疑地看了一下黑帽子和大而白的臉上的一直鑽到黑而短的鬍子裏去的

繭紋。

「您要幹什麼？」

「我想要搬到你們的村上去住。我剛到部落上的首領那裏去過。您現在是空車趕回村子去嗎？」

「空車。」

「能帶我去嗎？不過我不是一個人，還有老婆帶着兩個箱子，大約有八普特重。」

「可以帶去。」

講定了兩塊錢，菲多特把車趕到福羅西珈——一個做麵包圈的女人那裏，他的僱主就住在她的房子裏。他把一個瘦弱的有白頭髮的女人安置在車上，把一隻鐵皮箱子放在後面。

他們離了部落，菲多特啞着嘴，用絲韁向自己的矮小的強健的馬身上抽去，捱了捱那扁腦海的，多角的頭。好奇心引動着他。他的乘客和露地坐在後面，沒有作聲，菲多特先向他討了一枝烟抽，然後問道：

「你們是從哪裏到我們的村子來？」

「從羅斯托埠。」

「是那裏生人嗎？」

「您說什麼？」

「我問：——是什麼地方生人？」

「啊，啊，是，是那裏生人，羅斯托埠人。」

菲多特拾起古銅色的顴骨來，看看遠方的草原上的草叢，蓋特曼斯克大道，有時轉灣，有時上山，有時在橙色的乾草裏。菲多特的準確的，銳利的喀勒梅克人的眼睛，望到大路以外去有半里遠，看見了野雁們的略微有

點動的頭。

「沒有鎗，不然倒可以趕過去打雁。哪，牠們在那裏走呢……」嘆了一口氣，用手指着。

「我看不見，」乘客說，盲目地震着眼睛。

菲多特用眼睛送走走落進小谷去的野雁，回過臉來向乘客。乘客是中等身材，很瘦，多肉的鼻樑上，那長得過近的眼睛，發着狡猾的光芒。說話的時候，他時常笑，厚厚的上嘴唇像帽沿一般凸出來。他的妻，包着一條毛織的頭巾，打着盹，菲多特沒有看清楚她的臉。

「您爲什麼要往我們村子裏去呢？」

「我是一個鐵匠，想開一個鐵匠店。也能做木工。」

菲多特不相信地看着他的大手，乘客捉住了這個視線，接着說：

「我也是『勝家公司』的推銷縫紉機的代理人。」

「我們應該怎樣稱呼你？」菲多特感到點興趣。

「我姓施托克曼。」

「大概不是俄國人吧？」

「不是，是俄國人。我的祖先是德國人。」

短時間內，菲多特已經知道鐵匠姚西夫·達維德維支·施托克曼從前是在「阿珂塞」工廠做過工，後來在庫板的什麼地方做工，再後來，是在東南鐵路工廠內做工。此外，歡喜問長問短的菲多特還詳細地問了一堆陌生人的生活情形。

當他們走到官樹林的時候，談話停止了。菲多特在路旁的井泉裏飲了飲出汗的馬，而且他因為旅行和車的震動，開始打盹了。離村莊祇剩五里路了。

菲多特把韁繩挽起來，把腳垂下，爲了弄得舒服點。但他沒有睡成功。

「你們生活怎麼樣？」施托克曼問，在車上顫動着。

「我們活着，吃麵包。」

「哥薩克們，一般地說起來，對於生活還滿意嗎？」

「有些是滿意的，有些不滿意。你不能滿足一切人的。」

「對，對……」鐵匠同意了，沉默了一下，又繼續發出歪曲的，裏面藏着什麼意思的問話：

「都很豐衣足食嗎，你說？」

「生活得還好。」

「兵役大概還要擔負吧？」

「兵役……我們習慣了，你只要能活着，就得去幹。」

「什麼什麼都得哥薩克自己弄，真不好。」

「有什麼法子，滾他媽的，」菲多特興奮地說，害怕地向把頭轉到一邊去的女人看了一眼，「和這種長官

在一道才倒楣……我要去當兵的時候，賣掉牛——才把馬弄好，但是他們把牠帶去看了看，又挑出來了。」

「挑出來啦？」鐵匠假裝吃驚說。

「是啊，他們說是壞腿的馬。我這樣那樣地爭辯：『請你們試試看，牠的腿和那些得過獎的馬一樣，不過牠

跑起來像公雞似的……是公雞一樣的步骤。」不行，他們不承認。這真是把我弄敗家啦……」

談話更活潑了。菲多特興奮地從車子上跳下來，滔滔不斷地講述村中的事情。罵村長分配草地不公平，讚賞波蘭的秩序，他在服兵役時，他的聯隊就是駐在那裏的。鐵匠用擠得很細的眼睛的尖利的視線，在和車子並排走的菲多特身上跑過。用骨製的，帶着銅圈的煙嘴，吸着淡薄的煙草，不斷地笑，斜形的，橫着把白色的，微斜的前額，切斷的縐紋，慢慢地和沉重地移動着，似乎從內心裏壓出了什麼祕密的思想。

黃昏以前到了村莊。

施托克曼，聽了菲多特的建議，到寡婦盧凱希珈·波波娃家去，在她家裏租了兩間屋子。

「你從部落上帶回來的是什麼人呀？」在大門口等着他的女隣居們向菲多特問。

「一個代理人。」

「什麼袋裏人？」

「混蛋們，哎，混蛋們。我告訴你們是代理人。是賣機器的。他奉送給漂亮人，如果是混蛋，像你瑪麗亞嬌子一樣，就得拿錢買啦。」

「你這個該死的好。你這種喀勒梅克人的怪樣子……像你這樣子馬都不能騎，牠也要害怕。」

「喀勒梅克人和韃靼人是草原上最初的人類，親愛的嬌子，你不要玩笑吧……」菲多特走開了。

鐵匠施托克曼住在斜眼的和長舌的婦人盧凱希珈家裏了。一夜還沒有來及過去，村裏的女人們的舌頭已經亂動了。

「聽見了嗎？教母？」

「什麼呀！」

「那個喀勒梅克人菲多特帶了一個德國人來。」

「嗷——嗷……」

「聖母保佑你吧！戴着帽子，可是叫什麼施托波兒呢，也不是什麼施托卡爾……」

「也許是一個警察吧？」

「是稅警，親愛的。」

「噢——噢——噢——女人們，他們都是胡說。據說他是一個簿記員，和潘克拉琪神父的兒子一樣。」

「巴士加，去……親愛的，到盧凱希珈家去，偷偷地問問她：『嬌子，給你帶來了個什麼人？』」

「快跑，乖孩子！」

第二天，搬來的人到村長那裏去了。

已經擔任了三年村長的菲道爾·馬內次珂夫，把黑色的漆布封面的居留證翻了半天，然後書記葉高爾

·莎爾珂夫也是翻了翻，看了看。彼此看了一下，村長就按照了曹長的舊習氣，威嚴地擺了一下手。

「住下吧。」

新來的人鞠了一躬，走出去了，在一星期中，他沒有出去，他生活着，像一隻野鼠住在洞裏一樣。斧子、乒乓球響着，在夏天的廚房裏，造成了一個鐵匠舖。女人們對他不能滿足的興趣，已經冷淡下來了，只有孩子們終天地死擠在籬笆上面，帶着野獸般的、大膽的好奇心，仔細看這陌生人。

第五章

葛利高里和妻，在聖母節（註一）的前三天，去耕田了。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有點傷風；他拄着拐杖，因為腰痛呻吟着，出去送那些耕地的人。

「葛利石加，先把牧場後面，靠近紅草場的這兩塊耕好。」

「嗷嗷。可是在塔洛夫崖附近那一份，怎麼辦呢？」因為釣魚啞了嗓子，喉嚨上纏了布的葛利高里小聲問。

「聖母節以後再說。這兒現在足夠耕了。紅草場那兒是半畝，（註二）不要貪吧。」

「彼得羅不去幫我們嗎？」

「他和妲麗亞到磨坊去。現在應該磨完了，不然就得用人力拉啦。」

伊莉妮支挪把一些軟的麵包圈塞到娜塔莉亞的上衣裏，小聲說：

「你可以把杜妮亞石珈帶去趕趕牛嗎？」

「兩個人就够了。」

「嗷，當心點，小寶貝。基督保佑你。」

在潮濕的衣服的沉重的堆下，把細腰彎着，杜妮亞石珈穿過院子，走向頓河去洗衣服。

（註一）十月一日是聖母節。——譯者

（註二）每畝等於四海克特，每海克特等於一萬平方公尺。——譯者

「娜塔莎，親愛的，在紅草場那裏有酸模花，摘一點回來！」

「我摘來，我摘來。」

「住嘴，跳鑽鬼！」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揮了一下拐杖。

三對牛拉着翻攏着的犁在街上走，把被秋天的乾燥和少雨晒堅硬了的土地劃出了痕跡。葛利高里迅速地整理了一下圍在頸子上的手巾，在路旁走着，咳嗽着。娜塔莉亞和鮑並排走，她的背上負着的糧食口袋跳動着。

村外面的廣原上，是一片透明的寂靜，牧場後面，凹凸的山丘後面，人們用犁把土地翻起來，趕牛的人們吹着口哨，但是在這兒——大道上——長滿了青色的矮小的苦蓬，被羊齒咬過的彎曲着像禱告時的鞠躬一樣的頓尼克和戈留諾克（註）和明朗的，像玻璃般的，漸漸冷下去的，被自然色的網絡的飄動着的遊絲劃斷了的天空。

彼得羅和姐麗亞送走了耕田的人們以後，就準備到磨坊去。把一面大篩懸在倉房中間，彼得羅篩起麥子來，姐麗亞把麥子裝在口袋裏，送到車子上去。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套馬，很細心地整理馬轡。

「快了嗎，怎麼的？」

「就完，」彼得羅在倉房裏答應。

到了磨坊裏，院子裏擠滿了車輛。一羣人圍着磅秤，彼得羅把韁繩遞給姐麗亞，從車上跳下來。

「快輪到我的號頭了嗎？」他問在磅秤旁立着的瓦列特。

「來得及。」

「現在是第幾號？」

「三十八號。」

彼得羅出去取口袋。這時候，秤旁邊有人互罵起來，一個啞聲的，兇狠的聲音吠着：

「你剛才去睡覺，現在又來挨滾開，霍霍爾，不然就揍你！」

彼得羅從嗓音上，猜出來是亞克夫——彼得科夫。他聽了聽，磅秤間裏發生了呼叫聲，從門中向外傳送。

很清脆地響了一聲，一個不很年青的，帽子歪在後腦海上去的，長鬚子的塔甫里昌人，從門口跌了出來。

「爲什麼？」他叫着，捂住腮巴。

「我把你的牙齒拔下來，齧你媽……」

「不等等！」

「彌吉賀沃爾，這兒來……」

亞克夫——彼得科夫（在兵役期中，有一次在釘掌時，馬跳了起來，蹄子踢在亞克夫臉上了，踢斷了鼻樑，嘴唇也割破了，馬掌就落在臉上，橢圓形的瘡痕長好了，變成了青色，尖釘的痕跡斑點發着黑色，因此綽號就叫波得科夫（註）是個很勇敢的，很結實的砲手，從門中跑出來，挽着袖子。一個高身材的，穿着紅襯衫的塔甫里昌人，用力在他後面打了一拳。波得科夫搖擺了一下，腳立定了。

「弟兄們，打哥薩克哪……」

從四面八方來的哥薩克和塔甫里昌人，都從磨坊的門中，跑到被車輛擠滿的院子裏來了，像從袖管裏倒出來的一樣。

一場格鬥在大門口開始了。大門被格鬥的身體們壓迫得吱咯響。彼得羅丟下口袋，咳嗽一聲，用碎步子奔向磨坊去。姐麗亞站在車子上，看見彼得羅把兩旁的人推開，擠到中間去了；當彼得羅被衆人的拳頭推到磨坊間的牆上，跌倒下去而且被踐踏時，她大喊了。米琪喀·珂爾叔諾夫從機器間的拐角，揮着一根鉄門門，跑過來了。

那個從後面打過亞克夫的塔甫里昌人，從人羣中衝了出來，紅襯衫的破袖子，在背後像鳥翅膀一樣擺動，塔甫里昌人彎着腰，手撐在地上，跑到第一輛車旁，輕輕地把車轆拔下一根來，磨坊院子的上空拖長聲地和嘎聲地動蕩着：

「啊——啊——啊——啊……」

「咕嗚——嗚——嗚——嗚……」

「啊呀呀呀，啊啊啊啊……」

毆打。衝擊。呻吟。轟隆……

沙米里家的弟兄三個從家裏跑來了。沒有手的阿列克塞在柵門口跌了一交，腳絆在也不知誰擲在地上的韁繩上了；跳起來，跳過了擋住去路的車轆，把左臂的撕破的空袖子，緊接在肚皮上。他的弟弟馬爾丁的褲腿從白襪中脫了出來；彎下身子，想把它塞進去，可是在靠近磨坊那裏，發出了號叫的聲音。也不知是誰的喊聲，像

被風吹動的蜘蛛絲一般，高高地在斜屋頂上空飛過。馬爾丁挺直身體，追阿列克塞去了。

姐麗亞從車上望着喘着氣，擰着手；周圍都是女人的叫喊，馬匹不安地豎起了耳朵，牛哞哞叫，向車子上奔……臉色蒼白的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搖晃着走過去，咬着嘴唇，像圓蛋一般的肚子，在背心下面滾動。姐麗亞看見穿破紅襯衫的塔甫里昌人，用車轆打在米琪喀·珂爾叔諾夫身上，立刻又跌倒了，折斷的車轆脫出手來。一隻胳膊的阿列克塞踏在他的身上，用鐵拳頭，向後腦海上打。姐麗亞的眼前，是用閃動着的各色襪襪布片組成的戰鬥場面，她看見而且也沒有感到奇怪，米琪喀跪在地上，用鐵門打在迅速跑過的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身上；那人揚着手向後仰去，又像螃蟹一般爬向磅秤間裏去；人們用腳踏他，又仰面朝天跌倒……姐麗亞歇斯底里地大笑了，她的畫成弧形的眉毛，笑得更彎了。她把眼睛轉向彼得羅，瘋狂的笑聲停止了；他搖晃着，從動蕩着的，亂哄哄的人羣中爬出來，躺在車旁，吐血了。姐麗亞喊叫着，向他奔去。拿着木棍的哥薩克們，從村莊裏跑來了——其中的一個揮動着一根鐵棍。戰場展開成奇怪的樣子。他們的鬥爭，不像在酒館裏醉後，或者在油餅節時在牆角的鬥爭。一個被打破了頭的，年青的塔甫里昌人，躺在磅秤間門口；他的腿攤着，滿頭是黑色的凝血，血染的髮辮，遮到臉上來；看來，已經離開這蔚藍色的愉快的世界了……

把像綿羊一樣擁擠在一起的塔甫里昌人們，壓迫到機器間旁邊了。如果不一個塔甫里昌人想到辦法，事情的結局會更壞的，他跳進了機器間，從爐子裏拿出一根冒火焰的木柴來，從門口跑出去，跑到那個存了一千多普特糧食的板房處。濃煙從他的肩膀上面向上冒，憂鬱的火星在白晝的世界上面閃灼。

「我——要——放——火啦！」他野蠻地吼了一聲，把爆炸着的火棍拿近木房的蘆葦頂子。

哥薩克們吃了一驚，停止了。乾燥強烈的風，從東方吹過來了，把煙霧從機器間的屋頂上，吹到塔甫里昌人

的羣中去。

祇要有一點火星——落到屋頂的乾蘆葦上，全村便會被烟霧吞噬。

一陣短促的，瘖啞的呼喚，震動了哥薩克人羣。其中的一些人開始向磨坊間退去，但是，那個塔甫里昌人，搖晃着火棒，火星從灰色的烟霧中向下落。大嚷道：

「我要放火……把這兒那兒都點着……我——要——放——火！院子外面去……」

臉上很多處都是青傷的亞克夫——波得科夫——禍首——第一個離開了磨坊的院子。哥薩克們都跟在他後面，匆忙而迅速地離開了。

塔甫里昌人們把口袋向車上丟着，把馬套在車上，和站着，揮着皮韁繩的結子，用鞭子打着馬，從院子裏跑了出去，在街上隆隆響着，奔出了村落。

沒有手的阿列克塞——站在院子中間，袖口結着的襯衫的空袖子在長肚皮上攙着，閃着那永遠痙攣的眼睛和腮巴。

「上馬，哥薩克們……」

「追呀……」

「他們還沒跑過山去呢……」

米琪喀·珂爾叔諾夫斜着身子衝出了院子。聚集在磨坊間前面的哥薩克們的，很明顯的騷動又像波浪一般動蕩了，正在這時候，一個戴着黑帽子的，誰也沒有見過的陌生人，用迅速的脚步從機器間裏走過來了，用擠得很窄的尖眼睛的鋒芒，盯住人羣，舉起一隻手來。

「請等一等！」

「你是誰？」波得科夫搖動着舞動的眉毛。

「從什麼地方掉下來的？」

「網上他……」

「哈……」

「噢——噢——噢……」

「等一等，鄉親們……」

「禿尾巴狗才是你的鄉親哩……」

「鄉下人。」

「破草鞋！」

「揍他，亞士！」

「對準他的眼睛！……對準眼睛！……」

這個人不安地笑着，並不害怕，摘下帽子，用一種非常天真的姿勢擦額角；結果微笑解除了他們的武裝。

「有什麼事？」他把摺成兩半的帽子揮了一下，指着磅秤閘門口的，被土地吸收了的黑血。

「我們打霍霍爾呢，」沒有手的阿列克塞和平地回答，腮巴和眼睛都動了一下。

「爲什麼打呢？」

「爲了輪班，不應當先搶，」波得科夫解釋，走到前面來，寬大地一揮，擦去鼻子下面的紅鼻涕。

「叫他們記住點吧！」

「哎嚇，追上去多好……草原上你總不會放火的。」

「害怕了，大概是不敢了吧？」

「一個人在失望的時候，一定會放火的，就像喝酒一樣。」

「霍霍爾們，是最會生氣的傢伙。」阿豐加·奧捷洛夫微笑着。

那人向他那方面揮了一下帽子。

「你是誰？」

他藐視地布啣一聲從傷痕斑斑的口內吐出了一口唾沫，緊跟着唾沫的飛落，停下脚步。

「我是一個哥薩克，你不是一個基卜西人嗎？」

「不是，我和你都是一樣是俄羅斯人。」

「胡說！」阿豐加清析地說出。

「哥薩克是從俄羅斯人傳流下來的。你知道這個嗎？」

「但是我告訴你，哥薩克人是哥薩克人傳流下來的。」

「古時候，有些農奴從地主處逃跑了，就在頓河沿岸落戶，就管他們叫哥薩克。」

「親愛的人，走你自己的路吧！」沒有手的阿列克塞把腫脹的手指，捏成拳頭，抑制而又憤恨地，向他建議，

眼睛不住氣地變。

「討厭鬼才落戶呢……你看，壞小子，想把我們改造成鄉下佬！」

「這是誰你聽見嗎，阿法拿西？」

「這是一個新搬到這兒來的人，住在斜眼睛盧凱希珈家。」
把追趕人的機會放過去了。

哥薩克們開始分散了，活潑地評論着發生的鬥毆。

*

*

*

*

*

夜間，在離開村莊八里路的草原上，葛利高里圍着一件粗布的堅固的外衣，悲哀地對娜塔莉亞說：

「你簡直像一個陌生人……你就像這個月亮一樣：既不冷又不熱。我不愛你，娜塔莎，你不要生氣。我本不願意說這些，可是不成，很明白，不能這樣過下去的……也爲你可憐，已經結婚這麼許多日子了，可是心裏仍然感覺到什麼也沒有……空虛。就像現在的草原。」

娜塔莉亞抬起眼睛，向上望着那不能接近的星空，它被一層在他們頭上浮動的多影的，透明的雲片遮蓋，沒有作聲。晚來的飛着的鷺鷥，從藏青色的高空中，發着銀鈴一般的呼聲。

垂死的草悲哀地僵死地發着氣味。在小山崗上的某處，閃耀着耕田的人們分佈在各處的篝火的光，
葛利高里在黎明前醒了。外衣上落了有二寸厚的雪。草原在新鮮的雪的處女一樣的淺藍色中，顯得很疲乏，附近，有迷了路的兔子的清晰的足跡發着藍色。

第六章

從很早就這樣傳下來的：如果一個哥薩克，沒有同伴，沿着向米列洛窩去的大路走，當他遇到烏克蘭人的時候（他們的村莊，是從下亞布倫斯克村起，一直綿延到米列洛窩，約有七十五里），如果不讓路，那麼烏克蘭人就會把他打個半死。因此如果要到車站上去，一定要有好幾輛馬車結伴同行。那末如果在曠野上相遇的時候，再不害怕彼此辱罵了。

「喂，霍霍爾！讓路！住在哥薩克的土地上，討厭鬼，還不願意讓路嗎？」

這對於把麥子送到頓河的巴拉蒙諾夫磨坊來的烏克蘭人也不舒服。於是門殿開始了，一點原因也沒有，只是爲了「霍霍爾」三個字，既然叫「霍霍爾」——便應該打。

在幾百年以前，一隻多事的手已經在哥薩克的土地上，播種了階級不和的種子，培養和愛護着它們，種子變了豐富的嫩芽，在門殿中，把主人的和從沃倫日遷來的人們——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血都流到地上。

在麵粉磨的門殿兩星期以後，一個警察署長和一位檢察官，到村子裏來了。

施托克曼第一個被傳去受訊問。檢察官是一個年輕的哥薩克貴族出身的文官，在手提包裏尋找着問：

「在搬到這裏來以前，您住在什麼地方？」

「在羅斯托。」

「一千九百零七年爲什麼坐監獄？」

施托克曼用鼯鼠一樣的眼睛，向提包和檢察官的垂下的頭上的，生滿頭皮的斜分開的髮縫上閃了一下。

「因爲妨害秩序。」

「嚶哼……那時候你在哪裏做事？」

「在鐵路工廠裏。」

「職業？」

「鐵匠。」

「您不是猶太人嗎？不是改信基督教的嗎？」

「不是。我想……」

「我不知道您想什麼。被流放過嗎？」

「是的，被流放過。」

檢察官從提包上，把頭抬起來，動了一下剃得光光的，長着些粉刺的脣。

「我勸您離開這裏……」又自己向自己說：「我自己努力做到這點。」

「爲什麼，檢察官先生？」

對問題的回答，却是問話：

「在麵粉廠打架的那天，你對本地的哥薩克們說了些什麼？」

「實在是……」

「啊，現在自由啦。」

施托克曼走出了莫訶夫家的陽台（官吏一向是住在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家裏，不住旅館的），聳着肩，回顧了一下大敞開的油漆過的門。

第七章

冬天並不是一下子就來的。聖母節以後，落下來得雪融化了，牲口羣又被趕到牧場上來，刮了一星期的南風，天暖了，大地又融開了，草原上，晚期的青苔，又鮮艷奪目地發了綠色。

溫暖一直保持到聖米海洛夫節，後來就寒冷起來，下了大雪，寒冷一天比一天加甚，雪落下了二寸半厚，沿頓河散佈着的菜園裏，有像姑娘們的綉花般的繖孔一樣的，兔爪留下的梅花形，穿過了籬笆。街道上闕無人跡。牛糞的烟霧在村莊的上空鼓張開了，飛集到住人處來的烏鴉，在路旁的灰堆裏亂刨，雪橇的平坦的，冬天的道路，像一條褪色的，灰色帶子彎曲進了村莊。

有一天村場上集會了。是爲了分配和砍伐樹枝的事情。一羣穿長皮大衣和短皮大衣的人們，蹣跚吱吱響着，聚集在公所的台階旁。寒氣吹進了公所。桌子旁邊，村長和書記的旁邊，散坐着些可敬的——生着銀白色鬍子的老人們，還有年青些的——生着各色鬍子或者沒有鬍子的——哥薩克們。擠成一堆，從蒸發着羊皮味的領子裏發出喧噪聲。書記綿密地一行一行寫滿了紙，村長從肩膀上看着他，滑稽的唧咕聲，在公所的寒冷的屋子裏哄哄着。

「現在的草……」

「哦，哦……甸子上的草——可以餵牲口，但是草原上的全是頓尼克草。」

「從前——在古時候，聖誕節以前就可以放牲口。」

「對於喀勒梅克人很好。」

「唉咳——噫。」

「村長是狼獾子，你看頭都不會轉。」

「額子吃得太胖了，鬮豬——魔鬼。」

「噯，親家，你怕冬天嗎？穿羊皮襖……」

「基卜西人在現在的時候，就要把皮大衣賣掉的。」

「耶穌降生週時——基卜西人都睡在草原上，沒有什麼東西可蓋，只蓋着魚網，凍到細腸子內去了——一個基卜西人醒了，手指伸出了魚網眼和罵起媽來：『呼，媽媽的——他說——院子裏真冷啊……』」

「上帝救救吧——道路開始要滑啦！」

「給牛釘上鐵掌，沒有別的办法！」

「不久以前，我在鬼浦地方砍過白條兒，很好。」

「維哈爾把褲子鈕上吧……如果凍掉了——女人會把你趕出院子的。」

「瞧，阿甫傑伊支，是你承餵祭牛嗎，怎麼的？」

「我拒絕了。巴蘭加·穆雷恒帶去了……哪，我好像是寡婦啦，很高興。拿去吧，我說，留着傳種用去……」

「哎哈——哈——哈！」

「嘿——嘿——嘿……！」

「諸位老人家！樹枝怎麼辦呢……靜一點……！」

「我說，如果生了小崽子……我就做教父……！」

「靜一點！我們誠意地請求！」

會議開始了。摸着出汗的權杖（註）叫着那些分到的人名字，冒着熱氣，用小指把鬍子上的冰柱撥下來。在關着的門口外面，是冒熱氣，擁擠和擤鼻子的響亮聲音。

「不能定在星期四砍，」伊萬·陶梅林努力壓住村長的嗓子，揉着紅色的耳朵，歪着戴藍色砲兵制帽的頭。

「這是爲什麼？」

「耳朵要揉下來啦，砲手！」

「我們給他縫上半耳朵去。」

「星期四半村的人都要去割草。已經商量好啦……！」

「你從星期一開始。」

「諸位老人家……！」

「什麼事？」

（註）權杖是一根特製的水棍，以代表頓河哥薩克首領的權力——譯者

「沒有事……」

「呼——嗚——嗚——嗚……」

「嚇——嚇——嚇——嚇……」

「哈——哈——哈——哈……」

馬特悅·喀書林老頭子從搖擺着的桌子上面探身過來，熱情地尖聲叫着，用光滑的亞辛木拐杖把陶梅林觸到一旁去。

「你的草等等吧！……大概！……可是祭祀……你生來就是烏亂的混蛋，你是我的年青的老弟……就是這樣！看你……就是這樣……」

「你老到這樣，只好向鄰居去借聰明啦……」沒有手的阿列克塞從後排把頭探過來加入說，鑿着眼睛，痙攣地動着有瘡疤的額頰。

爲了一小塊耕好的土地，他和喀書林老頭子，已經有了六年仇了。每一個春天，都要打他一頓，馬特悅·喀書林奪來的那塊地只有一隻麻雀的四分之一大——皺起眉來，互相唾碎。

「住口，痙攣鬼！」

「真可惜，太遠啦——我從這兒够不到你，不然我要揍你一頓，準叫你流紅鼻涕！」

「看你，禽你媽，缺手鑿眼鬼……」

「你們住嘴吧，又纏在一起啦……」

「哪，到院子裏去，你們在那兒鬥一場幹啊。」

「拉倒吧，阿列克塞，你看老頭子已經坐立不安了，而且頭上的帽子也搖擺了。」

「他幹什麼……」

「明天把他的耳朵堵住，現在你不要吵啦。」

「誰吵架，就把他們送到監獄裏去……」

村長把拳頭，在發響的桌子上捶了一下。

「馬上，我就叫駐防兵來住口！」

安靜下去了。喧嘩走到後排就消失了。

「星期四一亮就去砍木頭。」

「你們怎樣，諸位老人家？」

「沒有什麼！」

「上帝就這樣吧！」

「現在不十分聽從老人的話啦……」

「大概，將來會聽從的。難道我們不能訴諸正義？我的阿列克撒希加，當我把他分出去的時候，就和我吵起架來，抓住我的前胸。我立刻打了他一頓。『馬上我去告訴村長和老人們去，揍你一頓……』他和平了，像被急流沖着的草一樣聽話了。」

「諸位老人家，還從部落首領那裏接到一件訓令，」村長改變了聲音，扭了一下頭：制服的硬領子勒着下巴，勒進了脖頸，「本星期六，年青人都要到部落去宣誓。在黃昏的時候，就要集合在部落公所前面。」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靠近門口的一個窗子處，像仙鶴一樣翹着濃腿和親家並排站着。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穿一件敞懷短大衣，坐在窗台上，眯着眼睛，栗色鬚子露出了笑容。白色的短睫毛上，掛了一層霜，褐色的大粒的雀斑，被冷風一吹充起血來，發着灰色。附近，是年青些的哥薩克們擠在一起，互相鬩眼，微笑中間，是把阿塔曼斯基聯隊的上面鑲着銀十字的藍頂皮帽，戴到平滑的禿後腦海上去，和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同年——總不見老，而且永遠罩着一層蘋果般的紅暈的，綽號叫做「布列賀」(註)的阿甫傑伊支在那裏搖棍。

阿甫傑伊支曾經在禁衛軍阿塔曼斯基聯隊裏服務過。服務去的時候，還是姓西尼林，可是回來的時候……變成「布列賀」了。

他是本村第一個被徵到阿塔曼斯基聯隊去服務，而且變得和哥薩克有點不同了：年青人的長成，是和一切人相同的；幼年時代，他是有點糊塗的，但是自從退伍回來以後——變成向山下跑的車子一樣了。從他回來的第一天，就開始講述自己在皇宮裏服務的奇怪故事和自己在彼得堡所做過的不凡的事情。發癡的聽衆，起初相信了，張着口，誠意地接受，可是後來揭穿了，原來阿甫傑伊支是撒謊，他是欺騙村中從來沒有見過這些事；於是大家公開地嘲笑他了，但是用自己杜撰出來的怪事叫人懷疑的他臉都不紅（也許紅過的，可是因為他臉上那永遠的紅暈，不能看出來），仍舊不停地撒謊。年老的時候，有點反常了，如果人們把他擠在牆角，沒法辯論時——他就生氣，打起架來，但是如果人們僅僅沉默着，嘲笑着——就更熱情地吹牛，一點也不注意嘲笑。

在家務方面——是一個能幹而耐勞的哥薩克，一切都做的很清楚，雖然有些地方也弄點鬼計，但是只要

(註)即吹牛者之意。——譯者

談話一關聯到他在阿塔曼斯聯基隊服務的時候……他總是很簡單地把兩手一擺，從內心裏發出哈哈的笑聲，向地上坐去。

阿甫傑伊支站在中間，在已經踏成圓形的氈靴上搖擺着；環顧一下擠在一起的哥薩克們，沉重地和低聲地說：

現在的哥薩克全是廢物。都是身材很矮，什麼用處也沒有的人。你可以用鼻涕把任何一個打成兩段。這樣總之。他藐視地笑着。用氈靴踏掉一口痰，「有一次我在月申斯克部落看見了一堆死人骨頭，這是哥薩克的——這是……」

「從什麼地方把它們掘出來的，阿甫傑伊支。」光腮巴的安尼庫石加用肘觸着鄰人問。

「老宗，爲了就要快到的節日，不要胡說吧。」

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纔了一下鉤鼻子，耳朵上環子棍了一下。他不喜歡瞎說謊。

「我，老弟，我生來就不撒謊，」阿甫傑伊支很威嚴地說，吃驚地回顧了一下像發瘧疾一樣抖着的安尼庫石加。「是給我的舅子蓋房子的時候，看見的死人骨頭。先來打地腳，就掘開一個墳。大概這是在古代頓河的旁邊，教堂附近，有一個公墓。」

「骨頭有什麼關係？」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不滿意地問，預備要走了。

「胳膊啊——噢，」阿甫傑伊支用船槳一般的臂比了一下，「頭啊——天知道，我不撒謊——和軍隊用的銅子一樣。」

「最好你還是對年青人講講你怎樣在聖彼得堡捉強盜吧，阿甫傑伊支。」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提議，從窗台上站起來，掩着短大衣。

「那有什麼可講啊，」阿甫傑伊支謙虛地說。

「講吧！」

「我們請求！」

「賞臉吧，阿甫傑伊支！」

「你看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阿甫傑伊支咳嗽了一下，又從褲子口袋裏掏出來一個煙荷包，向彎曲的手掌上倒出了一撮煙草，把從荷包內落出來的兩個銅幣又裝回去。用幸福的眼睛環顧了聽衆一下。「一個被捕的壞小子從監獄裏逃走了。這兒那兒地找——沒有一切機關都弄得天翻地覆。既然跑了——就拉倒吧！夜間，值班的軍官來叫我，我去了……是的……去——他說——到皇帝陛下的宮內去，找你……皇帝自己要去，」當然我有點膽怯，可是進去了。我立過正，而他，慈愛的人，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說：「就是這麼一回事，他說伊萬·阿甫傑伊支，本朝的第一個壞人逃走了。你鑽到地下去，也要找到他，不然你就不要到我眼前來！」——「聽見啦，皇帝陛下，」——我說是啊……我的弟兄們，可真叫我頭暈啦……我從御馬監裏，選了三匹頭等的馬，於是，前進啊，前進啊。」阿甫傑伊支吸着煙，環顧一下聽衆的蠢腦袋，又從把破包圍住的掛着的烟霧中活潑地說話了：「我白天跑，夜間跑。但是在第三天，在莫斯科附近追上了。把他，寶貝，裝在馬車裏，又順舊路回來了。半夜的時候才來到，全身污泥，我一直到皇帝那裏去了。這些公爵和伯爵都不肯放我進去，但是我向前走。是呀……敲一下門。『請允許我進去，皇帝陛下。』——『誰呀？』——他問。——『這是我，我說是伊萬·阿甫傑伊支。』」

支·西尼林。』裏面忙亂起來了，我聽見他自己喊：『瑪萊亞·非多靈芙娜，瑪萊亞·非多靈芙娜，快起來，生上自沸壺火，伊萬·阿甫傑伊支來啦！』

笑聲像打雷一樣從後排爆炸了。正在讀一張關於「尋牲口」的通告的書記，停在「左腳踝上裹有破襪」的句子上了。村長像鵝一樣伸長的脖子，看着在大笑中動蕩的人羣。阿甫傑伊支拍了一下皮帽子，繃着眉，失措地用眼睛從這個人望到另外一個人。

「等一等！」

「噢，哈哈……」

「噢，嚇，死鬼……」

「嘿，嘿，嘿……」

「阿甫傑伊支，禿狗，噢呵——呵……」

「生上自沸壺，阿甫傑伊支來啦！噢，噢！」

開始散會了，台階的凍透了的木板階層不斷地緊張地呻吟着。人們在公所附近的踐踏過的雪上踐動，司契潘·阿司塔霍夫和一個高身材的，長腿的哥薩克——荷蘭式風磨的主人——正在用鬥爭來取暖。

「從磨工的頭上來，」圍着他們的哥薩克建議了。「把他肚子裏的鉄子掏出來，司契潘！」

「你不要用力太大，啊，瞧，要看清楚點！」喀書林老頭子像麻雀般跳着，熱情了，因為被迷住所以也沒有注意到在他的灰色鼻子尖上很小心地掛着一粒很大的光亮的水滴。

第八章

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從會場回來，就一直走到他和老太婆佔用的那間房屋裏去。伊莉妮支娜這幾
天正鬧傷風。在她的水腫的臉上，可以看出疲倦和病痛的樣子。她躺在高高墊起的毛毯子上，把脊背緊靠在豎
起的枕頭上。她一聽到熟習的腳踏聲，回過頭來，帶着那好久以來聚在她臉上的嚴肅，看着丈夫，把視線停在普
羅珂非耶維支的，罩住嘴的，因為呼吸而沾濕了的，長鬍子絡上，停在分開的，鑽到長鬍子中的，潮濕的短鬍上，她
鼻孔抽動了一下，老人帶進了冷氣和羊皮的酸味。「今天他沒有喝酒，」——滿意的她想着，把後跟還未完成
的，帶着編針的襪子放在自己的腫肚子上。

「砍樹的事怎樣？」

「決定星期四了。」普羅珂非耶維支撫摸着鬍子。「星期四早晨開始，」他重說了一遍，坐在緊靠床的箱
子上。「噫，怎樣？不輕一點嗎？」

伊莉妮支娜的臉上，孤獨的樣子像陰影般輪着。

「還是那樣……骨節裏鑽痛，折磨人。」

「我已經對你這個混蛋講過，秋天不要下水去。既然知道自己的毛病，就不要弄啦！」普羅珂非耶維支着
急地說，用拐杖在地上畫了一個大圓圈。「女人難道還少嗎？你這些大爺真他媽的該死，弄濕了，現在可……我
的上帝！上帝，哪哪……噯呀！」

「麻也不能讓它爛掉啦，女人都不在家，葛利沙帶自己的妻去耕田了，彼得羅和妯娌，誰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老頭子向捧到一起的手掌呼着氣，身體向牀上俯去。

「娜塔希珈，怎樣？」

伊莉妮支娜活潑起來了，帶着一種很明顯的驚慌說。

「怎麼辦，——我不知道……前兩天又喊叫了，我就走到院子裏去，一看——有人把倉房的門打開了。我想去把它關上。走進去，她正站在穀箱旁邊。我問她：『你怎麼啦，怎麼啦，親愛的？』但是她說：『有點頭痛，媽媽，』是不是真話，你也不知道。」

「也許她生病了吧？」

「不是，我問過了……也許是誰欺侮了她，也許是和葛利沙怎麼了……」

「他到這個……不是又到她那裏去了吧？」

「你怎麼啦，老頭子！你怎麼啦！」伊莉妮支娜吃驚地拍了一下手。「難道司契潘是胡塗蟲嗎？沒有看出來，沒有。」

老頭子坐了很久就出去了。葛別高里正在自己房間裏用銼刀銼拴着絲的鉤。娜塔莉亞用煉好的豬油塗它們，小心地一個一個地用碎布把它們包起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跛着走過去，試探地看看娜塔莉亞。她的發黃的腮頰上，像在秋天的樹葉子上，浮現着一種暗晦的紅暈。在一個月來，她很明顯地變瘦了，眼睛裏顯出來一種新生的，可憐的表情。老頭子停在門口了。「噯，他真愛女人啊（註）」他想着，又向娜塔莉亞的鬢在

凳子上的梳光的頭看了一眼。

葛利高里坐在窗子旁邊，移動着銼刀，他的頭髮，像亂雜的黑色鬚毛一樣在額上跳躍。

「你他媽的給我住手……」因為突發的瘋狂臉紫着，老頭子握緊了拐杖，支住手臂，喊道。

葛利高里哆嗦了一下，莫名其妙地，把眼睛抬向父親。

「我想把兩頭都銼尖，爸爸。」

「住手，我命令你準備砍木頭去。」

「我就來。」

「雪橇上的釘子一個也沒有，他還——弄什麼鉤子，」老頭子已經比較安靜地說了，在門口附近踏着（看來，還想要說些什麼）他走出去了。餘怒發到彼得羅身上去了。

葛利高里穿着半截皮襖，聽見父親在院子裏嚷着：

「牲口到現在還沒有飲，你看什麼，這個那個地……這是誰把籬笆旁邊的草堆弄亂啦？我對誰說過，不要

動籬邊上的草堆……該死的人們，把最好的草都弄壞啦，到春天耕地的時候，你用什麼餵牛呀……」

星期四，在天亮前兩小時，伊莉妮支娜便把妲麗亞叫醒了。

「起來，該生火啦！」

妲麗亞穿着一件襯衣，奔到爐子那裏去。在小房子裏摸到火柴，點上了火。

「你快點做早飯，」頭髮散亂的彼得羅催着妻，吸着煙和咳嗽着。

〔註〕這是一句反話。——譯者

「他們捨不得叫醒娜塔莎，沒良心的還在睡哩。怎麼的，我應當分成兩半嗎？」剛醒的，生氣的，怔怔的妲麗亞嘟囔着。

「你去叫醒她，」彼得羅勸道。

娜塔莉亞自己已經起來了。披着上衣，到牲口棚去拿乾糞。

「把火種去拿來！」大媳婦命令了。

「叫妲麗亞去挑水，聽見嗎，妲石珈？」伊莉妮支娜困難地在廚房裏移動着脚步，嘎聲說。

廚房裏散佈着新鮮的酵母，皮鞭響，和人體的溫暖氣息。妲麗亞拖着氈鞋跑着，生鐵鞋掌響着；小乳房在袖子挽到肘節以上的粉紅色襯衫下面顫動。她結婚後的生活，沒有使她變黃，也沒有使她乾瘦；高而苗條的，像柳枝般軟的腰，還非常像處女。步法輕俏，聳動肩膀；對丈夫的叫喊，笑了一笑；在惡狠的薄嘴唇片下面，細密地閃動着小而整齊的牙齒。

「晚上就應該把乾牛糞放進來，把它們放在爐子裏烤乾，」伊莉妮支娜不滿意地說。

「忘記啦，媽媽。是我們不好，」妲麗亞代替大家回答。

做好早飯的時候——天已經亮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被稀粥燙着，匆忙地吃着早飯。繃着眉的葛利高里慢慢地嚼着，顎骨上面的瘤子球跟着滾動。彼得羅背着父親，激怒着因為牙痛摳腮頰包起的妲麗亞石珈作爲取笑。

村莊裏，雪橇的鐵槓聲響起來了。在灰色的黎明的霧中，牛車們向頓河移動。葛利高里和彼得羅出去套雪橇。葛利高里走着圍起軟圍巾——新娘送給新郎的禮物，——吞着嚴寒的乾燥的空氣。一隻烏鴉從院子上空

飛過，響亮的喉音的叫聲沉下來。在寒冷的天空上可以很清楚地聽到翅膀慢慢振動的聲響，彼得羅看着牠飛過去，說：

「到暖和的地方去啦。飛到南方去啦。」

在粉紅色的，快活的，像處女的微笑一樣的雲後，一彎細小的月亮在天空掛着。煙像豎起的毛髮，從煙囪裏冒出來，像沒有手的人一樣，向那不可攀登的，遼遠的，金色的，被新月的鋒刃刻畫着的天空伸展出去。麥列霍夫家對面的頓河還沒有完全結凍。河邊上，積雪的中間，是綠色的堅冰，像急流一樣的不能制住的水在下面撫摸着，冒着泡沫，再遠些的中間，靠左岸附近，從黑水淵迸出泉流的地方，是一塊可怕的和停滯的還沒凍結的深淵，在白色的雪的邊緣中發着黑色，還留在那裏過冬的野鴨子們像許多黑色斑點一樣，鑽來鑽去。

人羣離開廣場了。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沒有等着兒子們，先趕着老牛走了。彼得羅和葛利高里略停一下也跟着走了。在山坡處追上了安尼庫石加。腰裏繫一條綠色帶子，手中握着一柄裝新柄的斧頭的安尼庫石加和牛並排走着，他的妻，一個短身材的病女人，趕着車。彼得羅還離得很遠就喊道：

「隣居，怎麼的，你還帶着女人去啊？」

歡喜開玩笑的安尼庫石加跳着跑到雪橇旁邊。

「帶着呢，帶着呢，爲了取暖的。」

「她身上的熱氣可太少，太瘦啦。」

「我餵她鈴鏗麥吃，可是她還不強健起來。」

「我們分的柳樹是在一塊上嗎？」葛利高里從自己的雪橇上向下跳着問。

「在一塊，給點烟來吸吸吧。」

「安尼凱，你簡直是生在別人的東西上的。」

「偷來的和要來的，比什麼都甜。」安尼庫石加打着哈哈，笑容把女人般的光臉繡了起來。

一同走着。在掛着一層薄紗般的霜的樹林中，是一片嚴肅的白色。安尼庫石加在前面走，用鞭子抽着路旁垂下來的枝子。松針一般的鬆脆的雪，一嘟碌一嘟碌地落下來，落在包着頭的安尼庫石加的妻的身上。

「不要發昏，魔鬼！」她喊着，拂去身上的雪。

「你把她的臉撇到雪堆裏去！」彼得羅說，趁機用鞭子向牛肚皮上打了一下，爲了加快脚步。

在女人崖拐角的地方，迎面遇到司契潘·阿司塔霍夫，他趕着卸了套的牛向村中走去，大踏着脚步，靴靴底子吱吱響着。他的鬚曲的上了霜的前髮，像葡萄珠一樣，從歪戴着的皮帽子下面垂了出來。

「喂，司喬帕，迷路了嗎？」安尼庫石加走平了喊。

「迷路啦，禽他媽的……在下坡處，雪橇撞在樹根上啦——橇槓折成兩段啦。只好回來吧。」司契潘又加上了一堆無恥的話，從彼得羅面前走過，光亮的，強盜般的眼睛，在長睫毛下面無禮地睜睜起來。

「雪橇丟了嗎？」安尼庫石加回過頭來喊。

司契潘揮了一下手，用鞭子抽了一下，把向旁邊的田地上走去的牛拉回來，並且用長久的目光送着在雪橇旁邊走的葛利高里。葛利高里看見離開第一個山崖不遠處，是被丟在路中間的雪橇，姆克西妮亞站在橇旁。

她用左手掩着頓河式的皮襖的襟，望着迎面有車輛移動過來的道路。

「讓路，不然我就踏啦。嗚噫，你不是我的老婆！」安尼庫石加喊叫了。
阿克西妮亞笑着讓開了，坐到歪到一邊的，沒有櫃檯了的雪櫃上。

「那不是你的老婆和你坐在一塊哩。」

「硬粘着要來，就像牛蒡花纏在豬尾巴上一樣，不然我可以把你帶着走了。」

「謝謝啦。」

彼得羅和她走平時，迅速地望了落在最後的葛利高里一眼。他走着，不安地含着微笑；在他的每一個動作中都表現出來，驚慌和期待。

「日子過得好嗎，女隣居？」彼得羅把手套舉到帽沿上，問候。

「托福上帝。」

「壞了嗎，怎麼的？」

「壞了，」阿克西妮亞聲調拖長地回答，沒有看彼得羅，站起來，轉身向走近來的葛利高里。

「葛利高爾·潘苔萊維支，應當告訴您……」

葛利高里轉向着她，向走過去的彼得羅說：

「照顧着我的牛。」

「噢，好，」彼得羅猥褻地笑了一下，把那被煙草燻苦了的鬍子唾到嘴裏去。

他們沉默地互相對立着。阿克西妮亞恐慌地向四周看了一下，把濕潤的黑色的眼睛，移到葛利高里身上。羞恥和愉快燒紅了她的腮，燒乾了嘴唇。她短促地連續地嘆息着。

安尼庫石加和彼得羅的雪橇，消逝在棕色的櫟樹林後面了，葛利高里凝視着阿克西妮亞的眼睛，看見它們被惡毒的和失望的火焰燃燒着。

「噯，葛利沙，隨你便，我沒有你，簡直沒有力量活下去。」她堅決地說，緊閉着嘴唇，等候回答。

葛利高里一聲不響。寂靜像鐵箍一般地包圍住樹林子。因為透明的空虛使耳朵裏發響。被車槓軋過的道路的光面，天空的灰色的破雲片，瘡啞的，死一般的沉睡的樹林……烏鴉的突然的喳喳的和很近的叫聲，好像把葛利高里從不久的盹睡中喚醒了。他抬起頭，看見生着黑藍色羽毛的烏鴉，蜷着腿，在無聲的飛行中，像告別一般擺着翅膀。葛利高里自己也意想不到地說了。

「那兒會暖和一一點。牠是向暖的地方飛去了……」他搖晃着，啞聲地笑了……「噯……」他偷偷地把醉眼的低垂着的瞳孔向四周顧盼了一下，和突然地把阿克西妮亞向自己處拖過來。

第九章

晚上，各種人物都聚集在佔據了斜眼的盧凱希珈的半幢房子的施托克曼家。賀里斯托尼亞來了，從麵粉廠來的有肩上披着一件油污上衣的瓦列特，毗着牙的，已經三個月沒有事幹的達維德加，司機人科特里亞洛夫，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補鞋匠菲里加有時也來；常來的客人是米士喀，珂晒沃依，他還是一個沒有服過兵役的青年哥薩克。

起初是玩紙牌，後來不知怎麼一來，施托克曼就不注意地拿出了一本涅克拉索夫的小書來，開始大聲讀

——他們歡喜了。以後又讀尼基丁，但是在將近聖誕節的時候，施托克曼提議讀一本散亂的，沒有裝釘的，外表很難看的小冊子。曾經在一個教會學校畢業過業的，讀起書來總是大聲的珂西沃依，輕蔑地把油污的小冊子看了一眼。

「可以把它切成麵條了。真油啊。」

賀里斯托尼亞大聲笑起來，達維德加令人目眩地微笑着，但是施托克曼等待大家都笑過說：

「讀一下，米沙。這是關於哥薩克的書。很有趣。」

珂西沃依把金色的前髮，垂到桌子上，一字一句地讀道。

「頓河哥薩克小史。」望了所有的人一眼，期待地揚着眉。

「讀下去，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命令。」

糾纏了三個晚上。讀過了普嘎喬夫，(註一)關於自由的生活。司強卡·拉進，(註二)和康特拉琪·布拉文。

(註三)

他們一直讀到近代。無名的作者，通俗地和惡狠地嘲笑了哥薩克的貧乏的生活，愚弄着制度和統治，嘲弄沙皇的政權，以及被國王僱傭充任禁衛軍的哥薩克的本身。他們衝動了。爭辯了。賀里斯托尼亞把頭頂在天花板的小樑上，大聲地嚷。施托克曼坐在門旁，用骨製的，帶着銅箍的煙嘴吸着煙，只是用眼睛笑。

(註一)普嘎喬夫·葉梅里揚(約一七四四——一七七五)十八世紀時農民革命的領袖。——原註

(註二)司強卡·拉進，(一六七一年被處死刑)十七世紀時農民革命的領袖。——原註

(註三)康特拉琪·布拉文(生於一六六〇年左右，一七〇七——一七〇八年暴動的領導者)——原註

「對呀！眞公道呀！」賀里斯托尼亞喊了。

「把哥薩克弄到受這種恥辱，不是自己的錯處，」珂晒沃依猶疑地把兩臂一分，纔起了美麗的暗眼睛的臉。

珂晒沃依是個短粗傢伙，肩膀和屁股一樣寬，因此成了一個方形的人。堅實的磚紅色的頸子，安在生鐵一般壯健的身體上，在這個脖頸上安排得很勻整的，是美麗的，不很大的頭，奇怪地向外望着，生着一張女人輪廓的兩眼發暗的臉，小而倔強的嘴，和在金色鬚髮下面的眼睛。司機人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是一個骨格寬大的哥薩克，殘酷地辯論。哥薩克的傳統，滲進了和培養了他的每一個骨格寬大的身體的骨節。他爲哥薩克辯護，向賀里斯托尼亞進攻，閃動着凸出的圓眼睛。

「你變成一個鄉下佬啦，賀里斯坦，不要爭論吧，那兒……在你的哥薩克的血裏——有一桶異教徒的血啦。你的母親一定和沃倫轟日的雞蛋商人睡過覺。」

「你是混蛋……喂，混蛋，老兄，」賀里斯托尼亞低聲說。「我是在講眞理。」

「我沒有在阿塔曼斯基聯隊服過務，」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敵意地說，「這種在阿塔曼斯基聯隊的人，不論是誰，全是混蛋……」

「在軍隊裏也有那種不會轉彎的人啊。」

「住口，鄉下佬！」

「鄉下佬，難道不是人嗎？」

「他們既是鄉下佬，都是用菩提木做的，用樹枝編成的。」

「老兄，當我在彼得堡服務的時候——我什麼事都看見過。曾經有一次，」賀里斯托尼亞把「次」字說得特別重，說：「我們擔任守衛皇宮，夜裏要到外面去巡邏，騎着馬繞着皇城走，兩個向那邊去——兩個向這邊來。相遇的時候，就問：『全都安靜嗎？沒有什麼暴動發生嗎？』——『什麼事也沒有。』——就又分開了，如果想要站下來說一句話——那是不成的人，也要挑選的：把兩個人放在門口，一定要比一比，使這個和那個一樣。如果是黑的，那末一定是一對黑的站着，如果是白的，就是一對白的站着。不但是頭髮，就是臉也要像，有一次理髮匠就因為這種糊塗事把我的鬍子染了。恰好和尼基佛爾·梅士柴里亞珂夫配成一對來站崗——他是我們中隊中的，一個契別肯斯克部落的哥薩克——但是他這個魔鬼，是個栗色毛髮的人。誰他媽的知道他，頭髮和火焰一樣紅。找啊，找啊，在中隊中就找不到這種毛色的人；中隊長巴爾金就對我說：『到理髮店去，趕快把你的頭髮和鬍子染一染。』我就去了，而且替我染了……但是我向鏡子裏一瞧，簡直心都冷了：火燒的一樣啊！簡直是火燒的一樣！就是一切。當我抓住鬍子的時候，連手指都燙啦。啞……」

「噫，葉麥里亞，簡直扯到題外去啦！我們最初講的什麼呀？」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打斷他的話。

「講人民哪，就是講的什麼。」

「噫，講下去呀。不然講自己的鬍子，對我們有他媽的什麼用處。」

「我就是說：有一次我騎馬去擔任守衛。和同伴一同走着，但是從牆角裏鑽出來幾個大學生。我們裝着不見他們，一看見我們，就大聲叫起來：『哈，啊啊，啊啊！』又叫了一次：『哈，啊啊，啊啊……』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向四周看，已經包圍住了我們。『哥薩克們，你們騎在馬上轉些什麼呀？』我說：『我們擔任守衛，但是你放下馬韉呀，不要抓！』——而且抓住了腰刀。但是他說：『老鄉，你不要疑惑，我自己就是喀敏斯克生人，是在這裏進「大雪」

讀書的……大學。」大概是這樣。於是我們就向前走了，但是一個大鼻子傢伙，從錢包裏掏出一張十塊錢的鈔票說：「哥薩克們，拿去喝點酒吧，爲了我亡父的幸福。」他給了我們一張十塊頭，還從皮包裏拿出了一張照片：「這就是爸爸的本人，——他說——拿去做紀念吧。」嗚，我們就拿了，不好意思不拿。大學生們走開了，又是一次：「哈，啊啊！」從那兒向涅甫斯基大街去了。中隊長領了一小队人，從皇宮的後門中，向我們跑來。他跑過來問：「什麼事？」我說：「一羣大學生攔住了我們，還開始說話，但是我們本想照規矩用刀砍他們，可是後來他們向我們表示服從了，我們就走了，就是這回事。」換了我們的班，我們對曹長說：「盧基支，我們賺到了十個盧布，爲了這位老人家的靈魂的安寧，我們應當把它們喝掉。」——於是我們把照片拿出來。晚上曹長拿來了些沃得克酒。我們足足玩了兩天，但是後來發覺這原來是詭計。這個大學生，大鼻子的浪女人，是把一個德國種的叛徒領袖的照片，當做父親給了我們。我當真地拿了這張照片，爲了紀念他，把它掛在牀上，我看見——照片上一部灰色鬍子，是個相貌端正的人，好像是一個商人，但是中隊長看見了，就問：「你從什麼地方弄來的這張照片，怎麼一回事？」「如此這般，」——我說。他開始打我的耳光，而且還又……：「你知道嗎，——他吼叫着，——這是他們的首領卡爾……」——我可能是把名字忘記了……：「噯，好像他，上帝叫我想吧……」

「卡爾·馬克斯？」施托克曼提示了一下，在微笑中不安着。

「噯，噯就是他。卡爾·馬爾斯……」賀里斯托尼亞高興起來了。「他把我們當傻子看待，真她媽的有一次，阿列克塞王子帶着他的師父們到我們的守衛室來。如果他們看見，會怎樣呢……」

「你總是誇獎鄉下佬。你自己也不知變成什麼樣子啦，」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嘲笑說。

「可是喝了十塊頭。雖然是爲了這個大鬍子卡爾喝的，可是喝啦。」

「應當爲他喝酒的，」施托克曼微笑着，並且玩弄着骨製的，帶銅箍的煙嘴。

「他做了什麼好事情嗎？」珂爾沃依問。

「下一次再告訴你，今天太晚啦。」施托克曼用手掌把煙嘴拍了一下，爲了把熄滅的煙蒂從煙嘴裏挖出來。

在斜眼的盧凱希加家的房客家裏，經過了長期的教育和選擇以後，組成了一個十人組的哥薩克核心。施托克曼是中心人物，向着他自己所知道的目標堅決地進行。就像在木頭裏的蛀蟲一樣，蛀進了他們的簡單的瞭解力，而且很熟練地，向他們灌輸着對於現存制度的不滿和憎惡。起初，他碰在那種不信任的冷鋼鐵上了，但是並不放鬆，終於蛀透了……

他安置上了不安的種子。誰能知道在四年以後，從那種包在腐爛的皮殼內的種子裏，會生長出來這種堅實的，活潑的萌芽呢？

第十章

月申斯克部落座落在傾斜的多砂的頓河左岸，它是一個上游的古老部落，是從在彼得一世時被燒毀的齊高那克地方移植過來的，就改名叫作月申斯克了。從前曾經是由沃倫轟日到亞速海的大水路的標誌。

在月申斯克對面，頓河像一張韃靼人的弓，向右邊轉了彎，到巴茲克村附近，又偉大地伸直了。它戴着綠色的透明的水波，流過右岸上的白堊色的山岩，流過右岸的接連不斷的村莊，流過左岸的稀疏的部落，流向海裏。

去直流到藍色的亞速海。

在烏斯旗·霍派爾斯克的對面，霍派爾河和頓河合流了，在烏斯旗·莫德月吉次克對面，和莫德月吉次克河合流了；滿潮的頓河在各種顏色的，人烟稠密的村莊和部落中間向下游流過去了。

月申斯克——全部落都是埋在黃沙堆中間。是一個不愉快的，荒涼的，沒有花園的部落。廣場上——一座被時間變成灰色的老教堂，六條街道，沿頓河散佈開了。在頓河轉彎處，從部落走向巴茲克去的地方，有一個叢生白楊的湖，像袖子一般分出去，有頓河淺水處那樣寬。湖的盡頭，也就是部落的盡頭。在一塊長滿了金色的刺草的小廣場上——是第二個教堂，綠色的圓頂，綠色的屋頂，和叢生在湖對岸的白楊樹比賽着綠色。

在部落後的北方，一片黃色的沙地，一片憔悴的松林，許多充滿了粉紅色（因為紅粘土的原故）的沼池。在沙原中，在遠處的用砂粒組成的土坡上——有稀疏的，像鳥子一般的村落，墓園和紅色的柳叢。

十二月裏的一個星期日，在老教堂對面的廣場上——由各部落來的，約有五百人的年青的哥薩克們聚成了一個黑色人羣，教堂裏彌撒式完了，鐘聲「雄壯地」響着。下士長——一個英勇的帶着超過定期服務的袖章的哥哥薩克——命令「排隊」。喧鬧的人羣，分開了，排成了兩條又長又不整齊的隊伍。下士們在隊伍旁邊往返地跑，把波浪般的不整齊的隊伍排齊着。

「隊伍們，」下士挺起身子，用手做了一個不確定的身法，喊道：「排成兩行……！」
穿着制服，新軍官外套，刺馬針喀嚓響着，走進庭院來了，後面跟着一個副官。

葛利高里·麥列霍夫和珂爾叔諾夫·米琪喀站在一排，小聲地談話。

「靴子夾腳，簡直受不了。」

「忍耐點，你能當首領。」

「馬上就要把我們帶走了。」

好像證明一般，下士長向後退着，用靴後跟轉了一下。

「向——右——轉！」

「噯——喇——」五百雙穿着皮鞋的腳清晰地響了。

「左肩向前，開步走！」

縱隊穿進教堂的庭院的大開着的門去了，從頭上支稜起來的皮帽子閃動着，腳踏的聲音一直響到教堂的屋頂上。

葛利高里站着，沒有聽到神父所讀的誓詞。他向米琪喀的臉上看了一下，那人痛得縐着眉，倒換着被靴子箍緊的腳。葛利高里舉上去的手麻木了，腦子裏翻騰着雜亂的念頭。走近十字架去，吻着被許多嘴的唾沫沾濕的銀片，想着阿克西妮亞，想着妻。一段簡短的回憶像閃電般升起來切斷了思想：森林，被白色的，柔軟的嫩毛遮着，披着漂亮的像銀色面幕的褐色樹枝；毛織頭巾下面的阿克西妮亞的黑眼睛的潮濕的熱烈的閃光……

又走出到廣場上來了。從新地排好了隊伍。下士擰着鼻涕，手指不注意地在制服上一擦，開始演說了：

「現在你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而是哥薩克了。宣過誓了，自己就應該知道，這是爲了什麼。現在你們已經長成了哥薩克，你們就應該保重自己的名譽，聽從父母的話和其他等等。從前是孩子——可以胡鬧，大概還在街上揪過頭髮，但從這以後，就要想想你們將來的任務了。一年以後，你們就得去服兵役。」說到這裏，下士又擰了一下鼻子，從手掌上抖去沾住的鼻涕，把毛茸茸的，用兔毛織成的手套向手上戴去，完結道：「你們的父母應

當爲你們料理一下了。挑一匹戰馬，還有一切……好，但是現在上帝保佑年青人們回家去吧！」

葛利高里和米琪喀在橋旁等到了同村的伙伴，一同上路了。沿着頓河走。巴茲克村莊上面，煙囪裏的煙向上飄着，鐘聲輕輕地發出反響。米琪喀在所有的人後面癩着，拄着一根多節的，折斷的木棒。

「脫下來吧，」一個孩子勸告。

「腳會凍壞的，」米琪喀站住，搖晃着。

「穿着襪子走。」

米琪喀坐在雪地上，用力把靴子從腳上脫了下來。用脫下靴子的腳，一顛一顛地向前走。在道路上的鬆軟的雪上，很清折地印出了用鉤針織成的厚毛襪的痕跡。

「我們順哪一條路走呢？」身材短小的，留有前髮的阿列克塞·別士尼亞克問。

「沿頓河，」葛利高里代大家回答。

談着話走着，互相從路上向外推着。

商量着把每一個人都推到雪堆上去，然後起來，軋成一堆。在巴茲克和格羅木科甫斯克村之間，米琪喀第一個看見一隻穿過頓河去的狼。

「孩子們，狼哪……噓……」

「嗚——嘞——嘞——嘞……」

「嗚嚇……」

狼用懶懶的步子，跑過了幾沙繩遠，便側身站在離開對岸不遠的地方了。

「抓住牠……」

「哈……」

「噓，該死的……」

「米特里，牠是覺得你奇怪哩，因為你穿着襪子走。」

「看，牠側身站着，脖頸是不會轉動的。」

「把牠捆住，就不會動。」

「看哪，看哪，走啦……」

灰色的野獸，像用天然石頭彫成的，站在那裏，尾巴像棒子般拖出去。後來牠匆忙地跳到岸邊去，鑽進遮着堤岸的柳叢裏去了……

當他們回到村莊的時候，天已經黃昏了。葛利高里沿着冰走到自己的胡同，向大門走上去。卸下來的雪橇放在院子裏；麻雀在籬笆旁堆的一堆樹枝上唧喳叫着。燒過煤的房子氣味和牲口棚的蒸氣都散佈了出來。

葛利高里走上台階去，向窗子裏看着。

掛燈發憂鬱地把廚房照黃了，彼得羅背對窗子站在光亮中，葛利高里用筴帚掃了掃靴子，便走進那滿是蒸氣的廚房裏去。

「這就是我，嗚，你們過得好嗎？」

「你真快。大概冷了吧？」彼得羅奔忙地和匆忙地招呼他。

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兩手拄在膝蓋上坐着，垂着頭。妲麗亞用一隻腳搖動那吱吱響的紡線車的輪

子。娜塔莉亞站在桌子旁邊，背向着葛利高里，並沒有回過頭來。葛利高里用迅速的目光在廚房裏瞥了一下，便把眼睛停在彼得羅的身上了。在他的不安的，有所期待的臉上，明白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宣誓了嗎？」

「啊哈！」

葛利高里慢慢地脫衣服，消磨着時間，腦子裏迅速地翻動着可能發生的事情，和造成這沉默及冷淡招呼的原因。

伊莉妮支娜從內室走了出來，她的臉上也顯着有些驚異的痕跡。

「娜塔莉亞，」葛利高里想，和父親並排坐在凳子上。

「給他預備晚飯。」母親用眼睛指着葛利高里，向姐麗亞說。

姐麗亞停住了紡線車的歌聲，走向爐子去，不可捉摸地聳了一下肩和擺着自己的苗條的，非婦人的腰部。寂靜吞沒了廚房。一隻不久以前才生產的山羊帶着小羊睡在矮爐腳邊取暖。

葛利高里吞着菜湯，不時看着娜塔莉亞，但是看不見她的臉。她側身向着她坐着，把頭低垂到編針上面。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第一個先不能忍耐這個總沉默了，咳嗽了一聲，響亮地和清楚地說：

「娜塔莉亞要走了。」

葛利高里把麵包屑聚成小堆，沒有作聲。

「這是爲什麼？」父親問，下嘴唇很明顯地顫抖着（這是不久就要發作狂怒的先兆。）

「不知道爲什麼？」葛利高里眯着眼睛，把湯盤推開，站起來，畫着十字。

「可是我知道……」父親提高了嗓音。

「不要吵，不要吵……」伊莉妮支娜加入說。

「可是我知道爲什麼……」

「噢，用不着大喊大鬧的，」彼得羅離開窗子，移動到屋子中間來。「這是件關於愛情的意願嗎——同住下去，如果不願意嗎——就拉倒。」

「我不責備她。雖然這種羞辱，在上帝面前，也是一種罪惡，但是我並不責備她；她沒有錯，是這個狗崽子的錯處……」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指着靠在爐旁的葛利高里。

「我對誰有過錯呢……」

「你自己還不知道自己嗎……不知道嗎，魔鬼……」

「不知道。」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跳起來，推翻凳子，緊靠上葛利高里去。娜塔莉亞丟掉襪子，落出來的編針響了一下；跟着這聲音一隻小貓從爐子上跳下來，歪着頭，用彎曲的爪子推着線團，一直把它滾到箱子旁邊去了。

「我現在告訴你，」老頭子抑制地字字清楚地開始說：「你要不願意和娜塔莉亞同住——就從這院子裏滾出去，願意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這就是我的話。滾，願意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他用一種平常時的安靜的聲音重複了一遍，便走開去，扶起凳子來。

杜妮亞石珈坐在床上，閃着驚恐的圓眼睛。

「爸爸，我對您說，您不要生氣，」葛利高里的聲音抖而低。「並不是我自己結的婚，是您給我結的婚。我不

需要娜塔莉亞。如果她願意，叫她回到父親那裏去好了。」

「你也給我從這兒滾出去！」

「我就走。」

「滾你媽的蛋！」

「我走，我走，你不要忙！」葛利高里把拋在床上的半截皮襖的袖子拉過來，翕着鼻孔，也和父親一樣大發着憤怒，顫抖着。

在他們的身體內，流着同樣的，土耳其人的混血，在這種時候，他們相像到奇怪的地步。

「你到哪——哪——裏去？」伊莉妮支娜呻吟着，抓住葛利高里的袖子，但是他用力推開了母親，飛快地抓起從床上落下來皮帽子。

「叫他滾，這個瘋狗！叫他滾，該死的東西！滾，滾，滾吧……」老頭子喊着，把門大敞開了。

葛利高里跳到門洞裏，最後他聽到——娜塔莉亞的大哭聲。

寒冷的夜籠罩着村莊。從黑色的天空，落下了松針般的雪片，頓河上的冰像被開砲射擊一般裂開了。葛利高里喘着氣，從院子裏跑出來。狗用各種的腔調在村莊的另一端亂吠着，黃色的燈光透過黑朦朧朧着。

葛利高里沒有目的地沿街走着。從司契潘家的窗子裏金鋼石般反映出了黑暗的顏色。

「葛利——沙」娜塔莉亞的悲哀的喊聲，從大門處送過來。

「你死了吧，沒人要的玩意！」葛利高里咬得牙齒咯吱響，加快了脚步。

「葛利沙，回來！」

葛和高里把自己的蹣跚的脚步，向第一條胡同走去，最後一次聽到被距離壓低了的悲哀的呼聲。

「葛利沙，親人哪！……」

迅速地穿過廣場，在岔路口上他停下來了，腦子翻着朋友們的名字，算計着在誰家裏可以借宿。

停在米海勒·珂西沃依家門口了。那人住在山坡下面；母親，米海勒自己 and 一個小妹妹——這就是全部家庭。走進院子，敲了敲草房的小窗子。

「誰？」

「米海勒在家嗎？」

「在家。這是誰呀？」

「這是我，葛利高里·麥列霍夫。」

一分鐘以後，從最初的甜夢中醒過來的米海勒開開了門。

「是你嗎，葛利沙？」

「是我。」

「你半夜裏來幹什麼？」

「放我進屋去，到裏面再談。」

在門洞裏，葛利高里抓住了米海勒的肘部；因為一時找不到相當的話，恨着自己，悄悄地說：

「我在你這裏睡一夜！……我和家裏人相罵了……你家裏怎樣，太擠嗎？……噢，我隨便什麼地方都行。」

「地方是有的，進來吧！你們爲什麼吵架啊？」

「噯，老兄……以後……你們的門在哪裏？我看不見。」

給葛利高里在長凳上鋪上鋪蓋。躺下來，連頭蓋腦用半截皮襖包起來，爲的是不要聽見和女兒睡在一塊的米海勒的母親的喃喃聲。

「現在家裏怎麼樣了？娜塔希珈走了沒有呢？生活要展開新的樣式了。到哪裏去呢？」一個念頭迅速地表示出來：「明天叫着姆克西妮亞，我們一同到庫板去，離開這裏遠點……遠遠地，遠遠地……」

從前從來沒有見過的，心上很陌生的草原的崗坵，村莊，部落，在葛利高里的閉着的眼睛前浮動着。在崗丘的崖壁後面，在灰色的道路後面——誘人的廣原，和姆克西妮亞的像晚開放的叛逆的花一樣的愛情的佈施，像神話一般。

被向前推動的不可測的事情弄驚慌了的他睡去了。在入睡以前，他精細地努力想要記起一種在思想上壓榨着的不能用話表示出來的東西。思想平滑地在半睡狀態中動着，像一艘順水流下去的小船一樣，而且突然撞在什麼東西上了，彷彿是攔淺了；不由自主地糊塗了起來，他輾轉着，在猜想中轉動着。「怎樣呢？什麼東西橫在路上呢？」

早晨醒來，想起了：「服務！我和姆克西妮亞跑到什麼地方去呢？春天——要去進營，秋天就要去服務……就是它麻煩。」

吃過早飯，把米海勒叫到門洞裏來。

「米沙，請你到阿司塔霍夫家去一次，告訴姆克西妮亞，要她在黃昏的時候，到風車那裏去。」

「那末司契潘呢？」米海勒爲難地說。

「你想法子，就像有事情一樣。」

「我去吧。」

「去吧，哪，要她一定來。」

「好啦。」

傍晚的時候，坐在風車附近，在袖口裏吸着烟。風在風車後面的乾玉蜀黍莖中亂撞地叫着。一塊破布片在伸出的車翅上拍動。葛利高里覺得像一隻不能飛去的大鳥拍着翅膀，在他頭上盤旋。阿克西妮亞還沒有來。夕照映在西方的紫色的、憂傷的光中。風從東方更快地吹來，黑暗追逐着升到柳樹上的月亮，敷張開來。紅色的有藍色斑紋的天空，在風車上面，僵死地發着暗，村莊上——是白晝的奔忙的喧嘩的餘音。

葛利高里一連吸了三枝烟，把最後的烟頭，插進踐踏過的雪中，在恨恨的憂傷中，向四週看了看。從風車到村中去的融化了的通路粘膩地發着黑色。從村莊出來的人一個也看不見。葛利高里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向從米海勒的窗子裏發出的，像招呼般閃動着的火光那裏走去，走近了院子，牙縫裏吹着哨，幾乎滿懷地撞上了阿克西妮亞。看來，她是跑來的，或者匆忙走來的，喘着氣，從她的新鮮的冷下去的嘴裏，忽然發出風的氣味，忽然發出遠方的，新鮮野草的略可捉摸的氣味。

「等了許久，我以爲你不會來了。」

「好容易才把司契潘打發出去……」

「你要把我凍壞啦，可咀咒的女人！」

「我很熱，來暖和我。」她敞開了頓河式皮襖的有毛邊的大襟，把葛利高里包起來，像金合歡圍住樺樹

一樣。

「叫我幹什麼？」

「等一等，拿住我的手……這兒有人走呢。」

「不是和家裏人吵架了嗎？」

「跑出來啦。我在米士喀家過了一晝夜……我現在像一隻喪家犬一樣了。」

「你現在打算怎樣？」妮克西妮亞把抱着葛利高里的手放開了，怕冷地把皮襖襟裏了一裏。「來，葛利沙，我們到籬笆旁邊去。爲什麼要站在路當中呢？」

走開了。葛利高里把堆積的雪拂去，背靠在凍結得吱吱發響的籬笆上面。

「知道不……娜塔莉亞回自己家去了嗎？」

「不知道……大約是要走的。不然在這兒住個什麼勁兒呢？」

葛利高里把妮克西妮亞的冷手拉進自己的袖子裏來，用手指握住她的細手腕，問道：

「我們怎麼辦呢？」

「親愛的，我不知道。你要怎樣我就怎樣。」

「你能丟開司契潘嗎？」

「一點也不嘆氣。馬上行！」

「我們兩個人不論到什麼地方找點事做，住在一起吧。」

「就是做牲口的事也可以，我和你，葛利沙……只要你……」

兩個人站着，彼此用體溫溫暖着。葛利高里不願意走，站着把頭迎着風，翕動着鼻孔，沒有抬起粘在一起的眼臉。阿克西妮亞把頭鑽在他的腋下，呼吸着他那種親近的，醉人的汗味；躲避着葛利高里的眼睛的，愉快的，充滿幸福的笑容，在她的非常貪婪的嘴唇上顫動。

「明天我到莫訶夫家去，也許在那裏可以找到點事情做，」葛利高里說過，握住阿克西妮亞的手指出了汗的手腕上面一點。阿克西妮亞沒有作聲，沒有抬頭。不久以前的微笑像被風從嘴唇上舐去了一樣，憂傷和恐怖在張大的眼睛裏，像一隻被逐的野獸一樣發着疲倦。「告訴還是不告訴呢？」——她想，想起了自己懷孕的事。「應當告訴他，」——決定了，但是立刻又由於恐怖發着抖，把可怕的念頭趕跑了。用自己女性的本能感覺到這還不是說這話的時候，這是會永遠失去葛利高里的，而且懷疑着在她的心底下跳動着的孩子，是他們兩個人中的誰的呢，靈魂弄了一下狡猾，沒有告訴。

「爲什麼發抖冷嗎？」葛利高里問，用皮襖的大襟裹着她。

「有點冷……應該回去啦，葛利沙，司契潘回來，發現我不在家，他會跳起來的。」

「他到什麼地方去啦？」

「我費了很大力才把他支到安尼凱家裏去門牌啦。」

他們分開了。在葛利高里的唇上還留着她的嘴唇的氣味，又像是冬天的風，又像被五月的雨淋過的野草的和遠方的不可捉摸的氣味。

阿克西妮亞轉進了胡同，彎着腰，幾乎是跑起來了。在對着誰家的井的地方，牲口在那裏踏着秋天的泥濘的地方，絆了一下子，腳踏在凍結的泥塊上滑着，覺得肚子裏有一種刺痛，抓住了籬笆的柱子。疼痛安靜下去了，

可是在肋部，一個活的東西在轉動着，憤怒地和強烈地一再打擊着，連着好幾次。

第十一章

早晨，葛利高里到莫訶夫家去了。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正從鋪子裏回來喝茶。他和阿台平坐在用珍貴的橡皮樹紋的花紙所裱糊的飯廳裏，喝着深紅色的酸茶。葛利高里把帽子放在前廳，走進了飯廳。

「我找您有點事，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

「你大概是潘苔萊·麥列霍夫的兒子吧？」

「是。」

「你有什麼事？」

「想要求您，可以不可以雇我做工人？」

葛利高里應着門聲回過頭來，從大廳裏走出來一位穿着綠色的制服，帶着中尉肩章，手中拿着摺成四層的報紙的青年軍官。葛利高里認出來是去年賽馬時被米琪喀·珂爾叔諾夫追過的軍官。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向軍官推過一把椅子去，問：

「爲什麼，你的父親窮了嗎，要把兒子僱出去嗎？」

「我不和他們住在一起了。」

「分開了嗎？」

「是。」

「我很歡喜用你，知道你們是一個能耐勞苦的人家，可是我這裏沒有位置。」

「怎麼一回事？」中尉把椅子靠近桌子坐來，看着葛利高里，問。

「這個小夥子要找事做。」

「你會管馬嗎？你駕駛馬駕得好嗎？」中尉問，用茶匙在杯子裏攪着。

「我會。我會經管過自己的六匹馬。」

「我需要一個車夫。你的條件怎樣？」

「我並不多請求……」

「那末，明天你到我父親的家裏去吧。你知道李斯特尼次基·尼珂萊·阿列克塞耶維支的莊園在什麼地方嗎？」

「對啦，我知道。」

「離開這裏十二里。明天早晨去，到那裏再講吧。」

葛利高里在原處踏着，已經抓住門鈕了，說：

「請您出來一下，我還有話要和您說，大人……」

中尉跟葛利高里走到半黑暗的過道裏來。粉紅色的陽光吝嗇地從陽台上穿進了毛玻璃。

「什麼事？」

「我不是一個人……」葛利高里的臉紅得很厲害。「我還有一個女人，也許，您也能給她找一個位置。」

吧？
」

「是妻嗎？」中尉微笑着問，抬起了被陽光照成粉紅色的眉毛。

「別人的老婆……」

「啊嚇，有什麼。噫，怎樣呢，我們把她安排在廚房裏打雜吧。可是她的丈夫在哪裏？」

「就在這裏，本村人。」

「怎麼的，你會從丈夫手裏把女人拐來呢？」

「她自己來的。」

「一個浪漫的故事，噫，好吧，明天來吧。現在沒有事啦，老弟。」

早晨八點鐘，葛利高里到了亞果得諾——李斯特尼次基的莊園。一所用磚牆圍繞着的大房子，座落在寬暢的山谷裏，院子裏不規則地散佈着各式各樣的房子：瓦頂的廂房，中間有瓦砌成的數字——一九一〇年；——僕人的住室，浴室，馬廄，雞窩，牛圈，長形的倉房，車棚，一幢古舊的，被院落旁的花園圍繞着的大房子座落在花園中間。大房子後面一排赤裸的白楊和樹頂像棕色的帽子，上面散滿了鴉巢的柳樹，像一道灰色的牆豎立着。一羣黑色的克雷姆種獵狗在院子外面迎接住葛利高里。一條瘸腿的老母狗帶着老太婆似的流淚的眼光，首先嗅了葛利高里一頓，垂着乾燥的頭，跟在後面。一個女廚子正和一個年輕的，長着雀斑的婢女在僕人住室中相罵。一個厚嘴唇的老人，在像口袋一般的烟霧中，坐在門檻附近。婢女把葛利高里領進了屋子。前屋裏嗅到狗的和還未乾的獸皮氣味。桌子上放着一支雙筒獵槍的套子和一個帶着綠色的，雜亂的絲帶的獵袋。

「少爺叫你去！」婢女從側門裏探出身子來說。

葛利高里小心地看了自己的髒靴子一下，向門內邁去。

中尉正躺在安置在窗下的床上。毯子上——放着裝有捲烟紙和煙草的盒子。中尉一面捲着紙烟，一面扣上白襯衫的領子，說道：

「你真早。等一等，父親立刻就來。」

葛利高里站在門旁了。一會兒，前屋裏有誰的脚步聲，順咯吱響的地板走了。濃重的低音從門縫裏穿過來。

「沒有睡嗎？葉甫蓋尼？」

「請進來吧。」

一位穿着黑色高加索皮袍子的老人進來了。葛利高里從旁邊看他一眼，首先刺進他的眼睛——就是歪扭扭的細鼻子，和鼻子下面有點被烟草燻黃的，白色鬍子的半弧形。老人身材有一沙繩高，寬肩膀，很瘦。他的身上無力地披着一件駱駝絨的長上衣，領子像結一般勒住了棕色的多纒的頸頸，褪色的眼睛生在靠鼻樑的附近。

「爸爸，這就是我給您介紹的車夫，——這是一個好人家的小夥子。」

「誰家的？」老人用雷鳴般的聲音說。

「麥列霍夫家的。」

「哪個麥列霍夫家？」

「潘苔萊·麥列霍夫的兒子。」

「我認識普羅珂菲——是同事潘若萊我也認識。不是那個柴爾喀司種的癩子嗎？」

「對啦——是癩子。」葛利高里像孩子一般伸直了身體。

他記起了父親講過的退伍的李斯特尼次基將軍的故事——是俄土戰爭的英雄。

「爲什麼要出僱呢？」從上面轟隆出來。

「不和父親一塊住啦，大人。」

「如果你做起工來。那末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哥薩克呢？父親分你出來，難道什麼也沒有給麼？」

「對啦，大人，沒有給。」

「那末就是另一回事了。你和妻一同出僱嗎？」

中尉把床弄得山響。葛利高里把眼睛轉過去。看見——中尉正在使眼色，搖着頭。

「對啦，大人。」

「不要什麼大人不大人啦。我不歡喜！工錢——八塊錢一月，這是兩個人的。妻給看院子的和短工們燒飯。

同意嗎？」

「好。」

「明天早上就到莊園上來。你就住在從前馬夫住過的那半間下房裏吧！」

「您昨天打獵怎樣？」兒子向老人問，把窄小的多毛的腳掌踏在小地毯上。

「從格列米亞山谷追出了一條狐狸，一直追到樹林子，老狐狸竟跑掉啦，把狗騙啦。」

「卡茲白克還病着嗎？」

「牠大約是骨頭脫了節。你快起來吧，葉甫蓋尼，早飯要冷啦。」

老人轉向葛利高里，用骨稜稜的手指觸了一下。

「開步走吧！明天早上八點鐘到這裏來。」

葛利高里走出了大門。倉房後面，獵狗正躺在被太陽把雪晒乾了的地上取暖。老母狗帶着老太婆的目光看着葛利高里，在後面聞嗅着他，直送到第一條山谷，低低地垂着頭，一步一步地邁着。後來回來了。

第十二章

阿克西妮亞很早便把飯燒好了，熄了火，閉了煙筒門，洗着傢伙，向小窗子外的院子裏望着，司契潘在韋麥列霍夫家院子的籬笆旁聚成堆的樹枝旁邊站了一下。他的堅硬的脣角上，掛着一支熄滅了的紙煙；他從堆裏選着像木樁的樹枝。板棚的左角塌下來了，必需安上兩根堅固的木樁，再用剩餘的蘆葦蓋上。

從早晨起，阿克西妮亞的兩頰上便罩上了一層紅暈，眼睛裏發着青春的光輝。這種變化映進了司契潘的眼睛裏，吃着早飯，問道：

「你怎麼啦？」

「我怎麼啦？」阿克西妮亞吃了一驚。

「你的臉發光，好像是擦了一層素油。」

「爐子太熱……頭都熱昏啦。」轉過身來，眼睛偷偷地向窗子移去，米士喀·珂晒沃依的妹妹來了沒有

那人直到黃昏前才來。因為等待感到了疲乏的阿克西妮亞抖了一下。

「你是找我嗎，瑪舒特珈？」

「你出來一會。」

司契潘正站在貼在白爐壁上的破鏡子前梳着頭髮，用一把牛角製的小骨木梳梳平了栗色的鬍子。阿克西妮亞小心地向丈夫那邊看了一眼。

「你是要到什麼地方去嗎？」

司契潘沒有立刻回答，把小梳放在褲子口袋裏，從爐台上拿起一付紙牌和煙荷包。

「到安尼庫石加家去，坐一會就回來。」

「什麼時候你才回來呢？賭迷了心啦，每天晚上，總是賭牌。一直要玩到雞叫。」

「噉，好啦，聽見啦。」

「又去玩大點嗎？」

「不要胡纏吧，阿克秀特珈。有人等着你呢，去吧。」

阿克西妮亞側着身體走到門洞裏來。臉色紅紅的，生滿了雀斑的瑪舒特珈在門口微笑着迎住她。

「葛利石加回來啦。」

「噉？」

「他叫你天一黑，就到我們那裏去。」

阿克西妮亞抓住瑪舒特珈的兩手，把她推在門上。

「住聲，住聲，親愛的。他怎樣，瑪莎？也許他還有什麼話叫你轉告吧？」

「他說，叫你自己應帶的東西都帶着。」

阿克西妮亞全部都陷於燃燒和顫抖中了，搖着頭，望着門，兩腳不住地蹣跚着，像一匹用大麥餵得過飽的馬。

「主啊，我怎麼辦呢？……啊？……這樣快……嗚，我怎麼辦？等等，請你告訴他！我馬上……但是他在哪兒等我呢？」

「到我們家裏去。」

「啊嚇，不成！……」

「嗚，不要緊，我告訴他，讓他出來好了。」

司契潘穿上上衣，走到掛燈前面，吸着一枝煙。

「她跑來幹什麼？」在吸煙的空間問。

「誰？」

「瑪舒特珈·珂晒沃依？」

「啊，她是爲自己的事情來的……求我裁一條裙子。」

司契潘吹着煙捲上的黑灰，向門口走去……

「你先睡吧，不要等我！」

「嗚，好。」

阿克西妮亞在長凳前面，爬在凍結的窗子上。走出去的司契潘的脚步聲，在已經踏實了的，向板門走去的雪路上，吱吱響了。被風吹下來的烟捲上的火星，直送到窗子邊來。阿克西妮亞有一會功夫，從融化了的玻璃圈中，藉着紙煙發出的火光的半圓形，看見了緊貼着耳朵的皮帽子和一小塊白色的臉。

她發熱病似地從箱子裏把裙子，上衣，頭巾——自己處女時代的嫁裝——向一條大披巾裏拋去，喘着氣，眼睛慌張失措地，最後一次走進了廚房，熄了燈，跑到台階上面來。有一個人從麥列霍夫家裏出來看牲口。阿克西妮亞等脚步声聲安靜了以後，才把門上的鉤子搭上，緊挾着大包，向頓河跑去。頭髮纏散了出來，刺得兩腮癢癢的。當她走到珂晒沃依家的後門時——沒有力氣了。困難地移動着生鐵般的腿。葛利高里在大門口等着她。接過包袱來，一聲不響地在前面向草原走去。

到打穀場的後面，阿克西妮亞放慢了脚步，拉了葛利高里的袖子一下。

「等一會。」

「等什麼？月亮還不會馬上出來，應該趕快走。」

「等等，葛利沙，」阿克西妮亞彎着腰，站住了。

「你怎麼啦？」葛利高里俯身向她。

「這個……肚子也不知怎樣。大約是因為拿了重東西。」阿克西妮亞舐着凝結住的嘴唇，蹙着因為疼痛而冒火星的眼睛，按着肚子。彎着腰的和可憐的她，站了一會，整理着頭巾下面的頭髮，又走了。

「哎，好啦，我們走吧！」

「你也不問問我，把你帶到哪裏去。也許，走到第一個山谷時，會把你推下去哩。」葛利高里在黑暗中微笑。

了。

「我反正一樣的。倒了楣啦。」姆克西妮亞的不愉快的笑響了起來……

這天晚上，司契潘和平常一樣，半夜裏才回來。走進馬棚去，把那被馬踢亂的乾草放到馬槽裏，把馬籠頭摘下來，走上台階去。「大約她出去串門子啦，」——他想，把門鉤摘下來。走進廚房去，緊緊地把門關上，擦着一根自來火。他今天是贏家（賭的火柴），因此很和氣和有睡意。他點上火，看見了凌亂無序地丟在廚房的東西，一時還猜不出這是什麼原故。略微有點吃驚地走進了臥室。打開的箱子像張着黑色的大嘴，地板上放着一件舊的，在匆忙中忘記帶走的妻的上衣。司契潘把自己身上的半截皮襖拉下來，跑到廚房裏去拿火。把臥室環顧了一下——明白了。把燈向外一拋，沒有來得及仔細考慮，便從牆上拉下來一柄腰刀，緊握住刀柄，手指弄得青了起來，——用刀尖把那淡青色的，帶有小粉花的，姆克西妮亞忘記掉的上衣挑了起來，把它向上一拋，飛了起來，輕輕一揮，便把它劈成兩半了。

面色發灰了的，野性化了的，沉在獸性的悲哀中的他，把那些割成碎片的淡青色布塊向屋頂上面拋去；用那咯咯發響的磨得飛快的鋼刀，在空中砍着它們。

後來，他把刀總撕斷，把刀扔到屋角裏去，走到廚房裏，坐在桌子旁邊了。他歪着頭，用顫抖的鐵手指把那沒有洗過的棹面撫摸了半天。

第十三章

禍是不單行的：早晨，因為蓋旗加的不注意，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的一隻牛，用角觸傷了一匹很好的牝馬的頸子。臉色蒼白的，慌張失措的蓋旗加跑進了屋子，抖得像發瘧疾一樣。

「禍事啊，掌櫃的，讓公牛死了吧，該死的公牛……」

「公牛怎麼樣？」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吃驚了。

「把馬觸傷了……用角觸的……我說……」

衣服還沒穿好的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跳到院子裏去了。米琪喀正在井旁用一根棍子打那五歲的紅色的公牛。牠的多綳的肚皮緊貼在地面上，拖着他在雪上轉動，扭着低垂的頭，用脚把雪踢到後面去，踢得很遠，捲起的尾巴的四周，旋轉着銀色的雪屑。牠並沒有從戰鬪中逃走，祇是低聲地呻吟叫着，後脚倒動着，像是準備跳起來一樣。

牠的聲音放大了——怒吼起來了。米琪喀打牠的臉，打牠的肋部，哼着無禮的罵句，沒有注意到在後面拖他的腰帶子的梅海伊。

「放開，米特里……請你看耶穌上帝……牠會觸你的……格里郭黎支，你在那裏看什麼呀？」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跑到井旁去。馬駒子正垂着頭站在籬笆旁邊。腰部有幾塊汗濕的，黑色的，很深的傷痕，因為呼吸一起一伏地。血從額頸上流到雪上，流到胸部的組筋的圓條上。輕微的顫抖使背上和肋部的亮栗色的毛片波動着。腿腋抖動着。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跑到前面去。脖頸上的，裂成兩半的傷口在粉紅色中冒着熱氣。一道又深又長的傷痕，簡直可以把一隻手掌塞進去；在呼吸中，裸露出來的有節的喉管溼溼地呼吸着。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

把馬鬃握在拳頭裏，提起馬駒子的低垂着的頭。牠的閃動着的，紫色的瞳孔一直就看到主人的眼睛裏了，好像是問：「怎麼辦呢？」——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對這種沉默的問話的答覆，是喊道：

「米琪咯！拿橡樹皮來，快點！」

蓋旗加跑着，髒脖頸上的三角形的喉結顫動着，跑去剝橡樹皮，米琪咯走到父親面前，看着那在院子裏打轉的公牛。紅色的牛，在紅色的雪地上，發出了像衝出來般的不斷的怒吼，在院子裏轉。

「拉住馬鬃！」父親命令米琪咯。「梅海伊，跑去拿條繩子來！快，不然打你的嘴巴子……」

用繩子把馬的天鵝絨般的，沒有多少毛的上唇綁了起來，爲的是使牠感不到疼痛。祖父格里石加走過來了。有人端來了一花碗黃色的藥汁。

「冷——太燙吧，大概。聽見沒有，米倫？」

「爸爸，上帝保佑，到屋子裏去吧！您在這裏會受涼的！」

「我叫你冷——冷。你想把馬弄壞嗎？」

傷口洗過了。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用凍僵了的手指穿上一根基卜西式的粗針。自己縫了起來。一條人工的縫痕躺在傷口上了。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還沒有來得及從井旁走開，盧吉妮支娜從屋子裏跑了出來。她的蒼白的兩頰的空囊中藏着一種驚恐。她把丈夫叫到一旁來。

「娜塔莉亞回來啦，格里郭黎耶維支……啊嚇，你是我的天……」

「還有什麼……」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不安了，生滿黃斑的白臉，越發蒼白了。

「和葛利高里……女婿從家裏逃出去啦！」盧吉妮支娜伸開了兩手，就像烏鴉準備起飛時一樣；用兩手

向衣襟上一拍，尖聲叫起來：

「這是全村的恥辱……養我們的人，主啊，真是不幸啊……啊嚇！噢嚇！」

娜塔利亞頭上披着頭巾，穿着一件冬天的短上衣，站在廚房的中間。兩滴眼淚停在鼻樑的旁邊，不肯落下來。她的兩頰上，紅暈像磚塊一樣罩着。

「你幹什麼來啦？」父親向廚房裏走着，責問了。「丈夫打你了嗎？鬧彀拗啦……」

「他走啦。」吞着飲泣的乾燥聲音，娜塔利亞口吃着，身體輕輕地搖着，跪在父親的面前了。「親愛的爸爸，我的一生完啦……請把我從那裏帶回來吧！葛利石加和他的姘頭逃走啦……只剩我一個人了！親愛的爸爸，我成了一個被車輪子壓過的人啦……」娜塔利亞不住口地不清楚地說話，還沒有說完，便從下面祈禱地望着父親的紅鬍子尖。

「住口，噉，等一等……」

「沒有法子再住在那裏了！把我帶回來吧……」娜塔利亞用膝蓋動着，迅速地爬到箱子旁邊，把哭得顫抖的頭放在手掌上面。她的頭巾溜到背上去了，梳得光光的黑色的直髮披在蒼白的耳朵上。慘痛時候的哭泣，就像五月旱天的雨一樣；母親把娜塔利亞的頭，接到自己的凹下去的肚子上，不斷地絮叨着那些女人的，不連接的廢話；但是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冒火了。——走到台階上來。

「把雪橇套上兩匹馬……套上轅去……」

在台階附近很巧妙地在母雞身上亂踏的，被大聲呼叫嚇着的公雞，從母雞身上跳了下來，連跳帶癢地離開了台階，大聲叫着和忿怒着向穀倉跑去。

「套上……」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用靴子踢着台階旁邊的欄杆，直到蓋旗加很快地從馬廐裏牽出兩匹黑馬來，一面走着，一面把轅套套在牠們身上的時候，他才丟下那踢得不像樣的欄杆，走進屋子裏去。

米·瑛喀和蓋旗加去拿娜塔莉亞的東西去了。烏克蘭人驚慌失措地，用雪橇壓傷了一隻沒有來得及從路上躲開的小豬，想着自己的事，也許爲了這件事，掌櫃的就會把馬的事情忘記了吧？——高興起來了，把韁繩放鬆了。

「這個壞東西，魔鬼，正好能忘掉啦……」思想湧了上來，蓋旗加皺着眉，歪着嘴脣。

「跑呀媽的……我要把你！」於是集中地趁機用鞭子向黑馬的怕打的地方觸了一下。

第十四章

中尉葉甫蓋尼·李斯特尼次基是在禁衛軍阿塔曼斯基聯隊服務的。在舉行軍官賽馬的時候，跌傷了，折斷了左手腕。出了醫院後，便請了一個半月的假，回到亞果得諾的父親處來了。

年老的老早就成了鯨夫的將軍，一個人住在亞果得諾。在前一世紀的八十年代，在華沙的郊外，失掉了自己的妻。有人想暗殺哥薩克的將軍，却射中了將軍的妻和車夫，四輪車上打穿了許多洞。但是將軍保全了生命，留下了那時才兩歲的葉甫蓋尼。這件事發生以後，很快他便呈請辭職了，遷到亞果得諾來（他的還是由於會祖父參與一八一二年的保衛祖國的戰爭分來的五千畝土地。是座落在薩拉陀埠省的）開始過起了，刻苦的農夫的生活。

他把年青的葉甫蓋尼送到士官學校去受教育，自己管理着家務，餵養着牲口，從皇家牧場買來傳種的競賽用的種牛，然後使牠們和由英國買來的，和由頓河的普洛瓦里斯斯基牧場買來的優秀的母牛配合，造成了自己的特別種。把畜羣放在自己的，哥薩克應分得的和買來的土地上，用別人的手耕種五穀，冬天和秋天帶着獵狗去打獵，有時自己關在雪白的大廳裏，整星期地喝着酒。惡性的胃病蹂躪着他，遵照醫生的嚴厲的勸告，他是不能把嚼過的食物下嚥的，嚼過了，把汗液嚥下去，然後把渣滓吐在那個由農民出身的青年僕人雲尼阿民經常在旁邊托着的銀盤子裏。

雲尼阿民是一個有點傻氣，面貌黑黑的人，圓圓的頭上——並不是頭髮，而是濃密的，沒有一根豎毛的，黑色的天鵝絨。他在李斯特尼次基家，已經服務六年了。當起始端着一個銀盤子站在將軍旁邊，一看見老頭子吐出那灰色的，被牙齒嚼過的渣滓，是不能不作嘔的，後來習慣了。一年以後，當他看見主人嚼着印度雞的白色肉丸，又把它們吐出來，想：「好東西都白糟蹋啦！他自己不吃，可是我的肚子裏都疼了。總之，躺着就像一隻狗躺在草堆上。我來替他試試看，不會吐吧？」試了一下——沒有吐。從那時起，每當飯後，他便把銀盤子端到前室去，在那裏匆忙地把醫生禁止主人嚥下的東西都吞下去。由於這種原因呢，還是由於別種原因呢，他是胖起來了，臉上放着油光，脖頸上顯出了一排一排的肉摺子。

在莊園內的僕人，除了雲尼阿民之外，還有女廚子魯凱莉亞，衰老的馬夫薩土加，牧人琪洪，和新到差的車夫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亞。衰弱的，滿臉麻子，屁股寬大的，像一塊沒有發起的黃色麵團的魯凱莉亞，從第一天起，便把阿克西妮亞從爐旁推開了。

「夏天主人僱到工人的時候，你再來燒飯，現在，自然是我自己來料理。」

阿克西妮亞的任務是每星期擔三次屋內的地板，餵養一堆家禽，注意鳥房的清潔。她熱心地做自己的工作，努力使每一個人滿意，連魯凱莉亞也不例外。葛利高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和馬夫薩士加一起消磨在寬暢的木蓋的馬棚內。老頭子已經活得頭髮都白了，但是還是叫他薩士加。從來沒有人叫過他的父名，至於他的姓，大概連在他那裏工作了廿多年的老李斯特尼次基自己也不知道。薩士加在年青時，充當車夫，可是到了晚年，失掉了力量 and 眼力，改任馬夫了。身材短小，滿身生着灰綠色的毛（就是手上，也長了些灰白的毛），生着一隻還是童年時代被木棒打扁了的鼻子；他永遠露着兒童般的、淡藍色的笑容；用天真的、有一道紅圈的眼睛，看着周圍的一切。他的多禮貌的臉，扁鼻子和帶着點快樂，被下垂的疤痕弄醜了的下唇，損壞了他的仙人般的面孔。當他當兵（薩士加是生於勃古察爾城的俄羅斯人）的時候，有一次喝醉了，從小瓶子倒出了一種非常強烈的酒精，當作沙皇的沃得克喝了；火焰燒到了他的下嘴唇，直到下頰。火焰經過的地方，只剩下一道不生毛的粉紅色的快活的斜形傷痕。彷彿被一隻不知名的小獸，把薩士加的鬍子舐了一下，留下了一個細長的鋸齒形舌頭的痕跡。薩士加常常騙酒吃的，——在這種時候，他總是在莊園的院子裏走來走去的，自己像主人一樣，兩腳併起，停在老主人的臥室的窗子對面，狡猾地用手指在自己的有趣的鼻子前轉動着。

「米珂萊·列克塞伊支啊，米珂萊·列克塞伊支！」他大聲地和嚴厲地叫了。
假如這時老主人在臥室裏，就會走到窗前來。

「吃飽啦，你這個沒有靈魂的東西！」他從窗子裏面大聲說。

薩士加提着那要掉下來的褲子，擠擠眼睛，惡意地笑了。笑容傾斜地在他的整個臉上跳動；從瞇着的左眼睛一直到從右嘴角彎下來的粉紅色的疤痕。是一個橫着的微笑，但却是愉快的。

嚇着。

「米珂萊·列克塞伊支老爺我是知道你的……」於是薩士加跳着，用豎着舉起來的，細而髒的手指威嚇着。

「去睡覺吧！主人在窗子裏和解地微笑了，用全部被煙燻黃了的五個手指撐着下垂的鬍子。

「魔鬼也不能欺騙薩士加的！」薩士加笑了，走到小花圃裏來。

「米珂萊·列克塞伊支，你……和我一樣。我和你，就像如魚得水。魚向水底沉去，而我們……是向打穀場上。我和你都是財主，哦……」薩士加把兩手分開，很寬地把兩手一拍。「大家都知道我們，全頓州都知道我們。我們……」薩士加的聲音開始變成鬼祟的和憂傷了，「我和你，老爺，一切都好，只有我們的鼻子是真的！」

「爲什麼？」主人奇怪了，臉笑得變成青色，上下的鬍子都顫動着。

「因爲喝酒啊！」薩士加很明白地說，不斷地曇着眼睛和用舌頭舐那順着粉紅色創痕流下去的口水，「米珂萊·列克塞伊支，你不要喝酒吧。不然的話，我和你就要完啦！我們會把一切的東西都喝光的……」

「去，這拿去喝酒吧！」

主人從窗子裏擲出一枚兩角的硬幣，薩士加在半空中把它接住，藏在帽裏子裏面。

「噫，再見吧，將軍，」嘆了一口氣，走出去了。

「馬可飲了嗎？」主人老早就笑着，問了。

「可恨的魔鬼狗崽子！」薩士加臉紅着，用破喉嚨大喊了。憤怒像發熱病一般使他顫抖了。「薩士加能够忘記假馬嗎？就是我快要死時——也要爬着去弄一桶井水來，可是只有他想着啊……也是……」

被過分的氣憤所籠罩着，薩士加走開了，罵着媽，和用拳頭威嚇着。一切專要答應他，酗酒和主人稱兄喚弟，

他之所以被允許這樣做，因為薩士加是一個很難再找到的馬夫。冬天和夏天他睡在馬棚裏，睡在空停車場上，誰也不能比他更好地管理馬匹。他是一個馬夫，又是一個馬醫；在春天裏野花盛開的五月時節，就去拔各種草，在荒漠上，在乾燥的山谷裏，和潮濕的山澗裏挖治病用的草根。各種葉子的乾草捆子，高高掛在馬棚的牆上。牙洛維克——治熱病，蛇眼草——治蛇咬，黑葉草——治折腿，生長在河柳根邊的白色的，不知名的草——治創傷，還有許多莫名其妙，治各種經久不愈或臨時染患的馬疾的草。

在薩士加住的馬棚裏，在停車場上，無論是冬天或是夏天，都浮動着一種像蜘蛛網似的黏人喉嚨的輕微的香味。木板床上，鋪着用馬衣蓋着的，用石頭壓扁的乾草和薩士加的沾了一下子汗臭的外套。除了外套，和一件軟皮面的半截皮襖以外，薩士加再沒有什麼財產了。

琪洪是個厚嘴唇的，健康的，和有點傻氣的哥薩克，和魯凱莉亞同居，時常沒有理由地暗中忌妒她的對待薩士加。每月總有一次，他抓住薩士加的油污的襯衫鈕子，拖到後面去。

「老頭子，請你不要再看我的老婆！」

「這麼說……」薩士加含着各種意思地擠着眼睛。

「請讓步吧，老頭子！」琪洪請求。

「小朋友，我是喜歡麻子的。你不要送我一瓶酒，帶一個麻子女人來。越是麻子多——就越愛我們弟兄。」

「在你這樣的年紀，老頭子，這是恥辱和罪惡……噯，你還是醫生呢，又會治馬，又讀過聖經……」

「我是治各種病的醫生，」薩士加態度強硬地說。

「請讓步吧，老頭子！不能這樣啊。」

「老弟，我一定要得到這個魯凱莉亞。和她告別吧，媽的，我要搶過來！她好像一塊有葡萄乾的點心。剛把葡萄乾挖了出去，因此有了小麻子。我愛這樣的人！」

「這末……可是你不要落到我的腳下來，不然把你殺死，」琪洪說着，嘆着氣，從煙荷包裏掏着銅幣。每月都是這樣地過去。

亞果得諾的生活，在睡夢般的昏暗中，漸漸地腐蝕掉了。座落在離開人行大道的山谷裏的偏僻的莊園，從秋天起，便和部落和村莊的消息隔斷了。冬天的夜間，那些在黑樹林裏過冬的羊羣，便走到緊靠牧場的，像一個凸出的砂岩的小山崗上來，嗥叫着，恐嚇馬羣。琪洪便到牧場上去，用主人的雙管獵槍放起來，但是，魯凱莉亞用粗布把那像爐板一樣的大屁股裹了起來，一聲不響地等待着槍聲，用在油光光的腮頰上浮動的眼睛向着黑暗中望着。這時候，她覺得優裏優氣的，光頭的琪洪是一個美麗的和異常勇敢的好漢子，但是當下屋的門一開，冒着熱氣，和琪洪一進來，她便在床上面視起來，用背把牆上的臭虫都壓扁了，小聲叫着，很甜蜜地擁抱住很冷的姘夫。

夏天，在亞果得諾一天到晚都有工人的吵鬧聲。主人種四十畝各種糧食，僱許多工人來收穫。夏天——葉甫蓋尼有時也到莊園上來，在花園裏和牧場上散步，感到非常的寂寞。早晨，拿着釣竿，坐在水池旁邊。他是一個身材不很高大，胸部却很豐滿的人。梳着哥薩克的前髮，梳向右方去。制服很巧妙地包在他的身上。

葛利高里和姆克西妮亞剛住到亞果得諾莊園來的頭幾天，常常到小主人那裏去。雲尼阿民到下房來了，低下像天鵝絨的頭，微笑着。

「葛利高里，到少東家那裏去，叫我來喊你的。」

葛利高里走了進來，停在門框旁邊了。葉甫蓋尼·尼珂拉耶維支露着那稀疏的大牙齒，用手指着椅子。

「坐下。」

葛利高里坐在椅子邊上了。

「怎樣，你還喜歡我們的馬嗎？」

「馬很好，灰色的更好。」

「你要常騎騎牠。看着，不要趕得太快。」

「薩士加祖父告訴過我啦。」

「克列佩士怎樣？」

「是這匹栗色的嗎？我估不出價值來。蹄子裂了，應該換換鐵掌。」

小主人眯着透亮的灰色眼睛，問：

「大概五月你就要去入伍了吧？」

「是的。」

「我去和村長說說，你不要去吧。」

「真謝謝啦。」

沉默不語。中尉解開制服的領子，搔着女人般的白色胸膛。

「怎麼，你不怕阿克西妮亞的丈夫從你手中搶回去麼？」

「他不要她了，不會搶回去的。」

「誰告訴你的？」

「我到部落上去買馬掌釘子，看見一個本村的人。他說，司契潘暗中說過『我怎樣也不要阿克秀特了。隨她去吧，我再娶一個更好的。』」

「阿克西妮亞——是個美麗的女人，」中尉說，猶疑地向葛利高里的眼睛上面看着，微笑着。

「一個不壞的女人。」葛利高里同意了，竊起眉。

葉甫蓋尼的假期滿了。他已經能够自由了，手臂不再綁縛了，不過抬起來時，肘部還不能打彎。

最後幾天，他常常到那佔了下房一半的葛利高里的房間來坐坐。阿克西妮亞把髒得不像樣的屋子刷得很清潔，把窗子外面洗刷過，用碎磚把室內的地鋪平。在這間空空的，快活的小屋內，發出了一種女人的舒適的氣味。地爐子蒸發出了溫暖的氣息。中尉披着一件羅曼諾夫式的，藍呢製成的半截皮襖，走到下房裏來。他總是選擇葛利高里正忙着管理馬的時候。他先到廚房裏去，和魯凱莉亞開玩笑，然後便轉身到另外一半下房裏去。他坐在地爐子旁的方凳上，尖尖地弓起背來，用一種無恥的，微笑的目光看着阿克西妮亞。他一來的時候，阿克西妮亞便慌張失措了，結襪子的編針，在手指中顫抖着。

「生活怎樣，阿克西妮尤石珈？」中尉問，把藍色的紙煙的煙霧噴滿了小屋子。

「謝謝。」

阿克西妮亞抬起眼睛，和中尉的透明的，默默地訴說着他的心願的視線相遇了，臉紅了。她是非常氣憤和不快地，看着葉甫蓋尼·尼珂拉耶維支的赤裸裸的亮眼睛。她不恰當地答覆着各種無聊的問題，趁機會趕快走開去。

「我得去啦。該去餵鴨子啦。」

「再坐一會。來得及的。」中尉微笑着，抖動着那緊包在馬褲裏的兩腿。

他把阿克西妮亞過去的生活問了半天，也用一種像他父親說話時的低調子講話，無恥地閃動着光亮的，像泉水般的眼睛。

葛利高里做完事情後，回到下房來。中尉才熄滅了不久以前還在眼睛裏燃燒着的火焰，請他吸支煙，走出去了。

「他坐在這裏幹什麼？」葛利高里小聲地，也不看阿克西妮亞問。

「我怎麼知道呢？」阿克西妮亞想起中尉的目光，不自然地笑了。「來了，就坐在這裏，看着我，葛利申，加，就這樣子，——（她作出中尉彎腰坐着的樣子）——坐啊，坐啊，真難過，可是腿啊，晃啊晃的。」

「是你招他來的嗎，怎麼的？」葛利高里兇狠地揚起眉。

「我要他啊！」

「哪，你瞧着，不然，我總有一天會把他從台階上打下去的。」

阿克西妮亞微笑着，看着葛利高里，不能明白他是正經地說呢，還是在開玩笑。

第十五章

在大齋的第四個星期，冬天走了。頓河上面融水像花邊一樣躺着，從上面開始融解的冰發着白色，像鼻孔

洞一般膨脹起來。晚上山又瘖啞地吼叫了，據老年人的經驗——這是要嚴寒了，但是實際上——是暖和快要來了。早晨，輕寒發着響，到中午，土地就顯露出來了，發出了三月的，凍櫻桃樹皮的和腐爛的乾草氣味。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慢慢地準備着耕田了，他整天地在板棚下面忙着工作，安上耙子齒，和蓋旗加一同作了兩個新車身。格里石加祖父在大齋戒的第四個星期開始齋戒了。臉被凍青色了的他從教堂裏回來，向兒媳婦訴苦道：

「一個神父在那裏禱告，簡直是沒有用的東西，他念起經來，就像賣鷄蛋的人推着車子走似的，這真糟糕啊！」

「爸爸，您在復活節的前一星期再開始齋戒吧，那時候天氣可以暖和啦。」

「你給我告訴娜塔希珈，叫她把襪子織厚一點，穿這樣露腳跟的襪子，灰狼穿了也會冷的。」

娜塔莉亞住在父親家裏，就像霍爾住在異鄉：他總覺得葛利高里會回到這裏來，誠心地等待着，不聽那些理智的謹慎的判斷；夜裏，陷在燃燒着的憂傷裏，被意想不到的非常的氣惱蹂躪着的她痛苦着。但是在這上面又加上了一種別的感覺，就是娜塔莉亞正帶着冷酷的恐怖向末路走去，夜裏，在自己的處女時代住的房裏徘徊着，就像一隻被射中的水鳥在水面上面輾轉着一樣。從回到家裏的起始，米琪喀使用另一種眼光看她了。有一天，他把娜塔莉亞拉到門洞裏去，問道：

「你想葛利沙嗎？」

「管你什麼事？」

「我想把你的渴念趕出去……」

娜塔莉亞看着他的眼睛，因為自己內心的猜想，而恐怖了。米琪喀閃動着綠色的貓眼睛，瞳仁的縫子在門洞的黑暗中，油亮地發光。娜塔莉亞碰上門，跑進祖父格里石加的廂房裏去了，站了半天，傾聽着心的可怕的跳動。這事發生後的第三天，米琪喀在院子裏走向她去。他正在掃着餵牲口的草，他的筆直的頭髮上，和羊皮帽上面都掛着些綠色的草莖。娜塔莉亞把圍在豬槽旁的狗羣趕開了。

「你不要躲吧，娜塔希珈……」

「我要喊爸爸啦！」娜塔莉亞喊了一聲，兩手把他擋了起來。

「瞧，你瘋啦！」

「滾，該死的！」

「噢，你喊叫什麼？」

「去吧，米琪喀！我馬上去告訴爸爸！……你是用什麼眼睛看我呀？噢——噢——不要臉的東西！……地球也會准你這種人活下去！」

「它叫我活下去，也不發脾氣。」米琪喀爲了證明地球不發脾氣，用皮靴蹣了一下，斜靠上來。

「不要向我尋事，米琪喀！」

「我現在不來，夜間會來的。天知道，我夜裏來！」

娜塔莉亞從院子裏走出去了，顫抖着。晚上，自己把鋪打在大箱子上，把一個小妹妹跟自己一同睡。夜裏轉不能入睡，用燃燒着的眼睛向黑暗中盯着。等着繃繃的聲音，準備着大聲叫喊，使全屋子的人都聽到，但是只有睡在鄰室裏的祖父格里石加的，和睡在身旁的小妹妹的偶爾的鼾聲，打破了寂靜。

女人的失眠的痛苦所侵蝕着的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

還沒有把那很久以前求婚時所受到的侮辱忘掉的米琪喀，總是愁眉苦臉地和惡狠地走着路。晚上他便到遊戲場去，很少能够早點回家，的大概總是當早霞昇上來的時候才回來。和守活寡的女人們胡纏，到司潘契家去玩大點。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一直沉默着看着，等待機會。

恰好在復活節前，娜塔莉亞在莫訶夫的商店旁邊，遇見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他先把她叫住了：「等一等。」

娜塔莉亞停下來了。當看見那很像葛利高里的有鈎鼻子的公公的臉時，她感到痛苦了。

「爲什麼你連老人家也不來看看哪？」老頭子說着，不安地用眼睛在她臉上跑過，好像自己在娜塔莉亞面前有了過錯似的。「老太婆很想念你……老太婆總是說，你在那裏作什麼呀……嗚，你近來怎樣？」

娜塔莉亞從莫名其妙的不安中恢復過來了。

「謝謝……」她口吃着（想要叫爸爸）不安地把話結束道：「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

「爲什麼不來看看我們呢？」

「家裏的事……很忙。」

「我們的葛利石加，唉……」老頭子悲哀地搖了搖頭。「他把我們弄毀啦，荒唐鬼……從前過得多麼好……」

「有什麼，爸爸……」娜塔莉亞用衝出的高聲喊了：「命中不該如此，我們會看到的。」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看着娜塔莉亞的充滿了淚的眼睛，慌張失措地奔忙起來。她的唇緊閉着，努力

忍住了眼淚。

「再見吧，親愛的！……你不要想念他，不要想念那個狗崽子，他連你的一個手指甲都不值。也許他會回來的。我想去看看他，我就要去啦！」

娜塔莉亞走着，把頭縮到肩裏，像被打了一似的。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原處踏了半天，就像想要立刻快跑一樣。娜塔莉亞在轉灣時，回顧了一下：公公正在廣場上溜着走，用力拄着拐杖。

第十六章

已經不常常在施托克曼家裏聚會了。春天到了。村裏的人們準備起了春天的工作；只有瓦列特和達維德，以及司機人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還從麵粉廠裏來。在復活節前的一個星期四，黃昏以前，在作坊裏聚會了。施托克曼坐在鐵砧上，用小銼銼着一個用半塊銀幣作成的戒指。向窗子裏照進來一抹夕陽的光亮。玫瑰紅色的，帶點黃色的，像塵土一樣的一塊方形陽光射在地面上。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手裏玩弄着一個老虎鉗子。

「前天我到主人那裏去，去講一講螺旋的事。應該運到米列洛窩去，到那裏可以給他修理好，我們可能有什麼法子呢？縫子已經有這樣寬了。」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也不知道是向誰，用小手指比着那縫的大小尺寸。

「那兒大概有工廠吧？」施托克曼移動着小銼，手指的周圍，沾上了一層非常細的銀屑。

「有個瑪爾·泰諾夫工廠。我去年曾經去過。」

「有很多工人嗎？」

「媽的，有四百。」

「噯，他們怎樣？」施托克曼工作着，擡着頭，話句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就像口吃一樣。

「他們都有房子。這不是你說的無產階級，而這種……是大糞。」

「這是爲什麼？」瓦列特感到興趣了，坐在施托克曼身旁，把短小的，傷痕斑斑的手指在膝蓋下面交叉起來。

被麵粉屑把頭髮弄白了的磨工達維德加，在作坊裏來回走着，用皮靴子踏着沙沙響的刨花，微笑着聽那乾燥的，發着氣味的響聲。他覺得是在被紫紅色的落葉所蓋着的山谷裏走着，葉子軟軟地浮積在地上，在它們的下面，是潮濕的，山谷土地的青春的彈性。

「這是因爲他們都很寬裕。每人都有自己的小房子，自己的老婆和其他所希望的東西。因此，他們之中有一半是浸禮教徒。主人自己——就是他們的傳教師，用一隻手洗另外一隻手，但是兩隻手都是髒的，所以怎樣也洗不乾淨。」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浸禮教徒是什麼東西？」達維德加捉住了這個生疏的字眼，便停了下來。

「浸禮教徒嗎？依照自己的方法信仰上帝。就是和舊教徒差不多。」

「每一個混蛋都會發瘋的，」瓦列特補充了一句。

「噯，就這樣，我到了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那裏，」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繼續說那剛才開始的故事，

「阿台平——啞啞也在他那裏坐着。」在過道裏等等。——他說。我坐下來，等着。隔着門我聽見了他們的談話。主人對阿台平說：大約很快就要和德國打仗了，還讀了一段書。你知道阿台平怎麼說？「自然——他說——我是不能同意您所說的關於戰爭的意見。」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很像地學着阿台平，使達維德加鼓圓了嘴，短促地笑了一聲，但是一看見瓦列特惡毒的表情，安靜下來了。

「對俄羅斯的戰爭不會發生的，因為德國依靠我們供給食糧。」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繼續他所聽來的談話。「這時候，又有一個人參加談話了，聲音上聽不出來是誰，後來，知道那是地主李斯特尼次基的兒子，一個軍官。」法國和德國爲了爭葡萄田是會發生戰爭的，但是我們這兒是沒有什麼理由的。」

「奧西普·達維多維支，你以爲怎樣？」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向拖托克曼問。

「我可不會預言，」那人逃避地回答，集中地看着伸出的手上的戒指。

「他們打起仗來，——我們也要到那裏去；你願意，不願意，可是非得去不可，他們拉着你的頭髮去。」瓦列特判斷着。

「孩子們，就是這麼一回事。」施托克曼說着，輕輕地從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的手指中，把老虎鉗子拿過來。

他很嚴肅地說，看來，是要準備徹底地解釋一下。瓦列特把從鐵砧上滑下來的腿放放方便。達維德加的臉上嘴唇弄圓了，遮不住那黏滿唾沫的緊密的牙齒。施托克曼很簡明地，清楚地，用彷彿很有學問的堅定的句子描繪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爲爭奪市場及殖民地的鬭爭。最後，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不安地打斷了他的談話。

「等等，可是這和我們這兒有什麼關係？」

「這是說你和別的一些同樣的人們的頭都會因為別人的酒醉而痛起來，」施托克曼微笑了。

「你又不是小孩子，」瓦列特罵了，「有句俗話：『主子打架，奴才的頭髮倒楣。』」

「嗯——唔，」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臉繃起來了，粉碎着一種積累的頑強的思想。

「這個李斯特尼次基爲什麼跑到莫訶夫家去不是轉他女兒的念頭吧？」達維德加問。

「已經被珂爾叔諾夫家的兒子玩過啦……」瓦列特惡意地說。

「你聽見嗎，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軍官在那裏幹什麼？」

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哆嗦了一下，好像用鞭子向他膝蓋上抽了一下子。

「啊？你說什麼？」

「你睡着啦，叔叔……是說李斯特尼次基呀！」

「他常到車站上去。是的，還有一件新聞：我從那裏出來，看見一個人在台階上——你們猜是誰？葛利石加·麥列霍夫。拿着一條小鞭子站在那裏。我問：『你幹嗎在這裏，葛利高里？』我要把李斯特尼次基老爺送到米列洛窩去。」

「他在他們那兒趕車呢？」達維德加驕入說。

「吃主人棹子上的剩飯啦。」

「瓦列特，你就像一隻鎖在練子上的狗，隨便亂咬。」

談話沉默了一分鐘。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站起來要走了。

「你不去到教堂禱告嗎？」跟着他走出來的瓦列特惡意地說。

「我每天都禱告。」

施托克曼送走了常來的客人，關掉作坊，到屋子裏去了。

復活節的夜裏，天空被黑雲籠罩上了，雨一滴一滴地落了下來。陰濕的黑暗壓迫着村莊。已經是黃昏時候了，頓河上的冰，發出拖長的，滾動的聲音爆裂了，被碎冰擠出來的第一條比目魚，刷刷響着從水裏浮了出來。河上的冰一下子就裂開了有四里長，一直到離開村莊的第一個轉灣處。流水開始了。冰田在敲着「十二種福音」的有節奏的教堂的鐘聲中，在頓河上面衝擊着堤岸，互相撞着，盤旋着。在轉灣處，就是頓河向左彎去的地方，擠成了冰堆。跳到冰上來的比目魚的喧鬧聲和咬咬聲送到村莊上來。教堂的院子裏，點綴着融化了的水窪，青年人們聚集着。高朗的祈禱聲從教堂內經過開着的門向外面爬出來，從門口又爬到院子裏；節日的和愉快的燈光，在窗格子裏流動着；但是在院子裏的小夥子們摸着輕聲喊叫的婦女，接吻，小聲地講淫蕩的故事。

從遠近村莊裏來到這裏參加光明的彌撒式的哥薩克們都聚在教堂的更房裏，被疲倦和更房中的窒息的空氣弄乏了的人們，睡在長櫬上和睡在窗台下的地上了。

有些人坐在破爛的門坎上吸着煙，互相談論着天氣和春耕的事。

「你們村的人們怎麼到田裏去？」

「大約是在復活節第一個星期開始。」

「這很好，你們那裏反正都是些砂地。」

「砂地，在牧場這一邊都是城地。」

「現在地都好了。」

「去年我們都耕過，都像軟骨一樣，沒有邊的一大片好地。」

「杜恩珈，你在什麼地方？」有細聲音在更房台階旁邊向下喊。

但是在教堂的木柵門處，不知誰的嘎聲的粗暴的嗓子音響了：

「找到接吻的好地方啦，啊嚇，你們……從這兒滾開，下賤的東西！禽你們的媽！」

「你配不上對嗎？去吻一下我們的母狗吧，」一個年青的破嗓子從黑暗中衝出來了。

「母狗！看我把你……」

亂跑的脚步聲，嘶叫聲和女孩子們的裙子的綫聲。

從屋頂上落下來像碎玻璃響般的雨滴聲，又是那個緩慢的，像黑土泥般粘膩的聲音：

「前兩天，在普羅霍爾那裏買了一架耕犁，給了他十二塊錢——真是犧牲。這不能再便宜啦……」

在頓河上面——是浮動的綫聲，唰唰，噼噼聲。好像有一個盛裝的，有力的，像白楊那樣長的女人，抖動着那看不見的大衣襟，在村外向河下走去。

半夜裏，神祕的黑暗籠罩住的時候，米琪喀·珂爾叔諾夫騎了一匹沒有備鞍子的馬，走近了教堂的院子，下了馬，把韁繩拴在馬鬃上，用手掌拍了一拍冒熱氣的馬。站了一會，傾聽着蹄子的踏聲，整理了一下腰帶，走進了院子去。在教堂的門口，摘下帽子來，鞠躬般地低下了刺得像一個不整齊的括弧形的頭；推開女人們，擠到祭壇邊去。哥薩克們像黑馬羣擠在左方，右邊，則是女人們的衣服的混合色彩。米琪喀用眼睛找到了站在第一排的父親，向他走去。他把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的舉着畫十字形的手臂肘部抓住，小聲地向生着毛的耳朵說：

「爸爸，出來一下。」

穿過了各種氣味的密幕，米琪喀抽動着鼻孔，從脚下泛上來熱臘油氣味，女人身體蒸發出的汗臭氣味，收藏的衣服的黴氣（這些衣服，都是只在聖誕節和復活節時才從箱子底下翻出來的），濕皮靴氣味，樟腦味和吃齋的人們的餓着的空胃裏排洩出來的臭味。

在門口，米琪喀用胸部緊貼着父親的肩膀說：

「娜塔莉亞，要死啦！」

第十七章

葛利高里從部落上回來了，他是把葉甫蓋尼送到那裏去參加復活節前的柳樹星期日的，溫暖吞噬了雪，道路有兩天的功夫是泥濘爛污了。

在離開車站二十五里的，叫奧里霍甫角的一個烏克蘭村落上，橫穿過一條小河，幾乎沒有把馬淹死。黃昏以前走到這村莊。前一天的夜裏，冰裂開了，流動了，被櫻色的融雪的水流漲滿的小河裏，泛濫了出來，冒着泡沫，流到小街上來了。

那個坐落在到車站上去的路上的，可以停下來餵馬的小客棧是在對岸。夜間，水會漲得更高，但是葛利高里却決意要穿過去。

他來到一晝夜以前從冰上穿過的地方，泛出兩岸的小河把混濁的水流順擴大了的河身趕出去，一段破籬笆和半個車輪輕輕地在河中心旋轉。在雪融後的光沙面上，可以看到被雪橇的鐵槓壓出的新痕跡。葛利高

里將那滿身出汗的，兩腳間發着泡沫的馬匹勒住了，從雪橇上跳了下來，察看着痕跡。細細的兩條痕跡刻畫了出來。水旁的痕跡輕輕地向左轉去，消逝在水中了。葛利高里用眼睛量了一下距離：頂多有二十沙繩。又走到馬前，檢查了一下。這時候，一個老年的，戴着狐狸皮三耳帽的烏克蘭人，從儘邊上的院子裏，向葛利高里走來。

「這裏能走嗎？」葛利高里問，用韁繩向淺色的鼎沸的水流揮動着。

「能走。今天早晨還有人走過哩。」

「深嗎？」

「不深。也許，可以淹進雪橇。」

葛利高里拿起韁繩，舉起鞭子，用簡短的命令的一聲「啞」趕動馬……馬嘶叫着，嗅着水，不願意地前進了。

「啞！」葛利高里用鞭子打了一下響，站在車夫座上。

一匹栗色的，臀部寬大的，套在左手的馬，搖着頭——什麼也不管——用力拖動了韁轡。葛利高里斜着向脚下看了一眼：水已經灌進雪橇的上橫木了。起初，水只淹到馬膝部，後來一下子深到馬胸了。葛利高里想要轉回去，但是馬已經溜了韁，嘶叫着，向前泳去。雪橇的後部漂起來了，他把馬頭迎着水流轉去。水從馬背上面滾過去，雪橇動搖着，迅速向後拖去了。

「啊呀呀……啊——呀——呀，趕哪……」在岸上跑的烏克蘭人，大聲喊起來，也不知爲什麼，揮着那從頭上摘下的狐皮三耳帽。

葛利高里在野蠻的憤怒中，不停地喊着，抽打馬們。水在向下沉的雪橇後面的小坑中，起着漩渦。雪橇猛然碰在一根在水中豎起的柱子（被沖走的橋樑的遺留物）上了，非常容易地翻了過來。葛利高里大叫着，向下

裁去，但並沒有鬆開韁繩，似乎是有人拉着他的半截皮襖的襟和兩腿，略微有點頑強地拖着，在擺動着的雪橇附近飄蕩着，輾轉着。用左手抓住了雪橇的鐵槓，丟掉韁繩，喘着氣，用手划動着，向車轅木游去。他已經用手指抓住用鐵皮包着的車轅木了——這一瞬間，逆流游去的栗色馬拚命用後腿踢了他的膝蓋一下。葛利高里嘩嘩着，用兩手搬上去，抓住了挽韁。又把他從馬身旁沖開去，用了兩倍的力量壓迫着手指。他全身浸在刺人的寒冷中，沖到栗色馬的頭部，馬已經把瘋狂的，充滿了死亡的恐怖的血紅的眼睛的視線，直向葛利高里的寬大的瞳孔射進去。

葛利高里有幾次脫掉了滑膩的皮韁繩，漂蕩着，抓着，但是韁繩又從手指中間滑出去了；等到抓牢時——腳也突然觸到地面了。

「嗷，嗷！」拉到相當的程度，被馬胸脯撞着的他，向前一栽，便倒在冒泡沫的沙灘上了。

失去了力量的，潮濕的脊背上顯出冒熱氣的顫抖的馬們踏過他的身上，旋風似地把雪橇從水中拖了出來，在沒有幾步遠的地方停下來了。

葛利高里沒有感到痛苦，跳了起來；寒冷像一塊令人不能忍受的麵團浸着他。葛利高里比馬抖得還厲害，他覺得現在自己的兩腿，就像吃奶的孩子一樣的衰弱。恢復了勇氣，把雪橇又翻過來，爲了使馬的身體溫暖一下，便使他們飛跑起來。飛跑進街去，像衝鋒一樣——把馬向第一家開着的大門趕去，也沒有減慢速度。

主人是個好心腸的人。叫兒子去看馬，自己幫助葛利高里脫衣服，和用絲毫不許反抗的口氣命令妻：

「生上爐子！」

葛利高里在熱炕上躺了一會，穿着主人的褲子，等着自己的衣服烤乾，晚飯時吃的素菜湯，又躺下去睡覺。

了。

他上路的時候——既沒有光亮，更沒有早霞，前途還有一百三十五里的路程，所以每分鐘的時間都是寶貴的。春天的廣原上的道路威脅着，在每一條小溝裏，每一塊山谷裏——都是雪水的喧嘩的急流。

黑色的，赤裸裸的道路耗盡了馬匹的力量。在微寒的早晨到離開大路四里遠的塔甫里昌區，停在岔路口上了。出汗的馬冒着熱氣，在後面的土地上，留下了雪橇的鐵槓發亮的痕跡。葛利高里把雪橇扔在塔甫里昌區，把馬尾打起結來，騎着一匹馬，牽着另外一匹走了，在復活節前的柳樹星期日的早晨，回到了亞果得諾。

老地主聽完了路上的詳細情形，便出去看馬了。薩士加牽着牠們在院子裏踏，生氣地看着牠們的深陷下去的馬肋。

「馬怎樣？」主人問着，走了過來。

「自己總能明白，」薩士加嘟囔着，仍不停止，顫動着那圓形的海下沿的灰白毛。

「沒有跑壞嗎？」

「沒有。栗色馬的胸膛被套磨壞了點。沒有關係。」

「休息去吧！」主人用手向等在旁邊的葛利高里方面一揮。

葛利高里便走到僕人室去了，但是直到夜裏才得到休息的機會。第二天早晨，尼阿民穿了件新的，藍色綢子襯衫，胖臉上帶着永遠的笑容。

「葛利高里，到主人那裏去。立刻就去！」

將軍正穿着毡拖鞋在客廳裏。葛利高里咳嗽了一聲，在客廳門旁倒換着脚步，應着第二聲咳嗽——主人

抬起頭來了。

「你幹什麼？」

「雲尼阿民叫我啦。」

「啊呀，是的。去把小馬和克列佩士備上鞍子，告訴魯凱莉亞，不要餵狗打獵去！」

葛利高里轉過身來要走了。主人又把他叫回來。

「聽見了嗎？和我一塊去。」

姆克西妮亞把一隻新鮮的炸飽子，塞進葛利高里的半截皮襖的口袋裏，小聲說：

「飯也不叫人吃，討厭鬼……讓魔鬼打他的嘴吧子吧。葛利沙，你應當圍上圍巾呀。」

葛利高里把備好鞍子的馬牽到小花園裏來，吹着口哨叫狗。主人穿一件藍呢背心，繫一條鏤孔皮帶，

出來。肩後掛着一隻鍍質的，有軟木塞的水瓶，擰成的鞭子，像一條蛇從手中垂下來，在後面規悠悠。」

葛利高里拉着韉繩，看着老頭子，對於他那末輕便地把自己的多骨的老身體翻到鞍上去的動作覺得驚

奇。

「跟在我後面走，」將軍短促地命令，用那戴着手套的手愛撫地理着韉繩。

四歲的馬駒子，在葛利高里身底下跳蕩着，斜着身子，像公雞一般抬着頭走了。牠的後足還沒釘馬掌，走在

薄薄的水面上，滑了一下，四條腿都用力躡下去。有一點駝背，但是保持着可靠的騎術的老主人騎在克列佩士的寬闊的背上規着。

「我們哪裏去？」葛利高里走着問。

「到奧里杉斯克山谷去。」主人用濃重地低音回答。

馬們很和氣地走着。小馬掙着韁繩，像天鵝一般彎着短脖頸，用凸出的眼睛斜看着騎士，遇機就咬着膝蓋。跑上一座小崗，主人把克列佩士放開步飛跑。狗羣分散成一條短鍊子，在葛利高里後面跑着。一條黑色的老母狗，一面跑着，一面用不平的嘴巴子靠上小馬的尾巴尖。小馬蹲了下來，熱情着，想要用屁股撞一下討厭的母狗，但是母狗却停下來了，用愛護的老婆般的目光捉住了四顧的葛利高里的視線。

半點鐘的功夫跑到了奧里杉斯克山谷。主人在生滿褐色的老蓬蒿的山崗脊背上跑着。葛利高里却向下面跑去，小心地看着被水沖過的、泥濘的山谷底。不時向主人看看，透過赤裸的和稀疏的楊樹枝的鉛灰色，可以看見老人的像畫一樣的清楚的身形。他伏在鞍橋上，兩腿站在馬鐙上面，用哥薩克皮帶結着的背心在他的背上，起了藍色的縐紋。狗成羣地在高低不平的山崗上走着。經過一片陡急的窪地，葛利高里從馬鞍上俯下身來。

「吸枝煙。馬上鬆開韁繩，把煙荷包拿出來。」他想着，褪下手套來，口袋裏的紙煙吵吵響着。

「追啊……」呼叫聲像槍聲一般，在山谷的脊背後面響了。

葛利高里猛然抬起頭來：主人正向峻急的山頂馳去，高高舉起鞭子，放開使克列佩士飛跑。

「追啊……」

一隻污褐色的，鼠蹊部有許多斑點的，還沒有脫毛的狼，穿過泥濘的，生滿了荒草和蘆葦的谷底，滑跌着，向地上貼着，迅速地跑着。牠跳過一個小坑，停了下來，很活潑地側過身來，望見了狗們。牠們迅速向牠奔來，像一隻馬蹄形包圍着，遮斷了從山谷處開始的樹林子。

狼像彈簧一般搖擺着，跳上一座古墳去，飛快地向樹林子奔去。老母狗幾乎是和牠對面地向小跑着的牠

撲去一條白色的高大的叫亞斯特列布的狗——是條最能跑的狗——追了上來。

狼失措了一分鐘，似乎有點躊躇不決。葛利高里從山谷底下跑上來，圓圓地拉着韉繩，有一分鐘的功夫失了牠的影子，但當跑到小山頂的時候，——狼正在遠處飛跑，黑色的狗羣在蓬蒿內，和土地的顏色混合着，在黑色的荒原上奔馳着。在更遠處的側面，老地主用鞭子柄敲着克列佩士，正繞着峻急的山崖跑着。狼跳到鄰近的山谷裏去，狗羣離得很近了，包圍住了，葛利高里在這兒看到幾乎要撲到狼的鼠蹊毛尖的，像一塊白布團的，白狗——亞斯特列布。

「追——追——啊——啊！」喊聲送到葛利高里的耳朵裏。

他把小馬放開，使牠盡量跑快，努力仔細地看着前面發生的事情。眼睛被眼淚遮住了，兩耳充滿了迎面風的尖哨聲。打獵迷住葛利高里了。他伏在刺鼻地蒸發着汗氣的馬頸上，一陣風似的狂跑着。等他跑到山谷的時候——既沒有狼，也沒有狗了。過了一會兒，主人才趕到。他把克列佩士放開，盡力跑着，喊道：

「滾到哪裏去啦！」

「一定是進山谷啦。」

「從左邊跑過去……追……！」

主人把靴後跟貼在後腿跳起來的馬肋下，向右跑去了。葛利高里向低處放下去，拉緊了韉繩，大聲喊着，向那一邊跳去了。用鞭子和呼叫把汗濕的馬趕了有一里半路。黏膩的，沒有乾透的泥土黏在馬蹄上，碎屑濺到臉上來。彎曲地向山頂上蜿蜒去的長山谷，向右轉去，就分成三條小岔路了。葛利高里橫過一條岔路，沿着傾斜的山坡疾馳下去，看見了在遠處順草原追趕着狼的狗羣的黑色散兵綫。看來是把牠從叢生着樺樹和楊樹的山

谷的中心趕出來的。在山谷中心分成三條岔路的地方，就是山谷像三條黑灰色，袖子一般伸出去的地方，狼奔到了平地上，大約在一百沙繩以外，迅速地從山麓向到處雜亂地生長着蓬蒿和乾草前草的乾燥的山谷裏奔去。

葛利高里站在馬鞍上，追蹤着牠，用袖子擦了一下被風吹出來的眼淚。他迅速地向左一看，認出了自己的田地。一塊肥沃的斜四方形躺在那裏，這就是秋天和娜塔莉亞一起耕過的地方。葛利高里故意把馬趕的跳過田壟去，不多一會功夫，馬已經顛蹶着，搖擺着穿過了田壟。葛利高里的心裏冷了，吸引着他的打獵的熱望成爲灰燼了。葛利高里已經冷淡地鞭打着那呼吸困難的馬駒子了，並且看了主人一眼——他沒有回顧嗎——又放開小步跑了過去。

紅草場過去一點的地方，可以看見耕田人的空露營。旁邊，一條像新天鵝絨般的田壟上，有三對拖着犁的牛慢慢地爬着。

「我們村裏的人，這是誰家的田地呢？……這一定是安尼庫石加的。」葛利高里用眯着的眼睛滑動着，猜測着牛和跟在犁後面的人。

「抓——住——住……」

葛利高里看見，有兩個哥薩克，丟掉犁跑來，橫着攔住了想趁機向草地上衝去的狼。一個——身材很高大，頭上戴着有紅邊的哥薩克制帽，帽帶扣在下巴上，揮動着一根從車轆上抽出來的鐵條。也不知怎麼，狼走在這兒坐在地上，把後半身坐在很深的犁溝裏了。白色的狗亞斯特列布從牠身上飛跳了過去，跌倒了，前腿屈了起來；老母狗想要停下來，屁股擦着田壟的小脊背，不能制住地向狼奔了去。狼很厲害地搖了一下頭，老母狗像

被彈起一般倒到一旁去了。已經踏在狼身上的羣狗的大黑團，搖晃着，在田壩上滑過了幾沙繩，像皮球一般滾着。葛利高里有一瞬間跑到主人前面去，從鞍子上跳了下來，兩腿跪在地上，把握着獵刀的手放到背上。

「就是牠……下賤東西……向喉嚨裏刺去……」拿着鐵條跑來的哥薩克用很熟習的喘聲喊着。他喘着氣，和葛利高里並排臥倒了，拉住正咬着狼肚皮的狗的頸皮，用三個手指捉住了狼的前腿。葛利高里在豎起的，在手下動着的硬毛下面，摸着了喉管，迅速地用刀割了一下。

「狗……狗——狗……趕開……」面色發青的主人麻痺地喊着，從鞍上跳到田壩的軟土上。

葛利高里困難地把狗趕開了，回頭看了主人一眼。

戴着漆皮帽帶扣在下巴上的制帽的司契潘，就站在離開不遠處的旁邊。他轉動着手裏的鐵條，灰色的下顎和眉毛都在顫抖了。

「你是哪兒來的好漢子？」主人問司契潘，「哪個村莊上的人？」

「韃靼村的，」等了一會，司契潘答應，脚步向葛利高里邁去。

「姓什麼？」

「阿司塔霍夫。」

「這末，親愛的，你什麼時候才回家去？」

「今天晚上。」

「把這個東西給我們拉回去。」主人用脚指着在死前的痙攣中不時咬着牙，一條踝骨上生着褐毛雜斑的後腿向上舉起的狼。

「要多少錢——我來付。」主人許着願，用圍巾擦去紅臉上的汗珠，走到一旁去，把身體斜一下，把那套着水瓶的窄皮帶從肩上摘了下來。

萬利高里走到馬跟前去了，把腳踏進馬鏝去，回顧了一下，被不能抑制的顫抖包圍住的司契潘，向着他走了，縮着脖頸，把沉重的粗大的手緊按在胸前。

第十八章

在精進週的星期久夜間，女人們都聚在珂爾叔諾夫的女隣居派拉蓋亞的家裏閒坐。噶甫里勒·麥丹尼珂夫——派拉蓋亞的丈夫從洛德濟（註）寫信回來，說要請假回來過復活節了。派拉蓋亞已經把牆壁刷白了，星期一就把屋子裏整理好了，從星期四起，就等待着，向大門口看。光頭的，瘦削的，臉上佈滿了黑斑的她長久地站在籬笆旁邊，用手掌遮在眼睛上，望着——沒有回來嗎，有什麼意外嗎？她懷孕了，可是合法的。去年夏天，噶甫里勒從聯隊裏回來，給妻子帶來了波蘭的印花布，住了不久，和妻睡了四夜，第五天他醉了，用波蘭話和德國話咒罵，哭着，唱起一隻還是在一八三一年編製的，關於波蘭的古老的哥薩克歌。朋友和來送服務的人的弟兄們都和他一同坐在桌子四周，喝沃得克，一直喝到吃飯，唱起歌來。

人們說波蘭是個富庶的地方，

可是我們却知道是可怕的荒涼。

（註）波蘭的城市——原註。

在這個波蘭境內有個私酒店，
私酒店却是國王的財產。

在這酒店裏飲酒的有三條好漢，

普魯士人，波蘭人，和頓河哥薩克青年，

普魯士人喝沃得克——付給銀幣，

波蘭人喝沃得克付給紙參，

哥薩克喝沃得克——居然不給錢；

在酒店裏彳亍着——刺馬針響連天，

刺馬針響連天——還來調戲女堂倌：

女堂倌，小寶貝，跟我一同回家轉，

跟我一同回到靜靜的頓河，

我們頓河那兒可不像你們這樣生活：

不用織，不用紡，不用種，也不用收割，

不用種，不收割，只有逍遙的遊樂。

午飯以後，嘎甫里勒和家屬告別過，就走了。從那天起，派拉蓋亞開始留心到襯衣襟。

她把懷孕的原因，講給娜塔莉亞·珂爾叔姪聽。

「在嘎甫里勒回來以前，親愛的，我做了一個夢。我好像是在草地上走，在我的面前，是我們夏天過節時賣掉的那條老牛。牠在前面走着，乳汁從乳房裏向路上滴着……」主啊，我想，這是怎樣把牠擠成這樣啦？這以後，得羅茲吉哈奶奶來討釀母，我就把夢境告訴了她，但是她說：「從臘燭上弄下一小塊臘來，撮成小丸，送到牛棚裏去，埋在新鮮的牛糞裏，不然禍事就在你的窗子外面等着哩。」我跑出去了，但是沒有臘燭，先前有一枝——孩子們把它團掉，去引洞裏的毒蛇了。這時候，嘎甫里勒回來了——於是禍事就來啦。在這以前有三年，我沒有穿這種襯衫，現在你看……」派拉蓋亞很悲哀，用手指揪着自己的大肚子。

派拉蓋亞等丈夫等得很難過，因為沒有人，所以很寂寞，因此在星期五就邀請了女隣居們來消磨時光。

娜塔莉亞帶着未織完的襪子來了（春天到了——祖父格里石加更冷得厲害了），她很快活，常常對別人的玩笑大笑，可是不願意讓女人看出來，渴念丈夫的痛苦正煩惱着她。派拉蓋亞從炕上，把生着紫色的筋絡的赤腳垂下來，戲弄着一個年青而且潑辣的女人福洛霞。

「福洛霞，你怎麼打自己的哥薩克啦？」

「你不知道怎麼打嗎？向背上，向頭上，向凡是碰到的地方。」

「我不是說這個，是說你們是怎麼弄的？」

「就這末弄的，」她不願意地回答。

「如果你捉住自己的丈夫正和別人的女人睡覺，莫非就不說話嗎？」一個瘦長的女人——馬特悅·喀書林的兒媳婦——慢慢地拉長字句地問。

「說呀，福洛辛妮亞。」

「沒有什麼啦……你們是講什麼呀……」

「不要固執吧，這兒都是自己人。」

福洛靈把葵花子皮吐在手裏，微笑了。

「我早就看出他來了，而且有人對我說：你家人，正在磨坊裏和一個頓河對岸的守活寡的女人親熱呢……我——到那裏去，他們正在一隻大穀臼附近……」

「怎麼，娜塔莉亞，沒有聽到丈夫的消息嗎？」喀書林的兒媳婦打斷了話頭，向娜塔莉亞。

「他在亞果得諾……」她小聲回答。

「還想和他同住嗎，還是不呢？」

「也許，她這樣想，但是他可不瞭解她，」女主人加入說。

娜塔莉亞覺得熱血上湧得要流眼淚，她的臉紅了。她把頭低垂到襪子上，由下向上看着女人們，看見女人們都在看着她，知道害羞的紅暈是不能瞞住她們了，猶疑地，但是笨拙地（大家都看出這情形來了），把毛線球從膝上推到地上，又彎下腰去，用手指頭在冰冷的地面上摸索。

「向他臉上睡去，好女人。只要有頸頸，就有套的，」一個女人帶着不能掩飾的憐憫，勸道。

娜塔莉亞的假裝的高興，像火犀一般被風吹熄了。女人們把談話轉到最近的流言上去了，互相評論着。

塔莉亞沉默地織襪子。她很困難地坐到分散時，心裏帶着一種不能用形式表現的決斷，走了出來，對於自己那種不確定的地位所感到的羞恥（她始終不相信葛利高里會永久走掉，所以原諒地等待着她），推動她進行第二步動作；決定瞞着家裏的人們寄一封信給在亞果得諾的葛利高里，想要打聽打聽是否他是永久走了呢，和是否能回心轉意。她從派拉蓋亞家回來已經很晚了。祖父格里石加正坐在小屋子裏，念一本破舊的，沾滿了蠟燭油的，皮封面的聖經。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在廚房裏補一張破魚網，聽梅海伊講一件很久以前的暗殺案。娜塔莉亞的母親把小孩子們安在炕上去睡了，把黑色的腳掌停在門中間。娜塔莉亞脫掉衣服，沒有目的地從屋子中穿過去。在客堂裏的，用木板隔成的牆角裏——有一捆留作種子用的大麻和老鼠吱吱叫聲。

她在祖父的屋子裏停留了一刻，站在牆角附近，遲鈍地望着放在聖像下面的一小堆福音書。

「爺爺，你有紙嗎？」

「什麼紙？——祖父眼睛上面聚了一堆稠密的縐紋。」

「能寫字的。」

祖父在聖詩裏面抽出了一張摺縐的，發出了陳腐的，發霉的蜜味和香氣的紙。

「鉛筆呢？」

「問問爸爸去，乖孩子，不要搗亂。」

娜塔莉亞從父親那裏找到了一枝鉛筆頭。坐在桌子旁邊，苦痛地反覆想着那老早已經想出的，在心裏引起了一種愚蠢的疼痛的感覺。

早晨，她答應了蓋旗加一瓶沃得克，求他帶着信到亞果得諾去。

葛利高里·潘苔萊耶維支。

請寫信告訴我，我應該怎樣過下去，我的生命是不是完全失掉了呢？你從家中走出，連一句話也沒有對我說。我沒有做出對你不起的事，我在等待着來解開我的雙手，並且告訴我，你是永遠地走了。但是你一離開村莊，一聲也沒有響，像死人一樣。

我想你是一時氣憤就走了，所以等着你回來，但是我並不想拆散你們。把我一個人放在地上，比兩個人受苦要好得多。請你一定可憐我和寫信給我。我是想知道——我可以打算一件事，不然，我便站在路中間了。

葛利沙，你不要生我的氣，爲了基督。

娜塔莉亞。

皺眉的，感到將要飲酒的希望的蓋旗加，把一匹馬牽到打穀場上去，偷瞞着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備上鞍子，騎上跑出去了。用一種非哥薩克的笨拙的騎法騎在馬背上，跑的時候襯着衣服破了的兩肘。被一羣在街上玩的哥薩克兒童們頑強的呼聲送着的他，很快地向前跑去了。

「霍霍爾……霍霍爾……」

「霍霍爾——黑炭頭……」

「你要跌下來啦……」

「蹲在籬笆上的狗……」小孩子們在他的後面喊叫。

晚上他帶着回信回來了。帶來了一片藍色的，包糖的小紙；從懷裏把它掏出來，向娜塔莉亞擠了一下眼睛，

「道路簡直不能走，我的小姑娘，顯得很厲害，把蓋旗加的五臟都顯出來啦！」
娜塔莉亞讀了信，臉變灰色了。像一隻尖銳的有齒的東西撕一塊布一般，鑽了她的心好幾次。
紙上有幾個潦草的字。

「一個人活下去吧。麥列霍夫·葛利高里。」

她匆忙地，似乎不能相信自己的力量，從院子走開去，躺到床上去了。盧吉妮支娜在夜裏就生上了爐子，爲了可以早一些做早飯，和能够按時候把復活節的奶油糕做出來。

「娜塔希珈，幫幫我的忙！」她喊女兒。

「頭痛，媽媽。我略躺一會兒。」

盧吉妮支娜把頭探進門來。

「你喝一點鹽水吧。啊？馬上會輕一點的。」

娜塔莉亞用乾燥的舌頭貼在冷唇上，沒有作聲。

在黃昏以前她就睡了，頭上蓋着一條羊毛頭巾。微寒使她的縮成一團的身子哆嗦着。當她起來，走到廚房裏去的時候，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和祖父格里石加已經準備要到教堂裏去了。在她的梳得光光的兩鬢上，汗珠在發光，眼睛裏閃着不健康的，遲緩的油光。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結着肥褲腰上的一長排鈕子，斜看了女兒一眼。

「這樣巧生病啦，孩子。和我們一同去做早禱吧。」

「你們先走吧，隨後就來。」

「馬上就來嗎？」

「不，我要換換衣服……我穿好衣服就來。」

哥薩克們走了。在家裏只留下了盧吉妮支娜和娜塔莉亞。精神萎靡的她，從箱子處走到床邊，用茫無所見的眼睛看着堆在箱子裏的一堆衣服，痛苦地想着什麼事情，嘴唇低語着。盧吉妮支娜還以為娜塔莉亞是因為選擇衣服而躊躇哩，於是帶着母親的親熱建議了：

「親愛的，穿我的一條藍裙子吧。現在它正合你的身。」

娜塔莉亞沒有為復活節做一件新衣服，所以盧吉妮支娜想起了女兒在做姑娘的時代，每當過節的時候，總喜歡穿她那件藍色的、小襟的裙子，於是她引起了自己的善意，又以為娜塔莉亞是因為選擇衣服而苦惱了。

「你穿嗎，怎麼的？我給你拿來。」

「不用。我穿這件去。」娜塔莉亞小心地抽出了一條綠裙子，突然想起來，當葛利高里以未婚夫的資格來拜訪她，在板棚的陰涼下面第一次用快吻使她害羞的時候，她就是穿的這條裙子，於是因為突然襲來的抽泣而顫抖着，把胸部伏在肋骨一樣張開的箱子蓋上了。

「娜塔莉亞！你怎麼啦……」母親拍了一下手。

娜塔莉亞抑壓下去要喊出來的呼聲，使自己力量增大着，像吱吱響的木頭一樣笑了。

「我這是怎麼啦……今天。」

「噢，娜塔希亞，我看見啦……」

「你看見什麼來啦，媽媽。」娜塔莉亞帶着突然的恨恨聲叫喊了，用手指揉着綠裙子。

「你不要難過，我看……應該出嫁才好。」

「得啦！嫁過啦……」

娜塔莉亞走進自己的屋子去換衣服，很快就又到廚房裏來了，她已經換好衣服，像處女一般的苗條，臉色青灰，透明的青色上有一塊不愉快的紅暈。

「一個人去吧，我還沒有收拾停當哩。」母親說。

娜塔莉亞把手帕塞進袖子的折口裏，走到台階上去了。風從頓河上吹來浮冰的響聲和融化了的，潮濕的，新鮮的，活潑的氣味。左手提着裙子邊，繞過了那些分佈在街上的像珍珠一般藍顏色的小水塘，娜塔莉亞到了教堂。在路上，她企圖想到自己以前的比較安靜的生活，想着過節的日子，縹緲地和斷片地想着一切事情，但是思想固執地使她又送回到那藏在懷裏的，藍色的包糖的小紙片上去，回到葛利高里，回到那個幸福的，現在正藐視地嘲笑着她，也許甚至是憐憫着她的女人身上去。

她走進了院子。一羣青年人擋住了她的路。繞過他們去，娜塔莉亞聽見。

「這是誰？你猜到了嗎？」

「這是娜塔希珈·珂爾叔諾娃。」

「據說，她很冷淡。因此，丈夫把她拋掉了。」

「瞎說！她和公公，癩子潘普萊勾搭上啦。」

「有這樣的事！大概，就因為這個葛利高里才從家裏跑出去嗎？」

「不然因為什麼呢？她是現在……」

娜塔莉亞在不平的石頭板上跌撞着，走到教堂的門口。猥褻的，無恥的句子像石頭一般從後面向她擲來。娜塔莉亞在站在門口的姑娘們的嘿嘿聲中，走到另外一個板門處，沉醉地搖擺着跑回家去了。在自家院子的大門處喘了口氣，走進去了，腳亂踏在裙子邊上，咬着腫起來的，咬出血來的嘴唇。板棚的開着的門，在院子上空的紫色的，黑暗中發着黑。娜塔莉亞拚命鼓起最後的力量，跑到門口，匆忙地邁過了門檻。板房內——是乾燥的，清涼，皮鞭響的和堆積的草的氣味。她沒有思想，沒有感覺，在充滿了恥辱和失望的，刺着她的靈魂的，不祥的憂傷中，摸索到牆角去。她握住鑷刀柄，拔下刀刃來（她的動作是既緩慢，果斷而又準確），把頭向後仰去，用盡所有的力量，和利用燃燒着她的愉快的決定，用利刃割進了喉管。由於一陣兇狠的疼痛倒下去了，好像被打擊一下子，並且覺得，模糊地明白她並沒有做完她已經開始的事情——她用四肢撐着，然後又跪起來，匆忙地（流到胸前的血使她恐怖了）用顫抖的手指把鈕子撕開，也不知道爲什麼把上衣解開了。用一隻手把緊緊的，不屈服的胸部做出來，另一隻手轉過了鑷刀的刃。跪着爬到牆邊，把鑷刀的安柄的鈍的一端，插在上面，兩手放到後仰的頭後面，胸部堅決地向前壓去，向前……很清楚地聽見，割裂的身體發出了一種壞白菜的噴味聲；劇烈的疼痛的向上增高的波浪，像火焰一般順胸部升到喉嚨，像針一樣響着的聲音刺進了耳朵……

房門響了。盧吉妮支列用腳探着門坎，從台階上下來。鐘樓上起了有規律的敲聲。幾沙繩長的大冰塊，發着不能沉默的磨擦聲，在頓河上面豎起來漂着，愉快的，滿潮的，被解放了的頓河把束縛自己的冰的枷鎖送到亞速海裏去。

第十九章

司契潘走向葛利高里去，抓住馬鐙，緊靠在馬的出汗的肋部上。

「噢，好啊，葛利高里！」

「託福託福！」

「你想怎麼樣啊？」

「我想什麼？」

「拐走了別人的老婆……你自己享受嗎？」

「放開馬鐙。」

「你不要害怕……我不會打你。」

「我不怕，你不要這樣！葛利高里兩頰紅着，把聲音提高了。

「現在我不會和你打架，不願意……但是葛利石加，你記住我的話：早晚我要殺死你！」

「瞎子說的話：『我們瞧吧。』」

「你牢記住這話。你太欺侮我啦……你閹割了我的生命，就像閹割了一隻豬……你看，司契潘把生着黑巴掌的手臂伸出去，「耕田，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難道我一個人需要這許多嗎？我隨便怎樣都可以把冬天渡過去。只是寂寞得要死……你太欺侮我啦，葛利高里……」

「你不要向我訴苦，我不懂，飽漢子不懂得餓漢子飢的。」

「這不錯，」司契潘同意了，從下向上地看着葛利高里的臉，突然用一種單純的、稚氣的笑容笑了，把生着許多細縐紋的眼角睜開了。「我可惜一件事情，小夥子……非常可惜……記得嗎，前年油餅節時我們在冰場上打架的事嗎？」

「這是什麼時候？」

「就是把一個剪毛工人打死的那一次。獨身漢和結婚的人們打架，記得嗎？你記得我怎麼追你嗎？你那時還是黃毛孩子，打起我來就像一根綠蘆葦。我可憐你，如果在跑的時候打中你——就把你打成兩半截啦！你跑得很快，全身像彈簧一樣。如果我一探身向你的肋骨上打去——你早不會活在世界上啦。」

「不要苦惱，我們無論怎樣還會遇到的。」

司契潘用他的手擦了前額一下，也不知想着什麼事情。

主人牽着克列佩士的韁繩，向葛利高里喊：

「走吧！」

司契潘始終用左手扶着馬鐙，和馬駒子並排走着。葛利高里注意着他的每一個動作。他從上面看着司契潘的下垂的亞麻色的鬍子和長久沒有剃過的下鬚的稠密的鬚毛。在司契潘的下頰上，勒着漆皮的有許多地方裂了的制帽帶。他的由於髒而變成灰色的臉，帶着斜痕——汗流過的痕跡——顯着不安和陌生。葛利高里看着他，就彷彿是從山峯上望着遼遠的，蒙在雨霧中的廣原。灰色的疲倦，和空虛，使司契潘的臉變黑了。他沒有告別，留在後面了。葛利高里一步一步地走着。

「等」等。怎樣呢……阿克秀特如何？

葛利高里用鞭子把沾在靴底子上的泥土打下來，葛利高里回答：

「還好。」

他勒住小馬，回顧了一下。司契潘站着，兩腿很闊地分開，用吡着的牙齒嚼着一根草莖。葛利高里覺得對他生了一種不清楚的可憐，但是嫉妬的感覺把可憐擠跑了：在吱吱響的鞍子上轉着頭喊：

「她不會爲了你瘦的，不要難過！」

「實在嗎？」

葛利高里用鞭子在馬耳中間抽了一下，跑開了，沒有回答。

第二十章

在第六個月，當懷孕已不能隱瞞的時候，阿克西妮亞就告訴了葛利高里。她隱瞞着，是因爲害怕葛利高里不相信在她的心下面是懷的他的孩子，由於時間越來越近的憂慮和害怕，臉黃了，也不知在等候什麼。

在起初的幾個月內，她一見油膩就吐，但是葛利高里沒有注意到，不過如果注意到了，那末就是不明白爲什麼原因，波加以特別注意。

談話是在黃昏時候進行的。阿克西妮亞衝動着，貪婪地在葛利高里的臉上尋覓着變化，但是他轉向窗子，生氣地咳嗽了一聲。

「爲什麼你以前不說？」

「我害怕，葛利沙……我以為，你會丟棄……」

葛利高里用手指在牀背上敲着，問：

「快了嗎？」

「在聖祭日左右，我想……」

「司契潘的嗎？」

「你的。」

「真的嗎？」

「自己算算吧……這是從砍木頭時起……」

「你不要撒謊，克秀希珈！就算是司契潘的，你現在還能藏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是憑良心問的。」

炯克西妮亞流着惡狠的眼淚，坐在板凳上，熱情地小聲咕噥着：

「我和他過了這許多年——什麼也沒有……自己想想吧……我也不是有病的女人……一定是從你

那裏得來的，可是你……」

葛利高里對這事再沒有多說話。在他的對待炯克西妮亞的態度中，看出了一種新的，監視的陌生性和輕微的，嘲笑的可憐的交織。炯克西妮亞自己沉默着，並不要求愛撫。夏天以來使她變得醜陋了，但是妊娠幾乎沒有損壞她的和諧的身段。整個身體的豐滿包住了她的圓肚子，瘦削下去的臉又重新慢慢地使美麗的眼睛更好看了。她輕易地管理着臨時女廚子的工作。這一年工人比較少，所以燒飯的工作也不多。

薩石加祖父帶着老年人的神氣對待姆克西妮亞。也許是因為她用着女兒般的關心對待他的原故。替他洗襯衣，補襯衫，吃飯的時候，把軟的，甜的東西給他吃，而祖父薩石加在看完馬匹以後，也把水挑到廚房裏來，攪爛餵豬的馬鈴薯，什麼事都幫她做，跳躍着，張開兩臂，露出光光的牙床。

「你可憐我，可是我也不欠人家情的！」姆克西妮尤希娜，我願意把心給你挖出來。我沒有女人的看顧就完啦！虱子咬啊！你要什麼，說吧。」

因了葉甫蓋尼·尼珂拉耶維支的情面，葛利高里免除了入營受訓。他除了割草以外，偶然把老地主送到部落上去，剩下的時間和他一同去打野鴨子，或者騎了馬去打野雁。輕快的，溫飽的生活毀壞了他。懶惰了，肥胖了，外表看來好像比自己的年齡更老一點。只有一件事使他不安——眼前的兵役。既沒有馬，又沒有行裝，把這事希望於父親也不成的。葛利高里把自己的和姆克西妮亞的工錢積蓄起來，甚至自己連煙草也戒絕了，希望能用積起來的錢買一匹馬，不向父親低頭。老主人也答應幫助他。葛利高里預料父親不能給他任何東西。這件事情，很快地證實了。在六月底，彼得羅來看弟弟，在談話中說父親對他仍舊那末生氣，也不知怎麼就聲明了他決不能替他預備戰馬。哪，讓他到當地的司令官那裏去討一匹吧。

「呸，他不用操這個心。我會騎自己的（葛利高里把「自己的」三個字說得特別重）馬去入伍的。」

「你從哪兒去弄呢？你能跳出來嗎？」彼得羅咬着鬍子，微笑了。

「不用跳，只用要，不然就去盜。」

「好漢子！」

「用工錢買一匹馬，」葛利高里已經很正經地說明了。

高里說：

彼得羅坐在小台階上，詢問工作，飲食，工錢；應付着一切，嚼着咬壞的鬍子尖，問完話，在告別的時候，對葛利

「你回家去住吧，沒有什麼尾巴可翹啦。你以為在這兒能夠發財嗎？」

「我並不想發財。」

「你想和自己那個人住下去嗎？」彼得羅變了話鋒。

「和哪一個自己的？」

「和這一個嗎？」

「暫時我想這樣，怎麼？」

「我是感到點興趣才問問。」

葛利高里去送他了。在後面問：

「家裏怎樣？」

彼得羅從台階的欄杆上解着馬，微笑了：

「你有幾個家，就好像兔子有幾個窩！沒有什麼，先住住看吧。媽媽很想你。現在草已經收好了，堆成了三

堆。」

葛利高里衝動着，看着彼得羅騎的那匹短耳朵的老母馬。

「今年沒有生駒子嗎？」

「沒有，弟弟，沒有懷孕。不過那匹棕色的，和賀里斯托尼亞換來的那匹，生了小駒。」

「生的什麼駒子？」

「一匹小公馬，弟弟。這種小馬——是無價之寶！高腿，骨架很正，胸部也很好。會出息一匹好馬的。」

葛利高里嘆一口氣。

「我很想念村莊，彼得羅。我想念頓河。這兒連一條小河你也看不見。討厭的地方。」

「來看看我們，」彼得羅說着，用肚子貼上馬的尖脊背，右腿跨過去。

「無論怎樣也要去。」

「嗷，再見。」

「一路平安。」

彼得羅已經走出了院子，想起了一件事情，向還站在台階上的葛利高里喊：

「娜塔利亞……我忘記啦……真是不幸……」

像塵一樣在院子上空旋轉的風，沒有把句子的末尾送到葛利高里的耳朵裏；像綢子一樣的塵土把彼得羅和馬罩住了，葛利高里沒有聽清楚，揮了揮手，走到馬棚裏去了。

夏天很乾燥。很少落雨，糧食很早就熟了。才割完了小麥——又要去割大麥，穗子黃了，垂下金髮一樣的麥芒。四個僱來的短工和葛利高里一同去割麥了。

阿克西妮亞很早就把飯做好了，她要求葛利高里帶她一同去。「還是家裏坐坐吧，不怕出事情嗎？」葛利高里反勸她，但是阿克西妮亞固執着自己的意見，迅速地披上了一塊頭巾，跑出了大門，追上工人們乘着的車歸。

阿克出妮亞帶着憂傷和欣喜的難耐所期待着的，也就是葛利高里不安地害怕着的事——在收割中發生了。阿克西妮亞把着麥，感覺到了一點預兆，便丟下耙子，躺在麥堆附近了。產前的陣痛很快就開始了。阿克西妮亞平躺在地上，咬着發黑的舌頭。工人們從割麥機上向馬匹們喊，繞着圈子，從她旁邊過去。當一個生着爛鼻子和在像從木頭中鉆出來的黃臉上，生着連綿的縐紋的青年走過的時候，向阿克西妮亞喊：

「喂，你是晒那不合適的地方嗎？起來，不然要溶化啦！」

葛利高里從割麥機上換下來，走向他來。

「你怎樣……？」

阿克西妮亞歪着那不聽話的嘴唇，沙聲地說：

「一陣一陣疼。」

「說過——不要來，你媽的討厭鬼！現在怎麼辦？」

「不要罵吧，葛利沙……噢嚇……葛利沙，套上車回家去……噢，我在這兒怎麼辦……這兒都是些男哥

薩克……」像被鐵錘錘痛的阿克西妮亞呻吟着。

葛利高里跑去牽那在草地裏吃草的馬。等到套上馬，趕過來的時候——阿克西妮亞已經四肢撐起來，爬到一旁去，把頭衝進了罩着塵土的大麥堆裏，吐出來因為疼痛嚼碎了的有刺的麥穗。她用腫起的陌生的眼睛不瞭解地看着跑過來的葛利高里，呻吟着，用牙齒咬着揉成一團的頭巾，爲了不使工人們聽見她的可怕的，牲口般的喊叫。

葛利高里把她推到車子裏去，趕着馬向莊園走去。

「噢，不要趕吧！……噢，要死啦！太——顛——盪——啦……」阿克西妮亞用粗嗓子喊，歪着的頭在車板上滾動。

葛利高里沉默地用鞭子抽打馬，韁繩在頭上盤旋，也不回顧那像波浪一樣，發出撕裂的，啞聲的呼叫的地方。

阿克西妮亞用手掌扶着兩腮，野蠻地，睜大了瘋狂的眼睛，在順着高低不平的路上，曲折地奔馳着的車上顛動。馬是在飛奔，在葛利高里的眼前是天的穹窿在跳動着，一端伸入懸在天空的，耀眼地發白的，光亮得和寶石一般的雲彩裏去。阿克西妮亞有一瞬間停止了連續不斷的，高到呼號般的狂叫。車輪喀喀地響，阿克西妮亞的不自主的頭在車後面，癡癡地碰着車板。葛利高里並沒有立刻注意到停下來，回頭看了一下一樣從額上向灑下去的眼孔流去。葛利高里把她的頭扳起來，把自己的揉綿的制帽安在頭下。阿克西妮亞斜着眼睛，堅決地說：

「葛利沙，我要死了。嗚……這就是一切！」

葛利高里哆嗦了一下。突然一陣冷氣直貫到出汗的腳指上。有點慌張失措的他，想要找幾句鼓勵和愛撫的話，可是沒有找到，從被堅硬的痠攣拘束着的唇上落下來：

「胡說，蠢貨……」搖了搖頭，俯下身去，把身體折成兩截，按住了阿克西妮亞的笨拙地蜷着的腿。「阿克特，我的小乖子……」

疼痛消失着，放鬆了阿克西妮亞一會兒功夫，再回來的時候却加了十倍的力量。覺得漸漸空下去的肚子

裏有什麼東西向下撕掙，姆克西妮亞把身子彎成弧形，用不能表現的可怕的上增高的喊聲刺着葛利高里。
葛利高里瘋狂地趕着馬。

在車輪的轟隆聲中，他略微聽見了細微的，拖長的聲音：

「葛——利——沙！」

他拉緊韉繩，轉過頭來。姆克西妮亞躺在血泊中，兩手攤開；在她的兩腿之間，裙子下面，一個又白又紅的，呱呱啼叫的活東西動着……胡塗了的葛利高里從車上跳下來，蹣跚地像脚被拴住一般，走到車後去。向姆克西妮亞冒着熱氣的嘴望着，他很快地理解了，比辨別還來得快。

「臍——帶——帶——帶——咬——斷……用——線——纏——上……從——襖——衫——上……」

葛利高里用顫抖的手指，從自己的襯衫袖子上抽出一束線來，眼睛繃得痛着，咬斷了臍帶，很小心地用線把凸出的染着血的臍帶縛起來。

第二十一章

李斯特尼次基的莊園，像一隻瘤子，靠近了亞得果諾的廣大的乾燥的山谷。風有時從南方，有時從北方地變換着吹來；太陽的黃輪在天空的藍白色中間遊；夏天襲進了山麓了，落葉沙沙作響；秋天來到了，嚴寒的冬天也來了，下起雪來，但是亞果得諾仍舊沉在麻木不仁的寂寞裏，像孿生子一樣的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從把莊院和外面的世界隔開的高籬笆上爬過去。

在院子裏，生着紅色眼圓圈的鴨子也是這樣走着，珠雞像滴滴的小雨一般散佈着，在馬棚頂的開着屏的孔雀，用貓一樣的聲音妙妙叫。老將軍很歡喜各種鳥，甚至被射傷的鷺鷥也養着，在十一月裏，當牠聽見在天空自由飛翔的鷺鷥的召乎聲時，就發出了震人心弦的，銅聲的，悲傷的呼叫。但是牠不能飛，折斷的翅膀僵垂着。老將軍站在窗前，看見鷺鷥伸着頸頸跳着，想從地上飛起來的時候，他笑了。張開了斑白的鬍子下面的長嘴，低沉的笑聲，像烟草的霧一般散開了，在光亮的空客廳裏震動。

雲尼阿民仍舊是高高地抬着光頭，哆嗦着兩條冰涼的腿，整天地坐在掛衣室的箱子上，獨自玩玩紙牌，玩到胡塗了，琪洪也仍舊妬嫉自己的情人服侍薩士加，服侍工人們，服侍葛利高里和老主人，甚至於鷺鷥，因為魯凱莉亞也是用了寡婦的非常的柔情關心牠的。薩士加祖父不斷地喝着酒，走到窗前向主人討兩角錢。

全部時間中，只有兩件事，驚擾了沉在睡夢的愚蠢中的，陳腐的生活：阿克西妮亞的生產和丟了一隻傳種的鵝。對於阿克西妮亞所生的女孩子很快就習慣了，至於鵝則在菓園外邊的坑內發現了幾根毛（看來是被狐狸拖去了）——於是安靜下來了。

早晨老主人醒來，就把雲尼阿民叫去。

「你做了什麼夢？」

「怎麼呢，是一個很奇怪的夢。」

「講講！」主人簡短地命令，擰着一枝紙煙。

雲尼阿民講了。如果夢是沒有興趣的或是可怕的，主人就要生氣。

「噯，混蛋，畜生！混人做夢也是混的。」

雲尼阿民以後就巧妙地杜撰有趣的和高興的夢。只有一件事使他苦惱：必須要發明，在幾天以前就要開始想一些有趣的夢，坐在大箱子上，在毯子上玩油污的，像他的腮頰一樣鼓脹的紙牌。遲鈍地用眼睛凝視一個焦點，杜造着夢，但在實際上連夢都不做了。早晨醒來，不舒服了，想着夢，但是後面是一片黑暗——像削平了一樣的黑暗，沒有夢——連一個人臉也沒有夢着。

雲尼阿民對於自己的那種不够狡猾的杜撰嘆着氣，老主人生氣了，強迫說夢的人再重覆一次。

「壞小子，這個關於馬的夢，星期四已經講給我聽過啦。怎麼的你，貪你媽……」

「我又夢見了一次，尼珂萊·阿列克塞耶維支說老實話，我又夢見了一次。」雲尼阿民不在意地撒謊了。十二月裏，葛利高里被傳到月申斯克的部落的局子裏去。領了一百塊買馬錢，還接到在聖誕節的第二天，就要到曼尼珂窩村的徵兵署去的通知。

無精打采的葛利高里從部落上回來了；聖誕節快到了，但是什麼也沒有預備。用官方發下的錢，和自己積蓄的錢，用一百四十盧布在奧布雷福斯克村買了一匹馬。是和薩士加祖父一同去的，買了一匹很合用的馬。六歲，栗色毛片，後部很高；只有一塊看不出的傷痕。薩士加祖父揪着鬚子說：

「再便宜買不到啦，長官是看不出的，他們不够聰明的。」

從那裏回來的時候，葛利高里就騎在這匹剛買來的馬上，試了試脚步，很快。在聖誕節前一星期，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親自到亞果得諾來了。套在雪橇上的馬，沒有趕進院子來，拴在籬笆上面了，竊着走進了僕人室，把在衣領上像一堆黑草一樣放着的鬚子上的冰柱彈去。葛利高里從窗子裏一看見父親，慌張失措了。

「這是怎麼……父親……」

阿克西妮亞也不知爲什麼跑到搖籃處，把小孩子包起來。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走進房子，帶進了冷空氣，除下了三耳皮帽，在聖像前畫了十字，用緩慢的眼光向室內的四周牆上曇了一眼。

「你們過得好啊！」

「您好，爸爸！」葛利高里從凳子上站起來，答復着問候，走過去，停在屋子中間了。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把冰冷的手伸給葛利高里，坐在凳子邊上，裹一裹皮大衣的襟，用眼睛打量那呆立在搖籃旁邊的阿克西妮亞。

「預備去服務嗎？」

「不然怎麼辦呢？」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沒有說話，試探地看了葛利高里很久。

「脫脫衣服吧，爸爸，大概冷了吧？」

「沒關係，還好。」

「我們生上自沸壺。」

「謝謝啦。」用手指甲括着皮衣上的陳舊污點，「那裏，我給你帶行裝來了：兩件外套，馬鞍子，褲子，拿去……都在那裏。」

葛利高里沒有戴帽子就跑出去了，從雪橇上，拿了兩個袋子進來。

「什麼時候出發？」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好奇地問着，站起身來。

「聖誕節的第二天。怎麼，爸爸，要走嗎？」

「忙着早點回去。」

他和葛利高里告別過，仍然用眼睛打量着姆克西妮亞，向門口走去。已經抓住門鈕了，眼睛向搖籃那裏射了一下，說：

「母親向你問好，腿生病哩。」又沉默了一會兒，悲哀地，彷彿是把什麼沉重的東西舉起來：「我要把你送到曼尼珂窩去。你預備吧。」

走出去了，把兩手套進了羊毛織的暖手套裏去。因為忍受着的小心蒼白了臉的姆克西妮亞沒有說一句話。葛利高里斜眼望着她走着，趁機向一塊吱吱響的地板上踏去。

聖誕節的第一天，葛利高里把李斯特尼次基送到月申斯克去。

主人參加了彌撒，在自己的堂妹，女地主家裏吃了早餐，就命令套車。

還沒有來得及吃完一盤帶一大塊豬肉的肥菜湯的葛利高里，站起身來，到馬棚去了。把一匹灰色的奧爾羅夫種的快馬——石拜——向一輛輕便的城市式的小雪橇套上去。葛利高里在馬韁繩上勒了勒，迅速從馬棚裏牽了出來，套上去。

風吹着鬆軟的，刺人的雪，銀屑噝噝響地在院子裏流動。花園外面的樹上——掛着一層溫柔的，天鵝絨般的薄霜。風把它吹下來，向下落着，分散開了，被太陽一照，反映出了虹霓的，神話般的豐美的色彩。屋頂上，靠近那個斜冒着煙的烟囪處，有許多凍冷的烏鴉在那裏咕咕叫着。牠們被脚步声聲驚起來，飛走了，像灰色的雲片在屋子上面盤旋着，向西邊的教堂那裏飛去，在紫色的清晨的天空中清楚地發着藍色。

「去說一聲，預備好啦！」葛利高里向跑到台階上來的女僕喊。

老主人走出來了，把鬍子埋進浣熊皮大衣的領子裏。葛利高里給他把腿蓋起來，把狼皮的有總的褥子扣起來。

「趕吧！」老主人用眼睛指着快馬。

葛利高里把韁繩緊握在手裏，從車夫台上俯下身來，很小心地向斜坡上看了一眼，他記得第一次因爲不平的顛動，老主人曾經用不像老人的硬拳頭，向他後腦海上打了一下。下到橋上去了，葛利高里在這兒沿着頓河放鬆了韁繩，用手套擦擦被風吹得發燒的兩頰。

到亞果得諾祇走了兩小時。一路上主人沒有說什麼話，有時用彎起的手指敲敲葛利高里的背：「停一下，背轉過去擋住風，捲着紙烟。」

已經由山向上向莊園走下來的時候，問：

「明天一早就走嗎？」

葛利高里斜着側過身子來，困難地張開凍僵了的嘴唇。

「一找走，」他把早字說成「找」字。被凍僵硬了的舌頭好像腫了起來，貼在牙床上，說話很不方便。

「都拿到了嗎？」

「是的。」

「不要掛念老婆，她能好好過下去的，好好地服務。你的祖父是一個很勇敢的哥薩克，你也要，」主人的喉嚨變啞了（李斯特尼次基爲了避風把臉藏到領子裏去了，）「你也要保持自己祖父的和父親的光榮。你的

父親是在一千八百八十三年皇帝閱兵時，曾獲得賽馬的第一獎的嗎？」

「是的，父親。」

「噢，好好！老主人嚴肅地，又彷彿是威脅着，結束了談話，把臉全部都埋在皮衣裏去了。」

葛利高里把快馬遞給薩石加祖父，就向僕人室走去。

「你的父親來啦！那人在他後面喊了一聲，把馬衣披到馬背上。」

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坐在桌子旁，吃着肉凍。「喝醉啦，」葛利高里斷定了，把目光向父親的衰老的面孔看去。

「你回來啦，老宗？」

「全身凍壞啦，」葛利高里拍着手回答，轉向阿克西妮亞。「解開頭巾，手凍得不能動啦。」

「你真湊巧，風像刀子一樣，」父親嚼着一塊肉，耳朵和鬍子全動着，說了。

這一次，他變得非常和霽了，並且向阿克西妮亞，像主人一樣地簡短地命令說：

「再切一點麵包來，不要捨不得！」

從桌子旁邊站起來，向門口走去抽煙，彷彿並非故意地把搖籃搖了兩下；把手伸進鬍子去，猜着說：

「哥薩克？」

「女孩子，」阿克西妮亞替葛利高里回答，但是看出了在老人的臉上有飄過的和在鬍子上有搖動着的，不滿意的表情，匆忙地加了一句：

「很漂亮，全像葛利沙！」

定：

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巧妙地看了從一堆破布片中凸出來的小黑腦袋，而且並不是沒有驕傲地斷

「是我們的骨血……嗯哼……看你……」

「你坐什麼來的，爸爸？」葛利高里問。

「套馬駒子和彼得羅的馬來的。」

「你只套一匹吧，把我的套上。」

「不用，讓牠空着走吧。倒是一匹好馬。」

「看見了嗎？」

「略微看了看。」

被一種共同的思想衝動着的他們，談論着各種一文不值的事情。像被浸在水裏的阿克西妮亞沒有加入談話，坐在床上。像石頭般凸起的乳房，緊貼在她的衣服的開氣上。自從生產以後，她顯然是更胖了，顯出了新的，非常幸福的神情。

睡的很晚。阿克西妮亞緊靠着葛利高里，用眼淚的鹹水和從沒吃完的乳房裏流出來的乳汁，浸濕了他的襯衫。

「我要難過死的……我一個人怎麼辦呢？」

「大概，葛利高里也用同樣的低聲答復她。

「夜很長……孩子不睡……想你會想瘦的……你想想，葛利沙——四年哪！」

「據說，古時候，要服務二十五年呢。」

「古時候管我什麼事……」

「嗷，得啦！」

「真該死，你的兵役，離開鬼！」

「放假的時候我會回來的。」

「放假，」阿克西妮亞呻吟着說，抽噎着，把鼻涕擤在襯衫上，「等你回來的時候——頓河裏面的水已經流過許多去啦……」

「不要哭啦……你就像秋天的雨一樣，只有這一件好事。」

「你應該替我想啊！」

葛利高里在天亮以前睡着了。阿克西妮亞餵過孩子，兩手交叉着，不霎眼地看着葛利高里的黑臉的線條，告別着。想起了在她自己家裏勸他到庫板去的那一夜，也是只有月亮照着窗外的和充滿了月光的院子。

葛利高里現在又像從前一樣了。長長的，被日月所踏出來的路在他們身後了……

葛利高里翻了一下身，模糊地說：

「在奧里杉斯克……」又安靜下來了。

阿克西妮亞試着去睡，但是思想把睡意都掃蕩了，就像風吹乾草堆一樣。她一直到天亮總是想着那句無頭無尾的句子，對它尋覓着各種解答……當窗子上稍微有點發光的時候，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醒了。

「葛利高里，起來，天亮啦！」

媞克西妮亞跪了起來，穿上裙子，噙着氣，找了半天火柴。

等用完早飯，收拾停當的時候——天大亮了。清晨的光亮像藍色波浪一樣跳動。好像栽在雪裏的籬笆，很清楚地裂開了，溫柔的紫色的烟霧罩着天空，馬棚的頂子發黑了。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去套雪橇，葛利高里掙開了狂暴地吻着他的媞克西妮亞，去和薩石加祖父和其餘的人們告別了。

媞克西妮亞包緊了小孩子，出來送他。

葛利高里用嘴唇輕輕地碰了一下女兒的濕額，走向馬處去。

「坐到雪橇裏去！」父親嚷着，轉動着馬。

「不，我騎馬吧！」

葛利高里用一種可以數得出來的慢度，捆了捆馬肚帶，騎在馬上，理了一下韁繩。媞克西妮亞用手指摸着他的脚，不斷地重覆着：

「葛利沙等等……我還有什麼話要和你說……」回想着的，驚慌的和哆嗦着的她臉皺了起來。

「嗷，再見！看顧孩子……我要走啦，不然爸爸已經……」

「等一等，親愛的……」媞克西妮亞用左手抓住冰冷的馬鐙，右胳膊緊抱着裹在衣服裏的小孩子，貪婪地看着，再沒有空手去擦掉那從睜得很大的，不震動的眼睛裏流出來的眼淚。

雲尼阿民走到台階上來了。

「葛利高里，主人叫你！」

葛利高里罵着，揮動鞭子，從院子裏跑出去了。阿克西妮亞跟在他後面跑，在散佈在院子裏的雪堆上蹣跚着，笨拙地移動着穿着氈靴的兩腳。

葛利高里在山頂上追上了父親，堅定着自己，回頭看了一下。阿克西妮亞站在大門口，緊緊地把包在衣服裏面的小孩子抱在胸前。風在吹着，紅色絲頭巾的兩端在她的肩上飄蕩着。

葛利高里和雪橇並排走着，一步一步地走。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把脊背對着馬，問：

「大概，你是不想和妻一同住了吧？」

「老調子……又彈起來啦……」

「你一定不想了嗎……你沒有聽說嗎，她曾經自殺過？」

「聽說啦。」

「誰說的？」

「我把主人送到部落上去，遇到過村裏的人。」

「但是上帝呢？」

「有什麼辦法，爸爸，說實在的……從車上掉下來的東西就算完啦。」

「不要和我講他媽的鬼話！我是好心好意和你說話的。」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惡狠狠地說了。

「我已經有了孩子，還有什麼可以說的？現在已經沒有法子破鏡重圓啦。」

「你瞧着，不要養了人家的孩子。」

葛利高里臉蒼白了，父親又觸動了他的創傷。自從孩子生下來以後，葛利高里在阿克西妮亞背後，在自己

心裏始終苦痛地懷着一種疑念。夜裏當阿克西妮亞睡了以後，他常常走到搖籃那裏，看着孩子，在孩子的暗紅臉上，找尋着和自己相像的地方，仍然像從前一樣不能斷定的他又走開了。司契潘也是暗紅色，幾乎變成是黑色的皮膚，他怎麼能知道，在小孩子的皮膚下流動的藍色靜脈網裏，是誰的血向心臟裏流呢？有時候覺得女孩子很像他，有時候又非常像司契潘。葛利高里對她沒有什麼感情，莫非就因為阿克西妮亞在田裏生她時所受到的那種不快，把她帶回來以後，就厭惡她嗎？有一次（阿克西妮亞正在廚房裏做飯），從搖籃裏把女孩子抱出來，換着尿布，他覺得有一種尖銳的刺心的感覺。偷偷地彎下腰去，用牙齒咬着小孩腳上的翹起的紅腳指。父親毫不憐惜地刺了他的創傷，葛利高里把手掌放在鞍橋上，瘖啞地回答：

「不管是誰的，我總不能把孩子丟掉。」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向馬揮了一下鞭子，沒有回過身來。

「從那次起簡直把娜塔莉亞毀啦……頭歪着，像被抽瘋弄壞的。一根重要的血管割斷了，所以額頭也歪了。」

他不作聲。橢槓吱吱響着，切着雪，葛利高里的馬蹄子，噠噠地踏着。

「她現在怎樣呢？」葛利高里問，非常小心地從馬鬃裏檢出了一根乾牛蒡花莖。

「算是復原啦，還好。睡了七個月。在聖靈降臨節的時候已經要死啦。潘克拉琪神父已經舉行了塗油式：以後又回過來了。從那時起就一天比一天好，能够走路了。用鑊刀向心臟刺去的，可是因為手哆嗦，沒有刺中，不然就完啦。」

「順山脚走。」葛利高里揮動鞭子，追過了父親，從馬蹄底下濺起來的雪片，一塊一塊地濺在雪橇上，他站

在馬燈上飛跑起來。

「我們要把娜塔莉亞接回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追着他喊。「女人不願意住在自己的家裏了。前幾天我看見了她，叫她回到我們家裏來。」

葛利高里沒有回答。沉默着一直跑到第一個村莊，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再沒有提起這事。

一天走了七十里路。第二天（上燈的時候）他們到了曼尼珂窩村。

「月申斯克人駐在什麼地方？」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問第一個遇到的人。

「順着大街往前走。」

他們走到的房子裏，已經住着五個新兵和送他們來的父親。

「你們從什麼村來的？」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問，在板棚附近弄着馬。

「從旗爾來的，」黑暗裏有人濃重地回答。

「從什麼村來的？」

「有從喀爾根，有從那波洛甫，有從李霍維多埠來的，你們是從哪裏來的？」

「從地獄裏來的，」葛利高里笑着，把馬鞍子卸下來，撫摸着在馬鞍下面出了汗的馬背。

次晨，月申斯克部落的阿塔曼都達列夫把月申斯克的新兵，帶到醫務委員會去。葛利高里看見了同村的和他同年的孩子們：米琪喀·珂爾叔諾夫騎在備着美麗的，嶄新的鞍子的，亮栗色的高頭大馬上，馬肚帶和馬嚼子都很漂亮，還是在一清早到井邊去，就看見了站在自己的住所門前的葛利高里，可是跑過去，沒有打招呼，

用左手扶着歪戴着的制帽。

人們在村公所的清屋子挨着次序脫下衣服。

軍事書記們和穿着短漆皮靴的，不時向地方長官獻媚的副警察署長，來回徘徊着；他的鑲了黑寶石的戒指和美麗的黑眼睛的發腫的，粉紅色的眼白，拚命地把皮膚的白色和銀總弄暗了。從屋子裏傳出了醫生的談話，斷續的評語。

「六十九。」

「帕悅爾·伊萬諾維支，給我一支自來鉛筆。」門口附近有一個醉人的嗓音沙聲說。

「胸圍……」

「是，是很明顯的是由遺傳來的。」

「梅毒，記下來。」

「你爲什麼用手掩住呢？又不是姑娘。」

「體格不知怎樣……」

「……村子是這種疾病的培養所。應該想一個特別的方法。我已經報告過上司了。」

「帕悅爾·伊萬諾維支，請你看看這個人。體格怎麼樣？」

「唔——是……」

葛利高里和一個高大的，紅頭髮的，從楚加林斯克村來的青年人並排脫了衣服，從門內走出來一個書記，脊背上的制服纏了起來，清楚地說：

「潘菲洛夫·謝瓦斯琪揚和麥列霍夫·葛利高里。」

「快點！」葛利高里的隣人害怕地小聲說，紅着臉，脫下一隻襪子來。

葛利高里進去了，背上佈滿了雞皮疙疸。他的暗黑的身體發着暗，映出一種老橡樹的顏色。他看着自己的生滿黑毛的腿，臉紅了。在屋角裏的磅秤上，站着一個脫得精光的，筋肉迸起的青年。一個好像是醫生助手的人，移動着磅秤上的錘，喊道：

「四（普特）十（磅）下來。」

體格檢驗的腐敗的手續使葛利高里不安了。一位穿了白衣服的白髮醫生，用聽診器聽過他，一個比較年輕的醫生，翻過他的眼皮和看舌頭，第三個戴着玳瑁邊眼鏡的人，在後面轉着，擦着袖子捲到肘節上的兩手。

「磅秤上去。」

葛利高里踏到冰冷的不平的台上去。

「五（普特）六（磅）半，」磅秤員移動着磅錘，確定了數目。

「怎麼他媽的，也不特別高……」白頭髮的醫生嘖嘖着說，抓着葛利高里的手，轉了一個圈子。

「真奇怪！」另外那個年青些的醫生口吃着說。

「多少？」一個坐在桌子旁邊的人，不安地問。

「五普特六鎊半，」白頭髮的醫生沒有把他的抬起的眉毛放下來，回答。

「送到禁衛軍去嗎？」一個地方的軍事長官問，把黑色的，光光的頭低向桌旁的鄰人。

「強盜一樣的相貌……太野蠻。」

「聽，轉過來！你的脊背上是什麼？」一個戴着大佐肩章的軍官嚷，不耐煩地用手指敲着桌子。

回答：

白頭髮的醫生，嘟囔了幾句不清楚的話，但是葛利高里把脊背轉向桌子，困難地抑制着佈滿全身的顫抖，

「春天凍的。這是瘡疤。」

檢驗快完的時候，人們坐在桌子旁邊商量着，決定了：

「到軍隊裏去。」

「進第十二聯隊去，麥列霍夫聽見嗎？」

把葛利高里放出來了。當他向門走去的時候，聽見了一種小氣的低語：

「不——行——啊，請你想想，如果皇帝看見了這付面貌，那末怎麼辦？單是他的眼睛……」

「是一個雜種！大概是東方人。」

「身體也不乾淨，有瘡疤……」

一些等待着輪次的同村人們，把葛利高里圍住了。

「呸，怎樣，葛利沙？」

「派到哪裏去？」

「到阿塔曼斯基聯隊吧，大概？」

「你有多少重？」

葛利高里翹着一條腿，把另一隻腿伸進褲子去，透過牙齒答道：

「你們躲開，要他媽的幹什麼？哪兒去？到第十二聯隊去。」

「珂爾叔諾夫·得米特里和喀耳根·伊萬。」書記把頭伸出來。

葛利高里一面走着，一面扣着半截皮襖，從台階上跑下來。

廣場上的馬匹有些被牽着，有些被騎着。

暖風吹來了，溫意，路上無雪的部份冒着熱氣。咯咯叫的母雞從街上穿過去，鵝在蓋着一層斜形水紋的小池子裏戲水。牠們的爪子在水裏發出了金紅的顏色，很像秋天裏被霜打過的葉子。

過了一天，開始檢查馬了。軍官們在廣場上來回散步；一個獸醫和一個拿着號碼的助手，擺動着衣襟，走過去了。沿着牆邊，各色的馬排成了一個長列。月申斯克的部落阿塔曼都達列夫從磅秤那裏，向放在廣場中間，書記坐在那裏紀錄檢查結果的小桌子跑來，一位軍事監督官走過去了，向一個青年中尉解釋着什麼話，生氣地蹣跚着腳。

葛利高里，按照號碼是一百另八號，把馬牽到磅秤那裏。量過了馬身上的每一部份，秤過牠，還沒來得及把馬牽下平台來，——獸醫又用着那種習慣的權威，翻開了牠的上脣，看了一看嘴，用力壓了一下，摸摸胸部的腋下，像蜘蛛一般，用有力的手檢查着，一直滑到腿部。

他試了試膝蓋關節，敲敲筋脈凸起的骨節，又捏捏距毛以上的骨頭……

把守候在那裏的馬，聽了半天，摸了半天，便走開了，擺動着白色外衣的大襟，在四周留下了石炭酸的刺鼻的氣味。

葛利高里的馬被挑出來了。沒有如薩石加祖父所希望的，有經驗的醫生頗有充分的「聰明」找到了薩石加祖父所說的那塊隱祕的缺點。

衝動的葛利高里和父親商議了一下，過了半小時，在輪班中，又把彼得羅的馬牽到磅秤上去。醫生幾乎沒有檢驗地便通過了牠。

葛利高里在這兒不遠處找了一塊乾地方，把馬衣鋪在地上，把自己的全部武裝放在上面；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後面牽着馬，和另外一個，也是送兒子來的老頭子談着話。

一位高身材的，白頭髮的，穿着蒼灰色外套，戴着銀色的貴重的皮帽子的將軍，從他們身旁走過去了。他輕輕地把左腿向前邁着，提着戴着白手套的手。

「這就是地方長官，」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從後面觸着葛利高里，小聲說。

「看來是將軍？」

「瑪凱葉夫少將。一個嚴肅的傢伙。」

在地方長官後面跟着一羣從聯隊和中隊來的軍官。一個肩部和臀部都很寬的二等大尉，穿着砲兵制服，大聲地向一個高個子的，阿塔曼斯基禁衛軍聯隊裏的漂亮的軍官說：

「……媽的，這是什麼事！愛沙尼亞的小村子，優秀的白種人民，這兒的女孩子是那末不同，而且還不止一個呢！我們做着各種推論，後來我們才知道，在二十年以前……」軍官們走過去了，離開葛利高里把自己的哥薩克的行頭放在馬衣上的地方越來越遠了，他迎着風，困難地聽見了被軍官們的笑聲遮住的，砲兵二等大尉的最後的幾個字：「……就是你們的阿塔曼斯基聯隊的一個中隊駐紮在這個小村莊裏啦。」

書記跑過去了，用哆嗦着的，沾了許多化學墨水的手指，扣着上衣的鈕子，一個地方副警察署長在他後面，生氣地喊：

「要三份，對你說哪！我要懲罰你！」

葛利高里好奇地看着這些軍官和文官們的不熟習的臉。一個走過去的副官把寂寞的濕潤的眼睛停在他身上，轉過身來，和注意的目光相遇着；一個也不知爲什麼衝動着的中尉，幾乎是跑一般追上他，用牙齒咬住上嘴唇。葛利高里看見在中尉的紅色眉毛上，眼臉皺着，痙攣地抖着。

在葛利高里的脚下放着一條沒有用過的馬衣，上面有秩序擺着用漆成綠色的鐵條包着的，縫着前袋和後袋的馬鞍，兩件外套，兩條褲子，一件制服，兩隻馬靴，襯衣，一磅五十四棗尼克餅乾，罐頭，大麥，和其他等等騎士所必需的定量的食品。

在打開的鞍袋中是馬掌的圈子——供四隻足用的——用油膩的破布包着的釘子，一個裝着兩根針和線的縫紉袋，一條手巾。

葛利高里最後一次看了自己的行頭一眼，蹲了下去，用袖子擦着油污的鞍袋邊。委員會從廣場的一頭，慢慢地從在馬衣附近排成一隊的哥薩克們的行列前面走過去。軍官們和首領注意地審視哥薩克的行裝，蹲下來驗看外套的大襟，翻翻鞍袋，檢查縫紉袋，用手稱量餅乾口袋的分量。

「看，小夥子，這個長子，」一個和葛利高里並排站着的青年人說，用手指指着那個地方軍事監督官，「他就像狗挖黃鼠狼洞一樣翻。」

「瞧瞧，媽的……把口袋翻得亂七八糟！」

「一定是不整齊，要不然誰願意麻煩。」

「他幹什麼，是數釘子嗎……！」

「簡直是狗！」

當委員們走近的時候，談話漸漸地沉默下去了，有幾個人留在葛利高里這裏了。地方監督官左手拿着手套，右手擺着肘節也不響。葛利高里站直了身體，父親在後面咳嗽了一聲。風順廣場吹着馬尿味和融化的雪味。快活的，沉醉酒的太陽向下望着。

逗留在和葛利高里並排站着的哥薩克附近的一組軍官，後來一致商量定了，向他走來。

「姓什麼，叫什麼？」

「麥列霍夫·葛利高里。」

監督官捏着衣服邊把外套提起來，嗅嗅衣服裏子，匆忙地數了數鈕子；另外一個戴着少尉肩章的軍官，用手指揉了一下用上等呢子製成的褲子；第三個人，腰彎得使風把他的外套襟吹了上來，在鞍袋內亂掏。監督官用食指和大指，似乎是向熱東西觸去一樣，小心挨上包釘子的破布片，用嘴唇小聲數着釘。

「爲什麼只有二十三個釘？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很生氣地捏着破布角。

「無論如何，不會的，大人，二十四個。」

「怎麼我——是瞎子嗎？」

葛利高里慌忙地打開了那遮住第二十四個釘的布角。他的擦擦響的黑手指，輕輕地觸着監督官的白嫩的手指。那人立刻把手抽回來，似乎被刺了一下，在灰色的外套邊上擦了擦，厭煩地繃着眉，戴上了手套。

葛利高里看到這情形，挺挺胸，惡意地笑了。他們的視線交碰了一下，監督官的上腮紅着，提高了聲音：

「你看什麼？你看什麼，哥薩克……」他的額上有一塊乾了的刺傷的頰上，從上到下都紅了。「爲什麼馬

肚帶亂七八糟呢？爲什麼變馬韉這樣子？這又是怎麼一回事？你是哥薩克還是鄉下佬……父親在哪裏？」

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拉着馬韉繩，向前走了一步，腿癱着。

「你不明白服務的規矩嗎……」監督官把從早晨以來因爲玩「普列非朗司」(註)輸了錢所懷着的憤怒，都發洩在他身上了。

地方長官來了，監督官也安靜下來了。長官用靴尖踢了一下鞍枕，口吃着，向第二個人走過去。葛利高里所隸屬的那一聯隊的一個兵車軍官，很有禮貌地把縫紉袋裏的東西翻了一翻，最後一個離開了，背背向前退着走，避着風吸着烟。

過了一天，從柴爾特珂窩站開出去的，一列紅色的，裝載着哥薩克馬匹，草料的列車，向里斯基——沃倫轟日出發了。

葛利高里在一輛車中，靠近木槽的地方站着。陌生的平坦的田野，從開着的小車門內滑過去，藍色的和溫柔的森林在遠處轉動。

馬匹們喇喇地嚼着乾草，倒動着腳，感覺到腳下的車板的跳動。

車廂裏面蒸發着荒原的苦蘆，馬汗，春融的氣味，藍色的，沈思的，不能接近的，像黃昏的暗晦的星星一樣的，遠方的樹林子，在地平綫上豎立着。

卷三

第一章

一九一四年的三月，在一個和暖的愉快的日子，娜塔莉亞回到公婆家裏來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正用灰色的，生着柔毛的樹枝，修理被公牛觸破的籬笆。從屋頂上向下滴着水，掛下來的冰柱發着銀白色，也不知什麼時候從瓦縫中流過的水痕，像樹膠的道子一樣發着黑。

金紅色的有了暖意的太陽，用它的愛撫的光線照在融化着雪的堆上，土地已經鬆軟了，從沿頓河的小山崗上，向下傾斜來的白堊岩上的，早春的小草，翡翠般發綠了。

變了樣子的和非常瘦弱的娜塔莉亞，從後面走近了公公，用醜陋的歪斜了的脖頸，行了一個禮。

「您近况還好啊，爸爸。」

「娜塔莉尤希珈？好，親愛的，好啊！」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奔忙起來了。從手中落下來的樹枝，有的彎着，有的直了。「你爲什麼不來看看我們哪？進屋去吧，等一等，母親一定高興看見你呢。」

「我來啦，爸爸，」娜塔莉亞不確定地把手擺了一下，轉過身子來。「如果不攔我出去的話，我就永遠住在你們這裏啦……」

「你怎麼啦，你怎麼啦，親愛的，難道你對我們是外人嗎？葛利高里來信說……孩子，他很掛念你呢。」

進了屋子。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奔忙地和高興地癩着。
伊莉妮支娜擁抱着娜塔莉亞，成串的眼淚落下來，嘴裏囁囁着，圍裙上擰着鼻涕。

「你真是孩子……瘦乾啦。坐下吧。我要端餅來吃嗎？」

「耶穌救主，媽媽，我這是……回來啦……」

滿臉紅光的杜妮亞石珈，從院子裏跑進廚房來，跪着抱住了娜塔莉亞的兩膝。

「沒羞的人！把我們都忘啦……」

「瘋啦，馬駒子！」父親假裝嚴厲地向她喊。

「你真長大啦……」娜塔莉亞說着，把杜妮亞石珈的兩手分開，向她的臉上望着。

立刻大家都說起話來，彼此互相打斷着，又沉默着。伊莉妮支娜用手掌貼上腮頰，難過着，看着不像從前的

娜塔莉亞。

「永遠住在我們這兒嗎？」杜妮亞石珈握着她的兩手，試探着問。

「誰知道他……」

「那有什麼，你是髮妻，還有哪兒好住呢！留下吧！」伊莉妮支娜決定了，招待着媳婦，把一隻裝滿餅的磁碟

子順棹子推着。

娜塔莉亞是經過了長期的動搖以後，才回到公婆這裏來的。父親不放手，喊叫了一頓，罵了一頓，解釋着，但是她自從恢復健康之後，再不想看見自己人了，覺得自己在父母的家裏就像一個生人。自殺的企圖，使她和親人疏遠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自從葛利高里去服務以後，總在勸誘她。他堅決地決定把她領回來，想法子和葛利高里和解。

從那一天起，娜塔莉亞就留在麥列霍夫家了。姐麗亞表面上沒有表示出什麼自己的不滿；彼得羅是客氣

而且親近，但是妲麗亞對於杜妮亞石珈對娜塔莉亞那種熱情，以及老人們的慈愛的態度，常用斜眼來看。

在娜塔莉亞回到公婆家來的第二天，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強迫杜妮亞石珈依照自己的指示給葛利高里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兒子葛利高里·潘苔萊耶維支！我們把親人的心裏的敬意寄給你，你的母親娃西莉薩·伊莉妮支，寄給你親人的祝福。你的哥哥彼得羅·潘苔萊耶維支和嫂子妲麗亞·瑪特悅耶福娜向你敬禮，希望你康健和平安；還有你的妹妹葉福道吉亞和家中一切都向你問好。你在二月五日所發的信，我們已收到了，我們心裏真感謝它。

如果像你所說的，你的馬磕傷了的話，那末給牠擦點豬油。你知道，如果路不滑或者沒有冰的話，那麼後腿就不要釘馬掌。你的妻娜塔莉亞·米倫諾芙娜住在我們一道，很健康，很平安。

母親寄給你一點櫻桃乾和一雙毛襪子，還有奶油和各種的禮物。我們都很健康地生活着，但是妲麗亞的小孩子死了，這是要告訴你的。不久以前我們和彼得羅修了修板棚，他囑咐你要好好的看護馬。牛產了犢；老母馬開始發乳了，看來，在牠的肚子裏有小駒子跳哩。這是和那匹部落的馬棚中的叫做「小頓河」的馬配出來的，我們再等牠五個星期。我們對於你的服務和上司對你的誇獎很高興，你應該盡你的責任做事。爲皇帝服務，是不能馬虎的。但是娜塔莉亞現在要在我們這兒住下去了，你對這事仔細想想。還有一件不幸的事，在油餅節那天，野獸咬死了三隻羊。嗚，祝你康健和上帝保佑你。不要忘了你的妻，我命令你。她是一個和鸞的女人，是你的髮妻。不要毀掉你的戰壕，聽父親的話。

你的父親——老下士潘苔萊·普麥列霍夫。

葛利高里服務的聯隊，是駐防在距離俄國和奧地利邊境四里路處的拉得基微羅窩鎮上。葛利高里很少寫信回家。關於娜塔莉亞回到父親那裏的通知，答復得很勉強，祇請求向她致意，他的信的內容既支吾又模糊。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逼迫杜妮亞石砌或彼得羅把信讀了好幾遍，猜想著字裏行間的，葛利高里沒說明的意思。復活節以前，他在的一封信裏直接提出了關於葛利高里服務回來以後，究竟是同妻一塊住，還是仍舊和阿克西妮亞一塊住的問題。

葛利高里就攔了很久才回信。在聖靈節以後，才收到他一封短信。杜妮亞石砌迅速地讀着，吞着字尾，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在無數的問好和各種問題以外，很困難地捕捉着意思，葛利高里在信尾上提到了娜塔莉亞的事……

「……您要我說一說，我是否還要和娜塔莉亞同居，但是我告訴您，爸爸，切斷了的麵包皮是不能再合攏的。現在怎麼處置娜塔莉亞，您自己明白，我的孩子怎麼辦？我不能受什麼約束，所以才含糊的說。不久前，在邊境上捉住了一個販私貨的猶太人，把他送到我們這裏來看了看，他說，很快就要和奧地利打仗了，似乎他們的皇帝已經到邊境來過，視查了一遍，從哪裏可以開始戰爭，自己可以奪到什麼樣的土地。如果戰爭一開始，我也許不會活了，更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

娜塔莉亞在公婆家裏工作着和生活着，向上增長着盼望丈夫回來的說不出的希望，破碎的心靈壓迫着她。她什麼也沒有寫給葛利高里過，但是家裏的人，沒有一個人更像她那樣帶着同樣的悲哀和痛苦，等待着他的信息了。

村中的日子照平常的，安靜的秩序過下去，有些哥薩克們服務期滿回來了，平常的日子，灰色的工作，不知

不覺地把時光消磨了。星期日，從一清早就一家大小地到教堂去，哥薩克們穿着制服和過節的襪子走着；女人們用各種顏色的沙沙響的長裙子襟掃着塵土，有皺紋的袖子上鑲着摺邊的印花上衣，褪色的腋下，發着陳腐的和刺鼻的像芥末一樣的女人的甜的汗香。

在廣場的方形上，卸下來的車轆向天豎着。馬嘶叫，各種人們走來走去；在消防棚子的旁邊，保加利亞的農民們，販賣着擺成長形的各種茶類；在他們的後面，聚着一羣孩子，眼望着正傲然地，瞻望着市場的廣場的卸下了的駱駝們。還有閃灼着紅邊帽子的和各色女人頭中的人羣。駱駝們嘴邊冒泡地反芻着吃下去的草料，休息着經常的噴水工作的疲勞，牠們的眼睛裏，凝結着像鍍金一般的綠色的睡夢的目光。

黃昏的時候，脚步的踏聲使街道呻吟起來；村中的遊戲場上充滿了歌唱，隨着手風琴的舞蹈聲。一直到深夜裏，村邊上的最後的歌聲，才消逝到溫暖的早風中去了。

娜塔莉亞沒有到遊戲場去過，很歡喜聽杜妮亞石珈講的誠實的故事。不知不覺地杜妮亞石珈已經出息成一個和諧的和美麗的姑娘。她很早就成熟了，正像一個早熟的蘋果。在這一年的中，漸漸離開逝去的童年時代，在女孩子的世界裏尋到年長的伴侶。杜妮亞石珈很像父親：短身材，暗色的臉。

十五個春天過去了，還有些地方和她這苗條強健的身段不相配合。在她的身上，還藏着童年的和燦爛的青春的悲傷的和天真的混合體：不大的，像拳頭一樣的乳房，明顯地緊貼在小上衣裏面，肩膀却放寬了；也是那樣嬌羞的和透亮的黑色扁桃一樣的，生着藍寶石一般的眼白的眼睛，斜嵌在長長的，略微有些斜形的眼洞裏。把不是很聰明的祕密，講給娜塔莉亞聽。

「娜塔沙，好嫂子，我想告訴你幾句話……」

「噢，講啊！」

「米石喀·珂西沃依昨天和我在公共穀倉旁邊的大樑樹上，坐了一晚上。」

「你爲什麼臉紅啦？」

「沒有的事。」

「去照照鏡子看——簡直像火焰一般。」

「噢，等等，你叫人怪害羞的……」

「講下去吧，我不會的。」

杜妮亞石珈用暗色的手掌，擦着發燒的腮頰，把手指頭按到太陽穴上，一句話引起了年青的沒有原因的
笑聲：「你——他說，——真像一朵紫色的小花。」

「噢，噢？」娜塔莉亞鼓勵着。對別人的愉快高興着，忘記了自己的被蹂躪的過去了的悲哀。

「但是我對他說：『不要瞎說，米士喀！』但是他發起誓來了。」杜妮亞石珈的笑聲，像銅鈴一樣響遍了全屋子，搖着頭，梳得很緊的黑色小辮子，像螞蟻子一樣在她的肩膀上和背上滑來滑去。

「他還說什麼呢？」

「哪，送一塊手帕做紀念吧。」

「你給了嗎？」

「不行，——我說，——不給。到你自己的美人那裏去要吧。他和葉羅菲耶夫的兒媳婦……她是個守活寡的女人，總是鬼混。」

「你離他遠點吧。」

「我是想和他遠點。」杜妮亞石砌抑制着已經到嘴邊的笑容，講道：「我們從遊戲場回家的時候，一共是三個女孩子，喝醉了的梅海伊老頭子追着我們：『吻一下吧。——他喊着。——我的好人們，我給每人兩分錢。』——等他一奔向我們來時，妞兒加就用樹枝向他前額打了一下。我們就快逃啦！」

是一個乾旱的夏天。村莊對面的頓河的水淺了。那塊從前是急流奔馳的地方，已成了淺灘，牛走過對岸去，水都不能到牠們的脊背了。夜間，濃厚的流動的暑氣，從小崗上向村中吹來，風把強烈的燒草味，散滿了空氣。牧場上的乾蓬蒿都燒了，甜的鵝掌草，像一條看不見的帷幕掛在頓河岸上。夜間，在頓河對岸的天空，佈滿了濃雲，乾燥地和隆隆地響着雷聲，但是雨並沒有落到被熱氣蒸燒的大地上來，閃電在天空閃過，把天空劃成了尖角形的藍色塊子。

貓頭鷹，每夜在鐘樓上號叫。動蕩的和恐怖的叫聲散佈在村莊上，貓頭鷹從鐘樓裏飛到被牛犢踏過的公墓上去，在生滿了褐色草的墳頂上呻吟着。

「要糟糕啦，」老人們聽見了墳墓上的貓頭鷹叫聲，預言地說了。

「要打仗了。」

「在土耳其戰爭以前，就這樣叫過。」

「也許，又是鬧虎烈拉吧？」

「從教堂飛到死人地方去，就不用希望什麼好事情。」

「噢，好人哪，聖米珂拉……」

舒密林·馬爾丁，沒有胳膊的阿列克塞的哥哥，在墳地的院牆內，守候了兩天這隻可惡的鳥，但是貓頭鷹——看不見的和神祕的——沒有聲音地從他的頭上飛過，落在公墓的另一端的十字架上，把驚慌的呼聲散佈在睡夢的村莊上。馬爾丁亂七八糟地罵着，向像浮動的雲片一樣的，垂下來的黑肚皮放了一槍，就走了。他是住在這兒附近的。他的妻，一個膽小的和多病的，像兔子一樣多產的女人——每年要生一個孩子——看見丈夫就罵起來：

「混蛋，真正的混蛋！牠礙你什麼事，討厭鬼，怎麼的？上帝要怎樣懲罰啊？我在後面走，不會爲了你這東西，把孩子嚇得小產出來嗎？」

「住口，你你生吧！就像箍桶匠的馬一樣。難道讓這討厭的玩意兒在這裏叫得人難過嗎？魔鬼，牠是叫不幸的事呢。一發生戰事——就搶去我們的東西，看你已經生產了多少啦！」馬爾丁向牆角一揮手，老鼠的叫聲，和並排睡着的孩子們的鼾聲在席上交織着。

麥列霍夫·潘苔萊在會場上和老頭子們談着話，沉重地說：

「我們的莫利高里來信說，奧地利的皇帝到邊界上來過，下了命令，叫把所有的軍隊集中在一處，預備回莫斯科和彼得堡進攻。」

老人們想起了過去的戰事，用預言推測着：

「還不至於發生戰事，從收穫上可以看出來。」

「收穫對於戰爭沒有一點關係。」

「大概，是大學生們胡扯吧。」

「我們最後才能知道這事情哩。」

「和日俄戰爭一樣。」

「你給兒子買了馬沒有？」

「哪有什麼關係……」

「這是瞎說！」

「可是和誰開戰呢？」

「爲了海的事情，和土耳其。無論怎樣他們也分不開海來。」

「那是什麼聰明人？把它分成一塊一塊的，像我們分草一樣，就分開啦！」

談話轉到了玩笑以後，老人們就都散了。

眼前就要到的割草工作正等候着人們，頓河對岸的草已經開完了花，都是些沒有生氣的病弱的草，不能和平原上的相比。同是一塊地，可是草的吸收的養料是不同的，馬蹄的痕跡也看不出來；堅硬的土地，上面長的草也是有生命力的強壯的，可以齊到馬肚子的；但是在頓河上游和頓河的對岸，是一片低濕的鬆軟的土地，生着些不茂盛的，一點用處也沒有的草，就連畜生都討厭它們。

村中的人都去割草了，耙子都運出去了，女人們用克瓦司來慰勞割草的人們，但是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驚動全村的事情：警察官和檢察官一同來了，還有一個在以前從未見過的，黑牙齒的穿着制服的軍官；找到了村長，會同了證人，一直就到斜眼睛的盧凱希珈家裏去了。

檢察官手裏拿着一頂帆布的有帽徽的制帽。沿着街左邊的籬笆走着，太陽的點子落在小路上，檢察官用

他的滿着塵土的靴子踏着它們，向在前面像雄雞一般跑着的村長問：

「那個搬來的施托克曼在家嗎？」

「是的，大人。」

「他做什麼事情？」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開作坊的人……自己是木匠。」

「沒有注意到他有什麼行動嗎？」

「什麼也沒有。」

警察官走着，用手指擠了一下生在眉毛中間的粉刺；喘了一口氣，呢制服發着汗味。黑牙齒的軍官用一根草莖剔着牙齒，枯萎的紅眼皮皺了起來。

「有些什麼人去訪問他嗎？」檢察官用手攔住前面跑的村長，問：

「對啦！有人去的。大半是到那裏去門牌的。」

「是些什麼人？」

「多數是麵粉廠的工人。」

「究竟是什麼人？」

「司機人，磅秤手，磨工，達維德加，我們的哥薩克也有人參加。」

檢察官停住了，等着落在後面的軍官，用帽子擦着鼻樑上的汗。他也不知向軍官說了些什麼，用手指摸着制服上的鈕子，向村長揮了一下手。那人就顛起脚尖來，抑制着呼吸跑過來了。他的額頸上的縱橫的紫筋鼓脹

起來和哆嗦着。

「帶兩個人去，把他們捉來。送到公所裏來，我們隨後就到。明白嗎？」

村長挺一下身子，上身垂着，有一條頂大的筋，就像一條藍帶子束在制服的硬領子上，答應着，回回走去了。

施托克曼穿了一件領子敞着的內襯衫，背對門坐着，正用手鋸鋸那畫着曲線的花紋的膠合板。

「請您站起來。您被捕啦。」

「爲什麼事？」

「您佔兩間屋子嗎？」

「是！」

「我們要搜查您一下。」把刺馬針在門口的小地氈擦着的軍官，走到小桌子面前，眯縫着眼，拿起第一本書來。

「請您把這個箱子的鑰匙給我。」

「我負了什麼責任，檢察官先生……？」

「我們來得及和你談的。」

「證人有啊！」

施托克曼的妻從第二間的開着的門裏，向外看了看。檢察官和書記向那裏走去。

「這是什麼東西？」軍官拿了一本黃皮的書低低地問。

「書。」施托克曼聳聳肩。

「在這種的場合下，請你少說些俏皮話。我請求你用另外一個方式答復我！」
施托克曼靠在一張靠背椅上，露着蔑視的微笑。警察官從肩膀上望了軍官一眼，把眼睛轉到施托克曼的身上。

「你研究這個嗎？」

「有點興趣。」施托克曼乾燥地回答，用小梳子把黑鬚髭分成了平均的兩半。

「是的，您哪。」

軍官翻了幾頁，把書丟在桌上了；又迅速地看第二本，把它丟到旁邊，又去讀第三本的封面，臉轉向施托克

曼。

「你還有和這些相類的書籍，藏在什麼地方嗎？」

施托克曼眯起了左眼，彷彿在瞞準。

「全部在這裏了。」

「撒謊！」軍官響亮地說，用書一揮。

「我要求……」

「搜搜！」

警察官手按着腰刀，走到箱子旁邊；一個疵臉哥薩克警察，看來是被當前發生的事驚嚇着，正在那裏的襖

衣和衣中亂翻。

「我要求有禮貌一點，」施托克曼用閃閃的眼睛，看着軍官的鼻樑，說。

「住口吧。親愛的。」

施托克曼同妻所住的這一半房子，能搜的全部搜遍了。又搜查了作坊。盡心的警察官，甚至彎起手指連牆都敲了幾敲。

施托克曼被押送到公所去了。他在警察前面走着，在馬路中間，把一隻手撒在舊上衣的邊上，另一隻揮了揮，彷彿要抖掉沾在手指上的污垢；其餘的人都沿着籬笆邊的，點綴着太陽斑點的小路走。檢察官仍舊是和來的時候一樣，用被路邊的野草染綠了的靴子踏着，不過帽子不是拿在手上，而是戴在蒼白的耳朵輪上了。

施托克曼是最後被審問的。在前屋裏聚集着被看守監視着已被審過的人們；還沒來得及洗去手上油膩的，伊萬·阿列克塞耶維支，抱歉地微笑着的達維德加，把上衣披在肩上的瓦列特和珂晒沃依·米海勒。

檢察官在一個粉紅色的公事夾裏掏了掏，向站在桌子那邊的施托克曼問：

「當我爲了麵粉廠的兇殺案問您的時候，爲什麼您沒有說是一個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的黨員呢？」

施托克曼一聲不響地看着檢察官的頭上。

「這是很顯明啦。您爲了自己的工作一定要這樣的，」被沉默弄興奮了的檢察官說。

「請求你開始審問，」施托克曼憂傷地說，斜看着那張閒樣子，並且請求允許坐下來。

檢察官沉默了好久；文件翻得嘩拉嘩拉響，由下向上地望着靜坐着的施托克曼。

「你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

「去年。」

「是組織裏派來的嗎？」

「一點也不是派來的。」

「從什麼時候起，你是你們黨的黨員？」

「你說什麼？」

「我是問你，」檢察官把「我」字特別加重了說，「你什麼時候加入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作黨員的？」

「我想是……」

「對於您想的什麼，我完全沒有興趣。回答我的問題。抵賴是沒有益處，而且還有害的。」檢察官抽出來一張文件，用食指把它按在桌上。「這是從羅斯托寄來的調查表。」

施托克曼用閉窄了的眼睛向白色的紙片上瞥了一下，目光在它的上面停了一會，用兩手擦着膝蓋，堅決地回答：

「從一千九百零七年。」

「對啦。您還否認您是被您們的黨派到這裏來的嗎？」

「是。」

「既然如此，您為什麼搬到這兒來的？」

「因為這兒缺少做鐵匠的人。」

「為什麼您單單挑中了這塊地方？」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在這段時間中，和你們的組織曾經有過和現在還有關係嗎？」

「沒有。」

「他們知道您搬到這裏來嗎？」

「大概知道。」

檢察官用螺旋的削筆刀削着鉛筆，鼓着下唇，沒有看施托克曼。

「你和他們之中的任何人，通過信嗎？」

「沒有。」

「那麼搜查時所發現的那封短信呢？」

「這封信是一位和任何革命組織沒有關係的朋友的信。」

「您收到過從羅斯托埠寄來的什麼指示嗎？」

「沒有。」

「麵粉廠的工人們，聚在你家裏，是什麼目的？」

施托克曼聳了聳肩，彷彿對問題的糊塗有點驚奇。

「只不過冬天的晚上聚會聚會……只是爲了消遣時光，玩玩紙牌……」

「讀過法律所禁止的書嗎？」檢察官追問。

「沒有。他們是很少識字的。」

「但是麵粉廠的司機人和其他的人們，並不否認這一點。」

「這是不對的。」

「我覺得您連一點普通的知識沒有。」施托克曼聽到這地方，不禁微笑了，但是檢察官繼續着談話的線索，帶着一點抑制的忿恨結束道：「簡直您沒有健全的理智！您是自己害自己。一切都 very 明顯，您是被你們的黨裏派到這兒，爲了在哥薩克中間進行分化工作，想要把他們從政府的手中奪過來。我就不懂這種祕密玩意是爲了什麼？反正這是不能減輕您的罪過……」

「這是您的猜想。能允許我吸煙嗎？謝謝您。這是猜想，這是沒有什麼根據的。」

「請你告訴我，會把這本小書向您那裏去的工人們讀過嗎？」檢察官把手放在一本小冊子上，遮着標題，上端在白紙上印着幾個黑色的字：「蒲列漢諾夫。」

「你們讀過詩？」施托克曼嘆了一口氣，抽了一口紙煙，用力把兩手指中間帶着銅箍的骨煙嘴捏了捏：「第二天，在朦朧薄霧的早晨，由村莊中趕出來一輛套着雙馬的郵車。施托克曼坐在車尾上假寐着，把長鬍子包在油污的大衣的矮領子裏。用腰刀武裝着的護兵擠在他的兩旁。其中的一個，麻子臉和捲頭髮的，用疙疙瘩瘩的髒手指緊抓着施托克曼的肘，用害怕的白眼睛斜看着他，左手握着斑駁的腰刀柄。」

馬車很快地在街上揚起了塵土。一個包着頭巾的小女人，正靠在麥列霍夫·潘苔萊的院子外面的打穀場的籬笆旁邊等着他們。灰色的臉，被眼淚洗了一遍，彷彿一枚古鏽斑斕的銅錢，昏黑的和可憐的，帶着一雙充滿眼淚的眼睛的空洞的臉發着黃色。

馬車飛馳過去了，把雙手抱在胸前，在後面追着。

「奧霞！……奧西普·達維德支！噴嚇，怎麼辦哪……」

施托克曼想要向她揮一下手，但是麻子臉的護兵跳起來，用髒手指按在他的手上，用兇狠的沙嗓音喊道：

「坐好！我要砍啦……」

在他的平淡的生活裏，還是第一次見到反抗沙皇的人。

第二章

從曼尼珂窩——卡里特文斯克村到拉得基微羅窩一條的長路，留在灰色有粘性的雲霧後面了。葛利高里想要記記經過的道路，但是一點連繫也沒有；紅色的車站的建築物，在搖動的車板下面噹噹響的車輪子，馬汗的和乾草的氣味，從火車下面溜過的無盡頭的鐵軌，迅速向小車門裏窺覷的煤煙，忽而站在沃倫轟日，忽然站在基也府的站台上的憲兵的，長鬍子的醜臉……

在他們下火車的一個小站上，聚集了一羣軍官和一些穿着灰色的寬而長的上衣，險剃得很光，用一種不懂的陌生言語講話的人們。順跳板從車輛裏往外牽了半天馬，軍用車的副官命令卸下馬鞍來。領了三百多個哥薩克到獸醫院去了。用很精密的手續檢查過馬匹，分成中隊了。剛睡醒的曹長和下士們，把亮栗色的馬匹，編成第一中隊；第二中隊是灰色和淡黃色的；第三中隊是深栗色的；葛利高里被分配在第四中隊，這兒都是些金色和普通栗色的馬；第五中隊是亮紅色的，第六中隊——黑色的。曹長們把哥薩克們分成小隊，領到分駐在莊園和市鎮上的中隊中去了。

勇敢而愚蠢的曹長喀耳根，帶着超過定期兵役的領章，走過葛利高里面前，問：

「什麼部落的？」

「月申斯克的。」

「短尾巴的。」(註)

葛利高里在別的部落的哥薩克們的抑制的笑聲中，沉默地容忍了這個恥辱。

道路轉成石頭路了。初次看見平坦的碎石道路的頓河的馬，在上面踏着，支起耳朵來，哼哼着，像在凍了的河上一樣，後來習慣了，走着，用新的沒有磨過的馬掌，乾燥地踏着碎石道，被脆弱的小樹林點綴着的，陌生的波蘭的土地輪着。燃燒着憂鬱的溫暖的日子，也不像頓河的流域。太陽在濃密的黑雲薄幕後面徘徊着。

拉得基微羅窩莊園，是座落在離車站約四里處，迅速奔跑的兵車官帶着傳令兵在半路上追過了哥薩克們。走了半小時才到村莊。

「這是什麼『虎脫爾』(註)一個米契亞金斯克的哥薩克，指着露出花園的地方，向曹長發問。

「『虎脫兒』你把『虎脫兒』忘掉吧，沒有見過世面的米契亞金小馬這不是你的頓河軍州啦。」

「那麼這是什麼呢，叔叔？」

「我是你的什麼叔叔？噯呀，我揀到了一個姪子！你是我的兄弟，這是烏蘆索娃公爵夫人的田莊。我們的第四中隊就駐紮在這兒。」

葛利高里憂愁着和撫摸着馬脖頸子，用腳踏着馬鐙，望着整齊的二層樓房，望着木板圍牆，望着院子裏的奇異的建築物。經過花園前面，光禿禿的樹木，用同樣的語言，悄悄和風談着話，就在遠離開了的頓河流域上。

(註)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綽號，月申斯克的綽號是短尾巴公狗。——作者註。

(註)哥薩克稱村莊的意思。——譯者。

一樣。

悲哀和愚蠢的生活一天天地過去。離開了工作的年青的哥薩克們，起初很疲倦，在閒暇的時間，大家用談天來消遣。中隊住在一所大瓦房裏，睡在靠着窗子的木板床上。夜間，從窗櫺上爆起來的貼縫紙，像遠方的收音聲，布梭布梭響。葛利高里在各種腔調的鼾聲中，諦聽到這種聲音，覺得全身都被石頭般的苦痛的憂悶包圍着。這種震動着響的聲音，像許多針一樣在心上刺着；在這種時候，他恨不得立刻起來，到馬棚去，備上栗色馬，騎上牠，馬嘴上的沫子向無聲的土地上落着，一直跑回家去。

五點鐘的時候，把大家都喚醒了，收拾馬和洗刷馬。在用燕麥餵馬的小半點鐘時間內，彼此用短句子交談着。

「這兒真討厭，孩子們！」

「沒有力氣啦！」

「可是曹長——這個母狗！強迫洗馬蹄子。」

「現在家裏正在烙餅，油餅節……」

「又可以和姑娘們鬧鬧啦！啊哈！」

「弟兄們，今天我做了一個夢，好像我們和爸爸在草場上割草，四周圍堆了起來，就像打穀場外面的延命菊，溫和的普羅霍爾·賊珂夫閃着愛撫的牛眼睛，說：「我們這末割着，草也就這末躺下來……甚至我的心靈都跳啦……」

「妻現在說：『也不知道我的朱珂盧士加做什麼呢？』」

「噢呵呵！老兄，她大概和公公肚臍對着肚臍玩呢。」

「噢，你這傢伙……」

「不論什麼女人的生活都是不能忍耐的，因為沒有丈夫在旁邊，就不能吃東西。」

「您難過什麼？我們一回到家的時候——早就用磁盆端着牛奶給我們送來啦。」

全中隊的快活人和無恥漢，不知羞恥的和喜歡罵人的葉高爾加·莎爾珂夫加入談話了，曇着眼睛和無恥地的微笑着。

「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你的爸爸不會放鬆兒媳婦。一條好母狗。於是有一次……」他曇着眼睛，把聽講的人們環顧了一下，「這樣一個辱頭傢伙看上兒媳婦了，不讓她安靜，可是丈夫又礙事，你猜，他想了一個什麼法子？夜裏跑到院子裏來，故意把門開開，牲口全都跑到院子裏去了。他就對兒子說：『這樣啦，那樣啦，你爲什麼門都不關上？瞧瞧牲口全都跑出去啦！快去追！』他想，等兒子出去的時候，他就這時候爬到媳婦那裏去親近一下，但是兒子發起懶來了。他小聲對妻說：『你去趕。』女人就出去了。他躺着聽着，但是父親從爐子旁的椅子上爬下來，用膝蓋走到床邊。兒子也不是傻子，從長襪上拿起一根趕麵杖，等候着。父親就這末爬到床邊，剛剛用手一摸，兒子就用趕麵杖照着他的禿頭打去。『住！——他喊道——該死的，你又到這裏來嚼破布啊……』他們屋子裏睡着一隻小牛犢，人們走近去，牠就咬衣服。兒子就像罵牛犢一樣把爸爸打了一頓。躺着不響……老頭子爬到椅子上去，躺下了，揉着打出來的栗包，但是她拿了一隻大鵝蛋回來了。老人躺着，躺着，就說：『伊萬，啊，伊萬！——』「爸爸，你要什麼？——』「你這是把誰打啦？——』「打牛犢子。——』他說。老頭子帶了眼淚對他說：『你這是幹什麼，貪你的媽，你這樣打牲口，就算是主人了嗎？——』」

「你瞎說得真好。」

「把你這個麻子拴起來。」

「這是市場嗎？散開！」曹長走過來喊道，哥薩克們笑着，分散到自己的馬那裏去。笑着互相玩笑着，就出去下操了。下士們就和平常一樣。

「肚子縮回去，噯，你，豬肚子！」

「向右看齊，開步走……」

「小隊，立正！」

「開步走！」

「噯，左邊那個，你是怎麼站的，禽你媽的……」

軍官老爺們站在旁邊，監視着在大院子下操的哥薩克們，吸着煙，有時候顧進下士們的命令中間。

葛利高里看着穿着漂亮的蒼灰色外套和非常合身的制服的漂亮的筆挺的軍官們，覺得在自己和他們之間，有一道越不過去的，而且看不見的牆壁。那裏是一種另外的，美麗的，非哥薩克式的生活嚴肅地跳動着，沒有污穢，沒有虱子，時常罵人，在曹長們面前也沒有恐怖。

在來莊院以後的第三天，所發生的一件意外，給了葛利高里和全部青年哥薩克們一種苦悶的印象。在教練馬術的時候，那個生着牛犢一般的愛撫的眼睛，時常夢見遼遠的，向他招手的故鄉的普羅霍爾·賊珂夫的，難制服的和壞脾氣的馬在走過時，踢了曹長的馬一下。踢得並不重，只把後左腿的臀部輕輕踢傷了點皮。曹長一回頭照着普羅霍爾·賊珂夫的臉上抽了一鞭子，用馬向他衝着，喊道：

「禽你媽，你看什麼？你看什麼？我把你這狗崽子，你給我值三天班……」

向小隊長命令了些什麼的中隊長，看見這幕戲了，轉過身去，攙着刀總頭，寂寞地和長長地打了一個哈欠。普羅霍爾用外套的袖子，擦了擦腫起的兩頰上的浸出血來的痕跡。

葛利高里看齊了自己的馬，看了看軍官們，他們談着話，好像沒有發生什麼事一樣。過了五天，葛利高里爲了飲馬，把一隻水桶掉到井裏去了。曹長像鷹一般飛了過來，擺着手。

「不要動……」葛利高里瘡啞地說，看着井欄杆裏面的起波紋的水。

「什麼？懷小子，爬下去，撈起來！把你的嘴巴子打出血來……」

「我撈起來，可是你不要動我！」葛利高里頭也沒有抬，慢慢把話句吐出來。

如果在井旁還有別的哥薩克們——那麼這事就另一樣了：曹長無疑地是要打葛利高里一頓，但是馬夫們都在牆圍附近，聽不見談話。曹長走近葛利高里，翻着兇狠的，被憤怒弄瘋了的眼睛，回顧了他們一下，沙聲說：

「你對我幹什麼？你這是怎麼對長官說話？」

「你，謝敏·葉果羅夫，別做夢！」

「威嚇嗎……我叫你下井去……」

「就這樣，」葛利高里從井欄上抬起頭來，「如果你敢打我——我唯一的就是打死你明白嗎？」

曹長瘋狂地張着正方形的鯉魚一樣的嘴，想不出答案來。教訓的時機已經過去了。葛利高里的石灰色的灰臉上沒有蘊藏着什麼好意，曹長有點失措了。他從井旁邊走開，在黃泥漿上滑着，水從這兒流到木槽子去，已經老遠了，又轉過身來，揮着拳頭，像一個鬚子，說道：

「我去報告中隊長，我就去報告中隊長！」

但是不知道爲什麼沒有報告中隊長，可是讓葛利高里跑了兩個星期，對每件事挑剔着不必要的錯，除了值班以外，還派去站崗，並且避不見面。

悲傷的，單調的日子的程序消磨着活人。在黃昏以前，還沒有吹熄燈號的時候，受徒步的和騎馬的訓練，收拾洗刷，餵拴着的馬，讀訓詞（註），一直到十點鐘的時候，點卯和派守衛以後，便開始禱告。曹長用鉛一般的圓眼睛，望着排好的隊伍，用那生來的沙嗓音開始喊：「我們的主。」

早晨又吹起了同樣的號聲，各種不同，同時又和學生子一般相同的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

在整個莊園內，除管理員的老妻以外，祇有一個女人，就是管理員的年青的面目姣好的使女——一個波蘭女孩子福蘭妮亞。全中隊都注意着她，就是軍官們也不能例外。她時常從屋子裏跑到那個沒有眉毛的老廚子佔據着的廚房裏去。

分成了小隊的中隊，嘆息着和曇着眼睛，追蹠着福蘭妮亞的灰色裙子的縷綵聲。福蘭妮亞覺得哥薩克們和軍官們的對自己的經常的注意，使她沉浸在由三百隻眼睛裏所發出來的慾海中了，而且她好像很誘惑地扭着屁股，從屋子裏跑到廚房裏，又從廚房裏跑到屋子裏，挨着次序向小隊微笑，對於軍官老爺們則單獨地笑一下。大家都爭着引她的注意，但是聽說，只有捲髮的，從頭到腳長滿了毛的中尉達到了目的。

是春天以前發生的事情。葛利高里這一天是在馬棚裏值班。他時常到馬棚的一頭去，因爲被一匹牝馬誘

（註）在帝俄時代的軍隊裏，有專做政訓工作的人員，他們的訓詞是：忠實於上帝，忠實於沙皇，忠

惑着的軍官們的馬正在那裏鬧動。正是午餐休息的時候。葛利高里剛剛用鞭子把大尉的白腿馬趕開，離開去看自己的栗色馬。馬濕潤地咯吱咯吱嚼着草，粉紅色的眼睛對主人斜了一下，緊靠着被砍傷了的後腿。葛利高里正整理着馬籠頭，聽見在馬棚的黑暗角落裏，有腳踏聲和槽啞的喊聲。被一種不平常的喧鬧弄不安了的，他走過釘馬掌子的架子去。有粘性的，意想不到遮住通路的黑暗遮了他的眼睛。馬棚的門關上了，也不知是誰的抑制的嗓音低音喊：

「快點夥計們！」

葛利高里加快了脚步。

「什麼人？」

用手摸索着向門走去的波波夫碰在他身上了。

「你嗎？葛利高里！」他低聲說，抓着葛利高里的肩膀。

「等等。這兒是什麼事……？」

下士拉着葛利高里的袖子，抱歉地笑着。

「這裏……停一停，你上哪裏去？」

葛利高里掙開了手，開開門。一隻短尾巴的花母雞在沒有人的院子裏走着，牠還不知道廚子已經想着明天拿牠給管理員老爺燒菜了，在糞堆裏刨着，瘋狂地叫着，好像生蛋似的。刺着葛利高里的眼睛的陽光，有一刻使他眼花了。葛利高里用手掌遮住眼睛，轉過身來，聽黑暗角落裏的加强的喧鬧聲。向那裏走去，太陽的光影子在門對面的牆上和馬槽上跳動。葛利高里走着，被刺目的光綫弄得睜起眼來。善於瞎說的莎爾珂夫和他撞

了個滿懷，他一面走着，一面提着手要脫落下來的褲腿，搖着頭。

「你幹什麼？……你們在這兒做什麼？……」

「快去吧！」莎爾珂夫低着聲說，把髒口的臭氣呼到葛利高里的臉上，「那裏……那裏真好……弟兄們把福蘭妮亞拉來啦……舒服一下……」莎爾珂夫哈哈笑了，被葛利高里用力把他的脊背癢癢地推在馬棚的牆上，斷了笑聲。葛利高里向喧嘩的地方跑去，在他的張大的，在黑暗中尋覓着的眼睛中間閃着恐怖。在屋角裏，鋪着一件馬衣的地方，聚了一大堆哥薩克——全部第一小隊。葛利高里一聲不響推開哥薩克們，擠到前面去。福蘭妮亞被馬衣包着，穿着被扯破的將到乳房以上的裙子，無恥地和可怕地在黑暗中把兩條白腿劈開躺在地上。一個哥薩克正剛從她的身上起來，扶着褲子，也不看同伴們，歪曲地笑着，退到牆邊去，把位置騰出來給輪到的人。葛利高里向後一跳，向門邊跑去。

「曹長……」

但是哥薩克們追上了他，向後拖着，用手掌摻住他的嘴，葛利高里把一個人的制服領子直撕到底，把另一個人的肚子踢了一腳，但是大家把他打倒了，和處置福蘭妮亞一樣，用馬衣把頭裹起來，反綁了兩手，大家一聲不響，爲了不使他辨出聲音來，把他丟到空馬槽裏。葛利高里被馬衣上的臭毛壓迫着，試着喊，用腳踢着槽牆。他聽見了角落的低語聲和哥薩克們出來進去的關門聲。二十分鐘以後，他被放開了。曹長和兩個別的小隊的哥薩克站在門口。

「把你的嘴閉着！」曹長說，不住地震着眼，向一旁看着。

「不要胡說，不然哪……割下耳朵來！」一個別的小隊的哥薩克——杜博克微笑着。

葛利高里看見兩個哥薩克抬着一個黑色揹子——福蘭妮亞（在她的破裙子下面像兩條尖針一樣，腿不動一動地垂着，）把她放在馬槽上，從板牆釘得不好的牆缺口，把她拋出去。牆是和花園毗連着的。在每一座馬架子的上面都有一個骯髒的小窗口。哥薩克們敲打着，向圍牆上爬着，想要看看跌在牆缺口處的福蘭妮亞怎麼辦。有幾個人匆忙地從馬棚子出來。獸性的好奇心也打動了葛利高里。手抓着窗橫柱，兩手一撐，靠近小窗子，腳底下找着墊腳的東西，往下去。幾十隻眼睛，從骯髒的小窗口，向躺在牆腳下的女人身上看去。她朝天躺着，兩腿像剪子一樣一開，手指抓着牆腳下的落雪。葛利高里沒有看見她的臉，但是聽見了頭伸出小窗子的哥薩克們隱祕的呼哧聲，和乾草的愉快的和輕柔的唸啦聲。

她躺了很久，後來，四肢撐着站了起來。她的手臂抖着，支撐着，葛利高里很清楚地看到了這情形。頭髮散亂的，陌生的，不認識了的她搖晃着，用長久長久的目光看着小窗口。

她走了，用一隻手扶着一叢冬青，另一隻手扶着牆。

葛利高里從板牆上跳下來，用手掌擦着喉嚨，喘氣了。在門口，有一個人——他甚至記不起是誰了，很技巧和清楚地對他說：

「你要向誰告訴……講老實話，我們就殺死你！？」

在下操的時候，小隊長看見葛利高里外套上的破鈕子，問：

「誰拉你啦？這還成什麼樣子？」

葛利高里看了看破鈕子壓進呢子去的圓洞，被回憶刺痛了的，他在這很長的時間以來，幾乎第一次哭出來。

第三章

草原上——是黃色的太陽的暑熱，成熟了的，但是還沒有割的麥浪像黃塵一樣冒着霧氣。還沒有動手開始收割。頭也不能拾起來，天空的黃藍色的帷幕，被暑熱蒸着。在麥田盡頭的地方是一片頓尼克草。

全村的人都到草原上去了。割大麥了。套在割麥機上的馬拖着，在窒息中，在塵霧中，在哼哧中，在暑熱中喘着氣。從頓河上吹來的風，像稀疏的波紋，揚起了塵土，像薄幕一般的塵霧，把太陽籠罩住了。

從割麥機上下來的彼得羅，從清早起，已經喝了裝兩桶水的水瓶的一半。喝了一點熱咕啞的髒水，過了一會兒嘴裏又乾了。汗衫和襯褲一齊濕透了。臉上流下汗來。耳朵裏響着顫動的聲音。喉嚨裏很難講出話來。姐麗亞堆着麥子，用頭巾包着臉，做着襯衣的對襟。在發褐色的兩乳房中間的溝裏，流着一粒一粒的灰色汗珠。娜塔莉亞趕着套在割麥機上的馬。她的蘿蔔一樣發熱的腮頰發着紅，眼睛裏充滿了眼淚。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和他們並排走着，像洗過澡一般。潮濕的，不能乾的襯衫刺着身體。看起來，他的從臉上掛下來，落到胸前的鬍子不像鬍子了，而是黑色的熔化了的車輪油。

「洗過澡啦，普羅珂菲耶維支？」走過去的賀里斯托尼亞在車上喊。

「全濕啦！」普羅珂菲耶維支揮了揮下手，癢着，用汗衫襟擦聚積在肚皮上的汗。

「彼得羅，姐麗亞喊道，「噢嚇，完了吧！」

「等等，割完這一塊。」

「太熱啦，我可不能幹啦！」

娜塔莉亞把馬停下來，喘着氣，好像是她拖割麥機了，並不是馬拖的。姐麗亞向她們走來，慢慢地在麥倉子上倒動着，被靴子磨痛的黑腳。

「彼求石加，這兒離水池子不遠？」

「呸，不遠了，三里路！」

「洗洗澡去吧。」

「從這兒走到那兒……」娜塔莉亞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他媽的要走呢？卸下馬來，騎着去！」

彼得羅害怕地看着正在細麥子的父親，揮了一下手。

「卸下來吧，女人們！」

姐麗亞把馬套卸了下來，輕俏地跳在母馬的背上去。娜塔莉亞微笑着，咬着被風吹裂的嘴唇，牽着馬走到割麥機旁去，登着割麥機的座位騎上馬去。

「把腳遞過來，」彼得羅幫着她，騎在馬背上。

一同走了。姐麗亞膝部光着，頭巾戴到後腦海上去像哥薩克一樣向前面奔去。彼得羅爲了不願在她後面喊，跑了過去。

「喂，瞧，你擦擦汗！」

「不要緊，」姐麗亞向前奔去了。

彼得羅跑過夏天的道路，向左邊看了看。有一塊改變着樣子的塵霧，順大道的灰色脊背上，遠遠地迅速地從村中跑了出來。

「有一個騎馬的人跑呢，」彼得羅眯起了眼睛。

「真快！你看弄得塵土！」娜塔莉亞奇怪了。

「怎麼一回事？姐希珈！」彼得羅向在前面跑的妻喊了一聲。「停一停，我們看看騎馬的人。」

塵霧落到低地裏去了，像螞蟻那麼大的一個點子，又從那裏鑽出來了。

騎馬人的輪廓，透過塵霧看出來了。彼得羅把骯髒的手掌，放在他那工人的大草帽沿上。

「像他這樣狂跑，一會兒就把馬跑壞啦。」

他竊着眉，把手從帽沿上拿下來，臉上飄過了一層猶疑，凝聚在抬起的眉目中間了。

現在已經很清楚地看見騎士了。他左手扶着制帽，右手裏面垂着一面落滿塵土的小紅旗子。

他很近地，從由大道上躲下來的彼得羅面馳過去，聽見了向肺中吸着熱空氣的馬的響亮的喘聲，張着灰

色石頭般的嘴，喊道：

「警報！」

他的馬蹄子在塵土上，留下的痕跡上，落了一堆黃色的馬唾沫。他的腦子裏只留下了一個印象：趕得要累死的馬的沉重的呼味聲，從後面向他看去，浸濕的身體，像一塊鋼板不安地閃灼着。

還不能體認出將要發生的不幸的彼得羅，遲鈍地看着在塵土上跳動的馬唾沫，向村中爬去的草原，像波浪一般。哥薩克們從各方面，踏着黃色的割下來的麥堆，向村中跑去。順着一直到不能看透的在黃霧中的小山

處的廣原上，都是騎士們踢起來的塵土，到了走上大道去的地方，他們成羣地跑着，像一條灰色的塵土尾巴向村中跑去。應該去服役的哥薩克們，丟下了工作，從割麥機上卸下馬來，向村莊飛跑去。彼得羅看見賀里斯托尼亞從車上卸下了自己的近衛軍的馬，跑開了，垂着長腿，回過頭來看了看彼得羅。

「這是什麼事？」娜塔莉亞，咬着牙，恐怖地看着彼得羅，她的眼光——就像落在陷套裏的兔子的眼光，——使彼得羅哆嗦了一下。

他跑回停車的地方去；馬一面跑着，他就跳了下來。穿上了在工作起勁時脫下來的褲子，向父親揮揮手。他和那些，像灰色的流動着的點子一樣，點綴着在暑熱中腐化下去的廣原的人，消逝在同樣的塵霧中了。

第四章

廣場上集合着稠密的灰色的人羣。馬匹，哥薩克的行頭，帶有各種號碼的肩章的制服，都排成隊了。戴着藍色制帽的阿塔曼斯基聯隊的人們，比其他哥薩克們高出一頭來，就像荷蘭鵝站在短小的家禽中間一樣，視蕩着。

酒館都關了門。軍事監督官們纏着眉和很關心。靠街道旁邊的籬笆——是穿着過節時的衣服的女人們。在各種人羣中只有一句話：「動員。」沉醉的，被晒熱的臉。警報也傳到馬身上了——嘶叫，相打，發怒的長嘶。在廣場的上空——是低垂着的塵霧，沿着廣場——是空酒瓶和廉價糖果的包皮紙。

彼得羅牽着備上鞍子的馬羣。一個強健的，黑臉的阿塔曼斯基聯隊的人站在教堂的庭院附近，正結着瘦

小了的藍色制褲，張着口，笑得露着白牙。一個小個子的哥薩克女人——是妻呢，還是愛人呢？——像一隻雌鷄，蹲在他的身旁絮叨着。

「我要爲這個臭女人揍你一頓！」女人說。

她喝醉了，在亂蓬蓬的頭髮上是：葵花子皮，繫着角的半幅頭巾。阿塔曼斯基隊伍的兵士正拉着腰帶子，坐下去，微笑着；一隻一歲的牛犢子從褲子鈕成的海邊走過去——一點也碰不上。

「不要跳吧，瑪石珈。」

「可惡的狗色迷！」

「那麼怎麼樣呢？」

「看看，這不要臉的人！」

旁邊有一個紅鬍子的曹長和一個砲兵口角着。

「什麼事也不會有！我們去幾天——就回來啦。」

「要是戰爭呢？」

「呸，親愛的朋友！有什麼國家會能反對我們呢？」

旁邊是沒有連繫的跳動着的談話聲。一個不很年青的漂亮的哥薩克正熱情着。

「我們和他們沒有事。讓他們打吧，我們的糧食還沒有收完哪！」

「真不幸啊！眼看着把和平趕跑啦，但是今天這日子——收起來可以够吃一年哪。」

「還得給牲口預備點草。」

「我們已經開始割大麥啦。」

「是把奧地利的皇帝打死了嗎？」

「是把他的繼承人。」

「老鄉，哪一聯隊的？」

「嚶，同胞，要發財啦，他媽的！」

「啊，司契士加，你從哪裏來？」

「村長說，哪，反正都要趕出去的。」

「噢，是哥薩克，受得住的！」

「還要叫他們等一年，我是第三班出發的。」

「你，老人家，爲什麼還沒有服完兵役嗎？」

「一開始殺人哪——就連老頭子也不剩的。」

「在酒店旁邊轉，拚命喝啊喝！」

「喂，你這小玩意還可以到瑪爾福特那裏買一桶哩。」

委員會開始檢查了。有三個哥薩克把一個滿身血跡的醜酒的哥薩克抓到公所裏去。他向後墜着，撕破了自己的襯衫，轉動着喀勒梅克人的眼睛，沙聲喊：

「我要把他們這些鄉下佬，都把他们打出血來，讓他們知道知道頓河的哥薩克！」

四周圍的人，都向後躲着，稱讚地笑了，同情了。

「打出他們的血來！」

「爲什麼拖他呢？」

「打了一個鄉下人。」

「應當打他們！」

「我們對他們還要厲害。」

「老弟，我在一千九百零五年，曾經鎮壓過，簡直是笑話！」

「去打戰啦——又要趕着我們去鎮壓了。」

「拉倒吧！讓他招募志願兵吧。還叫警察來，我們真羞死。」

在莫訶夫商店的櫃台前面——擁擠，推軋。喝了酒的伊萬·陶梅林像店主人一樣站着。謝爾蓋·普拉托

諾維支把兩臂一揮，教訓了他一頓；合夥人葉梅里揚·康斯坦丁諾維支——噙噙向後退去。

「噫這是怎麼回事（專）兒……講老司（實）話，這太無禮啦！孩至（子），去報告村長去！」

陶梅林把出汗的手掌在褲子上擦着，挺胸脯對着縐眉的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

「你用期票來剝削毒蛇，現在你害怕啦？對對！打你的嘴巴子，還要和我搶去了我們哥薩克的權利。哎嚇，你

狗種毒蛇！」

村長向圍着他的哥薩克們，說了許多奉承的話。

「戰爭沒有不會有的。據軍事監督官老爺說，這不過是爲了演習演習。也許是很太平哩。」

「好啊！一回到家裏來，馬上就到田裏去。」

「事情可都停止啦！」

「請您說實話，長官們打算怎樣？我種了一百多畝田呢！」

「琪莫士！請告訴我們家裏人，明天我們就回來啦。」

「不是在讀佈告嗎？好到那裏去啦。」

廣場，一直喧鬧到很晚的時候。

過了四天，紅色的火車裝着哥薩克們的聯隊和砲隊，開到俄奧邊境上去了。

戰爭……

在馬槽旁的小棚裏——馬的嘶叫和馬糞的臭味。火車裏仍舊是那種談話，歌唱，常聽到的是——

震蕩着，波動着，

正教的靜靜的頓河。

對於皇帝的召喚，

它很服從地允諾。

在許多車站上——是好奇的而恭敬的目光，注視着哥薩克們的褲繖的，和還沒有把工作污穢洗掉的臉。

戰爭……

被戰爭消息填滿了的報紙……

在許多車站上，有女人們，微笑着，向哥薩克們攙着手帕，向車裏拋紙煙和糖果。在沒有到沃倫以前，有一個醉醺醺的老鐵路職員，向彼得羅和其餘三十多哥薩克坐的車裏張望了一眼，顫動着細鼻尖，問：

「出發嗎？」

「和我們一塊坐坐吧，老人家。」一個人代大家回答。

「你是我的親愛的……小牛肉！」他羞愧地搖了半天頭。

第五章

六月底，聯隊實行大演習了。依照師團司令部的命令，聯隊要用行軍的方式開到羅甫諾城去。在這城市的附近，駐紮了兩個步兵師團和一部份馬隊。第四中隊是駐紮在福拉基司拉甫克村的。

兩星期以後，被長期演習弄得疲倦了的中隊駐紮在札伯倫鎮了。中隊長，二等大尉波勒珂甫尼科夫從聯隊司令部跑來了。葛利高里正同自己小隊的哥薩克們躺在帳幕裏。他看見二等大尉騎在汗淋淋的馬上，沿着街道的窄身跑來了。

哥薩克們在院子裏視動着。

「又是要出發吧？」普羅霍爾·賊珂夫說出了推測，期待地聽着。

小隊的下士把一根針插在帽裏子上（他縫了縫那過瘦的褲子。）

「一定是出發。」

「不讓我們休息，魔鬼！」

「曹長說，旅團長來了。」

「噠——噠——噠——的——的——的——的——的——的——……」——號兵吹起警號來了。

哥薩克們跳起來了。

「煙袋放到哪裏去啦？」普羅霍爾問。

「備馬！」

「他把你的煙袋弄丟啦！」葛利高里跑着喊。

曹長向院子裏跑來了，用手扶着指揮刀，向馬棚跑去。都依照法定的時間備好了馬。葛利高里披着帳篷的木柱，下士向他悄悄地說：

「開戰了，小夥子！」

「瞎說吧！」

「上帝在你面前哩，曹長通知的！」

帳篷拆完了。中隊在街上排隊了。

騎在一匹急性馬上的中隊長，在隊伍前面轉來轉去。

「成縱隊……」他的高嗓音，在隊伍上面懸着。

馬蹄子噠噠地響了。中隊迅速地從市鎮跑上了大道。第一中隊和第五中隊，從庫斯欽村起改採用各種不同的速度，向一個小車站走去。

過了一天，聯隊在距離邊境卅五里路的月爾拔車站下車了。車站上的白樺樹外面，透出了霞光。是晴朗的清晨。機關車在路軌上轟隆。被露水浸着的鐵軌閃閃發光。馬匹們哼哧着，順跳板從車廂裏下來。在水塔的後邊

——是互相喚叫聲，低音的口令。

第四中隊的哥薩克們，把馬牽出來，橫過路去。有粘性的人聲，在紫色的暗霧中飄蕩着。陰昏暗地發藍色，馬的輪廓分散在微暗中。

「哪一中隊？」

「你是哪一隊的人，迷路了嗎？」

「我打你，壞蛋！你這是怎麼和長官說話？」

「對不起，大人……認錯啦。」

「過去，過去！」

「什麼響哪？火車頭來啦，走吧！」

「曹長，你的第三小隊在什麼地方？」

「中——中——隊，要走啦！」

縱隊裏很安靜，人聲很小。

「排好啦，馬特遼娜，兩夜沒有睡覺啦。」

「謝姆加，遞過來，從昨天晚上起就沒有抽過煙。」

「拉拉馬……」

「咬馬肚帶，魔鬼。」

「我的馬前脚脫掌啦。」

向另一方面轉去的另一中隊，攔住了第四中隊的路。

騎士們的暗影，像用淡墨畫出來一樣，很清楚地畫在藍灰色的天空上。四人一排地走着，好像光光的向日葵的梗子一樣的長槍搖擺着。時常聽見馬鐙的響聲和鞍子的吱吱聲。

「唉，老兄，你們這是上哪裏去？」

「上教父那裏去受洗禮。」

「哈哈，哈哈！」

「住口，這是什麼話？」

普羅霍爾用手掌抱着鐵皮包起的鞍橋，看着葛利高里的臉，輕輕地說：

「麥列霍夫，你不怕嗎？」

「怕什麼？」

「怎麼的，現在我們也許是去打仗啊。」

「隨他便。」

「我可是有點怕，」普羅霍爾自己承認，神經質地用手指整理着被露水打濕的韁繩。「在火車裏，一夜沒有睡覺，也不想殺人，死了頂好。」

中隊的前部搖動着和爬着，行動傳染給第三小隊了，馬有規律地走着，緊貼在腿上的長槍搖動着。

葛利高里鬆了馬韉，打起盹來。他覺得似乎不是馬有彈性地邁着前腿，使他在鞍上搖擺着，而是他自己顛着一條溫暖的黑色的道路向其處去，非常輕鬆地，充滿快活地走着。

普羅霍爾也不知在他耳旁說了一句什麼話，他的聲音和馬鞍的吱咯聲和得得的馬蹄聲音相混了，所以沒有驚醒這愚蠢的睡意。

在田舍間道路上走着。催眠的安靜在耳朵裏響着。落下露水的成熟了的鈴鏜麥，沿路煙霧般擺動着。馬們奔到低矮的麥穗處，掙脫着哥薩克們手中的韁繩。溫和的陽光爬進了葛利高里的因為失眠，顯腫了的眼臉。葛利高里抬起頭來，聽見了那種總是單調的，像是車輪的響聲的，普羅霍爾的聲音。

他突然地被一聲從遠方的麥田後面傳過來的，濃重的拖長的轟隆聲音驚醒了。

「放砲哪！」普羅霍爾幾乎喊了出來。

眼淚充滿了他的牛犢般的眼睛。葛利高里抬起頭來：小隊下士的灰色外套隨着馬背的拍子，在他前面擺動着，兩旁是還有沒有割完的麥子的，在栽着的電杆上面有跳動的雲雀的田地。中隊活潑起來了。綿密的大砲聲像電流一般從它的上面掠過。被射擊聲驚動了的二等大尉波勒珂甫尼科夫，領着中隊向前飛跑了。在一個逃空了的酒館旁邊分開去的狹窄的岔道上，開始遇到逃難人的車輛了。一隊盛裝的龍驤軍中隊，從中隊旁邊飛奔過去。騎在一匹紅色馬上的留着紅鬍子的騎兵大尉，厭惡地看了哥薩克們一眼，刺馬針踢了馬一下。榴彈砲中隊，配備在低凹的和泥濘的池沼中。騎馬的人們，鞭打着馬臉，旁邊有一個砲手在奔跑。一個高身材的麻臉砲兵，從空酒館處抱了一堆木板來，大概是從木柵上拆下來的。

中隊追過了步兵聯隊。穿着氈外套的步兵走得很快，太陽光射在他們的光亮的鋼盔上，從刺刀刃上滑下來。最後的中隊中，有一個矮小的，但是很大膽的上等兵，向葛利高里擲了一塊小泥團。

「接着，向奧地利人這樣打！」

「不要發昏，馬駒子！」葛利高里把飛來的泥塊用鞭子打落了。

「哥薩克，替我們向奧地利人問好！」

「你們自己也會見面的！」

縱隊的前面拚命唱着村野的歌曲；有一個大屁股的，像女人一樣的步兵，在縱隊旁邊向後倒退着，用手掌在短靴筒上拍着。軍官們笑着。將要到臨的危險的刺心的精神，使他們和步兵接近了，裝着客氣的樣子。

步隊，輜重隊，炮隊，救護隊，接連不斷地由空酒館向郭洛維石楚克村爬去。已經感到逼近戰爭的死亡的呼吸了。

聯隊長喀列金在別列斯柴契克村附近，追過了第四中隊和他同行的是一個中佐。葛利高里目送着大佐的和諧的身材，聽見中佐很衝動地對他說：

「瓦西里·馬克西莫維支，在軍用地圖上，沒有註明這個村落。我們會陷在不利的情况中。」

葛利高里沒有聽見大佐的答復。一個副官跑過去，追他們去了。他的馬後腿有點癢。葛利高里機械地判斷了一下副官的馬的好壞。

遠處，在田地的斜坡下面，露出了村莊中的草房。聯隊改變成了隨意的步伐走着，馬匹們很明顯地出了汗。葛利高里用手掌摸摸栗色馬的脖頸。村莊的一端是樹林子，綠色的樹頂，刺入了天空的藍色穹窿。林子的外面轟隆隆着。它現在擾亂着騎士們的聽覺，強迫馬匹豎起耳朵來，在兩響砲聲的中間，時常夾雜着來復槍的密擊聲，爆炸開的榴散彈的煙霧，消逝在樹林後面了，來復槍的密擊聲向樹林子的右方掃去，忽然低下去，忽然強起來。葛利高里銳敏地聽着每一響聲音，感覺的弦子上的神經倒豎了起來。普羅霍爾在馬鞍上不安着，還是不

斷地說話。

「葛利高里，這種射擊，——好像孩子們用棍子敲柵欄似的。對嗎？」

「你閉嘴，嘍叻鬼！」

中隊進了小村。步兵們在院子裏燒飯；屋子裏——是忙亂；主人們正在預備搬走。在一切人的臉上都有一層困憊和驚恐的悲哀。葛利高里經過一個院子的時候，看見步兵們正在板棚的簷下生着火，但是主人——高大的白髮的白俄羅斯人——被突如其來的不幸壓迫着的他，毫不注意地經過簷下。葛利高里看見他的家屬把有紅色枕套的枕頭，各種傢具，都拋到車上去，而且主人關心地拿着一個誰也不要的，放在儲藏室裏大概有十年了的破車輪。

葛利高里對於把花碗，聖像向車上裝，把必需的和貴重的物件，反而丟在屋子裏的女人的糊塗感到奇怪，也不知道是誰把鵝絨枕頭裏的鵝絨倒了出來，雪片一樣沿街飄散着。燃燒過的餘燼和儲藏室的腐爛氣味發着臭。在門口，看見了一個迎面跑來的猶太人。從彷彿用刀砍開的嘴縫中間，迸出了喊聲：

「哥薩克先生！哥薩克先生！——上——上——帝，我的！」

一個小圓腦袋的哥薩克很快地跑着，揮着鞭子，並沒有注意到喊聲。

「站下！」一個第二中隊的二等大尉向哥薩克喊。

哥薩克把身子彎到鞍橋上，鑽進胡同去了。

「站住，混帳東西！哪一聯隊的？」

小圓腦袋的哥薩克伏在馬頸上了。他好像賽馬一樣瘋狂飛奔起來，到一座高圍牆前，他豎起了馬前蹄很

巧妙地越過那邊去了。

「這兒是第九聯隊，老爺。大概是他們隊中的，」連長向二等大尉報告

「滾他媽的。」二等大尉繃着眉頭，轉臉向抓住馬鐙的猶太人：「他拿了你什麼東西？」

「軍官老爺……錢，軍官老爺……」猶太人把紅色的臉對着走近來的軍官，不住地曇着眼。

二等大尉登了一下馬鐙，向前走了。

「德國人要是來的時候，一樣是要搶去的，」他的小鬍子裏笑着，走開去說。

猶太人失措地站在路中央。他的臉上露着慄慄的表情。

「讓路，猶太老爺！」中隊長揚着鞭子，嚴厲地喊。

第四中隊，馬蹄得得着，鞍子咯吱着，從他身邊經過了。哥薩克們嘲笑地斜着眼睛看着失措的猶太人，互相

談着。

「我們的弟兄活不成啦，爲了不要再偷東西。」

「什麼東西都向哥薩克身上推。」

「壞的東西可不要。」

「這傢伙真是妙手……」

「一下子就跳過牆去，像獵狗一樣！」

喀耳根曹長離開了中隊，在順哥薩克隊伍滾動的笑聲中，把長槍放下來。

「跑開，猶太鬼，刺殺你……」

猶太人害怕地叫了一聲，就跪開了。曹長追上他去，用鞭子從後面拍了一下。高利高早看見猶太人跪了一下，用手掌掩着臉，轉向曹長。血一條一條地，從他的細手指縫中浸了出來。

「爲什麼……」他用哭泣的聲音喊道。

曹長的像制服鈕子一樣的圓鷹眼，微笑着發光，離開去回答：

「流氓，不要過來，混蛋！」

村莊外面，在叢生着黃色蘆葦的沼地裏，工兵們剛完成一座寬橋。不遠地方，停着一輛汽車，喇叭響着，車身晃着。司機人在車旁忙亂着。座位上半躺着一位肥胖的白髮將軍，下唇底下留着一塊小鬍子，兩頰上垂着肉囊。第十二聯隊長，喀列金大佐和砲兵大隊長站在附近行舉手禮。將軍用手扯着軍用袋的皮帶，對着工兵軍官，怒冲冲地道：

「還是昨天就命令你們完工的。住口！關於運輸建築材料的事，你們應該老早記好。住口！」老將軍吼叫着，也不管軍官其實閉緊着嘴，只不過嘴唇顫抖着。「現在我怎麼到那方面去……我問你，大尉，叫我怎麼過去……」

坐在將軍右手的一個年青的，留着黑鬍子的將軍，正擦着火柴，微笑着吸上雪茄煙。工兵大尉彎着身體，向橋那方面指示了些什麼。中隊從他們的旁邊經過了，從橋旁邊往沼地裏走下去。黑褐色的泥濘，陷過了馬膝以上去，從橋上面，向哥薩克們的頭上撒着松木屑的白色毛片。

中午時候過了邊境。馬們跳過了邊境上的倒塌了的界柱。從右邊傳過來大砲聲。遠遠地莊院的屋頂發着紅色。有力地落下來。太陽光線直射到地面上。蕩起了苦味的塵霧。聯隊長命令配置哨兵。第四中隊的第三小

隊，由小隊長謝苗諾夫中尉領着出動了。分成了中隊的聯隊，留在後面的灰色塵霧中了。

二十多哥薩克的一隊人，經過了莊院，順滿是硬車轍的大路奔馳着。

中尉偵察了有三里路，又停下來，研究着地圖。哥薩克們聚成堆在吸煙。葛利高里下來，鬆鬆馬肚帶，但是曹長向他翻了翻眼睛。

「媽的，我要揍你上馬！」

中尉吸着煙，把從袋子裏拿出來的望遠鏡擦了半天。在他們的前面，是一片被正午的暑熱所蒸發着的平原。樹林的邊緣像牙齒一樣向右方彎去，道路的尖端鑽進了樹林的另一頭。距離這裏一里半路的地方，有一個小村落，它的附近有挖成峻急的懸崖般的河岸，和玻璃一般平靜的水。中尉用望遠鏡看了許久，用眼睛探索着死靜的無人的街道，但是那裏是空無人跡，像墳墓一樣。祇有藍色的水流招手一般地停留着。

「應當推定——這是科羅列甫克村吧？」中尉用眼睛向那個村莊一指。

曹長沉默着他走近來。他的臉上的表情，像無聲音地在說：「您比我知道的準確。我們的事情很小。」

「我們到那裏去？」中尉遲疑不決地說，收起了望遠鏡，像因為牙痛一般的繃起眉毛。

「我們不會碰上他們嗎，大人？」

「我們小心一點。走吧！」

普羅霍爾·賊珂夫靠近了葛利高里。他們的馬並排走着。恐怖的向空曠地街道走進去。每一個窗子裏都隱蔽着恐怖，每一扇開着的板棚的門，只要看它一眼，都會引起一種野蠻的寂寞的感覺，和順脊背爬的不快的顫抖。視線像被磁石吸引着，望着板棚和水溝。像一羣強盜進了村子，——狼們在藍色的冬天的深夜裏，就是這

樣在房舍附近出現的！——但是街道都逃空了，愚蠢的寂靜懸在空中，從一座房子的開着的窗子裏聽見了壁鐘的天真的叫聲，它們的聲音，就像射擊聲音一樣爆炸了，葛利高里看見騎着馬在前面走的中尉抖了，痙攣地用手指去摸手槍袋。

村莊裏一個人也沒有。哨兵渡過河的淺灘，水浸到馬肚皮，被騎士們勒着轡和鞵策着的牠們很高興地向水中下去，一面走一面飲着水。葛利高里貪婪地看着混濁的水；可望而不可即的水，不能克服地引誘着他。如果可能的話，他從馬鞍上跳下來，不脫衣服地躺在像說夢話一般的水流裏，讓涼意和冷氣刺着他的背和汗濕的胸膛。

在村外面，從一個小山崗上，看到一個城市；分區的方塊形，磚的建築，花園裏的水池和加特力教堂的塔尖。中尉跑上小山崗的凹下去的頂端去，把望遠鏡放在眼睛上。

「就是他們！」他顫動着左手的手指喊了一聲。

曹長帶着哥薩克們，排成單行，走上了被太陽蒸晒着的小山頂，望着。從這裏看見很小的人們沿街徘徊着，輾重車輛充滿了街道，馬隊閃動着。葛利高里眯起眼睛，從手掌下面望着，他甚至於能辨別出別人的灰色制服。城市的附近蜿蜒着新掘的戰壕，上面聚集了許多人。

「他們有多少……」普羅霍爾猶疑地拖長聲說。

其餘的把一個共同的感覺握在拳頭裏的人們都沉默着。葛利高里傾聽着參加戰爭的心（好像有人，在胸部旁邊進行着一種不離地方的，但是沉重的小跑），覺得當看見這些陌生人時，和他在演習時所看到的「敵人」時，完全是另外一種感覺。

中尉也不知用鉛筆在軍用手冊上記了些什麼東西。曹長把哥薩克們趕下山崗來，叫他們下了馬，他自己走到中尉面前。那人正用手指招呼着葛利高里。

「麥列霍夫！」

「有！」

葛利高里走上山崗去，蹣跚的兩腿。中尉交給他一張摺成四摺的紙片。

「你的馬比別人的好。快到聯隊長那裏去一次。」

葛利高里把文件藏在胸前的口袋裏，回到馬前，把制帽的皮帶扣在下頰上。

中尉從後面望着他，等葛利高里騎在馬上，才把目光移到手錶上來。

當葛利高里帶着報告趕到的時候，聯隊已經到科羅列甫克村附近了。

喀列金大佐向副官下了命令，那人就趕快跑到第一中隊去了。

第四中隊順科羅列甫克村跑着，像演習一樣，迅速分散在村莊附近了。謝苗諾夫中尉帶着第三小隊的哥薩克們從山崗上奔了過來。

中隊排齊了隊伍。馬搖着頭，因為馬蠅咬，馬嚼子鏗鏘響着。通過村莊的最後一些院落的，第一中隊的馬踏聲在中午的寂靜中轟隆着。

波勒珂甫尼科夫二等大尉騎在一匹跳蕩的，身材道中的馬上，奔到隊伍前面去了；緊握着韁繩，摸着腰刀的穗子。葛利高里屏息等着命令。第一中隊在左翼輕輕地踏着，轉着灣，準備着。

二等大尉從刀鞘裏抽出了指揮刀，刀尖閃着藍光。

「中——中——中——隊！」指揮刀向右一揮，又向左一揮，最後落在前面了。停在聳起的馬耳中間的上空。「分成拉瓦式陣，」(註)前進！「葛利高里的感覺上。翻過了這樣無聲的命令。」交手仗，用刀，向前衝！「大尉喊出了口令，把馬放開了。」

大地瘖啞地呻吟着，被許多馬蹄踐踏着。葛利高里剛剛把槍端好（他是在第一排的，）被大隊的馬匹衝蕩着的馬，馱着他迅速地奔起來了。二等大尉波勒珂甫尼科夫，在前面的田地的灰色背景上跑着。黑色的田墾不能制止地迎面飛來。第一中隊，用震動天地的喊聲呼叫起來，喊聲也傳到第四中隊了。馬們把四足併到一起，又舒展開了，跳出很遠去。透過尖利的哨叫聲，葛利高里耳朵裏還聽到遠處的槍聲。第一顆槍彈在高空飛過去，拖長聲的嘯叫聲擊破了玻璃般的天空的穹窿。葛利高里把槍柄緊靠在肋上，弄得發痛了，手掌出汗了，像塗上了一層粘液。流彈的響聲迫他把頭伏在潮濕的馬頸上，馬汗臭味刺着他的鼻子。他像從望遠鏡的出汗的玻璃裏看出去一樣，看見褐色的戰壕的脊背，向小城跑的灰色人羣。機關槍不住氣地在哥薩克們的頭頂上展開了，像扇子一樣的，子彈的奔跑的嘯聲。他們向前面奔去。馬蹄下面，粘起了像棉絮一般的泥塊。

葛利高里的胸膛中間，那種在衝鋒前所感到的匆忙地驅着血的感覺，現在都麻痺了：除了耳朵裏的響聲和左腳指的疼痛以外，他什麼也感覺不到了。

被恐怖壓迫着的思想，交織成沉重的，凝結的塊子。

第一個從馬上落下來的是少尉梁霍甫斯基。普羅霍爾向他跑去。

葛利高里回顧着，看見的一塊印象，使他苦惱了：普羅霍爾的馬從跌倒在地上的軍官身上跳了過去，吡着

(註)拉瓦式陣法，是哥薩克一種衝鋒陣形。——譯者

牙，跌倒了，脖頸也彎了。從馬鞍上倒着跌下來的普羅霍爾飛下馬來。像金鋼石在玻璃上劃了一下，葛利高里的思潮切斷了，普羅霍爾的馬的紅色牙床子，和毗着牙齒，倒跌下來，被從後面奔來的哥薩克們的馬蹄子亂踏了一陣的普羅霍爾的印象，在頭內留了半天。葛利高里沒有聽見呼叫聲，但是從普羅霍爾的貼在地面的，歪着嘴和斜眼睛向外凸着的臉上，可以看出來，他一定是拚命地呼號過。還倒了些人。哥薩克們連馬一齊倒下去。透過被風吹出的眼淚的薄膜，葛利高里看見了自己前面的，從戰壕中跑出來的，奧地利人的灰色波浪。

排成拉瓦式陣形從村子裏奔出來的中隊，蜿蜒着分散開了。前面的人們，葛利高里也在內，向戰壕那裏奔去，其餘的人們在後面跟着跑。

一個高身材的，白眉毛的奧地利人，鴨舌帽遮到眼睛上來，跪着幾乎射中了葛利高里，子彈的熱力，燒着腮部。葛利高里擰了一下長槍，用盡力量勦了一下跳起腳來的馬的嚼子。力量用得相當大，槍尖一下子就刺進了奧地利人身上去，槍柄的一半都刺進他身上去了。葛利高里沒有來得及拔出槍刺，再來一下，就在他的身體的重壓下鬆了手，看見奧地利人全身轉向後去，（只看到一點沒有剃過的下頰尖，）用彎手指抓着和摸着槍柄。葛利高里鬆開了手指，用麻木不仁的手去摸腰刀柄。

奧地利人逃進城市的馬路上去了。哥薩克們的馬在他們的制服的灰色堆塊上面跳了過去。

葛利高里丟了長槍以後的最初，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把馬頭轉了回來。他眼看見了毗着牙齒的，從他旁邊跑過去的曹長。葛利高里平着用腰刀打了馬一下子，牠歪着頭，馱着他沿街奔起來。

一個把鴨舌帽攢在拳頭裏面，失去了鎗的奧地利人，沿花園的鐵柵欄搖擺着，努力跑着。葛利高里看見了掛在奧地利人後腦海上的，脖頸上濕了一塊的衣領子。他追上了他。被周圍的環境造成的瘋狂燃燒着的他舉

起腰刀來。奧地利人沿鐵柵欄跑着，葛利高里覺得用左手砍他不很靈便，於是從馬鞍上探下身來，斜握着腰刀，直刺進了奧地利人的太陽穴。那人一聲也不叫，用手掌按住傷口，立刻用脊背靠上了柵欄。葛利高里的馬勒不住，跑過去了；又迅速地轉回馬來。奧地利人的方形的，但是被恐怖變長了的臉，生鐵一樣地發着黑。他把兩隻胳膊又在褲縫旁邊，不斷地抖着灰色的嘴唇。從他的太陽穴上脫落下來的腰刀帶下一片肉皮來，肉皮像一塊紅色的破布，掛在腮上。血像彎曲的小河一樣向制服上流去。

葛利高里的和奧地利人的目光相遇了。充滿了死亡的恐怖的眼睛僵死地望着他。奧地利人慢慢地彎下膝蓋，他的喉嚨裏布嚕布嚕的呻吟着，葛利高里繃起眉來，用刀揮了一下。這一刀就把頭蓋骨劈成兩半了。奧地利人張着兩隻手，像要滑倒一樣，跌倒了；半個頭蓋骨渣啞地落在石頭路上了。馬嘶叫着，跳了一下，把葛利高里帶到街中間去。

街上響着稀疏的槍聲。一匹吐着沫的馬，拖着一個死哥薩克經過葛利高里身旁。一隻腳掛在馬鐙上，於是馬就驮着這個死人的身體在石頭道上滾着。

葛利高里祇看見了紅色的褲繸，和扯到頭上去的撕破的綠色制服。

頭部像鉛一樣沉重。葛利高里下了馬，搖了搖頭。第三中隊的哥薩克們恰好從他旁邊跑過去了。用外套揹着一個受傷的人，迅速趕過去了一羣奧地利的俘虜。他們擠成憂傷的，灰色的一羣跑着。他們的釘鐵掌的靴子，不愉快地噠噠響着。他們的臉，在葛利高里的眼睛裏，不過是黃土色凝固的圓點子。他放下馬鞭，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跑到被他殺死的奧地利兵士那裏去。那人躺在那裏，靠在鐵柵欄的陰影附近，褐色的髒手掌伸了出去，像討飯一般。葛利高里看着他的臉，他覺得它很小，雖然他有垂着的小鬍子和痛苦的——也不知是由於苦

痛還是由於過去的不快的生活呢——歪扭着的，嚴肅的嘴，但差不多是小孩子一樣的。

「喂，你！一個陌生的哥薩克軍官走過街中心，喊了一聲。」

萬利高里望着他的白色的，被塵土遮着的功勞章，磕絆着向馬處走去。他的脚步是混亂而又沉重，就像肩上抗着不可支持的重量一樣；懊喪和苦惱揉碎了他的靈魂。他把鋸齒形的馬鐙握在手中，半天不能抬起那沉重的腳來。

第六章

從韃靼村和鄰近的村莊裏來的第二班哥薩克們，離開家後的第二天，就宿在葉亞村上了。韃靼村下游的哥薩克和上游的哥薩克是分開來的。因此彼得羅·麥列霍夫，安尼庫石加，賀里斯托尼亞，司契潘·阿司塔霍夫，伊萬·陶梅林和其餘的人們是住在一所房子裏的主人——是一個高身材的，曾經參加過土耳其戰爭的，瘦弱的老人——和他們談起來了。哥薩克們已經躺下去，在廚房裏和傍屋打上鋪，吸完了寢前的最後一次煙了。

「打仗去，老太爺。」

「大概不像土耳其戰爭一樣了吧？現在聽說出現了什麼大砲。」

「一樣。一種鬼！怎麼把人民送到土耳其戰場去的，現在也要送到這個戰場來。」陶梅林恨恨地說，也不知這是向誰。

「你親愛的，說的可不明白。這是另一種戰爭。」

「那自然，」賀里斯托尼亞懶懶地打着呵欠證明了一下，用手指熄滅了紙烟。

「我們打仗！」彼得羅·麥列霍夫在嘴上畫了一個十字，把外套蓋在身上了。

「孩子們，我請求你們一件事。我十分地請求，你們記着我一句話，」老人說。

彼得羅把外套的襟掖了一下，傾聽着。

「記住一句話：如果你想活着，想從死亡的戰爭中安全回來——應當保持人類的真理。」

「什麼真理？」在邊上躺着的司契潘·阿司塔霍夫問。他不自然地微笑了。自從一聽到戰爭的日子起，他

就開始笑了。戰爭向他招手，共同的不安，別人的苦痛減輕了自己的苦痛。

「就是這種：打仗的時候，不能拿別人的東西——這是一。不許對女人無禮，還應當明白那種禱告。」

哥薩克們都轉動起來了，大家都一同說起話來。

「我們現在只希望自己的東西不丟，談不到別人的東西。」

「爲什麼不能動女人向傻子說——這個我明白——不可以，但是說實在話呢？」

「難道就不能忍耐嗎？」

「就是那麼回事！」

「但是禱告詞，它是什麼內容？」

老人很嚴厲地鑿了一下眼睛，一下子就回答了他們一切人：

「無論如何是不能動女人的。無論如何也不能！你不能忍耐——腦袋就要丟掉，或者就要受傷，等到以後

再後悔，那可就太晚了。禱告文我告訴你們。我參加了整個土耳其戰爭，死神就在我的肩後，就像負着的袋子一樣，但是我因為這個禱告文，能活到現在了。」

他走到內室去，在聖像底下翻了翻，拿出一張因為陳舊變黃了的紙片。

「這就是都起來，記下來！大概，你們明天雞叫以前就走了吧？」

老人用手掌把沙沙響的紙片，攤在桌上就走開了。安尼庫石加第一個爬起來，被窗縫裏吹進來的風吹得搖動的火光的，不平的陰影在他的女人般的光臉上跳動着。除了司契潘以外，大家都坐起來抄了一遍。比別人先抄完的安尼庫石加揉皺了這張從日記簿上扯下的紙，把它繫在十字架的鍊子上。司契潘搓着腳嘲笑他了：

「給風子造一所養老院。他們本來不會在鍊子上搭窩，你現在給它們造了一間紙房子用用啦。呵！」

「年青人，你不相信，就閉住嘴吧！」老人嚴厲地打斷他的話頭。「你不要妨礙別人，也不要嘲笑信仰。你應當慚愧，這是罪惡。」

司契潘不作聲了，微笑着，安尼庫石加笨拙地撫摸着，向老人問：

「在禱告文上，講到獵槍和箭。這是講什麼？」

「關於打仗的禱告文——這還不是在我們現代編出來的。還是我的去世的祖父從他的祖父手裏傳下來的。而且，也許它還要更早點。古時候，人們是用獵槍和用弓箭打仗的。」

下面的禱告文，誰願意抄那個就抄那個。

△躲避槍砲禱文▽

可敬的主。在山上躺着一塊石頭，就是馬。水流不進石頭，也浸不着我這上帝的奴隸，而且箭和子彈不

要打在我的同伴和我的馬身上。就像鏈子不能打中鐵板，槍彈也不能打中我；就像殼在白裏轉，箭子也不能鑽進我的身體。只要太陽和月亮有光，我——上帝的奴隸，也像它們一般堅固。山後面有一把鎖，鎖住那鎖，我把鑰匙拋到海裏去，拋到石頭阿勒陀爾下面，不論男巫，不論女巫，不論和尚，不論尼姑，都看不見。水不會從海洋內溢出來，黃砂是數不清的，我——上帝的奴隸——也是這樣，什麼東西也不會把我損傷。爲了天父，爲了天父的兒子，和爲了聖靈阿門。

△避免戰爭禱文▽

有一個海洋，海洋上面有一塊叫阿勒陀爾的白石頭，阿勒陀爾石頭上面有一個太古時代的石頭人。把從東方到西方，從地上到天上的上帝的奴隸和我的同伴，都用石頭衣服穿起來；躲開尖利的刀和劍，躲開劍和矛的尖，躲開開刃的和沒有開刃的槍，躲開刀斧和砲彈，躲開鎗彈和準確的射擊；躲開各種羽毛箭，鷹毛的，天鵝毛的，鵝毛的，鶴毛的，水鷄毛的和烏鴉毛的；躲開土耳其戰爭，克雷姆戰爭，奧地利戰爭，躲開追擊的敵人，躲開韃靼人和立陶宛人，德國人和錫蘭人，還有喀勒梅克人。神聖的父和天威，請保護我，上帝的奴隸。阿門！

△戰鬥的禱文▽

至高無上的女神，神聖的聖母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可敬的主呵，當上帝的奴隸，和凡是和我同去的同伴參加戰鬥的時候，請用雲遮起來，用你的天上的石頭般的圍牆保護着。德米特里·索斯盧茨基在四方，保佑我，上帝的奴隸和我的同伴；不要射中勇敢的人，不論矛尖，不論刀刃，釘釘不進，斧砍不進，劍刺不進，不論是劍，不論是刀，也刺不進，也砍不斷；不論是年老的或是年輕的，不論是微黑的或是全黑的，不論是異

教徒或者是男巫，甚至於一切巫女。現在一切失去父母的人和被審判的人都在我，上帝的奴隸面前。在海裏，在洋裏，在布洋島上有一根鐵柱。鐵柱上一個鐵人，拄着一根鐵杖，他吸收着鐵，鋼，藍錫，鉛和一切的兵器。『去吧，鐵，你到你的母親土地那裏去，躲開上帝的奴隸和我的同伴，掠過我的馬，箭桿回到樹林裏去，羽毛回到鳥母親身上去，魚鱗回到魚身上去。』用金盾保護我，上帝的奴隸，躲開刀和子彈，躲開砲火和彈丸，獵槍和刀。我的身體像盔甲一樣堅固。阿門！

哥薩克們把抄寫好的禱告文，放在貼身的襯衣下面帶定了，把它們繫在練子上，放在母親給他們的祝詞上；繫在包有一小把故鄉泥土的小包上，但是死神也和那些帶有禱告文的人們開了玩笑。死屍腐爛在嘎里才亞和東普魯士的田野上，喀爾巴阡山和羅馬尼亞的土地上，——凡是燃起過戰爭的火焰的地方，都留下了哥薩克馬蹄的痕跡。

第七章

向來把頓州上游部落——葉爾斯克，月申斯克，米古林斯克和喀贊斯克——的哥薩克，編到第十一和第十二軍哥薩克聯隊和阿塔曼斯基近衛軍。

但是在一九一四年，月申斯克部落一部份，被召集入伍的哥薩克，不知道爲什麼，派到大半是由烏斯旗·茂德月吉次克區的哥薩克組成的，叫作葉爾瑪克·琪摩非耶雜支的第三頓河哥薩克聯隊去了。米琪喀·珂

爾叔諾夫也是被派到第三聯隊中去的。

聯隊是和騎兵第三師的一部份同駐在維爾諾。六月裏面，有幾中隊人被放出城去牧馬了。

陰暗的夏天的天氣非常熱。浮雲聚集在天空，遮住了太陽。聯隊用行軍的方式走着。樂隊奏着軍樂。戴着夏天的保護色的軍帽，穿着輕快的夏衣的軍官們，成羣地騎在馬上走。紙煙的煙霧，在他們的頭上發藍色。

道路的兩旁，農民和盛裝的女人們割着草，從手掌下面，看着哥薩克的行列。

馬們出了很多汗。兩腿中間，流着黃色的沫子，從東南吹來的微風，連馬汗也吹不乾，而且更加强了汗氣味。半路上，在離一個村子不遠處，突然一匹小馬駒，奔到第五中隊裏來。牠從附近道上飛奔出來，看見了馬隊的大羣，嘶叫着，橫着跑出來了。牠的還沒有脫去童年的柔毛的尾巴，翹到一旁去了，從蚌殼般的小蹄子下面，揚起了波浪般的灰色塵土，落在附近的草上了。牠跑到隊伍前面的小隊處，儘氣地用嘴臉鑽進曹長的馬襠去。馬把屁股拱了拱，但是並沒有踢牠，看來是可憐牠了。

「滾開，混蛋！」曹長揮着鞭子。

被馬駒子那種家畜的親熱情形引得快活了的哥薩克們笑起來了。在這兒發生了意外的事：馬駒子無禮地撞進了小隊的行列，隊伍衝散了，失了以前的嚴密的秩序。被哥薩克們鞭打着的馬，躊躇地亂踏着。被牠們壓迫着的馬駒子斜着身子走，趁機亂咬牠附近的馬。

中隊長飛跑過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

隊伍被小駒衝斷的地方，馬們側着身子嘶吼着，哥薩克們微笑着，用鞭子抽着馬，零亂的小隊聚成了堆，其

餘的小隊又向前湧上來，激怒的小隊長，從中隊的尾巴上，沿道旁奔過來了。

「什麼事？」中隊長大喊着，用馬向稠密的人堆中間衝去。

「這個馬駒子……」

「鑽到我們中間來啦……」

「你也趕不出去……」

「你用鞭子抽牠呀！有什麼可憐的？」

哥薩克們遺憾地微笑着，拉緊了韁繩，控制着熱情的馬。

「曹長！中尉老爺！這是他媽的什麼事！請把自己的小隊弄弄好，這還沒有辦到哪……」

中隊長跳到路旁去了。他的馬後足失足踏在路旁的小溝裏了。他用刺馬針刺了牠一下，跳到小溝的那方面去了，跳上叢生着鵝掌草和金黃色延命菊的土堤去。遠處停着一羣軍官。一個中佐仰着頭，從水壺中喝水，他的一隻手很親熱地愛撫地扶在裝飾得很漂亮的鞍橋上。

曹長排好了隊，毒罵着把馬駒趕到路旁去了。小隊合在一起了。一百五十對眼睛看着，曹長站在馬鏗上，飛快地追在馬駒的後面，但是它忽然停止了，用沾着乾馬糞的骯髒肋部，靠上曹長的高頭馬身上，忽然又跑開了，豎起尾巴。曹長無論如何也用鞭子打不着牠的脊背，總是落在小掃帚般的尾巴上。被鞭子抽着的尾巴搭拉下來了，但是過了一分鐘，被風一吹，它又翹起來了。

全中隊都笑起來了。軍官們也笑了。甚至在大尉的陰沉沉的臉上，也出現了歪曲的微笑。

米琪喀·珂爾叔諾夫和伊萬珂夫·米海勒，是一個從月申斯克部落喀耳根村來的哥薩克，還有從烏斯

霍派爾斯克來的庫積瑪·克留契珂夫，一同在前鋒小隊的第三行裏。多鬚寬肩的伊萬珂夫沉默不語，克留契珂夫，綽號叫作「駱駝」，是個略微有點麻臉而且駝背的哥薩克，總向米琪喀說個不休。克留契珂夫是一個「老」哥薩克，就是已經服完最後兵役的人，根據聯隊的不成文法，是和一切「老」哥薩克一樣有權力，可以爲了一切不相干的事情，來用鞭子抽打或教訓年青的哥薩克的。是這樣規定：對一九一三年入伍的有過失的哥薩克——十三鞭子，一九一四年入伍的——十四鞭子。曹長和軍官們都贊成這種規矩，因爲這樣可以使哥薩克記牢，對於長官的敬重，不僅需要照階級，而且還要依照年齡。

不久以前才獲得了上等兵肩章的克留契珂夫坐在馬鞍上，駝着背，像鳥一般聳着垂下的兩肩。

他眯着眼睛看着灰色的大塊白雲，模仿着中隊長波波夫大尉的高嗓子，向米琪喀問：

「噢……告樹（訴）我，凱（珂）爾叔諾夫，我們的宗（中）隊長叫希（什）麼名至（字）？」

從來還沒有爲了自己的反抗性和不恭敬的脾氣，嚐過鞭子味的米琪喀，臉上故意裝出了恭敬的表情。

「波波夫大尉，『老』哥薩克先生！」

「希（什）麼？」

「波波夫大尉，『老』哥薩克先生。」

「我不係（是）問的這個。你告樹（訴）我，我們凱（哥）薩克宗（中）間叫他希（什）麼名至（字）？」

伊萬珂夫害怕地向米琪喀鑿了一眼，拉開了缺嘴唇微笑着。米琪喀回顧了一下，看見從後面走過來的波

波夫大尉。

「歐非（回）答！」克留契珂夫眯着眼睛。

「都稱呼他波波夫大尉。」老哥薩克先生」

「十四鞭子。你說，杜（毒）蛇！」

「不知道，」老哥薩克先生」

「等我到放馬的地方，」克留契珂夫用本來的腔調說，「我要揍你——尙你的媽！問你的時候，你就得回答！」

「我不知道。」

「怎麼你討厭鬼，你不知道大家叫他什麼嗎？」

米琪喀聽到從後面來的大尉的輕微的小心的馬蹄聲，不做聲了。

「噉？」克留契珂夫狠狠地眯着眼睛。

在後面的隊伍裏，抑制地哈哈笑了。克留契珂夫不明白是笑什麼，以爲是笑自己，他大怒了。

「珂爾叔諾夫，你看着吧……等我們到放馬的地方——揍你十五鞭子！」

米琪喀聳聳肩，決定回答了。

「黑烏鴉！」

「噉，就是這個。」

「克留契——契——珂夫！」後面有喊聲。

「老哥薩克先生在鞍上哆嗦一下，趕快挺直了身體。」

「你這是討烟（厭）鬼，在這裏想些希（什）麼？」波波夫大尉說，把自己的馬和克留契珂夫的馬走平，「你

這是把些什麼東西教給年青的凱(哥)薩克啊！

克留契珂夫鑿着擠成縫子的眼睛。他的兩頰上蒙了一層暗色的紅暈。後面的人們哈哈大笑。

「我去南(年)教訓過隨(誰)這個指角(甲)是把隨(誰)的臉皮剝波(破)啦……」大尉把長而尖的小指甲，伸到克留契珂夫的鼻子前，顫動着小鬍鬚。

「不要叫我再聽見這種法(話)明白嗎，你是我的兄弟？」

「對啦，大人，我明白！」

大尉慢慢地離開，勒住馬，把中隊放過去。第四中隊和第五中隊跑起來了。

「中隊，快跑……」

克留契珂夫理着馬韁，回頭看了看落在後面的大尉，把槍刺放平着，愚蠢地搖了搖頭。

「真是，叫這黑烏鴉滾蛋吧！他從哪兒跑出來的？」

滿身笑得出汗了的伊萬珂夫說：

「他跟在我們後面啦。他全聽見啦。大概，他想一定會講這些話。」

「你應當使個眼色呀，蠢貨！」

「這與我有什麼相干？」

「不相干？好，光屁股打十四鞭子！」

中隊分散到附近的地主的莊院裏去了。白晝給地主割三葉草和牧場草，夜間在指定的地方牧放拴着腿的馬，在篝火的光下玩紙牌，講故事和開玩笑。

第六中隊駐在一個波蘭大地主耐迭爾家。軍官們住在廂房裏，玩紙牌，酗酒，成羣地追逐管理員的女兒。哥薩克們的野營展開去，離這裏足有三里路。早晨管理員坐着跑車到他們這裏來。一位肥胖的體面的貴族從車裏站起來，舒展着坐麻木了的胖腿，不住地揮着他那有漆皮遮陽的白色帽子，向哥薩克們招呼。

「和我們一塊去割草吧，老爺！」

「把他的肥油稍微搗下一點來！」

「拿拿鐮刀，不然會瘋癱的……」哥薩克們的白襯衫的隊伍中有人喊着。

老主人很冷淡地笑着，用花邊手帕擦擦紅色的禿頭頂，領着曹長們，指定割草的新地段。

中午，廚房送飯來了。哥薩克們去取麵包了。

沉默地用過飯，以後就是飯後半小時的休息時間，開始談話了。

「這裏的草太壞。比不上我們那裏的草。」

「速生草幾乎就沒有。」

「我們頓河沿岸，現在已經割完了。」

「我們也快割完了。昨天是月亮生日，準要下雨啦。」

「波蘭守財奴給他作事，連一瓶酒都捨不得。」

「噢呵呵！他把酒瓶放在祭壇上……」

「喂，弟兄們，這什麼意思：越有錢——越吝嗇？」

「這個你去問皇帝吧。」

「可是，誰看見地主的女兒嗎？」

「做什麼？」

「是個胖姑娘！」

「一塊羊肉嗎？」

「噢，噢……」

「把她拌着奶油吃下去……」

「真的，還是假的，聽說有皇族來向她求婚過？」

「大概可以分到這樣一小塊吧？」

「孩子們，不久以前，聽到一個謠言，彷彿我們要舉行大檢閱了。」

「貓兒沒有事情做，他也是這樣……」

「噢，你拉倒吧，塔拉斯！」

「給點煙吸吸，啊？」

「討飯化子，魔鬼，就像伸着長手臂在教堂旁邊！」

「瞧啊，老宗們，非道特加的種子很好，可就是沒有母雞。」

「只剩了一塊黑灰。」

「呸，老兄，睜開眼睛，那兒的火，就像一個善女人家的。」

哥薩克們肚皮向下躺着吸煙。把赤裸的脊背都映紅了。旁邊有五個老哥薩克，正在質問一個年青的哥薩

克。

「你是什麼部落的？」

「葉蘭斯克。」

「那末是從山羊(註)羣裏來？」

「對啦。」

「你們那裏用什麼東西運鹽呢？」

克留契珂夫懶懶地離開他們不遠處的馬衣上，非常寂寞，把他的稀疏的小鬍子向手指上纏。

「用馬。」

「還用什麼呢？」

「用牛。」

「噢，用什麼東西，從克雷姆運塔郎魚呢？你知道嗎，有這樣一種牛，背上有個峯，吃刺草：管牠們叫什麼？」

「駱駝。」

「噢嚇——呵——哈——哈……！」

克留契珂夫懶懶地抬起身來，駱駝般弓着背向應當受懲罰的人走去，伸出那疙疙瘩瘩的黑脖頸子，一面走着，一面解下皮帶來。

「躺下！」

(註)葉蘭斯克部落的綽號叫「山羊」——譯者

是六月的乳白色的暗光中的黃昏，在田裏的篝火旁邊。

哥薩克向遠方的異域出發，

騎着自己的烏雕良馬，

他永久離開了自己的田園……

銀聲的中音低下去，低音却展開了天鵝絨般的濃重的悲哀：

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老家。

中音漸漸地向上升高，緊追着前面的單調的聲音：

他的年青的女郎，

早晚地空望着北方，

她總等待着，等待着——從遼遠的地方

她的親愛的寶貝會突然飛降。

許多聲音壓到歌上來了。因此它變成很雄壯，又有點沉醉，像波列西亞的啤酒一樣。

山後面旋轉着風雪的地方，

酷烈的冬天的嚴寒使大地裂傷，

那松柏兇猛地搖蕩的地方，

哥薩克的骨骸在雪下埋葬。

嗓音講述着哥薩克生活的質朴的故事，中音伴奏，像在四月的融化了的大地上飛的雲雀一樣顫動着。

哥薩克請求着，禱告着，漸漸死去，
要在他的頭上造一個大墳墓。

低音和它一同散佈着憂傷：

在墳上種上故鄉的加林那樹，

點綴着燦爛的花木。

在另一堆火旁——人比較少點，是另外一隻歌：

啊嚇，從波浪滔天的亞速海，

一隻船向頓河駛來。

年青的阿塔曼，

急忙向家中趕來。

稍遠處，第三堆火旁，有一個中隊中的雄辯家，被烟噙得咳嗽着，講着那些編造出來的故事。人們非常注意地聽着，只有當故事中的主人公，非常巧妙地从那惡劣的力量所造成的狡計中逃出來的時候，才會在火光的光幅中有誰的手掌閃動着，向靴筒上一拍，透過煙霧的，咳嗽着的聲音，歡呼道：

「啊嚇，有趣呀，這真好！」

接着又是——像流水一般的不能中斷的故事聲。

當聯隊出來收放以後過了一星期，波波夫大尉把中隊的鐵匠和曹長叫了去。

「馬怎樣？」向曹長。

「很好，大人，簡直很高興。脊背上的溝都平啦。都壯起來啦。」

大尉把他的黑鬍鬚捻成箭形（因此獲得黑烏鴉的綽號）說：

「黎（聯）隊長有命令，要趕快收（修理）馬鐙和馬嚼子，要舉行黎（聯）隊大剪（檢）閱啦……每件東西都要擦期（亮）：不論鞍子，不論其他的東西。爲了看起凱（哥）薩克們來虛（舒）服一點。你是我的兄弟，希（什）麼時候可以豫備好？」

曹長看了鐵匠一眼。鐵匠看了曹長一眼。兩個人看了看大尉。

曹長說：

「大概要星期日才可以吧，大人。」很恭敬地用手指摸着自己的被煙草薰綠的鬍鬚。

「我看看哪！」大尉威脅地警告說。

曹長和鐵匠都走了。

從這天起，開始準備大檢閱了。米海勒·伊萬珂夫，是一個喀耳根的鐵匠的兒子，自己也是一個熟練的鐵匠，幫着修理馬鐙和馬嚼子，其餘的人都迅速地洗刷馬匹，清除籠頭，用碎磚打磨馬具上的各種小練子和金屬的飾物。

一星期以後，聯隊像一隻兩角新銀幣一樣發亮了。從馬蹄子一直到哥薩克的臉上都燦爛發光。星期六，聯隊長格列科夫大佐來把聯隊視察了一遍，對於各位軍官和哥薩克們的熱心準備和勇敢的軍容表示感謝。

七月的日子的藍色的織幕，翻過去了。哥薩克們的吃飽了的馬，一天比一天健壯了，只有哥薩克們胡塗着，猜想折磨着他們，關於大檢閱的消息一點也聽不到……一個星期在不停止的談話中，跑馬和訓練中渡過去

了。像晴天霹靂一樣來了命令——向維爾諾開拔。

黃昏時候到了那裏。第二道命令又向中隊傳達了。把裝着哥薩克們的戰具的轎重都收拾好，準備隨時出發。

「大人，這是爲什麼？」哥薩克們憂傷了，向小隊長們探問着實情。

軍官們聳聳肩膀。自己也很想付點代價打聽打聽實情哩。

「不知道。」

「是參加皇帝閱兵的大演習嗎？」

「現在還不知道。」

軍官們的這種回答使哥薩克們安下心去了。七月十九日的黃昏以前，聯隊長的隨從兵向他的在馬棚裏值班的朋友，一個第六中隊的哥薩克穆雷恒小聲說：

「打仗啦，叔叔！」

「胡說……！」

「誠實的上帝，你不要告訴別人！」

第二天早晨，聯隊排成了師團的樣子。兵營的，罩上一層塵土的窗子玻璃，憂鬱地閃着光。排成馬隊的聯隊等候着聯隊長。

在第六中隊前面——波波夫大尉騎在一匹高腳馬上。用戴着白手套的左手牽着韁繩。馬歪着頭，扭着頸，用嘴巴向胸部的粗筋絡上摩擦着。

大佐從兵營的角落裏轉過來了，側着馬，停在隊伍前面。副官掏出一方手帕，巧妙地豎起小手指，但是並沒有來得及擤出鼻涕。大佐的聲音打破了無聲的寂靜：

「哥薩克們……」他強有力地把一切人的注意都引向自己來。

「就是它！」——每個人都想。不能忍耐的衝動緊張起來了。米琪喀·珂爾叔諾夫憤怒地用靴後跟踢了一下自己的倒着腿的馬。和他並排，是騎得很牢的伊萬珂夫，張着他的露着不整齊的牙齒的三片嘴靜聽着。後面是克留契珂夫，駝着背，眯起眼睛，再遠處是像馬一般扎煞着軟耳朵的拉平，他的後面可以看到施契高里珂夫的刮得光光的喉頭。

「……日耳曼向我們宣戰啦。」

順着整齊的行列——風的波浪，像順着成熟的，生着黑莖的大麥田一樣，吹得繚繞亂響地，吹過去了。馬的嘶吼像呼聲一樣刺人的聽覺。許多圓眼睛和張着嘴的方黑洞——都向第一中隊那方面望去了：是那邊左翼上有一匹馬在嘶叫。

大佐又說了些話。他選擇着必要的詞句，企圖提高民族的自尊感覺。但是在幾千哥薩克們的眼前，並不是外國旗子的布片沙沙響着向腿部粘去，而是自己的日常的生活，血潤的生活，分散着，呼叫着，喊着：妻，孩子，親人，沒有收完的糧食，被遺棄的村莊，部落……

「過兩點鐘就要上兵車。」這種唯一的念頭，鑽進了每個人的意識。

聚集在不遠處的軍官們的妻，用手帕遮住臉哭。哥薩克們成羣向兵營裏擠去。霍蒲洛夫中尉幾乎是用手抱着自己的白嫩的懷孕的妻——一個波蘭女人。

聯隊唱着歌向車站走去。歌聲壓倒了軍樂，在半路上軍樂隊就停止了。軍官們的妻坐在馬車裏，便道上泛濫着各色衣服的人羣，塵屑落在馬蹄上，嘲笑着自己的和別人的痛苦，聳着左肩，像害熱病一樣抖着藍色的肩章，一個歌手用醜調子唱起一隻淫蕩的哥薩克曲子：

美麗的姑娘，我捉住一條梭魚呀……

中隊故意和句子混合着，在新換過掌的馬蹄聲音伴奏下，唱着自己的歌，向車站和紅色的列車走去。

梭魚呀，梭魚呀，我捉住一條梭魚呀，

美麗的姑娘，我要煮魚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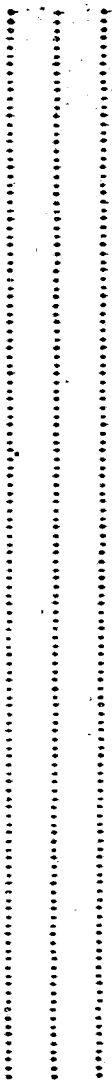
魚湯啲，魚湯啲，我要煮魚湯。

因為笑和不安弄得臉發紫的聯隊副官從中隊的尾部跑來了。歌手像飛一樣鬆了馬韉，無恥地向便道上的，歡送哥薩克的稠密的女人擠着眼睛，有一條苦汁——並不是汗——順他的紅銅一樣的腮頰，向黑鬍子上流去。

美麗的姑娘啊，我請媒婆吃飯啦，

媒婆啊，媒婆啊，我請媒婆吃飯啦……

機關車喘着氣，在路軌上警告地尖聲吼叫了。



兵車……兵車……兵車……數不清的兵車！

順着國家的動脈，順着鐵路，騷亂的俄羅斯，驅着灰色外套的血流，向西方邊境流去。

第八章

在陀爾紹克鎮上，聯隊分成了中隊了。依照師團司令部的命令，第六中隊被派去聽候第三步兵軍團的差遣。全副武裝走到皮里加里耶鎮，派出哨兵去了。

邊境上還被我們的國境守備隊保護着。步兵和砲兵向那裏調去。七月二十四日晚上，第一〇八列博甫斯基聯隊的大隊和砲兵中隊到了鎮上。在附近的亞歷山大農場上，有九個哥薩克，在小隊下士的指揮下放哨。

二十七日夜間，波波夫大尉把曹長和哥薩克阿司塔霍夫喊來。

阿司塔霍夫回到小隊的時候已經夜深了。米琪喀·珂爾叔諾失剛剛飲完馬，牽了回來。

「這是你嗎，阿司塔霍夫？」他喊道。

「是我。克留契珂夫和夥計們在什麼地方？」

「在那邊屋子裏。」

阿司塔霍夫，一個高大的，沉重的黑哥薩克，盲目地眯着眼睛，走進屋子去了。施契高里珂夫正坐在桌子旁邊的煤油燈旁，用擦過臘的麻線縫破韁繩。克留契珂夫背着手，站立爐子旁邊，向伊萬珂夫擠眼睛，指着那躺在牀上發水腫的主人——波蘭人。他們剛才笑完，伊萬珂夫的紅潤的兩頰上，還留着笑容。

「孩子們，明天天一亮，就要去放哨。」

「哪裏去？」施契高里珂夫問，望望，沒有搓成繩的蘆批子落下來了。

「到留波夫鎮去。」

「誰去？」米琪略·珂爾叔諾夫問着，走進來，把水桶放在門限旁。

「施契高里珂夫，克留契珂夫，爾瓦柴夫，波波夫和你，伊萬珂夫和我一同去。」

「可是我呢，帕福雷支？」

「米特里，你留下看家。」

「噢，滾你們的蛋！」

克留契珂夫從爐旁走開了；靴聲擦擦地走過去，向主人問：

「從這裏到留波夫有多少里路？」

「四公里。」

「這很近。」阿司塔霍夫說着，向鞦韆上坐去，脫下長靴子。「這兒什麼地方可以烤烤腳布？」

黎明時出發了。一個裸足的女孩子，正在井台上用桶汲水。克留契珂夫停下馬來。

「給一點水喝，親愛的！」

女孩子用手扶着麻布裙子，粉紅色雙足在水窪上踏着，灰色的，生着濃密的眼睫毛的眼睛微笑着，遞過桶

來。克留契珂夫喝起來了，他的端着沉重的桶的手，因為緊張哆嗦着；水滴落在褲縫上，破碎着和疏蕩。

「基督救主，灰色眼睛的人！」

「上帝耶穌保佑。」

她接過水桶，走開了，回過頭來看着，微笑着。

「你笑什麼，跟我走吧！」

克留契珂夫在鞍上動了動，彷彿讓出一點地位來。

「走吧！」阿司塔霍夫離開着，喊。

「看上了嗎？」爾瓦柴夫嘲笑地對他斜了一眼。

「她的腿是紅的，像鵝腿一樣。」克留契珂夫笑了，大家就像聽到口令一般，一齊回頭看了。女孩子在井架上彎着身子，蹶起了繃得很緊的，分成兩半的屁股，紅色的胖腿，又開站着。

「娶了她吧……」波波夫嘆了一口氣。

「讓我用鞭子抽她一下子，」阿司塔霍夫建議。

「幹什麼用鞭子……」

「你要變馬駒子嗎？」

「應該把他閹割一下子！」

「我們就像搬公牛一樣，把他翻過來，割掉。」

哥薩克們哄笑着迅速前進了。從附近的山崗上，已經可以看到座落在凹地中，和斜坡上的留波夫鎮了。太陽從山崗後面升上來，在背後照着。雲雀在這旁的電綫杆上落着。

剛剛受完了訓練的阿司塔霍夫，被派作哨長了。

他在村外靠近邊境的，最後的一所院子內選到了駐紮處。主人——臉刮得光光的彎腿波蘭人，戴着一頂白氈帽——把哥薩克領到一間板棚子裏去，指着在那裏拴馬。在板棚後面，稀疏的籬笆外面，是一片三葉草。着綠色。山崗一直蜿蜒進了樹林子，再往遠處，是橫斷了道路的莊稼閃着光，又是一片綠色的三葉草。在板棚後面的小溝旁邊，哥薩克輪流着用望遠鏡守望。其餘的人都躺在陰涼的板棚裏。那兒蒸發着陳腐的糧食，糞土的塵土，鼠糞和霉爛的甜土味。伊萬珂夫靠在黑暗的角落裏的犂上，一直睡到傍晚。太陽西沉的時候，把他叫醒了。克留契珂夫揪着他的頸項上的一塊肉，拖着他說：

「官糧吃得太飽啦，你看，撐壞啦！起來，懶貨，去看守德國人哪！」

「不要胡鬧，庫積瑪！」

「起來！」

「噢，鬆手，噢，不要胡鬧……我馬上起來。」

臉色腫脹和發紅的他抬起身子來了。扭着那很可靠地安在寬肩膀上的，像鍋子一樣的短脖頸的頭；抽着鼻子（因為睡在潮濕的地上，受涼了）拿起子彈盒，拖着來復槍向門口走去了。他把施契高里珂夫換下來，配好望遠鏡的距離，向西北方面的樹林子，看了半天。

那裏有一片白色的莊稼被風吹得上下翻動不停。夕陽的紅色光流，正向楊樹林的綠色角落裏沉下去。村外的小河裏（像一條藍色美麗的弧形躺在那裏）一羣洗澡的孩子們吵鬧着。有一個女人的低嗓音叫道：「司塔霞！司塔霞！到吾（我）這兒雷（來）呀！」施契高里珂夫轉過身來，吸着烟，一面走着說：

「晚霞像這樣紅，要起風啦。」

「要起風啦。」伊萬珂夫同意了。

夜裏卸了鞍子的馬們站立着。鎮上燈火和喧嘩都熄滅了。第二天早晨，克留契珂夫從板棚裏把伊萬珂夫喊出去。

「我們到鎮上去。」

「做什麼？」

「吃點東西，喝杯酒。」

「真巧，」伊萬珂夫懷疑了。

「我告訴你，我問過主人了。在那個房子裏——你看——那個小瓦房？」克留契珂夫用長指甲的黑手背指了一下。「猶太人那裏有啤酒，去嗎？」

他們去了。從板棚門中看見了的阿司塔霍夫，向他們喊道：

「你們到什麼地方去？」

克留契珂夫比阿司塔霍夫的階級高，揮了一揮手：

「立刻就回來。」

「回來，孩子們！」

「不要叫吧！」

一個垂着頭髮，翻眼皮的老猶太人，鞠着躬來迎接哥薩克們。

「有啤酒嗎？」

「已經沒有啦，哥薩克老爺。」

「我們給錢。」

「耶穌瑪麗亞，難道我……啊嚇，哥薩克老爺，請相信誠實的猶太人，沒有啤酒啦！」

「你胡說，守財奴！」

「哥薩克老爺！我已經說過啦。」

「你，這是什麼……」克留契珂夫氣憤地打斷他，從褲袋裏掏出一個錢包來。

「你給我們，不然就要開始罵啦！」

猶太人用小手指把錢壓到手掌中，放下翻成筒形的眼皮來，到門洞去了。

過了一分鐘，從外面拿了一小瓶外面都是麥皮的，潮濕的沃得克來。

「我說過啦——沒有。啊呀，你，老爸爸！」

「我說過啦——沒有啤酒。」

「給點什麼菜吃。」

克留契珂夫用手拍了瓶底一下，把木塞打出來。滿滿地倒了一杯，和杯子沿都相平了。半醉的他們出來了。克留契珂夫跳着，用拳頭向窗子威嚇着，閃着像黑洞一樣的眼睛。阿司塔霍夫在板棚裏打了一個呵欠。馬匹在牆外濕潤地嚼着乾草。

黃昏的時候，波波夫帶着報告走了。日子在安逸中變換着。

黃昏。深夜。在市鎮的高空——掛着像被砍傷的黃色的新月。

屋外的莫園裏，不時有成熟的蘋菓從樹上掉下來。聽到濕潤的落地聲音。近半夜的時候，伊萬珂夫聽見有馬蹄聲音沿鎮上的街道走。他從溝中爬出來，向外張望一下，但是月亮被一塊白雲遮住了。灰色的幕後面，什麼也看不見。

他推了睡在板棚門口的克留契珂夫一下。

「庫積瑪，馬隊來啦。起來！」

「從什麼地方來的？」

「沿鎮走哩。」

走出去了。在離開五十沙繩遠的街上，有清析的馬蹄聲。

「我們跑到莫園裏去。從那裏可以聽得清楚點。」

經過屋子，跑進莫園，臥倒在籬笆下面。瘡啞的蹄聲，馬鐙的鏗鏘聲，馬鞍的咯吱聲，漸漸近了。已經看見騎士們的矍矍的輪廓了。

他們四人一排地走着。

「什麼人走哪？」

「你問什麼人？」前排中有人用中音回答。

「是什麼人？我要開鎗啦！」克留契珂夫把槍弄得嚓嚓響。

「伊」一個人停下馬，走到籬笆旁邊來。

「這是國境守備隊。放哨，怎麼的？」

「放哨。」

「哪一聯隊的？」

「哥薩克第三聯隊。」

「你在那裏和誰說話哪，特里申？」黑暗中有人問。
走近來的人回答了。

「這是哥薩克的哨兵，大人。」

又有了一個人走向籬笆來了。

「好啊，哥薩克們！」

「好啊，伊萬珂夫並沒有立刻回答。

「你們在這兒很久了嗎？」

「昨天才到的。」

第二個走過來的人割着一根火柴，吸着烟，克留契珂夫看見了穿着守備隊制服的軍官。

「我們的守備隊從國境上撤下來了，」軍官吸着紙烟說。「因此，現在你們是最前的守衛隊啦。明天敵人

就要向這裏移動的。」

「你們往什麼地方去，大人？」克留契珂夫問，並沒把手指離開槍機子。

「我們要在離開這裏二里路的地方和我們的中隊會合。走吧，孩子們。再會，哥薩克們！」

「一路平安！」

風殘暴地把月亮上的雲層撕了下來，死沉沉的，像黃色的腐膿一樣的月光，照到鎮上，墓園的起伏的地面上，板棚的不平的頂上，奔上小山去的隊伍上。

早晨，爾瓦柴夫帶着報告回到中隊去了。阿司塔霍夫和主人談判了一下。那人願以不大的代價允許給馬割點三葉草。從夜間起，馬就沒有卸鞍子。哥薩克們很怕，他們和敵人面對着留在這裏。以前，他們知道在前面有守備隊的崗位，所以沒有這種迫切的和孤獨的感覺；等到一知道國境已經沒有人了的時候，這種感覺却強有力地顯示出來了。

主人的草地，離開板棚不很遠。阿司塔霍夫派伊萬珂夫和施契高里珂夫去割草。主人戴着白氈帽，領他們到自己的草地。施契高里珂夫割草，伊萬珂夫把潮濕的草耙到一堆，用草繩把它們捆起來。這時候，正用望遠鏡望着的一條向邊境伸去的道路的阿司塔霍夫，看見一個從西南方，順田地跑的小孩子。他像一隻褐色的兔子一樣，從小山上滾下來，還離得很遠，就喊叫着，揮着上衣的長袖子。他喘着氣，跑近了，大睜着圓眼睛，喊着：

「哥薩克，哥薩克，日耳曼人來哩！日耳曼人來哩呀！」

他伸出了長袖子管，正用望遠鏡望着的阿司塔霍夫，在圓玻璃上着見了遠處的一羣騎兵。也沒有把望遠鏡從眼睛上拿下來，便喊着：

「克留契珂夫！」

那人從歪斜的板棚門中跑出來，四顧着。

「快跑，喊，弟兄們去！德國人！德國的巡邏隊！」

他聽見了克留契珂夫的跑聲，現在在望遠鏡裏已經很清楚地看見一羣，在紅色草地後面前進的騎兵。

他甚至於能辨別出他們的馬的栗色毛片和制服的藏青色了。他們有二十多個人。他們緊排成一堆走着，一點沒有次序；同時，監視的人却從西北方面等着他們。他們橫穿過道路，斜沿着盆地脊背走着，留波夫鎮就座落在盆地內。

伊萬珂夫咬着的舌頭尖從有繃皮的嘴唇內凸出來，因為緊張呼味着，拖着草捆子。癩腿的主人——波蘭人吸着烟袋和他並排站着。他把手插進腰帶去，從帽沿下面看着割草的施契高里珂夫。

「這算是鑷刀嗎？」那人一面罵着，狠狠地揮着那玩具一樣的小鑷刀。「你用它割草嗎？」

「用它割，」波蘭人回答，用舌頭舐舐烟袋嘴，從腰帶中抽出一個手指來。

「用你這把鑷刀，去割女人的陰毛吧！」

「唔，唔，」波蘭人同意了。

伊萬珂夫直起身來。他想說什麼，——一回頭，看見了順田壠跑來的克留契珂夫。那人用手扶着腰刀，用腳踢着田壠跑着。

「丟下來吧！」

「還會有什麼事？」施契高里珂夫問，用鑷刀的尖端插進地去。

「德國人！」

伊萬珂夫丟下了草捆。主人彎着腰，幾乎是用手伏在地上，彷彿有槍彈在他頭上飛過，向家中跑去。

他們剛剛跑到板棚，氣喘吁吁地跳上馬去，——看見一中隊俄國步兵，從皮里卡里耶方面向鎮上走來。哥薩克們迎面跑去了。阿司塔霍夫向中隊中報告，德國人的巡邏兵正繞着市鎮的高地走來。大尉嚴肅地把自己

的，罩了一層塵土的靴子尖看了一眼，問：

「他們有多少人？」

「二十多個人。」

「你們先去截住他們，我們從這裏向他們射擊。」他轉向中隊，命令排好隊伍，用快步領起了隊伍。

當哥薩克們奔上小山崗的時候，德國人已經在他們的前面，迅速走着，切斷了向皮里卡里耶去的道路。一個軍官單獨地騎一匹亮紅色馬在前面走。

「追上去！我們把他們追到第二道哨兵處！」阿司塔霍夫命令。

一個正向鎮中他們駐紮處來的，騎馬的守備隊兵留在後面了。

「你幹什麼？打敗了麼，老兄！」阿司塔霍夫轉身，喊道。

守備隊兵搖搖手，一步一步向鎮上走去。哥薩克們跑起來了。現在即使不用望遠鏡，已能很清楚地看到德國騎兵的藍色制服了。他們小跑着，向駐紮在離市鎮三里路的農園中的，第二道哨崗走去，回頭望了望哥薩克們，隔開他們的距離，漸漸縮短了。

「開鎗！」阿司塔霍夫，從鞍上跳下來，吼道。

把韁繩套在手腕上，站住，開鎗了。伊萬珂夫的馬躍起蹶子來了，把主人跌了下來。他向下跌的時候，看見一個德國人從馬身上滑下來：先是懶懶地靠在馬肋上，後來忽然兩手一張，跌倒了。德國人並沒有停止，也沒有從套內把馬槍拿出來，跑起來了，趕得飛快。他們稀疏地散開了。風捲着鎗刺上的軍旗。阿司塔霍夫第一個跳上馬去。用鞭子趕着。德國巡邏兵在一個樹林尖角的附近，向左面轉灣了，哥薩克跟蹤着他們，跑過了跌下來的德國

人已經有四十沙繩了。再往前去，就是點綴着不很深的小坑，蜿蜒着犬牙一般的斷崖的崗丘地帶了。當德國人剛從凹地走上來，向那方面跑去的時候，——哥薩克們下了馬，用包圍的形式在他們後面射擊了。在第二道哨崗對面，他們又打下來一個。

「倒啦！」克留契珂夫喊道，用腳緊登着馬鏝。

「我們的人馬上就要從農園裏來到啦……這兒是第二道哨崗……」阿司塔霍夫嘟囔着，用被烟草燻黃的手指，壓一排新子彈到鎗膛裏去。德國人用平均的速度奔着。經過農園時向裏面看了看。但是院子裏已經空了，日光貪婪地照着建築物的瓦頂子。阿司塔霍夫在馬上放了一槍。

略微落在後面的一個德國人搖了搖頭，用刺馬針踢了馬一下。

後來才知道，原來因為發現離開農園半里路地方的電綫被割斷了，當晚哥薩克們就離開第二道哨崗了。我們趕到第一道哨崗去！阿司塔霍夫轉身向其餘的人們，喊了一聲。

只有伊萬珂夫在這兒看見阿司塔霍夫的鼻子破了，有一塊薄皮掛在鼻孔上。

「他們爲什麼不自衛呢？」他憂鬱地問，用手正了正背上的來復槍。

「還要等一等哩……」施契高里珂夫喘着氣，像打鼾的馬一樣，喊。

德國人下到第一塊凹地去了，也不回顧。田壠在那方面發黑，在這一面叢生着蓬蒿和稀疏的灌木。阿司塔霍夫停下了馬，把帽子向上推了推，用手背擦了擦汗珠子。回顧了其餘的人們一眼，吐了一口乾唾沫塊子，說：

「伊萬珂夫，到盆地裏去看看。他們在什麼地方。」

磚紅色險的伊萬珂夫帶着汗濕的脊背，貪婪地舐了舐硬嘴唇，跑起來了。

「一口氣跑過去，」克留契珂夫小聲說，用鞭子趕着馬。

伊萬珂夫一步一步地走着，站在馬鐙上，向盆地裏望着。他先看見了搖動着的刺刀尖，後來忽然就看見了正轉着馬的，從盆地的斜坡後面衝鋒出來的德國人。在前面一個軍官漂亮地舉起指揮刀跑着。在調轉馬頭的一瞬間，軍官的沒有鬍子的憂愁的臉，和那種和諧的騎馬式，都深深印在伊萬珂夫的記憶上了。德國人的馬蹄聲——像雹子一般打在他心上。伊萬珂夫覺得死的冷氣壓迫得脊背有點疼痛了。他轉過馬來，默默地向回奔來。

阿斯塔霍夫沒有來得及放好他的烟荷包，把它塞到口袋外面去了。

克留契珂夫看見了伊萬珂夫背後的德國人，首先跑起來了。右翼的德國人橫着截住了伊萬珂夫。用一種野蠻的速度向他壓迫上來。他用鞭子抽馬，向後看着。歪曲的塵土遮着他的灰色的臉，眼睛從眶中凸了出來。阿斯塔霍夫伏在鞍上，在前面跑。褐色的塵土在克留契珂夫的後面打着旋。

「這是要追上啦！」伊萬珂夫的思想凝結住了，沒想到自衛，把自己的肥胖的大身體縮成一團，頭緊貼在馬肩膀上。

一個高身材的，紅臉的德國人追上了他。用刺刀向他背上刺去，刀尖穿透了皮帶，斜刺進身體裏有半寸。

「弟兄們，回來！」伊萬珂夫瘋狂地喊着，從刀鞘內拔出腰刀來。他躲避開了向他肋部刺來的第二下，站起身來，向由左邊奔來的德國人的背上砍去。把他包圍起來了。高大的德國馬，用胸部撞上他的馬肋部，幾乎沒有撞倒下來，伊萬珂夫很近地看到陌生人的臉上的恐怖的雲霧。

阿斯塔霍夫第一個跑到了。把他趕到一旁去了。吡着牙的，臉上的表情改變着，像死人一樣的他，揮着腰刀，

在馬鞍子上旋轉。指揮刀尖刺到伊萬珂夫的頸上了。一個身段較高的德國騎兵，從左邊衝過來，眼看他把刀揮得亂飛。伊萬珂夫用腰刀抵擋住了。鋼碰到鋼上的聲音，吱吱響着。後面一刺刀把他的肩章上的皮帶割斷了，用刀一扯，從肩上撕下來了。在抬起的馬頭的後面，有一張不很年青的德國人的，汗濕的，火紅的，長着雀斑的臉。德國人顫動着下垂的顎骨，不加思索地用刺刀，趁機向伊萬珂夫的胸上刺去。刀沒有刺上，德國人拋掉它，從雜在馬鞍上的袋內去掏鎗，不住地響着的，害怕的褐色眼睛還不肯離開伊萬珂夫的臉。他還沒有來得及拔出鎗，克留契珂夫已經從馬上用槍刺够着他了，德國人的藏青色制服的前胸撕破着。向後一仰，害怕地奇怪地喊道：

「我的上帝！」（註）

八個騎兵包圍住了克留契珂夫，打算活捉他。但是他把馬立了起來，全身旋轉着，在刀還沒有被打落的時侯，就用刀抵擋着。他奪過了附近一個德國人的一枝長槍，就像在演習時候一樣，把它施展開了。

向後退去的德國人用短刀抵擋着它。他們聚集在一塊不愉快的粘土田壟上，滾動着，扭做一團搖動着，像被風吹的一樣。被恐怖弄得野性化了的哥薩克和德國人，向凡是遇到的地方刺啊，砍啊，向背上，向臂上，向馬上和武器上……被死亡的恐怖弄得失去知覺的馬們跳着，和無故地跌着。伊萬珂夫鎮定着自己，幾次想要同那個總向他身粘來的，長臉的，白皙的騎兵頭上砍去，但是刀一砍到鋼盔的邊緣上就滑下來了。

阿司塔霍夫衝出了圍，流着血，飛跑出去了。一個德國軍官在後面追着他。阿司塔霍夫從肩上把來復槍卸下來，幾乎很準確地用射擊打死了他。這一來使肉搏轉變了形勢。全部被亂砍弄傷了的德國人們，失去了軍官，瓦解了，退却了。並沒有再追他們。也沒有在後面向他們開鎗。哥薩克們一直就跑到皮里卡里耶鎮的中隊部去。

了；德國人們從馬鞍上拾起來一個受傷的同伴，向邊境退去了。

走了有半里路，伊萬珂夫搖擺着。

「我全……我要跌下去啦……」他停住了馬，阿司塔霍夫扶住了韁繩。

「慢慢走！」

克留契珂夫擦着臉上的血，撫摩着胸膛。制服上面，赤紅地浸着許多斑點。

從第二道哨崗駐紮過的那個農園處，分成了兩隊：

「向右轉！」阿司塔霍夫說，指着那個叢生着楊樹的，在院子外面，神話一般發綠的池沼。

「不，向左轉！」克留契珂夫固執着說。

他們分開了。阿司塔霍夫和伊萬珂夫最後到鎮上。同隊的哥薩克們正在村外等着他們。

伊萬珂夫丟掉韁繩，從馬鞍上跳下來，搖擺着跌倒了。很困難地從他的僵化了的手中，拔出腰刀來。

一小時以後，差不多是全中隊都到殺死德國軍官的那塊地方去了。哥薩克們從他身上把靴子、衣服和槍，都解除掉，擠成一堆，看着死人的，年青的竊着眉的，已經發黃了的臉。

一個烏斯旗——霍派爾斯克人，塔拉索夫趕忙從死人身上解下一隻帶着銀練子的錶，當時就把它賣給小隊的下士了。從一個紙夾裏找到幾塊錢，一封信，信封裏有一縷灰白色的頭髮和一張生着一張驕傲的，微笑的嘴的，少女的照片。

第九章

在這事以後，論功行賞了。克留契珂夫，是中隊長歡喜的人，根據他的報告獲得了一個喬治章。他的同伴們都被埋沒了。把英雄送到師團司令部去了，他在那裏一直到戰爭結束的時候，爲了使從莫斯科和彼得堡來的有權勢的太太和軍官老爺們看得起他，又得了其餘的三個勳章。（註）太太們驚奇着，用貴重的紙烟和糖款待這個頓河的哥薩克，起初他用各種惡語罵他們，但是後來，因爲受了司令部的戴軍官肩章的歡喜拍馬的人們的好影響，却把這事看做一種很有收入的職業了。講述着功績，把臉紅到發黑的程度，一點也不顧良心地撒謊，太太們都高興了，歡快地看着這個哥薩克的英雄的，強盜般的麻臉。一切都很好和愉快。

沙皇到大本營部來了，克留契珂夫也被帶來覲見。紅臉的，睡眠惺忪的皇帝，像看馬一樣，看了看克留契珂夫，震動着發酸的垂下來的眼皮，拍了拍他肩膀。

「哥薩克好漢！」轉身對一個隨從說：「給我一杯汽水喝。」

克留契珂夫的留有前髮的頭，不斷地在新聞紙和雜誌上刊載。還出了印着克留契珂夫的照片的香烟。小城市的商人，送給他金製的小鎗。

從被阿司塔霍夫打死的德國軍官身上剝下來的制服，被釘在一塊寬大的膠合板上，馮——連尼恩卡姆甫將軍把伊萬珂夫和拿着木板的副官放在汽車上，從開往前線去的軍隊的行列前面經過，作着熱情的演講。

（註）在沙俄時代，軍功喬治十字章共分四等。——譯者

但是實在的情形是這樣的：還沒有來得及彎起自己的手，來消滅自己的同樣的人們的人，用死亡在戰場相遇了，懷着一種獸性的恐怖，互相衝突，互相肉搏，胡裏胡塗地打別人，毀壞自己和馬匹，於是被擊斃的死人和射擊威脅着的人們逃散了，帶着道德的殘傷的人們跑散了。

這就叫做「功勞」。

第十章

戰場上還沒有築成那許多里長的不能攻克的長蛇陣。邊境上開始了騎兵的衝突和戰鬥。宣戰後的頭幾天，日耳曼的司令部派出了許多觸角——強有力的騎兵巡邏隊，他們威脅着我們的隊伍，偷偷瞞過哨兵的眼，偵探着敵人軍隊的配備情形和數目。在喀列金將軍指揮下的第十二騎兵師團，在布魯西洛夫的第八軍前線上走着。右翼突進奧地利邊境去的，是第十一騎兵師團。它的一部份戰鬥着奪下了列士紐埠和布羅達——却又停在原處了，——因為奧地利的援軍開到了，而且匈牙利的騎兵，用突擊的方式向我們的馬隊衝來，恐嚇着和壓迫着它，退到布羅達了。

葛利高里·麥列霍夫自從列士紐埠戰役以後，有一種壓迫的內心的痛苦，沉重地折磨着自己。上磅秤的時候，他很明顯地瘦了。不管是在作戰或在休息的時候，不管是在睡熟或是打盹，時常看見那個被他在鐵柵欄旁邊殺死的奧地利人。他睡着的時候，特別時常夢見第一次肉搏時的情景，甚至於在夢中，被回憶壓迫着的他感覺到抓過槍柄的右手發着痙攣；醒來的時候，趕走了睡夢，用手掌遮住睜得發痛了的眼睛。

馬隊踏着成熟的五穀，田地上留下了馬蹄的痕跡，就像雹子打遍了全部噶里才亞。沉重的步兵的靴子，踏硬了大路，踏碎了石路，踏爛了八月的泥濘。

發生過戰爭的地方，大地的憂鬱的面孔，被砲彈掘成了麻子；生鐵和鋼的碎片，吸着入血，向地中鑽去。夜間，在地平線的後面，強有力的紅霞直升到天空，村莊、市鎮和城市，像霞光一樣閃灼着。八月裏面——菓子成熟和五穀要收穫的時候，——被風吹得很乾淨的天空，沒有笑容地發着灰色，稀少的晴朗的日子，被熱氣蒸得疲倦。八月到了末尾了。花園裏的葉子油亮地發黃了，從樹枝流出了死前的紅色液體，遠遠地看起來，有撕裂的創傷，和流着木頭的紅血的樹林都互相相像。

葛利高里很有興趣地注視着中隊裏的同伴們所發生的變化。剛從醫院裏回來的普羅霍爾·賊珂夫，腮巴上留着一個馬蹄的踏痕，脣角上還藏着痛苦和猶疑，時常曇着愛撫的小牛犢般的眼睛；葉高爾加·莎爾珂夫不論在什麼場合下，總是罵着毒辣的無禮的話句，而且比從前罵得更村了，咒咀着世界的一切。葛利高里的同村，葉麥里揚·格洛舍夫，一個嚴肅和能幹的哥薩克，是很歡喜笑的人，不知道為什麼全身都變成黑炭一般了，愚蠢地笑着，他的笑常是笑不出的和憂鬱的。每個人的臉上都發生了變化，每個人都依照自己的形式接受着和培養着被戰爭種下的鐵的種子，年青的和剛離開部落和村莊的哥薩克們總在一起，在周圍的同伴的死的恐怖環境中，和砍下的，枯萎下去的，改變着自己的輪廓的草比照着。

用從頓河來的哥薩克援軍補充了一下的，從戰線撤回來的聯隊，休息了三天。中隊正預備到地主的小池裏去洗澡，看見從離莊院三里路以外的車站上，開出來一大隊馬隊。走到池岸的時候，從車站出來的隊伍已經轉了灣，現在已經很清楚地看出馬隊……是哥薩克。普羅霍爾·賊珂夫伸直身子，把衣服脫在岸上，拾起來看

了一眼。

「我們的人，頓河的人。」

葛利高里眯着眼睛，望着向莊園爬來的縱隊。

「後備兵來啦。」

「大概是來補充我們的。」

「一定是把第二班的人挑來啦。」

「看孩子？這是司契潘·阿司塔霍夫在第三排裏！」格洛舍夫嚷着，短促地，尖聲地大笑起來了。

「把他的哥哥也徵集了來啦。」

「那是安·尼庫加石。」

「葛利高里！麥列霍夫哥哥，真是認出來了嗎？」

「認出來啦。」

「你這個飯桶，瞎棍的人，我是第一個認出來的。」

葛利高里把額骨纏成一個坑，望着辨認着彼得羅騎的馬。「買的新馬。」——他想着，把視線轉到哥哥的，被相會以後的時間改變了的，紅黑的，生着分開的小麥色鬍子和被太陽晒着的銀色眉毛的臉上去。他迎面向他走去，摘下帽子，像在演習的時候一樣，用手揮着。半裸體的哥薩克們在他後面從池岸上下來，抱着沒有葉子的苦楝李樹叢和老牛蒡花。

前進着的中隊繞過花園，向駐紮着聯隊的莊園走來。一個上點年紀的和堅實的，新剃了頭，在刮過的嘴上

有堅強的線條的大尉領着。

「一定是個嘎聲的兇傢伙。」——葛利高里想，向哥哥微笑着，和迅速打量着大尉的堅強挺直的身形，和他的座下的白鼻頭的馬，看來是喀勒梅克種。

「中隊！」大尉用純鋼一樣的嗓音喊。「成小隊，左肩向前，開步走！」

「好啊，親愛的哥哥！」葛利高里喊了一聲，向彼得羅笑着，快活地衝動着。

「托天之福。現在到你們這兒來啦。歐，怎樣？」

「很好！」

「生活？」

「還好。」

「家裏人向你問好。」

「他們都怎樣？」

「都很強健。」

彼得羅把手掌放在強健的蒼紅色毛片的馬身上，全身向後轉過來，用含笑的眼睛在葛利高里身上打量着，向遠處離開着——別人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們的覃滿廉士的脊背遮住他了。

「好呀，麥列霍夫，村裏人都給你帶好來啦。」

「你也到我們這裏來嗎？」葛利高里吡着牙，從金色的前髮上，認出了是米士喀·珂晒沃依。

「到你們這裏來啦。我們就像母雞來吃米一樣。」

「你吃吧！馬上他們要吃你啦。」

「啞，啞！」

葉高爾加·莎爾珂夫從池岸邊，穿着一件襯衣，一隻腿跳過來了。他側着身子，把褲管撐起來，用腳蹬機向
擱動的襯褲裏伸去。

「好呀，老鄉！」

「噢，這是莎爾珂夫·葉高爾加。」

「喂，你這個馬駒子，腿被捆起來了嗎？」

「母親怎麼樣？」

「活着哪。」

「她向你問好。可是禮物沒有帶來——因為太重啦。」

葉高爾加帶着非常嚴肅的臉聽着回答，用光屁股坐在草地上，遮着失措的臉，抖着的腿，怎樣也穿不進褲
子去。

在漆成藍色的板柵外面，站着些半裸的哥薩克們；從那方面，沿着種有栗子樹的道上，中隊向院子裏跑去
——這是從頓河來的補充隊。

「老鄉，好啊！」

「怎麼，你是阿列克散得爾親家嗎？」

「是他。」

「安得烈揚！安得烈揚！提着下垂的耳朵，你認不出了嗎？」

「老婆給你帶好來啦，喂，服務哪！」

「基督救主。」

「傅里司·別羅夫在這兒的什麼地方？」

「在哪一中隊？」

「一定是第四中隊。」

「他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月申斯克部落的船塢裏來的。」

「你找他有什麼事？」第三人躡入像飛一樣的談話中間：

「一定要找到，帶來一封信。」

「老兄，不久以前把他打死在布羅達天堂啦。」

「是嗎，嗚……」

「真的！我親眼看見的。一粒子彈打進他的左乳房啦。」

「你們這裏有人是從黑河來的嗎？」

「沒有，過去吧。」

中隊的尾巴進了院子，排着隊站在院子中間了。回來去洗澡的哥薩克聚集在池邊。過了不多功夫，剛來到的中隊也來了。葛利高里和哥哥並排坐下來了。岸上的潮濕的，吱吱響的粘泥很強。

烈地發出了霉濕的氣味。濃厚的水汗在綠色草地的緣上點綴着。葛利高里擠着襯衫的衣縫裏和摺子裏的，沒有血的癩瘋子。講着：

「彼得羅，我的靈魂痛苦死啦。我現在就像一個沒有被殺死的人……好像是在磨盤下面，它們把我碾碎了，又吐了出來。」他的聲音是訴苦的，響亮的，額前一條陌生的和可怕的深溝（彼得羅才帶着內心的恐怖的感覺注意到它）發着暗，斜掛着，感到是有了很大的變化，和非常陌生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彼得羅問，拉着襯衫，把圍着脖頸有一道整齊的日鏽的白身體露出來。

「你看是怎麼的，」葛利高里急促地說，聲音裏面浸着忿恨，「要殺人，不要幹吧！人類快比狼還要壞了。四周都是狠毒。我現在想，如果我去咬一個人——他就會變成瘋子的。」

「你已經……殺過人嗎？」

「有過啦！……」葛利高里幾乎是大叫了，把襯衫揉了揉，丟在腳底下。後來，用手指捏了半天喉嚨，彷彿是被字句噎住了，向一旁看去。

「講講！」彼得羅命令，躲避着和害怕着和弟弟的眼睛相遇。

「良心殺害着我。我在列士紐埠附近用槍刺死了一個人。真難過……換個地方這是不成的……可是我爲什麼要砍死這個人呢？」

「噢？」

「噢，白殺死了一個人，可是我因爲這個毒蛇，靈魂就痛苦啦。夜裏就夢見他，討厭鬼。難道是我的錯誤嗎？」

「你還沒有習慣哩。等等，他是自己找來的。」

「你們的中隊——是補充隊嗎？」葛利高里問。

「爲什麼？不是，我們是廿七聯隊。」

「但是我以爲——是幫助我們來的哩。」

「我們的中隊是要和一個步兵師團聯合的，我們這是去追它，不過補充隊也和我們一同來了，是把些年青的人們來補充你們。」

「這樣，噢，讓我們洗洗澡吧。」

櫻色的，背略微有點駝的，但是很和諧的，在彼得羅眼裏看來，在這些離別的日子中顯得老多了的葛利高里忙著脫了褲子，走到池邊上去。他伸出兩隻手來，用頭鑽到水裏去，波浪的沈重的綠波在他的身上合到一道，又分開了。他向一羣在中間哈哈笑的哥薩克們游去，愛撫地用手掌划着水，懶懶地移動着肩膀。

彼得羅半天才把貼身的十字架，和鑿在母親的祝詞上的籙文摘下來。把鍊子塞到襯衣下面，帶着一種小心的憎惡跳下水去，水濕到胸部，肩部，咬呀着，扎了一個氈子，游起來，追着葛利高里，他們分離着，一同向砂石的和叢生着灌木的對岸游去。葛利高里行動緩了下來，安靜了，划着水，已經沒有以前的恐怖了，抑制地說：

「虱子要把我咬死啦。真難過。我現在要是在家裏插上翅膀飛回去。就是看一眼也好。嗚，那兒怎樣？」

「娜塔莉亞在我們家裏。」

「啊？」

「她很好。」

「父親和母親怎樣？」

「很好。但是娜塔莉亞總在等着你。她仍然相信，你會回到她懷裏去的。」

葛利高里打了一下響鼻，沉默着，把流進嘴去的水吐出來。彼得羅扭過頭來，趁機看着他的眼睛。

「你在信裏面向她問問好。女人是爲了你才活着的。」

「她怎麼……還想破鏡重圓嗎？」

「你這是什麼話……人是爲了自己的希望而活着的。一個很光榮的女人。也很莊重。很能看重自己。不要因爲她發生什麼閒話，或者還有別的什麼。」

「她嫁人好啦。」

「你說的都是怪話！」

「一點也不怪。這是應該如此的。」

「這是你們的事。我是不能參加什麼意見的。」

「杜妮亞、石珈呢？」

「已經要做新娘啦，弟弟！在這一年中，她長高了許多，你要認不出啦。」

「哦？」葛利高里漸漸高興着，驚奇地說。

「真事。他們要把她嫁出去，可是我們連鬍子尖也沾不着一滴酒了。他們還要廝殺，真是他媽的！」

「真壞呀！」

他們爬到沙岸上來，並排躺著，交叉着兩肘，在猛烈的日光下晒著。米士喀、珂晒沃依走了一半，從水中游了過去，伸出頭來。

「下來，葛利石加，到水裏來！」

「躺一下，等等。」

葛利高里把一個甲虫埋在鬆脆的砂土裏，悶

「聽見阿克西妮亞什麼消息嗎？」

「在宣戰以前不久，曾在村中見過她。」

「她到那裏幹什麼去，心動了嗎？」

「到丈夫那裏去拿東西的。」

「沒有和她說話嗎？」

葛利高里咳嗽了一下，把甲虫埋掉，用手掌邊摟着砂土。

「僅僅問候了一下。她樣子很舒服，很快活，大概吃地主的飯吃得很輕鬆。」

「司契潘怎樣呢？」

「又和她好啦。沒有什麼，和好如初啦。但是你要小心他。注意一點。哥薩克們告訴我哪，喝醉了酒的司契潘威脅着說：在第一次戰鬥的時候——就給你一槍。」

「啊哈。」

「他不會饒恕你。」

「我知道。」

「給自己買了一匹馬，」彼得羅轉變了話鋒。

「牛賣了沒有。」

「賣的白頭頂的。一百八十塊錢。一百五十塊買的，能趕上你的馬。在粗旗杆買的。」

「糧食怎樣？」

「很好。還沒有割完。把我們抓來啦。」

談話轉到家務方面去了，消失着緊張的情緒。葛利高里貪婪地聽着家裏的消息。這些消息在這一瞬間，使他又像從前的單純的小夥子一樣了。

「噉，我們再涼快一下——就穿起衣服來吧，」彼得羅建議，把濕肚子上的沙土拂下來，抖着。他的背上的和手上的皮膚，都起了小泡。

成羣地從池子旁邊走開了。在隔開菓園和莊院的板柵旁邊，司契潘·阿司塔霍夫追上了他們。他一面走着，一面用小骨梳子，梳着落下來的前髮，把它們在帽沿下整理好，和葛利高里走平了。

「好啊，朋友！」

「你好。」葛利高里停住腳，用略微有些不安的，遺憾的視線迎住他。

「沒有忘記我嗎？」

「幾乎要忘啦。」

「可是我記着你哩，」司契潘嘲笑地笑着，沒有停止，走過去了。抱住了一個在前面走，戴着下士肩章的哥薩克的肩膀。

傍晚的時候，從師團司令部來了電話，命令向前線開拔。聯隊在一刻鐘之內，把什麼都弄好了；充滿了人的，

唱着歌的隊伍，去填補被匈牙利的騎兵衝破的陣地的罅洞了。

在分別的時候，彼得羅把一張折成四折的紙片，塞進弟弟的手裏。

「這是什麼？」葛利高里問。

「我給你抄了一個禱告文。你拿去……」

「有用嗎？」

「不要玩笑，葛利高里！」

「我不是玩笑。」

「噯，再會，兄弟。祝你健康。你不要飛跑到別人前面去，不然死神是專門咬熱情的人……」保重吧！彼得羅喊。

「可是禱告文呢？」

彼得羅揮了一下手。

十一個人一排的隊伍，一點也沒有注意到什麼預防。後來曹長們向中隊傳下來命令：儘可能地安靜點，禁止吸烟。

在遠遠的樹林的頂上，飛舞着用紫色煙火裝飾着的照明彈。

第十一章

一本不大的，裝訂着橡樹皮顏色的羊皮封面的日記冊子。邊角已磨壞了，也破了，主人在口袋裏裝了它有好久了。每頁上都用斜形的花體字寫滿了：

在不久以前，這種和紙片爲伍的要求才出現。我要像大學生「日記」一樣記載下去。首先是關於她：在二月裏，不記得是哪一天了，她的同鄉大學生包亞雷石金介紹我和她認識了。我是在影戲院門口和他們遇到的。包亞雷石金介紹着我們，說：「她是月申斯克部落人。你，琪摩非，應當愛護她和憐惜她。麗薩——是一個優秀的姑娘。」我記得，我不清楚地講了些什麼，就把她的軟軟的出汗的手掌握在手中了。從這時候起，我和伊麗薩白·莫訶娃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我第一眼就看出來，她不是個處女。因爲那種女人的眼睛所表現出來的，比一般所需要的要多。她望了我一眼，我感到一個不大好的印象：首先就是這種溫暖的出汗的手，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人們的手，會出這麼多汗，其次——眼睛，本質上說來，確是美麗的眼睛，帶着這種胡桃式的陰影，但是在那時候，很使人不快。

朋友瓦霞，我想把字體寫得整齊點，甚至想到，如果這本「日記」到了你的謝梅帕拉了斯克時，可以成爲模範（有這樣一種意思：當結束掉我和伊麗薩白·莫訶娃的愛情關係時，把它寄給你。那末你讀了這個證物，會給你添不少的興趣。）你對於這事的經過，可以有個正確的印象。我把它按日記下來。我就和她這樣認識了，我們三個人一同去看一張熱情的電影。包亞雷石金沒有說話，他自己說「白齒」壞啦，我也很難啓口說話。我們是同鄉，也就是說部落是毗連着的，我們共同的回想，廣原上的美景，和其他，其他，沉默了。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我是被迫沉默着的，我們把一個喜歡說話的人弄得無話可說，她一點也感不到什麼不方便。我知道她是醫

科二年級的學生聽一個商人的妻子說，她很喜歡濃茶和阿司莫羅夫廠的烟草。你看認識這位有胡桃殼眼睛的少女，真是少有的事情。在分別的時候（我們送她到電車站）她請我們到她那裏去玩。我抄下了地址。想在四月二十八日去看她。

四月二十九日

今天到她那裏去過，請我吃茶和糖菓。實際上，是一個很好奇的姑娘。談鋒很健。聰明也够格，只是一種阿爾志跋綏夫型（註）在她身上培養着，甚至感到和她有相當的距離。從她那裏回來得很晚。抽着烟，想着許多和她一點關係沒有的東西——特別是錢。我的衣服已經穿得太舊啦，但是沒有「資本」總而言之——一個窮光蛋。

五月一日

今天是一個著名發生事變的日子。這是在索珂里尼克的歷史上非常太平的時代發生的事情：警察和哥薩克的隊伍有廿個人，點綴着工人的五月紀念節。一個喝醉酒的人，用棍子打哥薩克的馬一下，他就一面走着，一面用鞭子打起來。（不知道爲什麼又把鞭子叫作「皮鞭」，那麼它自己的光榮的名字是爲什麼起的……）我走近了，也被拉了進去。說良心話，有一種高尚的感覺，激怒了我。我躡進去，向哥薩克說，他不過是一個醉漢。那人抬起身來，打了我一鞭子，但是我非常強硬地說，我也是喀敏斯克部落的哥薩克，我也可以這樣對待他，叫他他媽的難過一下。這是一個和氣的和年青的哥薩克，看來，職務還沒有使他難堪過。他回答說，他是烏斯旗——霍派爾斯克人，還握握手。我們和平地分開了。如果他對我採取了不論什麼預防辦法，那一定是打架，或者對我

（註）阿爾志跋綏夫（一八七八——一九二七）資產階級的作者和劇作者。名著有沙雷等——

譯者

的人格更難堪的事情發生。因爲我的干涉這件事，是在我們一羣裏有一個伊麗薩白，當她的面，引起了這樣一種小孩子的「喜功」的願望。其實，我變成了雄雞，而且感覺到，在我的制帽下面，長起一條看不見的紅色痕跡……這算一件什麼事情。

五月三日

像狂飲以後的精神一樣。要幹什麼事都沒有錢。說明白些，褲子屁股後面的下部，裂開了一條縫，像頓河對岸的熟透了的西瓜一樣，露了出來。希望能把它縫縫，但磨得已經透明了。必需要那有那種縫西瓜的本事才成。窩羅吉加·司契爾日涅夫來過。我明天去上課。

五月七日

收到父親寄來的錢。在信裏大罵了一頓，但是我一點也不覺得害羞。父親應當知道，兒子的道德的基礎已經損壞了……買了一套衣服。甚至於坐在馬車上的人，都對我的領帶注意。在特悅爾斯克街上的理髮店理一下髮。從那裏出來，很像一個新鮮雜貨店的夥計。在勝利花園街上，一個警察向我笑了笑。這個壞小子！難道我身上的樣子，有什麼和他一樣的地方嗎？可是三個月以前呢？然而，舊的歷史是不值得重翻的……偶然在電車窗子裏看見了伊麗薩白。向我搖着手套，微笑着。我是什麼樣子呢？

五月八日

愛情都是服從於年齡的。「塔琪楊娜」的丈夫的，像砲口一樣張着的口，這樣對着我。我想從走廊上向他的嘴裏睡去。但是，當這句話，在我腦中浮起時，特別是末尾一詞「服從……」——使我的顎骨改變成神經質的哈欠。

但是我是依照自己的年齡講戀愛的。我寫着這幾行字，頭髮都要豎起來了……到伊麗薩白那裏去過。我精神興奮地和從遠處講起來。她裝作不懂的樣子，想把話引到別的事情上去。不太早嗎？哎，媽的，這套衣服可把事情弄壞啦……向鏡子裏照照，——不會拒絕的。我想，說出來吧。我現在比所有其他的人們都具備較好的條件。如果不趁現在說明，那末過兩個月後，可就晚了。褲子穿舊了，那塊地方又爛了。那就不論什麼說明都說不出了。我寫着，覺得很快樂：所有一切我們現代的優秀人們的優秀感覺，都蒼萃在我的心上了。這兒是要您明白一切善事的完成，可以抵住其餘一切的功勞。有一種溫柔的火熱的慾望，和「聲音是堅強的理智。」

我還沒有準備好對她的進攻。房東太太跑到房子裏來，把她叫到過道裏去，我聽見，她向她借錢。她拒絕了，但那時她是有錢的。這點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從她的臉上看出來，她却是用一種很誠實的嗓音拒絕的，而且在她的胡桃一樣的眼睛裏充滿了真誠的樣子。我想和她講愛情的慾望消失了。

五月十三日

我確已落入情網裏。這是不應再有什麼疑惑了。什麼都表現在臉上了。明天我一定要講明。不過，我現在還沒有弄清自己的地位。

五月十四日

事情被一種意想不到的形勢來了個大轉變。天下着雨，是一個溫暖的和快活的日子。我們沿莫霍夫街走着，斜風吹着便道的石板。我講着話，她默默地走，低着頭，彷彿在想什麼。雨水從帽子上流到她的頰上，她的臉紅着。我領導着我們的談話。

「伊麗薩白·謝爾蓋耶芙娜，我想告訴您我的感覺。關於您的幾句話。」

「我也實在懷疑到，您有什麼感覺。」

我愚蠢地聳了聳肩膀，吞吞吐吐地說着，想要發誓或者說這類的話。她却說了：

「聽着，您說的話，很像屠格涅夫（註一）的人物的口吻。您說簡單一點。」

「再比這簡單的沒有了。我愛你。」

「有什麼呢？」

「關於您的話。」

「您願意我答復承認嗎？」

「我希望回答。」

「您看見嗎，阿萊克散得爾·伊萬諾維支……我能對您講什麼？我有一點喜歡您。不過您太高了。（註二）」

「我還可以長高。」我告訴她。

「但是我們太不熟習，共同性……。」

「我們一同吃完一普特鹽，我們彼此就會很了解啦。」

她用粉色的手掌，擦了一下濕腮巴，又說：

「有什麼，我們來試試看。我們住一住——就會看出來的。只不過您給我一個期限，使我把過去的關係結

（註一）屠格涅夫·伊萬·謝爾蓋耶維支（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帝俄時代的貴族作家。

著有羅寧，父與子，獵人日記等作品。——原註

（註二）一句反話，實在是說他太矮。——譯者

束掉。」

「他是誰？」我感興趣了。

「您不認識他。一個醫生，性病專家。」

「您什麼時候有功夫？」

「我希望在星期五。」

「我們要同居嗎？就是說要住在一間屋子裏嗎？」

「是的，這樣要方便一點。您搬到我這裏來吧！」

「爲什麼？」

「我這兒有一件很方便的屋子。很乾淨，房東太太也是一個好人。」

我沒有反對。我們在特悅爾斯克街口分手了。我們接吻，使一個過路的太太大吃一驚。

未來的日子，我準備怎樣過呢？

五月廿二日

過着蜜月的生活。蜜一樣的心情，今天被一件事弄壞了，就是麗薩對我說，要我換換襯衫。實在，我的內衣穿得太不像樣子啦。可是錢，錢……我所有的錢並不多。應該找點工作。

五月廿四日

今天決定給自己買件襯衫，但是麗薩却使我化一筆意想不到的開銷。她想要到好飯店去吃一頓飯，再買兩雙絲襪子。吃了飯，也買了襪子，但是我失望了：我的襯衫嗚呼了！

五月廿七日

她折騰着我。我的身體發空了，使我想起赤裸裸的，向日葵莖子。這不是女人，而是帶着烟的火啊！

六月二日

我們今天九點鐘才醒來。動脚指的壞習慣，弄出了下面的結果：她揭開了被子，把我的脚掌看了半天。她對自己的觀察下着結論：

「你這簡直不是脚，是馬蹄子。真糟！而且脚指頭上還長了這許多毛，呸！」她像發熱病似地憎嫌地，聳着肩，蓋好了被，臉轉向牆去了。

我很慚愧。併起腿來，推推她的肩膀。

「麗薩！」

「離開我！」

「麗薩，這什麼也不像。我也不能改變自己的脚的樣子，而且它又不是定做出來的，這是父母生來的，至於毛——混蛋玩意，什麼地方都長。你是學醫的，應該明白自然發展的定律。」

她臉轉向我。胡桃一樣的眼睛，露出了狠狠的巧克力般的陰影。

「今天請您買點去汗粉：您的脚上已經發出了死尸一樣的臭味啦！」

我仔細地注意到，她的手是經常出汗的。她不響了，但是在我的心上，罩上了一層黑影，就像一面高帆一樣……也不是毛的事……

六月四日

今天我們在莫斯科河裏划船。我們想起了頓河。伊麗薩白舉止很輕浮；她總是惡意地挑我的毛病，有時簡直很粗暴。用同樣情形報復她——就是說寧可分裂，但是我不願意這樣做。我不顧一切，對她是越來越關心。她——只是一個嬌養慣的女人。我害怕，要從根本上改變她的脾氣，我的影響是不夠的。一個可愛的，愚蠢的女孩子。這種女孩子我現在算看到了，從前不過僅僅聽人講過這種女孩子。在回家的路上，她把我拖到藥房裏去，笑着買了點藥粉，還買了什麼鬼東西。

「這是給你治汗的。」

我非常慇懃地鞠了一躬和道謝過。

真可笑，但是這末回事。

六月七日

她的才智已經很貧乏了。她還用留下的一點來學習歡喜作的事。

每天臨睡的時候，我的脚要用熱水浸，還要洒香水，和撒上什麼討厭的粉。

六月十六日

她一天一天地變得不能忍耐了。昨天她發了一次神經病。和這樣的人，很難同居下去。

六月十八日

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我們各人說各人的話。把我們連在一起的——是床。老公式的生活。

今天早上，在買早點以前，她從我的口袋裏掏錢的時候，發見了這本小冊子。抽了出來。

「你這是幹什麼？」

我身上發熱了。如果她翻開一二頁怎麼辦呢？我回答的音調，自己也覺得奇怪了，非常的自然。「數學用的記數冊。」

她冷淡地把它塞回口袋去了。應當小心點。眼睛尖一點，也許好一點，不要讀別人的東西。

瓦霞——是引起我寫這小冊子的根源。

六月二十一日

我對伊麗薩白很吃驚。她二十一歲。什麼時候她就會這樣處理她自己呢？她的家庭怎樣，她怎樣受的教育，是誰管理着她成長起來？這都是使我感到興趣的問題。她非常好。她很驕傲自己的美麗身段。除了自尊的崇拜外，——其餘的事，什麼也沒有。我會試過幾次想要和她正經地講幾句話……但是你要使一個舊教徒相信上帝不存在，都比改變她的性格來得容易。

共同的生活變得沒有意義而且愚蠢了。但是我慢慢地決裂。我承認，不管一切，我是愛她的。她已印在我的心上了。

六月二十四日

時機已經成熟了。我們都憑良心說話，她說，我不能給她生理上的滿足。決裂還沒有形成，大概還要過幾天。

六月二十六日

最好是從馬棚裏，給她牽一匹公馬來。

牽一匹公馬來！

六月二十八日

我很不願意和她分離。她像一塊粘泥粘住了我。今天，我們到窩羅比葉夫山去玩。她靠車窗子坐着，太陽從窗格子裏，有力地斜射在她的頭髮上。金紅色的頭髮。給你一小塊詩意的滋味！

七月四日

工作拋棄了我。我拋掉了伊麗薩白。今天和司契爾日涅夫喝了些啤酒。晚上又喝沃得克。和伊麗薩白分離了，和一切文明人們一樣，很清楚。也不那樣，也不那樣。今天，在得米羅甫克地方看見她同着一個穿馬靴的年青人。她很抑制地回答我的敬禮。這算是已經到時候啦，也結束了日記——已經失去了記日記的根源。

七月三十日

簡直是出乎意料地又拿起筆來了。戰爭像牲口一樣的熱情的爆炸。從每一頂高帽子裏面，像從狗肚子裏一樣，噴出了一里路長的愛國臭味。孩子們都不安了，但是我却覺得快活。悲哀侵蝕着我，爲了……「失去的天堂。」昨夜，我很單純地夢見了伊麗薩白。她留下了悲哀的痕跡。散開去吧。

八月一日

大不安。老早以前的心情又回來了。我吮吸着它，就像小兒飲乳頭一樣。

八月三日

出發！我去打仗。蠢嗎？非常羞恥嗎？

很好，我反正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藏自己啦。即使成爲別種感覺的纖維也好。這種滿足的感覺在兩年前是沒有過。我老了嗎，怎麼？

八月七日

我在火車裏寫。現在是剛從沃倫日開出來。明天到喀敏斯克下車。堅決地決定了。爲了信仰，沙皇，祖國去服務。

八月十二日

盛大的歡送隊伍排在我面前。阿塔曼喝得醉醺醺，講着動人的演說。後來我小聲對他說：「您是混蛋，安得烈·卡爾波維支。」他吃驚了和生氣了，腮上都變成了綠色。惡毒地小聲說：「您也是受過教育的人，您是不是我們在一九〇五年用鞭子抽過的人們的一類？」我回答：「——但是對這很抱歉，不是。」——並且勸他和社會民主黨黨員們接近。父親哭了，爬上來接吻，鼻子上流出許多鼻涕。可憐的，親愛的父親！把我的皮穿到你身上吧。我和他開了玩笑，要他和我一塊去，他害怕地喊了起來：「你說什麼，家務呢？」明天向車站開拔。

八月十三日

到處都是沒有收完的糧食，荒塚裏面是養肥了的齧鼠。非常像庫積瑪。克留契珂夫長槍上挑着的廉價照片上的德國人們。從前，我活得很好。研究數學和其他等等的科學，從來沒有想到我會成爲這樣的「極端愛國份子。」我已經在聯隊裏和哥薩克們說話了。

八月二十二日

在一個車站上，看見了第一批俘虜。一個身材和諧的奧地利軍官帶着運動員的姿態，在馬隊護送下向車站走去。有兩個在月台上散步的少女向他微笑着。他一面走着，一面很技巧地鞠躬，向她們拉着吻。

雖然他是被俘虜，但是臉刮得很光，很慇懃，穿着黃色的毡靴蓋。我目送着他：一個漂亮的青年小夥子，可愛的和善的臉。如果和這種人交戰——手連刀都舉不起來。

八月二十七日

難民，難民，難民……整個道路上都裝着難民和士兵的列車擠滿了。

第一列救護車過去，車停下的時候，從車裏跳出來一個青年步兵，臉上纏着帶，他們談話了。是被榴彈炸傷的。非常可怕，但是既然來服務，就得睜開眼睛看。他笑着。

八月二十七日

在自己的聯隊裏。聯隊長是一個光榮的小老頭子。一個從下游來的哥薩克。這兒已經嗅到血腥了。據說，後天就要到前線上去了。我們的第三中隊的第三小隊——都是寬司坦丁諾甫斯克部落來的哥薩克們。灰頭髮的傢伙們。只會唱歌和說笑話。

八月二十八日

我們出發了。今天那兒特別響得厲害。有這樣一種印象，好像是大雷雨的時候，遠處的大雷爆炸了。我甚至於嗅到：是不是有雨的氣味？但是天空——像緞子一樣，很乾淨。

我的馬昨天癩了，因為腿碰在軍用廚房車的輪子上了。一切都是新鮮的，不平凡的，但是我竟不知道怎麼取材，寫什麼好了。

八月三十日

昨天沒有功夫記。現在騎在鞍上寫。搖動着，非常奇怪的字母從鉛筆下面爬了出來。我們三個人一同拿着繩去砍草去。

現在弟兄們正在捆草，我伏在地上，注意集中地寫昨天的事情。昨天曹長陀羅康尼珂夫派我們六個人去

偵察（很輕視地叫我大學生：「喂，大學生，你的馬掌掉啦，可是你沒有看見嗎？」）我們走過了一個半被燒燬的市鎮。酷熱。我們和馬都汗濕了。哥薩克們夏天還要穿呢褲子，這太糟啦。在小鎮外面的壕溝裏，看見了第一個被殺死的人。德國人。腿到膝部都在壕溝裏，身子仰面躺着，一隻手背到背後去。另一隻手中是握的槍上的皮帶。附近並沒有槍。可怕的印象。這種印象在記憶中出現，涼氣順肩走上走……他的姿勢是這樣，彷彿他曾經把腿在溝裏坐着，後來就躺下，休息着。灰色的制服，鋼盔。看到了像花瓣一樣的皮膚的綉紋，就像紙烟裏面的沒有碎的烟草。我被這第一個印象就弄胡塗了，記不清楚他的臉了。只看見了順他的黃嘴唇和晶明的，謎起的眼睛爬的大黃螞蟻。哥薩克們從他旁邊經過，畫着十字。我看看從制服右方浸出的血跡。子彈是從右方肋部穿過的。當我經過他身旁時，又看見子彈鑽出的左方，地上的血跡更大了，制服已經碎成一片一片。

我癱攣着，從他旁邊經過了。這種事情……

綽號叫做特隆達萊伊的下士長，想要振起我們的頹喪的精神，講了些下流的故事，但是自己嘴唇也抖着……

離開小鎮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被燒毀的工廠的牆，還帶着被烟薰黑了的屋頂的磚牆。我們害怕一直沿大路走，因為它就從這焚毀的遺跡旁經過，我們決定繞過去。向一旁走去，這時候不知從哪裏開始向我們開槍了。真可恥，第一聲槍響，幾乎沒把我從馬上跌下來。抓住鞍橋，慢慢地彎下身去，拉着韁繩。我們向鎮上跑去，經過了躺着德國人死屍的壕溝，直等到市鎮已落在後面才清醒了。後來又回來了。下了馬。留下兩個馬夫管着馬，我們四個人向鎮邊上的壕溝處走去。我們彎着身，順壕溝走。我遠遠地看見了德國死屍的穿着短筒黃靴子，膝部尖尖地彎着的脚。我從他身旁經過，閉着氣，就像走過一個睡着的人的旁邊，似乎是怕驚醒了他。在他的身

下，一堆被墮傷的草，濕潤地發着綠色……

我們躺在壕溝裏，幾分鐘後，從燒毀的工廠廢墟後面，排着隊，出來了九個德國烏蘭騎兵……我從制服上辨出了他們。一個軍官離開去，用尖利的喉音喊了些什麼，他們這一小队人都向着我們衝來。孩子們喊叫着，要我去幫他們捆草。我去了。

八月三十日

我想要說完，當德國烏蘭兵向我們衝來時，我怎樣第一次向人開槍（灰綠色的制服，綠蛇一樣的色彩，鋼盔的光亮的邊緣，襯着小旗子的長槍，彷彿現在都在我眼前。）

烏蘭騎兵的都是暗栗色的馬。我不知爲什麼把目光移到壕溝的土背上，看見了一個不大的綠玉色的甲虫。牠在我的眼中，漸漸變大了，變成了驚人的樣子。牠像巨人一樣，搖擺着草莖，牠向我的豎在壕溝邊的乾粘土上的肘部爬來，沿我的保護色制服的袖子爬着，迅速向來復槍上爬去，又從槍爬到皮帶上。我注視着牠的旅行，又聽見下士特隆達萊伊的破嗓子喊：「開槍呀，您幹什麼！」

我把肘放定了，左眼眯起來，覺得我的心膨脹了起來，也變成像綠色甲虫那樣大了。在瞄準器的方框子裏面，在灰綠色制服的地方，有一塊黑點哆哆嗦着。特隆達萊伊就在我近旁開槍。我扳了一下槍機，便聽見我的槍彈飛出去的呻吟聲音。大概，我是瞄低了，槍彈只是打起了一陣塵霧。這是第一次向人開槍。我鬆開了皮環，也不瞄準，眼前什麼也看不見。最後一次移動槍機，拍擊了一下，忘記沒有槍彈了，可是在這時候看見了德國人，他們仍是很整齊向後跑去。軍官在一切人的後面。他們一共九個人。我看見了軍官的暗栗色馬的軀體，和他的頭盔的光亮的頂子。

在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裏，有一段描寫兩種敵人中間的界限——是一種神祕的，分開生人和死人的界限。尼珂萊·洛斯特夫服務的騎兵中隊，去衝鋒了，洛斯特夫有意地想來確定一下這種界限。我今天特別清楚地記起了小說的這一段，是因為我們今天一早就向德國的古薩爾騎兵衝鋒了一次……從早晨起，他們的被優越的炮隊援助着隊伍，便壓迫上了我們的步兵。我看見，我們的兵士們——大概是第二四一和第七三步兵聯隊，——都驚慌地跑了。在一次失敗的攻擊後，他們完全沮喪了。兩個沒有炮隊掩護的聯隊實行進攻了，差不多被敵人的炮火消滅了全隊的三分之一。德國的古薩爾騎兵，追趕着我們的步隊。我們駐在森林裏的補充聯隊，也不知怎麼就在這兒加入了。我記得這件事。我們在早上三點鐘從梯士維契村出來。天空擁擠着黎明以前的黑暗。強烈地發散着松針和燕麥的香味。分成中隊的聯隊走着。從小路上向左轉去，沿麥田走起來。馬打着響鼻走，馬蹄把燕麥上的露珠踏了下來。

穿着外套還覺得有點涼。聯隊在田裏走了很久，已經過了一個鐘點，從聯隊司令部裏來了一個軍官，把命令轉給隊長。我們的老頭子用不滿意的聲音下了命令，聯隊便形成一個直角，向樹林裏轉去。我們排成小隊式的縱隊，隊伍在林中的小路上擠着走。戰鬥在我們左邊進行。從聲音上判斷，一定是有大量的砲隊在活動。射擊的聲音震撼着，就像我們頭上的發香氣的松樹燃燒着一樣。我們成了「日出之歌」的聽衆。以後聽到有人喊無力的，可憐的，乾燥的「萬歲」聲，以後是被機關槍的響聲鑽透的寂靜。在這一瞬間，許多思想都聚到了一起；但是只有一個，使我感到疼痛的念頭更清楚更明顯——這就是我們的排成散兵綫進攻的步隊的弟兄們的險。

我看見了許多戴着平頂的保護色軍帽，穿着粗織的，達到膝蓋的步兵靴，在秋天的土地上，亂踏的，像口袋一樣，的灰色人形。聽見了把這許多流汗的活人，變成死尸的德國人的機關槍的清析的笑聲。兩個聯隊被掃蕩了，跑起來了，拋掉武器。德國人的古薩爾騎兵在他們的肩膀上壓迫着。我們是伏在離開三百沙繩或者還不到的地方的一旁等着他們。命令。我們立刻排好了。只聽見單調的冷冷的抑制的聲音：「開步，走，開步，走！」——我們飛跑着。我的馬耳朵緊緊地支着，連用手把它們壓倒都不可能。回顧一下——從後面來了一個隊長和兩個軍官。這就是它，分開活人和死人的界限。就是它，大瘋狂！

古薩爾騎兵遂巡着自己的零亂的隊伍，折回去了。我眼看着柴爾涅曹夫中尉砍死了一個德國騎兵。又看見一個第六中隊的哥薩克瘋狂地追一個德國人，砍到他的馬身上去。從亂飛的腰刀上，像破布一樣落下肉皮來……不，這是不能想像的！這是沒有名詞的！當我們回來的時候，看見殺了人以後的柴爾涅曹夫的臉上，是集中的，抑制的快活，——很隨便地騎着，沒有坐在鞍子上。柴爾涅曹夫遠遠地走着。是一個能幹的人。

九月四日

我們休息了。第二軍團的第四師團開往前線去。我們駐札在河北林諾鎮上。今天早上，第十一騎兵師團的一部分和烏拉爾的哥薩克們，用快速度經過這個市鎮。戰鬥在西方進行，不斷的轟隆聲。飯後，到軍醫院。我看見一輛載着傷兵的運輸車。看護兵們向下抬着一個血肉模糊的傷兵，微笑着。我走近去。是一個麻臉的高個子步兵，哎呀着和微笑着，在一個看護幫助之下，向外爬着。「親愛的哥薩克——他向我說——像豌豆莢一樣打進我的屁股啦。中了四顆榴彈。」看護問：「炮彈在後面炸了嗎？」「怎麼會在後面，是我自己倒退着走啦。」從房子裏出來一個女看護。我向她看了一眼，顫抖壓迫着我。我藏到車子裏面去。她太像伊麗薩白啦。也是那樣的眼睛。

險形，鼻子，頭髮。甚至於聲音也很像。或者是我這樣想吧？現在我也許可以在任何女人身上找到和她相像的地方……

九月五日

把馬拴着餓了一晝夜，現在又要到那裏去了。我真是被毀壞啦。號兵吹着上馬號。現在我很想向誰開一槍！

……

中隊長派葛利高里·麥列霍夫到聯隊司令部去取得聯絡。葛利高里經過不久以前發生戰鬥的地方，看見在石道旁躺着一個被打死的哥薩克。那人的灰白色的頭，枕在被馬蹄踏碎的碎石子上。葛利高里跳下來，掩住鼻子（從死人身上已經發出濃重的死尸味）。搜了搜他。在褲子口袋裏，找到了這個冊子，一段化學鉛筆，和一個錢包。摘下了子彈盒，迅速地，向慘白的，濕潤的，已經開始腐爛的臉望了一眼。太陽穴和鼻樑上濕潤地和光亮地發着黑，在額上的，像集中思想的斜形綉紋裏，塵土發着暗。

葛利高里用一條從主人的口袋裏尋出的手帕，蓋上了死人的臉，向司令部去了，不時回顧着。把這冊子交給了聯隊司令部的書記，那些人們聚成堆讀着它，對於別人的短短的生命和求生的熱情取笑着。

第十二章

第十一騎兵師團在占領列士紐埠以後，一面戰鬥着，通過司坦尼司拉夫契克，克拉得基微羅高，布羅達等地

方八月十五日在卡敏克卜司特魯米羅窩城附近展開進攻了。陸軍在後面走步隊集中在重要的戰略地區上。司令部 and 輜重隊都擠成了堆。戰線像一條死亡線從波羅的海伸展過來。在司令部裏製作廣泛進攻的計劃，將官們在地面上擁擠着，鑽動着，傳令兵分送戰鬥命令，幾十萬兵士準備去送死……

巡邏兵報告，敵人的大隊騎兵正向城市移動。在大道旁邊的森林通路中發生衝突，哥薩克前哨和敵人的前哨接觸了。

麥列霍夫·葛利高里自從見到哥哥以後，天天都在行軍中企圖，但是又辦不到，在靈魂上尋覓着支腳點，爲了停止這種病態心理，以恢復原來的平衡的精神。有些從最後開到的中隊中來的第三班的哥薩克調到聯隊中了。其中有一個喀贊斯克部落的哥薩克，阿列克塞·烏留賓和葛利高里編在一個小隊裏了。烏留賓是一個高身材，微駝，凸出的下顎，有喀勒梅克式小鬍鬚的人。他的快活的，勇敢的眼睛，永遠微笑着，他雖然還年青，但是頭頂上，除了疙疙瘩疔的光光的腦蓋骨兩旁略有點稀疏的紅頭髮外，已經閃着光光的禿頂了。從第一天起，哥薩克們就給了他一個綽號叫「褚巴頹」。(註)聯隊在布羅達附近戰爭以後，休息了一晝夜。葛利高里和褚巴頹住在一座房子裏。他們講起話來了。

「麥列霍夫，你就像脫了毛一樣。」

「怎麼是脫了毛？」葛利高里縐着眉。

「虛弱，像病人。」褚巴頹解釋。他們拴起馬來去餵，吸煙，靠在用乾樹枝築成的小板柵上。街上，驃騎兵四個一排地走着，在板柵下面躺著許多沒有收去的死屍（把奧地利人趕了出去，在街上實行巷戰了）從被焚毀

的猶太教堂的廢墟下面，冒着苦烟。城市在這黃昏前的，充滿了色彩的一刻，顯出來大破壞和死的空虛。

「我很健康，葛利高里也不看褚巴頹，吐了一口。

「胡說！我看得出來。」

「你看得出什麼？」

「你怕吧，夥計？你怕什麼？」

「你很蠢，葛利高里輕視地說，繡繡眉，看着手指甲。

「告訴我：你殺過人麼？」褚巴頹試探地看着葛利高里的臉說。

「殺過。嗚？」

「靈魂難過嗎？」

「難過？」葛利高里笑了。

褚巴頹從鞘裏拔出了腰刀。

「如果願意，我把你的頭砍下來？」

「還有呢？」

「我運氣也不壞就殺掉，——我沒有憐憫心！」褚巴頹的眼睛笑了，但葛利高里從聲音上，從鼻孔的狂抖

上明白，他是說的真話。

「你是個野蠻人，也是個怪人，」葛利高里說着，注意地看着褚巴頹的臉。

「你的心太脆了。你明白巴克蘭諾甫式的刺法嗎？看！」

褚巴頽在花園裏選擇了一棵老白樺樹，一直向它走去，曲着背，用眼睛瞄準着。他的虬筋迸起的手腕特別長的胳膊，一動不動地掛下來。

「瞧着！」

他慢慢地拿着腰刀，露下去，突然用驚人的力量，斜砍了下去。從根處被劈開，有兩阿爾申長的小樺樹倒了，樹枝撞在沒有玻璃的窗框上，劃破了房子的牆。

「看見了嗎？學學。有一個巴克蘭諾甫將軍，聽說過麼？他有一柄腰刀，刀裏灌了水銀，拿在手裏很重，可是砍起來——把馬切成兩段。這就是！」

萬利高里好久也沒有學會這種擊刺的，複雜的技術。

「你是個很有氣力的人，可是砍起來真笨。應當這樣，」褚巴頽教導着，他的刀帶了一種奇怪的力量，斜飛着，刺進了目的物。

「殺人是要有勇氣的。你還是一個和麵團一樣軟的人，」褚巴頽教導着，用眼睛笑着。

「你不要這樣想，那樣想的。你是——哥薩克，你的事業——就是不要問就砍。——在戰爭中殺敵人——是神聖的事業。你每殺死一個人，上帝就會滅除你一件罪惡，也就像殺死一條毒蛇一樣。沒有必要的時候，不要殺死一條牲口——牛啦，或者說，還有別的什麼，但這是應當消滅的，他是一個壞人……無恥，遺毒於世界，像毒菌一樣活着。」

對於萬利高里的反駁，他皺了皺眉，簡直就不響了。

萬利高里很奇怪地注意到，所有的馬，都害怕褚巴頽。當他一走近拴馬處去的時候——馬都豎起耳朵來，

擠成了一堆，彷彿是一隻野獸向牠們走來，並不是一個人。有一次，中隊在司達尼斯拉甫契克附近，順着森林和沼池進攻，都被迫下了馬。馬夫們把馬帶到山谷裏去，掩蔽了起來。褚巴頹被派去管馬，但是他斬釘截鐵地拒絕了。

「烏留賓，狗崽子，你驕傲什麼？爲什麼你不去看馬？」小隊下士向他進攻。

「牠們怕我。說實在話！」那人堅定地說，把經常的微笑藏到眼睛裏去。

他從來沒有擔任過馬夫的職務，對自己的馬却很愛撫的，很關心牠。但是葛利高里總看到：只要主人一走近馬，照例是把手按在屁股上動也不動，——顫抖立刻就順馬背波動着，馬不安起來了。

「你說說，好人，爲什麼馬都怕你？」不知怎麼葛利高里問他。

「誰知道牠們。」褚巴頹聳了聳肩膀。「我是很憐惜牠們的。」

「牠們心裏以爲是醉漢，所以就怕起來，但是你是很拘謹的人。」

「牠們覺得我有一顆硬的心。」

「你是狼心，也許什麼也沒有，把一塊小石頭代替心了吧。」

「也許是，」褚巴頹得意地同意了。

第三小隊在卡敏克·司特魯米羅窩城附近全部和小隊長出發去從事偵察工作了：前一天，一個捷克的逃兵，向司令部報告了些奧地利軍隊的配置情形，並且推測着將沿哥爾莎——司塔雲茨基一綫反攻，現在需要對道路實行經常的監視了，因爲敵軍是預定從這條路移動的。爲了這目的，小隊長派了四個哥薩克和一個小隊下士留在森林邊上，帶着其餘的人們向一個山後的，可以看得見的村落的瓦房頂子處走去了。

葛利高里·麥列霍夫，下士，哥薩克——西蘭琪葉夫，褚巴頰和米士喀·珂晒沃依留在森林邊上，靠一座尖頂的生了銹斑的小教堂附近了。

「下馬吧，孩子們，」下士命令。「珂晒沃依，把馬趕到這些松樹後面去，——喲，是，這些松樹後面，比較密的地方。」

哥薩克們躺在一棵枯乾的老松樹下面吸着烟；下士的眼睛不離開望遠鏡。離他們十步遠的地方，是一片沒有收割的，落着粒的大麥翻動着。被風吹動的麥穗響了起來，悲哀地沙沙響。哥薩克們躺了有半小時，交換着懶懶的句子。城市右面的什麼地方，砲聲不能沉默地的響着。葛利高里爬到糧食面前，選擇了些肥滿的麥穗，揉碎了它們，咀嚼着過熟了的堅硬的穀粒。

「一定是奧地利人哪！」下士小聲喊了。

「在哪裏？」西蘭琪葉夫哆嗦了一下。

「從樹林裏面，向右看！」

一堆騎馬的人從遠遠的樹林中間的路上奔出來了。他們停下來，向遠遠地有一片凸出的樹林角的田地看了看，後來就向哥薩克們走來了。

「麥列霍夫！」下士叫了一聲。

葛利高里爬到松樹旁邊。

「放他們走近一點，用密擊打。槍預備好，弟兄們！」下士像發熱病似地小聲說着。

騎士們向右轉去，一步一步地移動着。四個人伏在松樹下面一聲也不響，閉住了呼吸。

「……噢呵，隊長！風送來一個年青人的聲音。

葛利高里抬起頭來，看見了六個匈牙利騎兵，穿着縫有繡條的，美麗的，美麗的上衣，擠成一堆走着。前面的一個人，騎在黑色的高頭大馬上，手裏端着卡拉賓槍，小聲地和低低地笑着。

「開槍！下士小聲說。

「呼——呼——拍！拍！密擊響了。

「碎——拍——拍——拍！後面起了回聲。

「你們幹什麼？」珂爾沃依恐怖地在松樹後面喊，又向馬喊：「H！H！該死的東西！你瘋了嗎？呸，鬼東西！」他的聲音響亮地發出來。

驃騎兵們分成散兵線，順稜食田飛跑。其中那個騎着黑色馬，在前面走的人，向空中開了一槍，落在最後的一個，伏在馬鞍上，向後面看了看，左手緊扶着便帽。

褚巴頹跳了起來，第一個跑起來了，在麥田間亂踏着，手裏舉着來復槍。在離開一百沙繩的地方，一匹倒了的馬，正崦着腿和踢着，牠的旁邊站着一個沒有帽子了的匈牙利騎兵，正在揉着跌傷了的膝蓋。還是在遠處，他就喊了些什麼，兩手舉了起來，回顧着在遠處跑着的同伴們。

這一切都經過得這末快，直到褚巴頹把俘虜帶到松樹邊來，葛利高里才清醒過來。

「解下來，老宗！褚巴頹喊了一聲，粗暴地把刀向自己拉來。

俘虜驚慌地微笑了，奔忙了。他急忙開始解皮帶，可是他的手很明顯地顫抖着，他無論如何也不能解開結子。葛利高里小心地幫助他，騎兵——是一個高身材的，腫腮的，剃過的上唇角上，留着一撮小鬍子的青年小夥

子——感謝地向他笑着，點點頭。他似乎很慶幸自己的免於刀槍，看着哥薩克們，從衣袋裏掏出來一個皮烟口袋，倒了倒，做出請吸烟的樣子。

「他請客啦，」下士笑了，而且自己已經向口袋裏去掏烟紙了。

「抽點外國烟吧！」西蘭琪葉夫哈哈笑了。

哥薩克們捲好了烟，吸起來。黑色的烟強烈地刺激着腦筋。

「他的槍在哪兒呢？」下士貪心地問。

「在這兒，」褚巴頹從背後露出了有縫痕的黃色皮帶。

「應該把他送到中隊去。大概在司令部裏，需要一個翻譯。誰送他去呢，孩子們？」下士問，用他的無生氣的眼睛向哥薩克們看着。

「我送去，」褚巴頹說。

「噢，去吧！」

看來，俘虜是明白了，用歪曲的，可憐的笑容笑了笑；他自己振作着，奔忙起來，把衣袋翻了過來，把一塊揉碎了的，潮濕的巧克力糖塞給哥薩克。

「我是烏克蘭人……烏克蘭人……不是奧地利人！」他斷續地說着，滑稽地做着手勢，把所有的放着香氣的，揉碎的巧克力糖都塞給哥薩克。

「還有什麼武器沒有？」下士問他。「不要亂講吧，反正我們不懂的。有手槍嗎？拍拍響的東西有嗎？」（下士扳了一下假槍機）（註）

俘虜很厲害地搖了搖頭。

「沒有！沒有！」

他很願意地被搜查過，他的腫腮顫動着。從撕破了的馬褲膝蓋上流出血來，看見他的粉紅色的身軀上有一條傷痕。他用手帕包着它，繃着眉，嘴唇蠕動着，不停止地說着……他的帽子落在死馬的旁邊了，他請求許可他去拿毯子，帽子和一本夾着家屬的照片的小冊子。下士徒勞無益地想要明白，後來失望地揮了一下手。

「帶走吧！」

褚巴頹從珂爾沃依手中牽過自己的馬來，騎上去，整理着來復槍皮帶，用手指了一下：

「走吧，服務的人，也是戰士，菩薩娘娘！」

被他的微笑鼓勵着的俘虜也微笑了，和馬並排走着，甚至帶着親熱的樣子，用手掌拍了拍褚巴頹的乾靴筒子。那人嚴肅地推開了他的手，拉一下韁繩，把他讓到前面去。

「走，媽的！還開玩笑嗎？」

俘虜抱歉地匆忙向前走了，已經是很嚴肅了，不住地回過頭來，看着留在後面的哥薩克們。他在葛利高里的記憶上留下了這種印象：斜披着的有鑲邊的驃騎兵上衣，白色的豎起的鬚髮和自負的勇敢的步法。

「麥列霍夫，去把他的馬卸了鞍子，」下士命令，遺憾地向已經用手指捻過的烟蒂上吐了一口。

葛利高里從死馬身上卸下了鞍子，不知爲什麼拾起那頂不遠處的帽子。他嗅了嗅帽裏子，聞到一種便宜肥皂和汗臭味，他抗着馬鞍子，左手小心地拿着騎兵的帽子。哥薩克們蹲在松樹下面，向馬袋裏亂翻，研究這種

沒有見過的馬鞍的樣子。

「他的烟草很好，應該再向他要一點捲支烟。」西蘭琪葉夫可惜地說。
「是的，很對，不錯，烟草很好。」

「彷彿很甜，就像油順喉嚨頭向下流……」下士回憶着嘆了一口氣，嚥了一口唾沫。
過了幾分鐘後，松樹後面露出了一馬頭，褚巴頹回來了。

「噢……」下士害怕地跳了起來。「放掉了嗎？」
褚巴頹揮了一下鞭子，走近來，下了馬，伸直身體，聳聳肩。

「把奧地利人藏到哪裏去啦？」下士走近來質問。

「你怕什麼？」褚巴頹生氣了。「他要跑……想要逃走……」
「就放掉了嗎？」

「我們走到田間的小路時，他哎呀了一聲……我就把他砍啦。」

「你胡說！」葛利高里喊了一聲。「你無故殺死他啦！」

「你吵什麼？管你什麼事？」

褚巴頹把冰一樣的眼睛拾向葛利高里。

「怎麼？」葛利高里慢慢地站了起來，用顫動的手在自己的周圍亂摸。

「不要過來，沒有用處明白嗎？啊？不要過來！」褚巴頹嚴厲地重復了一句。

葛利高里抓住槍的皮帶，迅速把它端到肩上去。

他的手指跳動着，摸不着槍機，褐色的臉上奇怪地歪着。

「哪，哪！」下士威嚇地喊了，向葛利高里跑去。

推他的力量比射擊先到了，子彈從松樹針間穿過去，有力地響着。

「這是幹什麼？」珂曬沃依哎呀了一聲。

西蘭琪葉夫正張着嘴坐着，也沒有能閉上。

下士向葛利高里的胸上捶着，把他的來復槍搶過來，只有褚巴額連樣子都沒有改：他始終是那樣站着，任意地劈開雙腿，左手叉着腰。

「你再放。」

「我殺死你……」葛利高里向他衝去。

「您是幹什麼……這是怎麼回事……你想要受審判和被槍斃嗎？放下槍……」下士推着葛利高里，喊叫着，站在他們中間，把兩手張開。

「你撒謊，你不會殺我！」褚巴額抑制地笑了，哆嗦着劈開的腿。

在回來的路上，已經是傍晚了，葛利高里第一個看見了路上的被砍死的屍體。他跑到其餘的人們的前面去，勒着嘶叫的馬，看看被砍死的人平躺在青苔上，一隻手伸出去很遠，臉鑽進青苔裏。手掌像一張秋天的樹葉一樣，憂傷地在草地上發黃，慘酷的打擊，大概是從後面砍的，把奧地利人從肩斜到腰部砍成了兩半。

「他把他宰啦……」下士澹啞地說，走過去，害怕地斜看着死人的，垂在歪斜的頭上的白色的頭髮。
哥薩克們沉默地走到中隊駐紮的地方。天色已經大黑了。微風從西方吹動着羽毛般的黑雲片。也不知從

什麼地方的沼池裏送來了潮濕的泥濘的腐爛的氣味；水鳥咕咕叫着。睡夢的寂靜，不時被馬具的鏗鏘聲，偶然聽到的腰刀碰馬鐙聲，松針在馬蹄下面的嚓嚓聲割破。沉下去的太陽的暗紅色痕跡在路空空的樹枝中間閃灼着。褚巴額不時地吸烟。燃燒着的微光，照亮了他的粗大的，生着黑色凸起的指甲的，有力地夾着紙烟的手指。雲飄浮在樹林的上空，加深了濃厚地拋到地上來的，黃昏的褪了色的，不能說出的憂鬱的色調。

第十三章

從清晨起，就開始了爭奪城市的戰鬥。兩翼和補充隊伍都是騎兵，步隊黎明時，就要從樹林子展開進攻。不知在什麼地方發生了點混亂：兩個步兵聯隊沒有按時間開到；第二一一狙擊聯隊奉命調到左翼去；正在一個另外的聯隊實行迂迴行軍的時候，自己的砲隊向它射擊起來；發生了混亂，毀滅的混亂，破壞了計劃，攻擊便被如果不是攻擊者的潰滅，便是一切失敗的結果所威脅着了。等到步兵混進去的時候，砲兵們才把也不知奉誰的命令運到沼池中來的馬車和大砲救了出來。第十一師團去進攻了。由於樹林和沼池的原因，不能用廣大的陣綫向敵人進攻了，有幾個地區上我們的騎兵中隊都分成小隊向前衝鋒。第十二聯隊的第四和第五中隊被派做補充隊了，其餘的人們都參加進攻的波浪了，過了一刻鐘之後，轟隆和震撼的吼叫送到留下的人們的耳朵裏來了。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們的軍隊前進啦！」

「前進啦！」

「機關槍響哩。」

「一定是打我們的人。」

「靜啦，啊？」

「到啦，大概是。」

「馬上我們可以拖光屁股的人啦。」哥薩克們斷片地互相說着。

中隊們留在森林裏的空地上。粗大的松樹阻礙着視線。一中隊步兵幾乎是跑一樣從前面經過。一個很英雄地挺着身子的曹長，停了下來，讓最後一隊人跑過去，沙聲喊道：

「不要弄亂隊伍！」

中隊亂踏着，水杯撞得亂響，消失到叢生的赤楊後面去了。

簡直是很遠了，從樹林角的後面，又傳過來漸漸遠下去的，漸漸微弱下去的滾動的呼聲：「啦啦啦——啊嗚啦啦啦……啊啊啊……」一下子，像被切斷一樣，呼聲又沉默了。濃厚的，迫人的寂靜垂了下來。

「現在真到啦！」

「互相破壞……互相砍殺……」

大家都很緊張地聽着，但不能穿透的安靜盤踞着。奧地利的騎兵在右翼上消滅了進攻的人們，繼續不斷的機關槍聲麻木了聽覺。

麥列霍夫·葛利高里看了看自己的小隊，哥薩克們都有點神經質化了，馬不安了，彷彿被馬蠅咬的。褚巴

額把帽子掛在鞍橋上，擦了擦灰色的出汗的禿頭，米士喀·珂晒沃依和葛利高里一並排，拚命地吸着馬虎爾加烟。周圍的東西，都顯得很清楚，比實物還大了，——就像一夜沒有睡覺後的情景一樣。

中隊在這裏足足停留了三個鐘點。槍聲帶着一種新的力量靜了又響了。在他們頭上，有一架不知是誰的飛機繞了幾個圈子，軋軋響着。它在不能達到的高空中盤旋，越飛越高；在它的下面的藍色天空上，浮動着榴彈爆炸的乳白色的烟霧——是高射砲放出來的。

補充的任務直擔任到中午。所有的馬虎爾加煙都吸光了，在傳令兵——驃騎兵跑來的時候，人們已經等得難過死了。第四中隊長，立刻領着中隊走到路上，向一方走去（葛利高里覺得，他們是向回走去）。順小樹林走了二十分鐘，隊伍就亂了。戰鬥的聲音離他們却越來越近了；從不遠處的後面，砲隊用奔忙的砲火射擊着；砲彈在他們頭上，吱吱咯咯響着，克服着空氣的抵抗力飛了過去。亂七八糟順樹林走的中隊，毫無秩序地走到田野上來了。在離開他們半里路的林邊上，匈牙利的騎兵砍死了一個俄國砲隊的砲手。

「中隊，排隊！」

還沒有來得及把隊伍弄整齊。

「中隊，拔腰刀，向前衝，前進啊！」

腰刀的藍色閃光。中隊增加着速度，變成狂奔了。

有六個匈牙利的古薩爾騎兵，正在儘邊上一尊砲架子附近奔忙。其中的一個拉着發脾氣的馬的籠頭；第二個用刀打牠們，其餘的，下了馬的人們，想要移動砲車，搬着輪子軸向前推。旁邊一個軍官，騎在咖啡色的，禿尾巴的馬上，指揮着。他發着命令，當匈牙利人們看見哥薩克們的時候，丟掉砲，騎上馬逃走了。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就是這樣！」葛利高里有意地數着馬的奔跑步數。他的一隻脚有一瞬間離開了馬鐙，他感覺到了自己在鞍上的不穩情形，帶着內心的恐怖，尋覓着馬鐙；垂下身去捉住了，把脚尖探進去，抬起眼睛來，看見了六匹馬拉着的砲車，前面——有一個用手抱着馬頭，被砍傷的人襯衫上染着血和腦子。馬蹄子踏在一個在脚底下擦擦響的死砲手身上了。在一個倒翻的砲彈匣子旁，還躺着兩個人，第三個人倒躺在砲架子上。西蘭琪葉夫走到葛利高里前面去。騎在禿尾巴的馬上的匈牙利軍官，幾乎是瞄準地射中了他。西蘭琪葉夫在鞍上跳了下來，倒下來了，用手抱住了藍色的遠方的土地……葛利高里勒了一下韁繩，趁機從右邊跑過去，爲了欲起來更方便，發覺了他的舉動的軍官，順手放了一槍，他打在葛利高里的手槍環上了，又拔出腰刀來。看來他是一個很高明的擊劍家，像玩一樣躲開了三次決死的打擊。葛利高里歪着嘴，第四次追上了他，站在馬鐙上（他們的馬，幾乎是並排地走着，葛利高里看見了匈牙利人的灰白色的，繃緊的剃得很光的腮巴，和制服領上的號碼，）他虛晃了一下，欺騙了匈牙利人的注意力，又改變了刺的方向，刀尖刺進了肩胛骨，第二次又刺中了額頸的脊椎端。匈牙利人拿着刀的手落下來，韁繩也丟掉，先挺了一下胸，好像被咬了一口一樣，以後就躺在鞍橋上了。葛利高里感到非常輕鬆，砍了他的頭一下。他看見，腰刀順着一道溝嵌進耳朵以上的骨頭裏去了。

一下從後面頭上打來的可怕的打擊，使葛利高里失去了知覺。他覺得嘴裏有了熱的鹹血，明白是要倒下來了，——還帶着糧食根的田地，從旁邊旋轉着，迅速接住了他。

落在地上的很重的打擊，使他恢復了知覺。他睜開了眼睛，像洗過一樣，血注滿了它們。耳朵旁邊是踏聲，和馬的沉重的呼吸。「呼呼，呼呼！」他最後一次睜開了眼睛，看見了腫脹的，粉紅色的馬鼻孔，也不知是誰的踏在馬鐙上的靴子。「完啦，」——輕鬆的念頭像蛇一般滑過。喧鬧和黑色的空虛。

第十四章

八月初旬，葉甫蓋尼·李斯特尼次基中尉決意要請求從近衛軍阿塔曼斯基聯隊轉到別一個哥薩克聯隊裏去。他遞了呈文，過了三個星期，給自己獲得了到一個現役軍聯隊去的任命。他得了正式任命，將離開的時候，從彼得堡寫了一封短信，把自己的採取這種決定的經過通知了父親。

爸爸：我會要求把我由阿塔曼斯基聯隊調到軍隊中去。今天我已經接到任命，將要去聽候第二軍團長的命令了。我採取的計劃大概很使您吃驚吧，可是我可以下面的情形把它解釋一下：在那種機構中轉着，真使我非常苦悶。閱兵呀，迎送呀，守衛呀——這些宮中的職務，都使我苦惱。這一切都使我作嘔了，我想着要做些活潑的事情，而且……如果您還需要立功勞的話，應當明白——在我的身上，也流着李斯特尼次基氏的光榮的血，那是早從爲祖國的戰爭（註）就開始的，交織進了俄羅斯的武器的桂冠的。我要到前線去。請求您給我祝福。在上星期，皇帝到大本營去以前，我看見他了。我敬重這個人。我擔任內宮守衛。他和羅德漸珂，從我的面前經過，微笑着，用眼睛指着，我，說着英語：「這是我的光榮的近衛兵。我隨時可以用他們擊破威廉的計劃。」我敬重他，像敬重一個女大學生。我不覺得可恥地對您承認這個。雖然我已經活了二十八歲。那些宮庭裏面的，像蜘蛛網一樣纏繞着皇帝的光明名字的醜聞，非常使我不安。我不相信它們，也不能相信。幾天以前，幾乎沒有打死格羅莫夫大尉，因爲他當着我的面前，膽敢說了許多對於皇帝陛

（註）這樣稱呼一八一二年法的俄戰爭——原註。

下不敬的言辭。這非常可恥，而且我告訴他，只有在脈管裏流着農奴的血的人們，才會這樣無恥的。這事情的發生還當着幾個軍官。瘋狂的發作包圍住了我，我拔出了手槍，想要打死這個無恥的傢伙。可是同伴們解除了我的武裝。從這以後，我覺得在這個罪惡的深淵中，一天比一天難過起來。在近衛軍的聯隊中——在軍官裏面，在隊伍裏面——沒有那種真正的愛國熱情，更可怕地說——對於皇朝是沒有愛情的。這都不是貴族，而是些盜羣。用這來說明我和聯隊分離的原因。我不能和那些不恭敬的人們相處。嗚，大概已經說完了。幾處零亂的地方要請您原諒，因為很匆忙，還要細細箱子和到司令部去。祝您健康，爸爸。我要從軍隊中給您寫詳細的信來。

您的葉甫蓋尼。

開往華沙的火車是晚上八點鐘才離開的。李斯特尼次基坐着馬車到了車站。彼得堡閃灼着藍灰色的火光。躺在後面了。車站上又擁擠又喧嘩。大多數是軍人。腳夫把李斯特尼次基的箱子安放妥當，拿了錢，向他致謝和祝他一路平安。李斯特尼次基解下了武裝帶和外套，鬆開皮帶，在座位上鋪上了一條高加索的花綢被頭。下面——靠着窗子，小桌子上放了許多家常食品，一個瘦削的，生一張高士的臉的牧師在吃東西。他從亂鬚子上，向下拂着麵包屑，款待着一個坐在他對面的穿着中學生制服的黑臉女孩子。

「您嚐嚐看，啊？」

「謝謝您。」

「太客氣啦，像您這樣體格，應該多吃點東西。」

「多謝。」

「噢，嚙嚙奶油點心，軍官先生，您也許可以嚙嚙吧？」

李斯特尼次基垂下頭來。

「您是對我說嗎？」

「是，是。」牧師睜着他那憂鬱的，像大理石顏色的眼睛，用在不愉快的亂鬍子下面的嘴唇笑着。

「多謝。我不要。」

「不必這樣。送到嘴裏去不會髒的。您是到軍隊裏去嗎？」

「是的。」

「上帝保佑您。」

李斯特尼次基透過朦朧的盹睡，彷彿遠遠地聽到了牧師的濃重的聲音，但是又改變了，覺得這已經不是牧師在用訴怨的低音說話，而是格羅莫夫大尉了。

「……您知道嗎，家庭的收入是很可憐的。所以我才去做隨軍牧師。俄國人民是不能沒有信仰的。您知道嗎，信仰一年一年地堅固起來了。自然也有許多人是例外，但他們都是智識階級出身的，農民是堅強地信仰上帝的。是啦……就是這樣……」低音嘆了一聲氣，又是一串話，已經不能侵入感覺了。

李斯特尼次基入睡了。最後，真實地覺得，——砌成小紋的木天花板的新油漆的氣味，和有人在窗外喊：「行李票收到啦，沒有我的事啦！」

「什麼行李票收到啦？」意識翻騰着，但是思想的綫索不注意地斷了。在兩夜沒有睡覺之後，現在使他睡得很舒服。李斯特尼次基醒來的時候，火車已經離開彼得堡的平原有四十里路了。車輪有規律地響，被機關車

拖着的車輛搖擺着，在隔壁的小車箱裏，有人小聲唱歌，油燈投出了歪斜的紫色影子。

李斯特尼次基被派去的那一聯隊，在最近的戰鬥中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從前線上調回來，迅速用馬隊補充，用人填進去。

聯隊司令部是駐紮在一個叫別列茲尼亞格的大商業市鎮上。李斯特尼次基在一個不知名的小車站上下了火車。野戰病院也在那裏下了火車。李斯特尼次基問醫生，野戰病院是向哪裏開去，他才知道它是從西南線調到這裏來的，現在則是沿着別列茲尼亞格——伊萬諾甫克——克雷紹雲斯克緩移動。大個子的紫臉的醫生，很不高興地回答着自己的直接長官，威嚇着從師團裏來的人們，飄着鬍子，金絲眼鏡下面閃着兇惡的眼睛，把自己的痛苦都發洩在這個偶然的對話人面前了。

「您能把我帶到別列茲尼亞格嗎？」李斯特尼次基半路上截住他的話。

「請坐吧，中尉，坐那輛雙馬車吧，您坐上去吧，」醫生同意了，親暱地摸着中尉外套上的鈕子，尋覓着同情，用抑制的低音說：

「您想想看，中尉，在牲口車裏面搖晃了二百里路，來到這裏却是什麼事也沒有，同時在我們調過來的地區上，已經血戰了兩晝夜，留下了許多傷兵，他們是非常需要我們的緊急救助的。」醫生惡狠狠地重復了一次「血戰，」把「血」字讀得格外重。

「這種混亂情形，是怎麼解釋呢？」中尉很誠心地感到了興趣。

「怎麼？」醫生諷刺地把眼鏡上面的眉毛動了一下，喊着：「沒有秩序，沒有條理，上級機構的胡塗，這就是怎麼他們像混蛋一樣坐在那裏亂弄。沒有處理的能力，簡直是沒有健全的頭腦。您還記得維雷薩耶夫的「醫

生日記」嗎？（註一）就是這樣，您哪！我是用方的方法（註二）來重復一遍。」

李斯特尼次基向馬車走去，生氣的醫生跟在他後面呱呱着：

「我們要打败仗的，中尉！輸給了日本人一次，可是還沒有使他們聰明一點。我們敢用帽子丟起來講（註三），那裏已經……」順鐵路走着，邁過上面一層石油的光彩的小水窪，略微搖擺着頭。

當野戰病院到別列茲尼亞格時，天已經黃昏了。風迅速吹過了已經割完的黃色的糧食根，黑雲在西方堆了起來。上面閃着紫黑的顏色，略微下面一點則消逝着自己的奇異的色彩，改變着樣子，溫柔的紫色霧光傾瀉在憂鬱的天空上。中央是一大片沒有形狀的，像流冰集成的堆塊，散開了，在雲縫間，落日的橙黃色的光彩，強烈地照了下來。光綫像扇子一樣迸射出去，曲折着和塵土映着，沉重地穿了出來。雲縫的下面，是不能描寫地織成了色彩的五光十色的畫幅。

在路旁的溝邊，躺着一匹栗色的死馬。牠的一隻後腿，野蠻地向上翹着，半磨光的馬蹄鐵發着亮光。李斯特尼次基在雙馬車上跳着，看了看死馬。和他一同坐在車上的看護向馬肚子上唾了一口吐沫說：

「糧食吃得過飽啦……撐死啦！」他改正着，看看中尉，還想再唾一次，但由於鄭重的原故把口水嚥進去了，用制服袖子擦了擦嘴唇。「牠死啦——不要再來收拾牠啦，俄國人都是這樣的。那些德國人可和我們不

（註一）維雷薩耶夫（一八六七年生）是現代作家維康琪·維康琪耶維支·斯米道維支的筆名，曾寫「醫生日記」一書，內容描寫一青年醫生的道德的痛苦，表現出了他對工作的懷疑，困難和無益性。——原註。

（註二）方的方法係代數學上自編的數目，在這裏表示加重語氣的意思。——原註。

（註三）起誓之意。——譯者。

同。」

「你怎麼知道的？」李斯特尼次基無故地惡狠地問，在這時候，同樣無故地和非常地憎惡看護的冷淡的和帶着自負和藐視的神情的臉。是一張灰色的，寂寞的臉，像九月裏的收割後的田地一樣；和另外的幾千個農民出身的兵士們的臉沒有什麼分別；這些臉都是中尉從彼得堡同前綫去，一路上所遇到的，和追上的。它們好像都是褪了色的，凝結在灰色，藍色，綠色的和其他顏色的眼睛中的蠢臉，很像老早已經不通用了的銅幣。

「戰前我在德國住過三年，」看護不慌不忙地回答。在他的音調中，也響着那種中尉看到的自負和藐視。

「我在哥尼斯堡的烟廠裏做過工，」看護寂寞地繼續說，用皮韁繩打成的結趕着。

「住口吧！」李斯特尼次基嚴厲地說，轉過臉去，看着眼睛上有一個深坑和牙床被太陽和風吹曬着的馬頭。

牠的一隻翹向上去的腳，膝部彎着，馬蹄被釘過的地方略微有點裂縫，蹄殼閃着藍色的光亮，中尉從腿上，從磨細的踝骨上，斷定是一匹年青的好種的馬。

雙馬車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跳着，走遠了。西方的天邊上，閃着色彩，風吹散了烏雲。死馬的腿，像一座沒有塔尖的小教堂，在後面發着黑。李斯特尼次基總望着它，忽然一塊圓光線射到馬身上，密生着紅色毛的腿閃光了，像一根奇怪的沒有葉子的樹枝，被罩上了一層橙黃色。

已經快到別列茲尼亞格進口處了，野戰病院遇見了載傷兵的車子。

一個刮光臉的老白俄羅斯人——第一輛馬車的主人——在馬旁邊跟着，把韁繩纏在手上。一個用綳帶纏着頭的，沒帶帽子的哥薩克，叉着兩肘，躺在車裏。他疲倦地閉着眼睛，嚼着麵包，吐出了黑色的嚼過的麥皮。在

他旁邊平躺着一個步兵。他的因爲血跡晒乾，變得發硬了的破褲子，在屁股上豎着。步兵頭也不抬，粗野地罵着。李斯特尼次基聽見聲音的語調吃了一驚，就像一個虔誠的信徒在祈禱一般。第二輛車上擠着躺了六個士兵。其中的一個，是個發熱病似的高興的人，睜着眼睛，講着：

「……似乎從他們的皇帝那裏，來了一個大使，來建議講和的。主要的——是一個可靠的人，我希望這件事——他不是說謊。」

「瞎講，」第二個人懷疑着，搖着那帶着好久以前的瘡疤的圓頭。

「等等，菲里普，也許是真的來啦，」第三個對着脊背坐的人，用輕軟的伏爾加流域的腔調說。

第五輛車上，哥薩克制帽的鑲邊發着紅。三個哥薩克很方便地坐在一輛車裏，一聲不響地看着李斯特尼次基，而且在他們的蒙着一層塵土的嚴厲的臉上，並沒有那種在隊伍裏對長官的敬重的樣子。

「好啊，同鄉們！」李斯特尼次基向他們致敬。

「我們希望好啊，」儘邊上的一個，靠着車夫坐的，美麗的有銀色小鬍子和濃眉毛的哥薩克有氣無力地回答。

「哪一聯隊的？」李斯特尼次基問，想要看看哥薩克的藍肩章上的號碼。

「第十二聯隊。」

「現在你們的聯隊在哪裏？」

「我們不能知道。」

「哦，你們在什麼地方受傷的？」

「在這個村莊附近……不遠。」

哥薩克低聲說了些什麼，其中的一個用一隻強健的手扶着一個受傷的，用麻布片包着的哥薩克。

「大人，稍微等一等。」他小心地扶着被槍打傷的，發着炎的手，沿路走着，向李斯特尼次基微笑着，搖擺地移動着赤裸的雙足。

「您不是月申斯克部落人嗎？不是李斯特尼次基嗎？」

「是啊，是啊。」

「我們猜着啦。大人，您能給點烟吸嗎？請請客吧，爲了基督，我們要連烟都沒有吸就死啦。」

他扶着雙馬車的車沿，在一旁走着。李斯特尼次基拿出烟盒來了。

「您能給我們十枝烟嗎？我們一共三個人。」哥薩克請求地微笑了。

李斯特尼次基把所有剩下的紙烟都倒在哥薩克的棧色的不平的手掌上了，問：

「聯隊裏受傷的人多嗎？」

「二十個。」

「損失很大嗎？」

「死了很多。大人，請您點點火，謝謝啦。」哥薩克吸着烟，留在後面了，從後面喊道：「打死了三個離你的莊園不遠的韃靼村的哥薩克。把哥薩克們打敗啦。」

他揮着手，趕自己的車去了。風吹動了他身上的沒有繫腰帶的保護色制服。

李斯特尼次基中尉被派去的那一聯隊的司令官，是駐守在別列茲尼亞格鎮上的一個牧師的家裏。中尉

在廣場上和招待他在衛生車上坐了來的醫生告別過，就走了；他一面走，一面擰着衣服上的塵土，向過路的人們問聯隊司令部的地址。一個火紅鬍子的曹長，正領着一個步兵巡邏，向他迎面走來。他向中尉行了舉手禮，腳步仍舊不亂，回答着問話，並且指着一所房子。司令部所在的地方很安靜，和所有的離開前線很遠的司令部一樣。書記們伏在一張大檯子上，一個老年的上尉正在軍用電話筒旁邊向那看不見的對話人笑着。蒼蠅在寬大的窗子上嗡嗡叫，遠遠的電話的聲音像蚊子一樣哼哼。勤務兵把中尉領到聯隊長的房子裏去。高個子的下頰有一塊三角疤痕，不知被什麼弄得慌慌張張的大佐，在前屋裏冷淡地接待他。

「我是聯隊長，」回答着問題，並且聽着中尉說明是來聽候他差遣的，就一聲不響地用手勢請他進屋子去。他已經關上了身後的門，用一種非常疲倦的姿勢整理了一下頭髮，於是用單調的，軟軟的嗓音說：

「昨天旅團司令部已經把這事通知我啦。請坐吧。」

他向李斯特尼次基詢問了一些從前的職務，京城的消息，途中的狀況。在他們簡短的談話中，他一次也沒有把那被什麼厲害的疲乏弄昏的眼睛，向對話人抬起過。

「他一定是在前線上出了亂子啦。他的樣子簡直是死一般的疲倦。」——中尉同情地想，看看大佐的高而聰明的前額。但是那人彷彿向他證明，用腰刀柄擱擱鼻梁，說：

「中尉，您去和軍官們認識認識吧，您知道嗎？我已經三夜沒有睡覺啦。在這個偏僻的地方，除了打牌喝酒以外，我們再也沒有什麼事可做啦。」

李斯特尼次基行着禮，在微笑裏，藏着非常藐視的神氣。他出去了，不愉快地回憶着這次會晤，大佐的疲乏的樣子，那寬下頰上的傷疤，對於他那種不由自主地生出來的敬意嘲笑着。

第十五章

師團奉令用戰鬥渡過司額爾河，要在靠近羅維士契附近進攻到敵人的後方去。

李斯特尼次基幾天的功夫就和軍官們混熟了；戰爭的機構很迅速地使他鑽了進去，把從前的心靈上的安慰和平的睡夢都侵蝕掉了。

渡河的戰鬥計劃，師團執行得很好。師團把敵人左翼的龐大兵力給了一個大打擊，深入到後面去了。羅維士契附近的奧地利人，在匈牙利騎兵援助之下，企圖實行反攻，但是哥薩克砲兵用榴散彈掃蕩了他們，展開進攻的匈牙利騎兵中隊混亂地退却了，被追擊的哥薩克們用兩翼的機關槍的火力消滅掉。

李斯特尼次基跟着聯隊去實行進攻了。他們的機械化部隊壓迫上了退却的敵人。李斯特尼次基所指揮的第三小隊，被殺死一個哥薩克和四個受傷的。中尉表面安靜地，經過羅士昌諾夫的身旁，他努力不想聽見他那嘎聲的低嗓音。羅士昌諾夫——一個年青的，鷹鼻子的，克拉斯諾庫特斯克部落的哥薩克——被一匹死馬壓在身上躺在那裏。他的前肩受了傷，靜靜地吡着牙躺着，請求着經過他面前的哥薩克們。

「親愛的弟兄們，不要拋掉我啊！救命啊，弟兄們……」

低弱的，被痛苦壓迫着的聲音，憂傷地響着，但是在經過的哥薩克們的緊張的心裏，並沒有發生同情心，如果有的話，那就是意志不允許它滲透出來；強有力地把它壓了下去。小隊步行了五分鐘，爲了使馬們休息一下，奔跑的氣喘。在離他們半里遠的地方，混亂的匈牙利騎兵中隊退却了。在他們的漂亮的有邊緣的上衣中間，點

綴着步兵的藍灰色制服。一輛輛奧地利人的輜重車，沿山崗爬着，在它的上面，浮着乳白色的榴霰彈的煙霧。從左方用迅速的炮火向輜重車射擊。打雷般的轟隆聲順田地展布開去，在近處的森林裏發出了各種噪音的回聲。

指揮着機械化部隊的薩福羅諾夫中佐，命令加速，於是三個中隊散開着，快跑起來。騎士們身下的馬匹搖動着，唾沫像粉黃色的小花，從他們的身上落下來。

這一夜，他們宿在一個小村莊中了。

聯隊中的十二個軍官擠在一間小房子裏。被疲乏摧殘着的飢餓的他們睡下去了，將近半夜時光，野戰廚房來了。褚博夫少尉端來了一鍋菜湯，它們的油香味驚醒了軍官們。過了一刻鐘，睡意惺忪的軍官們狼吞虎嚥地吃起來，也不談話，補償着這兩天來在戰鬥中的損失。在這頓夜飯後，睡意完全消失了。被食物撐着的軍官們躺在鋪在大衣上，稻草上，吸煙了。

二等大尉喀勒梅珂夫，是一個滾圓的小軍官，他不僅在名字上，甚至在臉上也有着蒙古種的記號，鋒利地做着手勢，他說：

「這戰爭不是爲了我的。我晚生了四世紀。你知道嗎，皮特爾，」他向琪爾新才夫中尉說，說「漂特爾」的時候，很清楚地把「皮」字代替了「漂」字。

「扔掉你的預言吧，」那人從大衣裏低聲說。

「這不是什麼預言。這是預定的終點。我有遺傳病，說實在的，我在這裏是無用的。當我們今天在炮火下進攻的時候，我因爲發瘋就抖了起來。當我看不見敵人的時候，我就忍不住啦。這種討厭的感覺，真叫人恐怖。他們

在德里外射擊你，但是你騎在馬上。像一隻水鳥在獵人的瞄準下，在草原上飛一樣。」

「我在庫帕爾克看見了奧地利的榴彈砲。你們誰看見過嗎，諸位？」——阿塔曼褚珂夫大尉問，從刺成英國式的小紅鬍子上，舐着罐頭內的屑子。

「真好！很準確的東西，全是機械化——非常完美，」褚博夫少尉把第二鍋茶湯喝完，高興地註解。

「我看見過，我說說自己的印象。只是砲隊中的笨貨。照我的意見，砲應當是一座砲，——這却是大口砲。」

「我很羨慕在現代的時候，用原始的方法來打仗，」喀勒梅珂夫繼續說，現在已經是向着李斯特尼次基了。「在神聖的戰爭中，還要用刀殺進敵人去，把人砍成兩段——這個我是明白的，不然他媽的算是什麼！」

「在將來的戰爭中，騎兵等於零啦。」

「對啦，它自己也不會存在啦。」

「噫，我們這是預言啊！」

「是沒有什麼可疑惑的。」

「聽着，琪爾新才夫，不能用機器代替人的。這是極端。」

「我不是說的人，是說的馬。摩托車或者汽車會代替了它。」

「我想，是汽車中隊。」

「蠢話！」喀勒梅珂夫熱情了。「軍隊還得用馬的。都是荒唐的幻想過二百年三百年以後怎樣，我們是不知道的，可是現在，不論怎樣，馬隊……」

「當戰場上都被戰壕包圍起來的時候，得米特里·頓河人，那麼你怎麼辦？啊，回答我！」

「衝破，飛越，深入敵人的後方——這就是騎兵的工作。」

「廢話！」

「噢，我們看着吧，諸位。」

「來睡覺吧。」

「聽着，請停止爭論吧，應當明白時間和客氣，其餘的人都還要睡哪。」

激烈的爭論熄滅了。有一個人睡在大衣裏呼着和吹着口哨。沒有參加談話的李斯特尼次基仰面躺着，呼吸着鋪着的陳稻草的腐朽的氣味。喀勒梅珂夫畫着十字，和他並排躺下了。

「中尉，你和志願兵彭楚克談談！他在您的小隊裏是個有趣的小夥子！」

「爲什麼？」李斯特尼次基脊背轉向喀勒梅珂夫，問。

「他是一個俄羅斯化的哥薩克。住在莫斯科。一個普通工人，但是對於各種問題都很熟習。是一個大膽的人和優秀的機關槍手。」

「睡覺吧！」李斯特尼次基提議。

「好吧，」喀勒梅珂夫想着自己的什麼事，同意了，用手指揉動着腳，抱歉地繃起了眉頭。「中尉，請您原諒，我的腳上有這樣的氣味……您知道嗎，已經三個星期沒有脫過鞋襪，襪子已經被汗浸爛了……這真是醜事，您知道。應當向哥薩克們討一塊脚布。」

「請吧，」李斯特尼次基在夢中，模糊地說。

李斯特尼次基把和喀勒梅珂夫的談話忘記了，但是第二天他無意中遇到了志願兵彭楚克。黎明時候，中

隊長命令他去巡邏，而且，如果可能的話——和在左翼上繼續進攻的步兵聯隊取得聯絡。李斯特尼次基在踴躍的半昏暗中，在睡滿了哥薩克的院子裏徘徊着，找到了小隊下士。

「派五個哥薩克和我一同去巡邏。告訴他們給我預備馬。快點。」

五分鐘以後，一個不很高的哥薩克，走到門限處來。

「大人，」他向正向烟盒中裝雪茄烟的中尉，「下士不允許我去巡邏因為沒有輪到我的班。您可以允許我去嗎？」

「想要升官？被處罰了嗎？」中尉問，努力看着灰色黑暗中的哥薩克的臉。

「什麼處罰也沒有。」

「有什麼，去吧……」李斯特尼次基准許了，站起來。

「喂，你，」他在已經走過去的哥薩克後面喊，「回來！」

那人又走近了。

「去告訴下士……」

「我姓彭楚克，」哥薩克打斷了他的話。

「志願兵嗎？」

「是的。」

「去告訴下士，」李斯特尼次基在一瞬的不安後，克服着自己，改口道，「叫他……噫，好啦，您去吧，我自己告訴吧。」

黑暗漸漸地消失了。巡邏隊走到小村外邊去了，經過了哨兵和守衛，按着地圖上註定的村子，決定了他們的方

向。走了半里路以後，李斯特尼次基把馬放慢了。

「志願兵彭楚克！」

「我。」

「把馬放過來一點。」

彭楚克把自己的看不上眼的馬和中尉的純種頓河馬走平了。

「你是哪一個部落的？」李斯特尼次基問，看着志願兵的側面。

「諾沃柴爾喀斯克人。」

「可以打聽打聽，您因為什麼來任志願兵嗎？」

「請吧。」彭楚克拖長聲地和略微有點笑地回答，用嚴峻的綠色眼睛望着中尉。它們的不震動的視線非常堅定，不屈服。「我很喜歡戰爭的技術。我想明白它。」

「軍官學校可以完成這種願望。」

「是的，有。」

「爲什麼呢？」

「我先要試着練習練習。理論以後再學。」

「戰爭以前，您是什麼職業？」

「工人。」

「您在什麼地方做工？」

「在彼得堡，在頓河的羅斯托埠，和圖拉的兵工廠。我想要請求把我調到機關鎗隊去。」

「你熟識機關鎗的工作？」

「我明白紹莎，別爾蒂，馬得生，馬克西木，高契吉司，白爾格門，維凱爾司，路易斯，施瓦爾次洛捷等牌子的機關鎗。」

「噢呵！我對聯隊長說。」

「請您說吧。」

李斯特尼次基又看了看彭楚克短小粗壯的身段。想起了那種頓河沿岸的卡拉伊契樹：一眼看過去，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沒有一個線條可以清晰分出來，——一切都是平凡，灰色，日常化。堅實地彎曲着下顎，和迎面看到閃光的眼睛，把他從其餘的許多人中分別了出來。

他不常笑，嘴唇彎成弧形，笑的時候眼睛也不會變得柔和，不能接近地保持着一種不十分明亮的閃光，他的全身體都很少色彩，冷淡和抑制，——是卡拉伊契樹，像鐵一樣堅硬，生在頓河沿岸的灰色砂地中的圓樹。

他們沉默地走了一會兒。彭楚克把寬大的手掌，按在包着綠色鐵皮的馬鞍橋上。李斯特尼次基掏出一支烟來，就着彭楚克手裏的火柴點上了，覺得從他的手上發出了粘膩的汗味。手背上濃密地生了一層淺色的毛，像馬鬃一般。李斯特尼次基不由自主地想去撫摸它們一下。他吞着苦烟，說：

「您再和另外一個哥薩克，從這個樹林子，沿那條路向左邊走。看見嗎？」

「是」

「如果在半里路以內看不到我們的步兵隊伍，就回來。」

「是。」

他們很快的跑去了。叢生濃密的小白樺樹生在小樹林斜角上。它們後面是一片矮身材的松樹的不愉快的黃色遮住眼睛。叢生着些小樹林，被奧地利的輾重隊壓過的灌木叢。右方，砲隊的隆隆聲遠遠地壓迫着大地，這兒的白樺樹旁邊已經非常安靜了。穴地吸吮着豐富的露水，各種鮮明的，充滿了早秋，表示着死亡的顏色的花和草，已經發粉紅色了。

李斯特尼次基停在一棵白樺樹旁邊，用望遠鏡望着一個凸起在林外的山崗。一隻蜜蜂張着翅膀，落在他的腰刀的銅頭上了。

「蠢貨，」彭楚克憐惜地和安靜地說，斥責着蜜蜂的搦動。

「什麼？」李斯特尼次基拿開了望遠鏡。

彭楚克用眼睛指着蜜蜂，李斯特尼次基笑了。

「牠的蜜是苦的吧，你以為怎樣？」

彭楚克沒有回答他。從遠遠的松樹的矮林後面機關槍打破了寂靜。子彈吱吱聲像嘹亮的喜鵲叫一樣，一條被打斷的樹枝，盤旋着和搖動着，落在中尉的馬鬃上了。

他們向村莊跑去，用呼叫和鞭子催着馬。奧地利人的機關槍不止一次地打完了子彈帶。

後來，李斯特尼次基遇到了志願兵彭楚克，那種在彭楚克的剛強的眼睛裏，閃着的不能克服的意志，總在

幫着他，覺得奇怪，也不知道那個從表面上看來很單純，而又看不透的人的臉上的，像一層黑雲一樣罩着的，不可捉摸的神祕的影子後面藏着什麼東西。彭楚克似乎沒有說完話，微笑着，嘴唇角緊閉着，好像沿着這種彎曲的綫走過了一種他久已熟習的真理。把他調到機關槍隊去了。過了一個半星期（聯隊要休息一晝夜）李斯特尼次基在向中隊長那裏去的路上，追上了彭楚克。那人正經過一所被焚毀的板棚旁邊，玩耍地晃着左手腕子。

「啊啊，志願兵！」

彭楚克轉過頭來，趕快行了一個禮。

「您到哪裏去？」李斯特尼次基問。

「到隊長那裏去。」

「我們大概一路吧？」

「大概是的。」

他們沿着被毀壞了的村莊的道路，默默地走了一會兒。在一所院子裏，稀疏的被燒剩的小房子附近，人們奔忙着。騎士們走過去了。野戰廚房簡直就在路中間，輪班的等候取茶的哥薩克們像一條長尾巴。從上空落着悲傷的小雨點。

「噢，怎麼，您是研究戰爭嗎？」李斯特尼次基問，斜看着略微落在後面走的彭楚克。

「是的……就算是研究吧。」

「戰後您打算要做什麼？」李斯特尼次基不知道爲什麼問，看着生滿了馬毛的手。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至於我……看着吧。」彭楚克睜起眼睛。

「怎樣來了解您呢？」

「您知道嗎，中尉——（那人更睜緊了眼睛，）有一句俗話：『種了瓜難道會收豆嗎？』就是這樣。」

「您不要用寓言說話，再明白點吧。」

「這已經很明白啦。再見吧，中尉，我向左去。」

彭楚克把毛手指放到哥薩克制帽的沿上，向左轉去了。

李斯特尼次基聳了聳肩，目送了他半天。「他是怎麼呢，是好奇呢，還只不過是一個奇怪的人呢？」他生氣地想，走進了中隊長의 清潔的土穴。

第十六章

第三班的徵兵和第二班的徵兵一同出發了。頓河沿岸的部落，村莊都沒有人了，好像全頓河流域的人都去割草和收穫糧食去了。

但是邊境上那一年是悲慘的收穫：死亡把工人們捉去，已經是不只一個光頭的哥薩克的女人，向死者告別着，說着：「你是我的親愛的……爲了誰你把我拋棄啦……」

親人們用頭顱點綴着四方，流哥薩克的紅血，僵死眼睛的，永眠了的人腐爛在奧地利，波蘭，普魯士……東風也不能把妻子和母親的哭聲，吹到他們的耳朵裏。

哥薩克們的影子離開了茅屋，毀滅在那裏的死亡，蟲子和恐怖中。

一個晴朗的九月的日子，在韃靼村的上空飄着一層很薄的乳白色花紋細紗。失望的太陽像寡婦一般地笑着，天空的嚴肅的處女的藍色是非常的乾淨。頓河對岸，閃着黃色的樹林子憂鬱着，白楊反着光，樺樹落着稀疏的有花紋的葉子，只有赤楊發着綠色，用自己的生命使尖利的喜鵲眼睛快活着。

這一天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麥列霍夫收到了一封從軍隊裏寄來的信。是杜妮亞石珈從郵局取來的。郵政局長向她鞠了一個躬，把信交給她，客氣地把兩手一擺。

「請您原諒，爲了上帝，我拆看了這封信。請您告訴爸爸，哪，菲爾斯·西道羅維支，如此這般地把信拆開啦。因爲他急切想要知道前線的戰事，那裏怎樣和什麼……請您原諒，就這樣告訴爸爸，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吧。」

他反常地驚慌失措着，送出杜妮亞石珈來，也沒有注意到他的鼻子上沾了些墨水。

「您到那裏……不要說我，上帝救主，因爲我們是朋友啊……」他向杜妮亞石珈的亂噉噉着，還鞠了一個躬。她在這情形中好像感到了什麼預兆，像被推動着。

衝動的她回到家裏，半天也沒能從懷裏把信掏出來。

「快點，你……」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喊，撫弄着哆嗦的鬍子。

當杜妮亞石珈掏到信封，匆忙地說：

「郵政局長說，因爲寫的地址，他已讀過了這封信，而且希望爸爸您不要生他的氣。」

「滾他媽的！葛利石加寫來的嗎？」老頭子緊張地問，呼哧呼哧地對杜妮亞石珈的臉喘着氣。

「一定是葛利高里寫來的吧？彼得羅寫來的嗎？怎麼的？」

「爸爸，不是……信上是別人的字跡。」

「你讀吧，不要嘮叨啦！」伊莉妮支娜喊了，她沉重地滾到凳子旁去（她的腿腫了，走起路來，很困難地移動着，就像踏在小輪子上滾。）

娜塔莉亞氣喘吁吁地從院子裏跑了進來，站在爐子旁邊，兩肘抱着前胸，歪着被傷痕弄得難看的脖頸。她的唇上有像太陽光似的笑容顫動着，她等待着，葛利高里給她的敬禮，就是頂小也好，只要想到她，那就算是對她那種忠誠和信仰的一點報償。

「姐麗亞，在哪裏？」老太婆小聲地說。

「閉嘴！」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喊了一聲（瘋狂地睜圓了眼睛）轉向杜妮亞石珈：「讀！」

「我通知你們……」杜妮亞石珈開始了，從凳子上滑下來，哆嗦着，用一種難聽的聲音喊起來了：

「爸爸！親愛的爸爸……噢，媽媽！我們的葛利沙……啊呀！啊呀……把葛利沙……打死啦……」

一隻黃蜂在半死的天竺葵的葉子中亂撞着，嗡嗡地叫，向窗子上撞。一隻母雞在院子裏和平地叫着，從敞着的門外，傳來了遠遠的小孩子的銀鈴一般的笑聲。

在娜塔莉亞的臉上，立刻罩上了一種痙攣，唇角上的笑影還沒有來得及拭去。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抬起身來，麻痺地抬着頭，非常疑惑地看着在凳子上滑的杜妮亞石珈。

我通知你們，你們的兒子，頓河哥薩克第十二聯隊的哥薩克葛利高里·潘苔萊耶維支·麥列霍夫，已經在本年八月十六日夜間，在卡敏克·司特魯米羅窩附近戰死了。他是勇敢戰死的，這也許可以告慰一

下您不能補償的損失。遺留下的東西我們將交給他的親哥哥彼得羅·麥列霍夫。馬留在聯隊裏。

第四中隊長二等大尉波勒珂夫尼科夫。

現役軍。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自從得到葛利高里的死信以後，立刻憔悴了。在親人的眼睛裏，一天一天地顯衰老了。困難的結局不可避免地迫上他了；記憶力衰弱了，意識也糊塗了。彎着背，臉上鐵青色的他在屋子裏，走來走去；眼睛的狂熱的油光表示出了他的心靈上的痛苦。

他自己把那封中隊長寫來的信藏在聖像下面，一天有幾次跑到門洞中去，用手指招呼杜妮亞石珈。

「到我這裏來！」

她走出來了。

「把關於葛利高里的信拿來，讀一讀！」他命令着，害怕地看着內室的門，伊莉妮支娜正在裏面被一種不能克服的悲痛折磨着。「你輕點讀，就像你自己讀一樣。」他狡猾地擠了一下眼，用眼睛指着門，「輕點讀，不然母親……真可憐……」

杜妮亞石珈吞着眼淚，讀了第一句，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照例蹲了下去，把寬大的馬蹄一般的黑手掌舉了起來。

「停住！以下的我知道了……拿走吧，放在聖像下面……你輕點……不然我們的母親……」他又示意地擠了一下眼，臉扭歪着，就像被火燒毀的樹皮一樣。

他的頭髮一圈一圈白了，眩目的白斑，很快就點綴滿了他的頭，又像綫一樣連到他的鬚子上去。他變成飯

桶了吃的很多和不知道飽。

在舉行祭奠後的第九天，把威薩里昂神父和親友們請來，參加陣亡的葛利高里的追悼會。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吃得很快而且很多。在他的鬍子上像環子一樣掛着麵條。在近幾天總是害怕地地看着他的伊莉妮支娜哭起來了：

「父親！你怎麼啦……！」

「怎麼？」老頭子奔忙着，從倒滿的茶盤上，拾起了混濁的眼睛。

伊莉妮支娜揮了一下手，回過頭去，用一條繡花小手帕擦着眼睛。

「爸爸，您好像三天沒有吃飯啦！」妲麗亞狠狠地說，翻了一下眼睛。

「吃嗎？啊，這個……這個……這個……我不會……」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不安了。他驚慌失措地看了看坐在桌子周圍的人，咬着嘴唇，不響了，縐着眉，沒有回答問題。

「勇敢一點吧，普羅珂菲支。怎樣你已經失望啦？」在追悼會結束以後，威薩里昂神父鼓勵他了。「他的死是神聖的，老頭子，不要惱惱上帝吧。兒子是爲了皇帝和祖國的光榮而死的，可是你……這是罪惡，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你的罪惡……上帝是不能寬恕的！」

「我也是這樣啊，爸爸……我就是勇敢啊。」他是勇敢戰死的，「隊長信上寫着的。」

老頭子吻着牧師的手，靠在門框上了，而且自從接到兒子的死信後，現在第一次哭了，身體抖得很厲害。從這天起，克制着自己，精神上也恢復了原狀。

每一個人都依照自己的樣式把創傷痊愈了。娜塔莉亞聽到杜妮亞石珈讀的葛利高里死的消息，就跑到

院子裏去。「自殺吧，我現在什麼都完啦！快點吧！」——這念頭像火一樣追逐着她，鞭笞着她。娜塔莉亞在亞的手中掙扎着，以後就快活輕鬆地失了知覺，等她一清醒的時候，就又強烈地記起了發生的事情。過了一星期的昏沉生活，一個另外的，安靜的，被黑暗的瘡啞吞噬着的她又回到現實世界裏來了……一個看不見的死人棲息在麥列霍夫的家裏了，活人們都聞到了它的腐爛的死尸氣。

第十七章

麥列霍夫家的人在得到葛利高里的死信後的第十二天，同時收到了彼得羅兩封信。杜妮亞石珈還在郵局裏就把它們讀過了，——忽然像一根被旋風吹着的草莖一樣，飛回家去，忽然搖擺着，靠在籬笆上。她在村中造成了很大的驚慌和把不能描寫的衝動帶進了家裏。

「葛利沙還活着哪！……我們的親人還活着哪！……」她遠遠地就用哭泣的聲音喊着。「彼得羅寫來的！……葛利沙受傷啦，但是沒有死！……活着哪，活着哪！……」彼得羅在寫着八月二十日的日期的一封信裏寫着：

祝福你們，親愛的父親和母親。我要告訴你們，我們的葛利石加差一點沒有把靈魂交還上帝，但是現在托天之福，他還活着而且很好，我們也希望主上帝保佑你們康健和平安。他們的聯隊在卡敏克。司特魯米羅窩城附近作戰了，在衝鋒的時候，他們同隊的哥薩克們看見他被匈牙利騎兵的腰刀砍傷，葛利高里就從馬上跌下來了，以後我們就沒有聽見說什麼，我向別人打聽——他們什麼也沒有可告訴我的。後來

我從米士喀·珂晒沃依——他到我們聯隊裏來聯絡的，——打聽到，說葛利高里躺在夜裏，醒了就爬起來。他爬着，順星光照着的道路，遇到了一個我方的受傷的軍官。這個受傷的軍官，是龍驤軍聯隊的中佐，砲彈傷了他的肚子和腿。葛利高里背着他，拖着他走了六里路。因為這個，他得了獎賞——喬治十字章，并且升他做下士。就是這末回事！葛利高里的傷並不重，敵人用刀砍在他的頭上，傷了皮；但是他從馬上跌下來，又跌了點傷。米士喀說，他馬上就要歸隊了。請您原諒我，寫得這樣。是在馬上寫的，非常搖動。

在第二封信裏，彼得羅請求給他寄點「自己的親愛的頓河菓園」裏的櫻桃乾去，還請求不要忘了寫信；同時却罵了葛利高里一頓，因為他聽哥薩克們說，葛利高里對待馬很不好，所以他很生氣，因為那匹栗色馬是他彼得羅的，是一匹有能力的和純種馬；請求父親給葛利高里寫一封信。

我已經叫哥薩克傳信給他了，如果他不好好地看護那匹馬，和看護自己的馬一樣好的話，等我們回來的時候，我一定把他嘴裏打出血來，雖然他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十字勳章——

彼得羅這樣寫着，後來是閉了無數的好，透過這些揉縐的，被雨淋濕過的字裏行間，感覺到苦惱的憂傷。看起來，彼得羅對於職務是並不怎樣感到舒服的。

被快活，燃燒着的潘苔萊·普羅珂菲耶支看起來真有點可憐。他把兩封信帶在身上，滿村子裏走，捉住些識字的人們，強迫他們讀，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要把這晚來到的快活在全村面前顯示一下。

「呵哈！你看，我的葛利高里怎樣？」當讀信的人讀到彼得羅所寫的葛利高里立功勞的地方，即把受傷的中佐拖了六里路時，他舉起了馬蹄子一樣的手掌。

「我們全村第一個得十字章的人，」老頭子驕傲了，又熱心地收着信，把它們藏在揉縐的帽裏子裏，又向

前走，去找另外的識字人了。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自己從小窗子中望見了他，走了出來，摘下帽子。

「請進來吧，普羅珂菲耶維支。」

他用自己的白胖的手握着老頭子的手說：

「噢，恭喜，恭喜……嗯……有這樣的兒子是值得驕傲的，可是你們已經忘掉他了。我在報紙上讀到了他的功勞。」

「報紙上也登了嗎？」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臉上癢癢了起來。

「有報告，讀過啦，讀過啦。」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親自從架子上拿了三包上等的土耳其煙草，裝了一口袋貴重的糖，連分量都沒有秤，把這一切都交給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說：

「你給葛利高里·潘特萊耶維支寄東西的時候，——請代我問候，這些東西也給他帶去。」

「我的上帝，葛利高里加有多麼福氣呀！……全村子都在講究他……我活到頭啦……一老頭子低聲說，從莫詞夫商店的台階上走下來。他擰了一下鼻涕，用袖子擦去流到頰上弄得癢癢的眼淚，想：「看來，我老啦。這樣容易流眼淚……唉，潘苔萊呀，潘苔萊呀，把生命都浪費到什麼地方去啦！從前是很結實的，可以從船上抗下八普特重的口袋來，可是現在呢？葛利高里加趕過了我一點……」

他沿街上癩着，把糖口袋抱在胸前，他的思想又像池上的鷺鷥一樣，在葛利高里身上盤旋了，想着彼得羅信上的話。這時候，親家翁柯爾叔諾夫迎面向他走來了。他首先向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打招呼。

「噯，親家，等一下啊！」

自從宣戰那天起，他們就沒有見到過。從葛利高里離開家的時候起，在他們之間，維持着一種，也並非仇敵，但是很冷淡的關係。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憤恨娜塔莉亞在葛利高里面前表示屈服，希望他寬恕。而且同樣使他感到被迫生活在一種卑屈情狀中。

「不要臉的母狗，」他在家庭裏罵娜塔莉亞。「住在父親家裏倒不好。偏要到公婆那裏去，那兒的麵包他吃着甜點。爲了她，這個混蛋，做父親的都要受到侮辱，在人們面前看臉色。」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走到親家翁面前，伸出他那有黃斑的像小船一樣翹着的手。

「近來你很好，親家。」

「託福上帝，親家。」

「你是買東西回來嗎？」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舉起閒着的右手，否定地搖了搖頭。

「親家，這是送給我們的英雄的禮物。謝爾蓋·普拉托諾維支善人在報紙上讀到了他的英雄事蹟，送他一點煙草和糖菓。他說『把我的問候和禮物送給自己的英雄，叫他在將來也要這樣出類拔萃。』甚至他的眼淚都落下來啦，明白嗎，親家？」不由自主地誇讚着，凝視着親家翁的臉，努力想要看出所發生的印象。

在親家翁的眼瞼下面，積起了許多光影，它們把他的下垂的目光變成了可笑的笑。

「這樣啊，」珂爾叔諾夫喊着，穿過街，向籬笆那裏走去。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急忙跟在他後面，用哆嗦得很厲害的手指打開糖菓袋。

「請吃一塊糖吧，蜜一樣的……」他狡猾地請親家翁吃，「請吃一塊吧，替女婿請客……你的生活並不甜，你大概知道，兒子以後也許能給你掙到這種名譽，也許他不能……」

「你不要管我的生活。我自己明白它。」

「嚐嚐吧，賞臉啊！」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非常親熱地行禮，跑到親家翁的前面去。他的彎手指割開了一塊糖，撕着很薄的銀紙。

「我不歡喜吃甜東西。」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推開了親家翁的手。「我們吃不慣，我們的牙齒一吃別人的東西就碎。親家，你不要爲了兒子到處打抽豐吧。如果需要什麼東西——到我家裏來。已經給女婿預備好啦……」娜塔希珈還在吃你們的麵包……也許會使你更窮啦。」

「我們家裏人沒有誰曾經打過抽豐，你不要胡說，親家，亂嚼舌頭！你太驕傲啦，親家……太驕傲啦……也許正因爲你有錢，女兒才跑到我們家來的吧？」

「等等，」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有力地說了。「我們沒有什麼可罵的。我不是來尋相罵，是來講和的，親家。我們去談談，有點事。」

「我們沒有什麼事好談。」

「有事情談的。走吧。」

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拉着親家翁的上衣袖子，拖到一條胡同裏去。走過許多院子，他們走到草原上了。

「有什麼事？」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問，由於減低下去憤恨軟化着。他斜看着珂爾叔諾夫的蒼白的雀斑的臉。那人掩了一下上衣的長襟，坐在小溝的沿上了，掏出了一個陳

舊的絨邊烟荷包。

「你看，普羅珂菲支，你這是幹嗎向我尋事，像一隻打架的雄雞似的，這樣對自己人可不好。似乎不好，是吧？我想要打聽打聽。」他已經用另一種堅強的粗齒的調子說了，「你的兒子要長久這樣虐待娜塔莉亞嗎？你告訴我。」

「這個你應該問他去。」

「我沒有什麼向他可問的，你是一家之主——我要和你說話。」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拳頭裏攢着一塊剝光的糖。巧克力的粘液順他的手指縫爬。他在褐色的溝沿的泥土上擦了擦手掌，沉默地吸起烟來。打開一張紙，倒出一撮烟草，把烟紙遞給親家。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不客氣地用莫訶夫的禮物捲了一根紙烟。吸起來了。白雲像白泡沫一般，柔軟的胸部在他們頭上懸着，溫柔的被風吹着，蛛絲從地上，迅速向高空奔去。

白晝已經快結束了。和平的不能描寫的九月的寂靜催人入睡。已經失去了夏日的燦爛光輝的天空，憂傷地發着藍色。濃厚的紫紅色，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吹來，蘋菓樹葉聲，佈滿了小溝。向四面分去的道路，隱藏到波浪形的山峯後面去，——空虛地吸引着人們向那裏，向寶石色的，不清楚的，像夢一樣的地平線後面的神祕的廣原那裏走去。——禁閉在自己的日常的生活的籠子裏的人們，在工作中悲傷，在打棧機上浪費着力氣。道路——是一條無人的，憂鬱的痕跡——橫過地平線，鑽進看不見的地方去。塵土在它的上空飛揚，風在它的上面踏。

「烟草柔和得很，像草一樣。」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噴着不肯融化的烟雲，說：

「有點柔和，可是……很舒服。」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同意了。

「回答我，親家。」珂爾叔諾夫熄了烟捲，用細嗓音請求。

「葛利高里對於這件事，什麼也沒說。他現在受傷了。」

「我聽說了……」

「將來怎樣——我不知道。也許他會被打死的。這怎麼辦呢？」

「怎麼能這樣，親家……」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失措地和可憐地曇了一下眼睛。「她活着，也不像姑娘，也不像婦人，也不像可敬的寡婦，這真是可恥啊。我要知道是這樣的情形，親家，我就連門檻也不讓媒人進來，不然怎麼能這樣？唉，親家，親家……誰都愛自己的孩子……骨血呀，它誘惑着……」

「我能幫什麼忙呢？」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帶着抑制的瘋狂說。「你明白對我說，難道我的兒子從家裏跑出去我高興嗎？難道我是爲了這個來的嗎？這都是些什麼人哪！」

「你給他寫封信。」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瘖啞地說，像襖色的小河一樣從手掌底下流出去的粘土，隨着他的話拍子沙沙聲着。「叫他給我一個愉快的答覆。」

「他和那個女人已經有了孩子……」

「這個女人也可以有孩子的呀！」珂爾叔諾夫紅着臉，叫了起來。「難道對待活人可以這樣嗎……已經叫她死過一次，現在殘廢啦……要把她踏進墳墓裏去嗎……心呀，心呀……」米倫·格里郭黎耶維支嚇嚇叫着，一隻手抓着自己的前胸，另一隻手拉着親家翁的衣襟，「難道他是狼心嗎？」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呼哧着，轉向一旁去。

「……女人想他想乾啦，除了他，她的生活再沒有什麼希望啦。她在你們家裏住着做奴隸嗎？」
「我們待她比親人還要好！你住口吧！」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喊叫着，站了起來。
他們向不同的方向分開了，也沒有道別。

第十八章

生命迸裂成無數的支流，從本流上向外分去。很難預料到，它要把叛逆的和狡獪的步子向哪一方面送去。那裏現在的生活，就像小河走到了淺灘上，你可以看到它的可討厭的沙底——明天它就會變成了滿潮的流着……

不知怎麼，娜塔莉亞決定要到亞果得諾去找阿克西妮亞。一次的念頭會突然成熟了——去請求她把葛利高里放回來。她不知道爲什麼會覺得阿克西妮亞是和一切有關的，所以她去求她——把葛利高里和過去的幸福還給她。她也沒有考慮到，這是不是可能呢。阿克西妮亞怎麼接受她這奇怪的請求。被潛在的感覺推動着的她，迅速在自己的生活上採取了突然的決定。在月底，麥列霍夫家收到了葛利高里的信。在給父母請安以後，他又向娜塔莉亞·米倫諾芙娜問候，對她表示很尊敬。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使葛利高里這樣做，但這對於娜塔莉亞是一個推動力。在第一個星期日她預備到亞果得諾去了。

「你到哪裏去，娜塔莎？」杜妮亞石珈看見娜塔莉亞對着破鏡子注意地和嚴肅地照自己的臉，問。

「我去看看我家的人去，」她撒着謊，臉紅了，生平第一次覺得這是走向一種絕大的卑辱，走向一種道德

的懲罰。

「娜塔莉亞，你就和我到遊戲場上去一次不好嗎？」姐麗亞化着裝。「你晚上去嗎，怎麼的？」

「我不知道，沒有用處。」

「哎嚇，你這小尼姑！現在我們的丈夫都不在家呀，」柔軟的，能折成兩段的姐麗亞擠着眼，惡意說，在鏡子裏看着自己的新的淡青色的繡花裙子襟。

自從彼得羅走後，姐麗亞大大地改變了：丈夫不在家的樣子，很明顯地在她身上看出來了。在她的眼睛裏，舉動上，步法上，都有一種不安的現象。每逢星期日，她總是穿得很漂亮，從遊戲場回來得很晚，時常恨恨地，閃着瞳子向娜塔莉亞訴說：

「不幸啊，上帝知道……，把成用的哥薩克都搶走啦，留在村裏的都是些孩子和老頭子。」

「和你有什麼關係呢？」

「怎麼什麼關係？」她奇怪了。「在遊戲場上也沒有人可以談天。頂好是一個人到磨坊裏去否則就只好和公公不要離開……。」

她無恥地公開地問娜塔莉亞：

「親愛的，沒有哥薩克，你怎末能忍耐這末久呢？」

「你真是不要臉！」娜塔莉亞臉通紅了。

「你不想嗎？」

「看來，你是想嗎？」

「我想啊，好女人！」姐麗亞哈哈笑着，紅着臉，把眉毛彎成一個大弧形。「爲什麼要隱藏罪惡呢？……我現在就是拖一個不拘什麼樣的老頭子來也是好的，說實在的！你想想，彼得羅已經走了兩個月啦。」

「姐麗亞，你會遭受不幸的……」

「你做個莊重的老太婆吧！我們知道那種正經。大概，你是不承認的。」

「我沒有什麼可承認的。」

姐麗亞嘲笑她，斜看了她一眼，用細碎的惡狠的牙齒咬着嘴唇，講道：

「有一次在遊戲場上，琪莫士加、馬內次珂夫，就是村長的兒子向我坐近來。全身出汗的他坐着。我看他是害怕開始……後來他把手偷偷地伸到我腋下，但是手抖着。我忍耐着不作聲，但是非常的恨，雖然是個小夥子，但是這個……鼻涕鬼！他才十六歲，不會多——你看，他還會挑什麼人……我一聲不響，坐着，他摸啊，摸啊，小聲說：『到我們的穀倉裏去……』哎呀，我把他……」

姐麗亞快活地哈哈笑着，眉毛在她的臉上跳。燦爛的笑容使她眼睛放光。

「我已經把他推開啦！我跳起來！『啊嚇，你是什麼東西！黃毛小崽子！你可以向我這樣無禮嗎？你好久夜裏已經不尿床了嗎？』我就把他的媽罵了一頓！」

她們和娜塔莉亞之間的關係是很單純的，但很和氣。姐麗亞從最初以來對於弟妹所生的那種不快沒有了，各種脾氣不同的，互相不相像的女人講和了，生活得很和氣。

娜塔莉亞穿好了衣服，從屋子出來。

姐麗亞在門洞裏追上了她。

「你今天給我開開門吧！」

「我大概要住在自己家裏了。」

姐麗亞用小梳子搔着鼻樑，想着，搖了搖頭：

「歐，去吧。我不願意求杜妮亞石珈——看來，又要求她了。」

挪塔莉亞告訴伊莉妮支娜，說要回娘家去，就走到街上去了。散了市場的車子從廣場上出來，人們從教堂裏出來，挪塔莉亞走過兩條小胡同，向左轉去了。迅速地奔上小山。在山頂上，回過頭來看：被太陽光照着的村莊，躺在它的脚下，刷過石灰的小房子發着白色，在麵粉廠的斜頂上，曲折地反映着太陽的光線，鐵屋頂閃着溶化一般的紅光。

第十九章

戰爭也從亞果得諾拖去了許多人。雲尼阿民和琪洪也走了，他們走後莊園更顯得偏僻，安靜和寂寞了。妮克西妮亞代替了雲尼阿民來服侍老將軍了；大屁股的，永不瘦的魯凱莉亞擔任了臨時女廚子和飼養家禽的工作。薩士加祖父負起了馬夫和保護花園的責任，只是添了一個新車夫——端正的早老的尼基吉契。

這一年，地主少種了點糧食，把二十來匹馬都補充了軍馬；只留下了些快種的和三匹頓河馬來幫助農作上的需要。地主用打獵來消遣時光，和尼基吉契一同去打野鴨子，有時也帶着獵狗去跑一圈。

妮克西妮亞斷續地收到了葛利高里的幾封信，通知他還活着而且很健康，為職務忙着。他是驕傲呢，還

是不願意在信上說出自己的弱點呢，從來沒有一次說到他的苦悶和寂寞的話。信總是冷冷的，好像是被迫才寫的它們，只有在最近一封信裏，不留心寫出了這樣的句子：「……總在排着隊，似乎已經厭倦戰爭了，死神就在我的背上負着。」每一封信上，他都提到女孩子，請求寫點關於她的事情：「……告訴我，我的塔紐莎多末大啦，她什麼樣子？不久我在夢裏，夢見她很大啦，穿着紅衣服。」

阿克西妮亞表面上堅強，耐着別辭。她把對葛利高里的全部愛情，都放到女兒身上去了，特別是當她確信了這孩子的確是葛利高里的孩子的時候。生命是最雄辯的證據。女孩子的深紅色的頭髮脫掉了，新生出黑色的和鬚曲的頭髮；眼睛的顏色也改變了，發着黑，眼縫變長了。女孩子一天一天地酷像父親，甚至於笑容也閃灼着麥列霍夫式的，葛利高里式的和野性化的樣子。阿克西妮亞現在無疑地從孩子身上可以看出誰是父親來了，因此對她就有了熱烈的愛情——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當走近搖籃時就懷疑着，在小姑娘的睡夢的臉上尋覓着那種和司契潘的臉相像的，討人厭的線條了。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每天過去之後，在阿克西妮亞的心上總加上強烈的痛苦去。對於愛人的生命的恐慌，像一根尖利的鋼鑽一樣鑽着腦子，晝夜地不離開她，而且那種在空閒的時候，聚積在心裏的東西湧上了，衝破了抑制的堤防，整個的夜間，阿克西妮亞輾轉在瘡啞的呼叫和眼淚中，咬着手臂，爲了不要驚醒孩子，壓低了呼聲，用肉體的苦痛戕殺了道德的苦痛。眼膜裏面浸出一點點眼淚，想着孩子的天真可愛。「葛利高里的孩子，他的心裏一定感覺到了，我是多麼渴念他。」

經過了這樣許多夜之後，她像一個被打傷的人一樣起來了：全身都發疼，太陽穴裏就像有些小銀鏈頑強地，不斷地敲着，英勇的悲哀浮在也不知什麼時候腫了起來的脣角上。許多苦痛的夜使阿克西妮亞變老了。

一個星期日，她剛把早飯端給主人，走出到台階上，看見一個女人向大門走來。在白頭巾下面，閃灼着一雙非常熟識的眼睛……女人抓住了門紐，走進院子來。阿克西妮亞認出是娜塔莉亞的時候，臉蒼白了，慢慢地向她迎去。她們在院子中間相遇了。娜塔莉亞的鞋子上有很厚一層路上的塵土。她站住了，無生氣地把工作過的大手垂下來，急促地喘着氣，想把那殘傷的彎頸子伸直，但是沒有辦到。因此她好像向旁邊的某處望着。

「我來看你的，阿克西妮亞……」她用乾燥的舌頭舐着被風吹裂的嘴唇說。

阿克西妮亞迅速向窗子回顧了一眼，默然地走到自己住的那半間僕人室去。娜塔莉亞在後面跟着，她的聽覺被阿克西妮亞的衣服的沙聲刺得很難過。

「一定是因為天氣熱，耳朵裏才痛，」一個念頭從許多念頭中鑽出來。

阿克西妮亞把娜塔莉亞放進屋子，就關上了門。一面關着，站在屋子中間了，把手伸進白圍裙去。她開始說話了。

「你幹什麼？」她悄悄地，幾乎是低聲地問。

「我想喝點水……」娜塔莉亞請求着，用沉重的、不屈服的目光鑿了屋子一眼。

阿克西妮亞等着，娜塔莉亞開始說了，很困難地提高了聲音：

「你搶去了我的丈夫……把葛利高里還我吧！你……把我的生命毀壞啦……你看，我成什麼樣子……」

L

「還你丈夫？」阿克西妮亞咬着牙齒說，句子——就像落在石頭上的雨點，——很吝嗇地迸了出來。「還你丈夫？你是向誰請求啊？你來幹什麼……你這種請求想出來得太晚啦……晚啦！」

阿克西妮亞全身搖擺着走近了來，冷笑着。

她嘲弄着，看着敵人的臉。她是被遺棄的髮妻——低聲下氣的，被苦痛壓迫着的她站在面前：她是想叫阿克西妮亞哭死，和葛利高里分離的。會給她心上帶來了血一樣的痛苦，像一塊大石頭，而且，當她輾轉在致命的痛苦裏的時候，正是這個女人愛撫着葛利高里，大概還嘲笑着她——這個失敗的被遺棄的愛人的時候。

「你是來要求我把他丟掉嗎？」阿克西妮亞喘着氣。「啊嚇，你狡猾的毒蛇……你是先從我手裏搶去葛利高里的是你，不是我……你既然知道，他和我同居過，爲什麼還嫁她？我是收回我自己的人，他是我的。我有他生的孩子，可是你……」

她非常憎恨地看着娜塔莉亞的眼睛，混亂地揮着手，把像滾水一般的句子撒出來：

「我的葛利高里——誰也不能給……我的我的……你聽見了嗎？我的……滾出去，無恥的母狗，你不是他的妻。你想把孩子的父親搶去嗎？噢呵！你爲什麼不早來，爲什麼不來？」

娜塔莉亞斜着身子走近椅子，坐下來，把頭伏在手上，用手掌遮住臉。

「你遺棄自己的丈夫……不要這樣吵吧……」

「除了葛利高里以外，我再沒有丈夫啦。全世界上再沒有什麼人啦……」

阿克西妮亞覺得她的心中有一種發洩不出的仇恨，看着娜塔莉亞的從頭巾下面落到手上的筆直的黑髮。

「他會要你嗎？瞧瞧，你的脖子都彎啦！你以爲他會羨慕你嗎？健康的時候他都拋棄啦，倒會羨慕殘廢的嗎？不許你看到葛利高里，這就是我的話滾吧！」

媧克西妮亞發着兇，保護自己的地位，現在是爲了以往的一切來報復。她看着娜塔莉亞，雖然脖頸略微有點歪，可是仍和從前那樣美麗，——她的兩頰和嘴仍是鮮紅的，並沒有被時間摧壞，——可是媧克西妮亞，是否由於這個娜塔莉亞的過錯，先在眼睛上面佈滿了蜘蛛網般的細紋呢？

「你以爲我希望來求你嗎？」娜塔莉亞抬起被不安弄沉醉了的眼睛。

「你爲什麼來呢？」媧克西妮亞喘着氣問。

「苦痛壓迫着我。」

被聲音驚醒了的媧克西妮亞的女兒在床上醒了和抬着身子哭了。母親把孩子抱到手上，坐下來，轉向窗子，全身抖着。娜塔莉亞看了看孩子，一種乾燥的痙攣襲上了他的喉嚨。葛利高里的眼睛，從孩子的臉上，帶着很懂事的好奇神情望着她。

她哭泣着和搖擺着走出到台階上去了。媧克西妮亞也沒有出來送她。過了一會兒薩士加祖父進來了。

「這個女人來幹什麼？」他問着，顯然是在猜詳。

「一個同村的女人。」

娜塔莉亞離開了莊園有三里路，躺在一堆野紫荊上了。被不能說出的苦惱壓迫着的她，躺着，什麼也沒有想……孩子臉上的葛利高里的憂鬱的眼睛，不肯退却地在她面前浮動着。

第二十章

葛利高里一想起那一夜，就感到非常強烈的疼痛。他在天亮以前緩醒過來了，用手在刺草莖上摸索，因為滿頭傷痕的疼痛呻吟着。努力抬起一隻手來，放到額上，摸到了堅硬的浸在濃血中的前髮。用手指摸了摸柔軟的傷口，就好像熱煤燙了他一下。他把牙齒咬得咯吱響，仰面躺着。在他上面的樹上，被霜打過的葉子，發着玻璃般的聲音，憂鬱地沙沙響着，樹枝的黑色杈杈刻畫在深藍色的天空的背景上，星光透過它們閃灼着。葛利高里霎也不霎地用睜大的眼睛望着；他覺得這不是星星，是一些青黃色的神祕的菓子，掛在黑色的樹葉上。

回想到所經過的情形，立刻感覺到越來越近的恐怖，他四肢撐在地上爬起來，牙齒咬得吱吱響。疼痛戲弄着他，使他倒了下去……他覺得他爬得很長久了，增添着力量，回頭看了一下，——五十步以外的一棵樹發着黑，他就是在這樹下失去知覺的。有一次他爬過了一具死尸，用臂肘支在他的凹進去的硬肚皮上。他因為流血太多想要發嘔，像小孩子一樣哭起來了。嚼着落上露水的草，爲了不要失去知覺。他在一個倒翻的空子彈箱子附近站了起來，搖擺着站了半天，後來就走了。他的力量恢復了，堅定地邁着脚步，已經可以認清方面是向東走了：大熊星領着道路。

在樹林的邊上，一個瘡啞的警告聲音停住了他。

「不要走近來，我要開槍啦！」

手槍的輪子響了一下。葛利高里向有聲音的方向看去：一個人半躺在松樹下面。

「你是什麼人？」葛利高里問，聽着自己的聲音，就好像是別人的聲音。

「俄國人嗎？我的上帝……過來吧！」松樹旁邊的人伏到地上了。

葛利高里走了過來。

「你彎下身來。」

「不成。」

「爲什麼？」

「我倒下去，就站不起來啦，我的頭上受了傷……」

「你是哪一隊的？」

「頓河第十二聯隊。」

「救救我，哥薩克……」

「我要倒啦，大人。」（葛利高里看出了外套上的軍官肩章。）

「把手遞給我，也好。」

葛利高里幫着軍官站了起來，他們走了。受傷的軍官掛在他的手臂上，一步比一步沉重起來。從一塊低地走了上來，他拉着葛利高里的制服袖子，牙齒不時抖得發響。

「丟掉我吧，哥薩克……我反正……傷穿透啦……在肚子上。」

眼睛在他的無邊眼鏡下面憂傷地閃動着，用張大的，好久沒有刮過的嘴，嘎聲吸着空氣。軍官昏過去了。葛利高里拖着，他跌倒了，又站起來，又跌下去。兩次丟掉了自己手中的人，可是兩次又把他拾起來，搖搖擺擺地走着，像在夢中一樣。

早晨十一點的時候，通訊隊發見了他們，於是被送到軍醫站去。

過了一天，葛利高里偷偷地從軍醫站跑出來了。他在路上撕掉頭上綁的東西，輕鬆地揮動着染着紅色血

斑的繃帶。

「你從哪裏來？」中隊長說不出地驚奇。

「我歸隊啦，大人！」

「我的馬呢？栗色馬在哪兒？」

「老兄，牠還完整哩。我們剛把奧地利人趕走，就在原處捉住牠了。你怎麼樣？我們已經給你開過追悼會啦。」

「你們太忙啦，」葛利高里笑了。

△命令摘要▽

查頓河第十二哥薩克聯隊的哥薩克，葛利高里·麥列霍夫，救出龍驤軍第九聯隊長古斯塔夫·葛羅茲別爾格中佐的性命，論功應升爲下士，並頒給第四等喬治十字章。

中隊在卡敏克·司特魯米羅窩城已住了兩天，夜裏就要出發了。葛利高里找到自己小隊的哥薩克們的駐在地，去尋馬。軍用袋裏丟了兩件襯衫和一條手巾。

「葛利高里，眼看着就被人偷去啦，」珂晒沃依·米士喀抱歉地說，因爲馬和其他的東西都是交給他保管的。「步兵在院子裏駐紮過，一定是他們偷去啦。」

「滾他們的，讓他們去用吧！不過我要纏纏頭，繃帶都濕透了。」

「拿我的手巾吧！」

正在板棚裏講話的時候，褚巴額進來了。他拉着葛利高里的手，好像他們之間從來沒有過什麼事情。

「啊，麥列霍夫，你還活着哪，好漢子！」

「活着一半！」

「額上有血，擦擦。」

「擦擦，來得及。」

「讓我看看，你的傷怎麼樣。」

褚巴頹用力把葛利高里的頭弄彎下去，用鼻子湊上去。

「你的頭髮爲什麼剃去啦？你看這是怎麼弄的……醫生是想拿你試驗的，來，我給你治吧。」

他也不得到葛利高里的同意，就從子彈盒裏拿出了一顆槍彈，把彈頭挖出來，把黑色的火藥倒在黑色的巴掌上。

「米海伊洛，去找點蜘蛛網來。」

珂爾沃依用腰刀尖從屋樑上絞下來一團蜘蛛網，交給他。褚巴頹仍用這個刀尖掘起了一塊泥土，把它和火藥蛛網混到一起，嚼了半天。他把那稠密的液體，緊緊地塗在葛利高里頭上的出血的傷口上，微笑了。

「三天以後用手拿下來。你看，我現在這樣看護你，你……可是想殺死過我啊。」

「謝謝你的看護，可是如果殺了你，——我的心上却減少了一件罪惡。」

「你真爽快，小夥子。」

「一向這樣。我頭上的傷口怎樣？」

「砍了半寸深。這你要記在腦筋裏。」

「不會忘掉。」

「希望你不要忘掉，奧地利人的刀都沒有磨過。用鈍刀砍的你，現在不過在你的生命上留下一個大瘡。」

「這是你的幸運，葛利高里，你逃出來了，不然的話，就埋在外國人的地裏啦。」珂西沃依笑着。

「我的帽子放到哪裏去？」

葛利高里失措地揉着手中的，頂上砍破，染了血的帽子。

「丟掉它，狗會吃的。」

「弟兄們，麵包來啦，走吧！」房門中有人喊着。

哥薩克們從板棚出來了。栗色馬在葛利高里後面，用凸出的眼睛斜看着，嘶叫了。

「牠很想你哩，葛利高里。」珂西沃依向馬點點頭。「我真奇怪，草也不吃了，只是這樣叫。」

「我從那裏爬起的時候，叫了牠半天。」葛利高里回過頭去，瘡啞地說，「我想，牠不會離開我的，很難捉住牠，牠不會投降生人的。」

「對啦，我們用了很大力氣才捉住牠。用投繩捉住的。」

「是一匹好馬，是我哥哥彼得羅的馬。」葛利高里轉過臉去，藏起了感動的眼睛。

他們走進了屋子。在前面房間的地板上，葉高爾·莎爾珂夫躺在從床上拿下來，的彈簧褥墊上打鼾聲。描寫不出的零亂，無聲地告訴了我們，主人是匆促地把房子拋掉的。破碎的磁器片，扯碎的紙，書，洒在地上的蜂蜜，呢衣料，兒童的玩具，舊皮鞋，撒掉的麵粉——這一切都非常混亂地堆在地板上，說明了毀滅。

格羅舍夫·葉麥里揚和普羅霍爾，賊珂夫把這裏打掃出了一塊地方，正在吃飯。賊珂夫一看見葛利高里，他的牛犢般的愛撫的眼睛就凸了出來。

「葛利石加，你是從什麼地方來呀？」

「從那個世界上！」

「你快去給他端點菜湯來。爲什麼把眼睛鼓到額上來？」褚巴頹喊了一聲。

「馬上就去。廚房就在這兒的胡同裏。」

普羅霍爾嚼着一塊麵包，向院子裏跑去了。

葛利高里疲倦地在他的坐位上坐了下來。

「我已經不記得怎麼吃飯啦，」他遺憾地笑着。

第三軍團的隊伍正從這裏經過。窄小的街道擠滿了步兵，泛濫着無數的輜重車和馬隊，十字路口擠得水洩不通，移動的轟轟聲送進了關着的門。普羅霍爾很快就端了一鍋湯和一鍋熱米飯來。

「把飯倒在哪裏？」

「這兒有一個帶柄的鍋子，」格羅舍夫從窗台上拿下一個便盆來，也不知道它是做什麼用的。

「它真臭，你的鍋子。」普羅霍夫縐起眉來。

「沒有關係。把袋子放上去，然後我們就分掉啦。」

普羅霍爾把袋子放在鍋子上了，非常香的飯一團一團地落下來，在邊上，像琥珀一樣汪起了一圈油。說着話，吃起來。普羅霍爾把油點子落在自己的褪色的褲線上，講起來了。

「我們旁邊的院子裏是山地騎兵和機械化部隊的砲兵駐紮着，他們正在餵馬。他們的上士在報紙上讀到，說德國人的同盟軍，——因為喝醉啦。」

「你沒有趕上，麥列霍夫，今天早上來慰勞我們啦，」褚巴頹呻吟着，蠕動着塞滿飯的嘴。

「誰？」

「師團長，馮德威中將檢閱我們，爲了我們殺敗了匈牙利的古薩爾騎兵，救出了自己的砲隊來慰勞我們。他們連一尊小砲都沒有丟掉。」英勇的哥薩克們，——他說，——皇帝和祖國是不會忘記你們的。」

「這樣啊！」

在街上乾燥地響起了另一種射擊聲，機關槍的密擊滾動着掃射。

「出來！」門口有人喊。

哥薩克們丟掉匙子，跑到院子裏來了。一架飛機低低地和滑動地在他們頭上盤旋。它的強有力的軋軋聲威脅地響着。

「快爬在籬笆下面，馬上要丟炸彈啦，隔壁是砲隊呀！」褚巴頹喊。

「把葉高爾叫醒！要在軟墊子把他打死啦！」

「拿來復槍來！」

褚巴頹精細地瞄着準，從台階上一直射出去。

步兵們在街上跑，不知道爲什麼地彎着腰。隔壁的院子裏，可以聽到馬嘶聲，和尖聲的口令。葛利高里放着槍，隔着板柵看見，一個砲兵正把一尊砲向板柵簷下推去。葛利高里被天空的藍光刺得眼睛縫縫着，看着軋軋

也不知從哪裏跑出來一個穿黑色長衣服的老人和兩個女人。一大羣人圍住了莎爾珂夫。葛利高里向裏鑽着，看見那人還在喘氣，呼哧着和哆嗦着。在他的死黃色的額上，流出了大粒的汗珠。

「帶着走吧！你們怎麼的……禽你們的媽，你們是人還是鬼？」

「你吠叫什麼？」一個高身材的步兵說。「帶着啊，帶着啊，把他帶到哪裏去？你看，他就快死啦。」

「兩條腿都炸掉啦。」

「血啊……」

「救護隊在哪兒？」

「這兒還會有什麼救護隊……」

「可是他還活着哪。」

褚巴頹從後面扳了葛利高里的肩膀一下，他回顧了一下。

「不要管他。」褚巴頹小聲說，「從這邊走，你看。」

他的手指不肯鬆開葛利高里的制服袖子，推開了附近的人們，走到另一面去了。葛利高里看了一下，就彎着腰向門口走去了。在莎爾珂夫的肚子下面，流出來的腸子發着溫柔的粉紅色和藍色，冒着熱氣。流出的腸子的一端，貼在砂子和馬糞上了，擺動着，堆越來越大。死去的人，手放在一邊，好像在划船……

「把他的臉蓋起來。」也不知是誰提議。

莎爾珂夫忽然地用手支起身子來，仰到後面去，後腦海在彎曲的肩胛骨中間蕩着，用一種嘎聲的，不像人的嗓音喊道：

「弟兄們，殺死我吧！弟兄們！……弟兄們！……你們看什麼？……啊哈——哈——哈——哈——！……弟兄們，殺死我吧！……」

第二十一章

火車輕鬆地搖着，車輪的聲音催人入睡，車燈的黃光照亮了半邊凳子。現在全身舒服地伸直了，脫掉靴襪躺着，自由地伸着兩個星期沒有脫過靴子的腳，也感覺不到自己還有什麼責任，而且也知道危險不會威脅你的生命了，死亡離開很遠了。特別高興地聽着車輪的各種聲音，車輪每轉動一次，和車頭每叫一次——離開前綫也就更遠一點。葛利高里躺着，聽着，蠕動着赤裸的腳指，全身被新換上的襯衣包得很舒服。他覺得彷彿從身上剝去了一層鱗皮，走進了另外一種潔淨的生活。

只有左眼的疼痛常常擾亂了他的安靜的愉快。它有時候輕一點，有時候忽然就又來了，像火一樣燒着眼睛，不由自主地眼淚從繡布下面流出來。在卡徵克·司特魯米羅窩的軍醫院裏，一個年青的猶太醫生，看了看葛利高里的眼睛，在紙上寫了些什麼。

「要把您送到後方去。眼睛鬧得很厲害。」

「我會瞎嗎？」

「怎麼的，」醫生愛撫地笑了，在問題中捉到了不能隱藏的害怕，「您必需治療，也許要實行手術。我們把您送到後方去，譬如到彼得堡，或者到莫斯科。」

「多謝啦。」

「您不要害怕，眼睛會好的。」醫生拍了拍他的肩膀，把紙捲塞到他的手中，輕輕地把葛利高里推到過道裏去，挽了挽袖子，預備實行手術。

葛利高里在經過許多困難以後，上了軍醫車。躺了幾晝夜，享受着安靜。舊式的小機關車，用盡力量緊張地拖着這輛長列車。莫斯科越來越近了。

夜間，到了莫斯科。用抬床把重傷的兵士抬下來；那些可以不要別人扶攙的病人，在登記以後，才走到月台上來。隨車的醫官，按着表，把葛利高里喊來，指着他向一個女看護說：

「司涅基列夫醫生的眼科醫院——珂勒柏契胡同。」

「您的行李都隨身帶着嗎？」女看護問。

「哥薩克有什麼行李？一個袋子和一件外套。」

「我們走吧！」

她走着，整理了一下頭巾下面的髮鬢，衣服沙沙響着。葛利高里不自然地跟在她的後面走。坐上一輛馬車。大都市的喧嘩，電車的鈴聲，電燈的藍色閃光，葛利高里感到有點壓迫。葛利高里坐着，靠在車背上，貪婪地看着夜間還有很多人的街道。和自己並排坐的女人身體的衝動的暖氣使他感覺得有點奇怪。莫斯科已經有秋天的樣子了；夾樹弄的樹上的葉子，被燈光一照，閃着黃色，黑夜散佈着冷空氣，便道上的石板濕潤地閃耀着。繁星在晴朗的天空上明亮地和寒冷地發出了秋天的光亮。從城市中央走到無人的小路上了；馬蹄蹣跚地踏着石頭路；穿了一件藍色長衣，像神父一樣的車夫，坐在很高的車夫台上搖晃着；用韁繩抽着垂耳朵的騾馬。火車

在郊外響着，「也許這是開往頓河去的火車吧？」——葛利高里想着，憂鬱的痛苦又刺他的心了。

「您不是要打盹嗎？」女看護問。

「不是。」

「快到啦。」

「您說什麼？」車夫回過頭來問。

「趕吧！」

池子裏的水和拴有小船的，有欄杆的小橋，在鐵柱圍牆的後面閃着光，落滿了露水。

「這兒的水也是不自由的，用鐵欄杆圍起來，但是頓河……」——葛利高里不清楚地想着，樹葉子在馬車的橡皮篷下面響着。

馬車在一座三層樓旁邊停下了。葛利高里整理了一下外套，跳了下來。

「手遞給我！」女看護彎着身子。

葛利高里把她的柔軟的小手攥在手中，扶着她走下來。

「您身上一股子大兵的汗臭味，」穿着制服的女看護笑了，走近台階去，撇了一下鈴。

「女看護，您倘若到那裏去過一次，您身上還要比這個臭呢，」葛利高里帶着安靜的忿恨說。

侍者開了門，他們沿着漂亮的，修着金色欄杆的樓梯走上二層樓去；女看護又撇了幾下鈴。一個穿着白外套的女人把他們接了進去。葛利高里在一個小圓桌子旁邊坐了下來，女看護對那個穿白衣服的女人小聲說了些什麼，那個女人記了記。

從不很寬的長過道兩旁的病室的門內，戴着各色眼鏡的頭，向外看着。

「脫掉外套，」穿白衣服的女人說。

一個也穿白長衫的男僕，從葛利高里的手中接過外套來，把他帶入浴室去。

「把身上的衣服全脫下來。」

「爲什麼？」

「要洗一下澡。」

葛利高里一面脫衣服，一面看着刺目的房間和窗上的毛玻璃，男僕放滿了水，量過了溫度，請他坐下去。

「我不慣於在盆裏洗……」葛利高里很難爲情，把一條有黑毛的腿翹了起來。

男僕幫他仔細地洗過澡，給他一條破單，襯衣，拖鞋和一件有帶子的灰色睡衣。

「我的衣服呢？」葛利高里驚奇地問。

「您要穿這種衣服啦。您的衣服，等出院的時候再還您！」

在前屋裏，葛利高里走過一面牆上的大鏡子，認不出自己了：高大的，黑臉的，尖顴骨的，腮頰上有一塊紅暈的他，穿着睡衣，黑色的頭髮蓬鬆成了一頂帽子，簡直不像從前那個葛利高里了。上鬍子長得很長，下海鬍捲了起來。

「我這些日子顯得年青啦，」葛利高里歪着嘴笑了。

「第六室，向右去第三個門，」僕人指了一下。

一個戴藍色眼鏡和穿睡衣的牧師，當葛利高里走到門口的時候，站了起來。

「新隣居很高興，再不會這樣寂寞啦。我是從羅拉伊司克來的，」他很和氣地說，向葛利高里推過一張椅子來。

過了幾分鐘後，一個肥胖的，生一張又大又難看的臉的女助醫走了進來。

「麥列霍夫，走，我們看看你的眼睛，」她用低矮的胸音說，向一旁躲去，讓葛利高里走到過道裏去。

第二十二章

軍司令部決定在西南戰綫的舍月爾區上，進行一次馬隊大攻擊，衝斷敵人陣綫，把大批馬隊深入敵軍後方，沿陣綫實行挺進，用突然的打擊擊潰敵人的主力。對於這個計畫的實現，司令部寄託了無限的希望；無數的馬隊向指定的地區集中；李斯特尼次基中尉服務的那一聯隊，也和其他的哥薩克聯隊一同調到這地區上來了。攻擊是應當在八月二十八日實行的，可是因為下雨，把它延至二十九日了。

從早晨起，師團集中在大據點上了，準備着攻擊。

在離開這裏八里路的右翼上，步兵先開始攻擊了。引誘敵人的砲火向自己集中來。一個騎兵師團却向另外的方面移動。

前面，眼睛所能看見的地方，沒有一個敵人。李斯特尼次基在從自己的中隊望到一里路外的地方，看見黑色的被遺棄的戰壕脊背，在它們後面是堆起的大麥，和被微風吹着的破曉的雲霧發着灰色。

也不知敵軍的司令部是知道了，還是預先料到這個攻擊的計畫，在廿九日的夜間，敵人的軍隊拋棄了戰

壕，向後退了六里路，只留下了些機關槍隊，用來向全綫恫嚇着，威脅對面的我們的部隊。

天空某處的白雲後面，向上升的太陽閃着光。山谷裏面充滿了黃紅色的雲霧。攻擊的命令下來了，聯隊向前進了。幾萬隻馬蹄子展開了濺啞的，像從地下發出來的轟聲。李斯特尼次基緊拉着自己的血紅的馬，不叫牠喘息地迅速奔跑。跑了一里半路。一片禾田離攻擊的人們的整齊的隊伍越來越近了。大麥高至人腰以上，其中夾雜着許多蔓草，非常妨礙了馬的奔跑。前面仍舊是紅色的麥穗，被馬踏倒的它們却留在後面了。走了四里路後，馬開始磕絆了，很明顯地出了汗，可是沒有一個敵人。李斯特尼次基回顧了中隊一下：大尉的臉上，有一種隱隱失望的表情……

走了六里路以後，由於意想不到的難走，馬已經用完了最後的力量，有幾匹在騎士的身下倒了，頂能跑的也只能搖晃着，勉強向前掙。這時候，奧地利人的機關槍掃射了過來，響着有規律的密擊……惡毒的火網掃蕩了前排的人們。烏蘭兵們首先哆嗦着，向後跑去了，哥薩克聯隊也散亂了；機關槍的彈雨把幾個人跑着打中了，砲隊也開砲了。從未曾有的大進攻，因了最高司令部的粗忽，完全毀滅了。有些聯隊損失了一半人馬；李斯特尼次基的聯隊裏，死傷了差不多四百名兵士和十六個軍官。

李斯特尼次基的坐騎被打死了，他自己受了兩處傷：頭上和腿上。曹長柴博塔列夫從馬上跳下來，抓住了李斯特尼次基，把他放在馬鞍上，跑了出來。

師團司令部的參謀長，參謀本部的大佐郭羅瓦喬夫照了幾張衝鋒的快照，後來拿給軍官們看。受傷的中尉契爾維亞珂夫首先用拳頭打了他的臉一下，就哭起來了。跑過來的哥薩克們把郭羅瓦喬夫撕碎了，在死尸上喧罵了半天，又把他扔到道旁的溝裏去了。這次有名的不名譽的衝鋒就這樣結束了。

李斯特尼次基從華沙的軍醫院裏通知父親，說他將利用養傷的假期，回到亞果得諾，他那裏去。老人收到了信後，就把自己關在自己的書房裏，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從那裏出來。他命令尼基吉契把快馬套在車上，吃過早飯，就到月申斯克去了。給兒子電匯了四百塊錢去，還寄了一封短信。

我很高興，我的親愛的孩子，聽說你受了傷。你在那裏是光榮的，不比在皇宮裏。你是能光榮地和聰明和一切人合得來的。這種特徵，在我們這一族裏，還未會有人有過。你的祖父因為失寵，才住到亞果得諾來，也不希望和也不期待皇帝的慈悲心！祝你康健，希望你健康恢復。在現世界上，你是我的唯一的人，記着。姑母問候你，她很強壯；關於我自己的生計，沒有什麼可說的。你是知道我怎樣生活的。前綫上這是怎麼弄的？真的沒有一個聰明人嗎？我是不相信報紙上的消息的——以往的例子是知道的。葉甫蓋尼，我們的戰事真打敗了嗎？我非常熱望你回來！

關於老李斯特尼次基的生活，的確沒有什麼可寫的，他總是過着他那不變的，單調的生活，只覺得工人的價錢高了和酒精不足了。地主時常喝酒，變成易怒而且吹毛求疵的人了。有一次，在沒有事情的時候，把阿克西妮亞叫了來，說：

「你對於工作太不小心。爲什麼昨天早飯是冷的？爲什麼裝咖啡的玻璃杯沒有洗乾淨？如果再有這樣的事，那末我把你——你聽見了嗎？那末我就歇掉你。我是不能忍受骯髒的人的！」地主用力揮了一下手。「你聽見嗎？我不能忍耐！」

阿克西妮亞閉緊了嘴唇，忽然哭起來了。

「尼珂萊·阿列克塞耶維支，我的女兒病啦。請您會給我點時間……我不能離開她。」

「她怎麼啦？」

「呼吸很困難……」

「猩紅熱嗎？你爲什麼不早說，混蛋！哎呀，你媽的，混蛋！快去告訴尼基吉契，叫他套上車，到月申斯克去請個醫生來。快點！」

姆克西妮亞趕快跑出去了。老頭子在後面用不斷的低音罵：

「混蛋！混女人混蛋！」

早晨，尼基吉契把醫生請來了。那人看了看失去知覺的發燒的小女孩，並沒有答覆姆克西妮亞的問話，到主人那裏去了。那人站在前室裏接待他，也沒有伸出手來。

「女孩子什麼病？」用大意的點頭回答着醫生的敬禮，問。

「猩紅熱，老爺！」

「能治好嗎？有希望嗎？」

「沒有什麼希望啦。孩子就要死啦……年齡是從外表上可以看得出來的。」

「混蛋！」主人臉紅了。「你學的什麼治？」

老人把醫生面前的門帘一聲關上了，向客廳裏走去。

姆克西妮亞敲敲門，進來了。

「醫生請求用馬送他回部落上去。」

老人很活潑地用脚跟把身體轉過來。

個目光。又覺得，使自己內心悲傷的和難過的目光又離開了。

她死在母親的手上了。她最後一次睜開發藍色的小嘴，喘了一口氣，小身子癱攣地伸了一下；她的出汗的小頭從阿克西妮亞的腕上向後仰去了。憂鬱的麥列霍夫家的小眼睛睜騰起來，帶着僵死的腫子，奇怪地看着。

薩士加祖父在水池旁邊的一棵老楊樹下面，掘了一個小坑，把小棺材夾到那裏去，他不由自主地匆忙埋着，埋了很久。耐心地等着阿克西妮亞從粘土堆上站起來。但是他沒有等到，就像被鞭子抽了一下，擰着鼻涕，走到馬棚裏去。從草堆上拿下來一個小香水瓶，裏面裝着半瓶火酒，搥了搥瓶子，搖擺着，欣賞着這顏色，說：「我們記念你。在天堂的小孩子。天使的靈魂出現吧。」

他喝了一口酒，糊裏糊塗地搖搖頭，咬一塊壓碎的西紅柿，失望地看着瓶子，說：

「你不要忘掉我，親愛的，我不會忘記你的！」他哭了。

三星期後，葉甫蓋尼·李斯特尼次基打了一個電報回來，通知他已經請到假，回家來了。派了一輛三套馬車去到車站上接他，全家的人都忙起來了：宰印度雞，宰鵝。薩士加祖父剝了一隻羊，好像是準備一個大宴會似的。

前一天，又派了幾匹換班的馬到卡敏克村去。年青的主人是夜間到家的，落着冷雨，路燈把閃灼的光亮投在小路上的水窪上。馬鈴叮噹響着，在門口停下來了。衝動的，微笑着的葉甫蓋尼從有篷的廂車裏走出來了。把溫暖的雨衣拋在薩士加祖父的手上，他很明顯地癩着，走上台階去。老主人碰着傢具，急忙從大廳中迎出來了。

阿克西妮亞已經把晚飯開在飯廳裏了，去招呼他們吃飯。他從鑰匙洞裏看見老人正伏在兒子身上，吻他的肩；他的生了老年的枯萎的皺紋的脖頸微微顫抖着。阿克西妮亞等了幾分鐘後，又去看：葉甫蓋尼的制服敞

着懷，跪在一張鋪在地下的地圖前面。

老主人從烟斗裏吐着烟圈，用瘦手指敲着椅子的扶手，不安地大聲說：

「阿列克塞耶夫？不能，我不信。」

葉甫蓋尼靜靜地說了半天，確信着，用手指在地圖上移來移去，老人對他的回答，抑制地低聲說：

「在這種情形中，上司是錯誤啦。這樣狹窄的防區！葉甫蓋尼我給你舉一個日俄戰爭中類似的例子……

叫我！
叫我……叫我，叫我！」

姆克西妮亞敲敲門。

「怎樣，飯已經開好了嗎？就來。」

活潑的和快樂的老頭子出來了，眼睛簡直是很年青地閃着光。他和兒子兩個人喝了一瓶昨天才從地中掘出的葡萄酒。發綠色的貼紙上還有褪色的數字——一八七九年。

侍候着的姆克西妮亞，看着他們的快樂的臉，非常感到自己的孤獨。哭不出的苦痛侵蝕着她。在女孩子死後的頭幾天，她想哭，可是沒有眼淚。喉嚨裏喊出來了，但是沒有眼淚。因此石頭般的苦痛加倍壓着她。她睡的時間很多（想在睡夢的遺忘中找到休息），可是在夢中，孩子的透亮的叫聲又追上了她。她覺得好像她的女兒睡在她的身旁，在被褥上移動着，亂摸着——有時聽見不清楚的低音：「媽媽，要喝水。」

「我的親骨肉……」姆克西妮亞用冰涼的嘴唇小聲說。

甚至在痛苦的白天，她也有時覺得小孩子是站在她的膝旁，把她捉到膝蓋上來，用手撫摸着她的鬢髮的小頭。

葉甫蓋尼回來以後的第三天，在薩士加祖父的馬棚裏坐得很晚，聽他講那些誠實的，從前的頓河的自由生活的古代故事。九點鐘他才從那裏出來；微風在院子裏吹動，濕潤的泥濘在腳底下響。黑雲中間嵌着一個黃色的新月。葉甫蓋尼就着月光看了看錶，向僕人室走去。他在台階旁燃了一支烟，想了一刻兒，然後聳了聳肩，堅定地走上台階去；他小心地抓住門紐，門吱扭着開了。他走進了阿克西妮亞的半間屋子，擦着了一根火柴。

「誰？」
「我。」

「我馬上就穿起衣服來。」

「不要緊，我坐一會兒。」

葉甫蓋尼把外套脫掉，坐在床邊上。

「你的女兒死啦……」

「死啦……」阿克西妮亞像回聲一樣回答。

「你大大改變啦。我明白，你是爲了孩子的死。不過我想，你是白糟蹋自己，她也不會活回來了，但是你還很年青，還可以有孩子。不要這樣吧！自己振作起來，好好的……不要因爲孩子死，就把什麼全丟掉，你想想——全部生命都在前面呢。」

葉甫蓋尼握住了阿克西妮亞的手，愛撫地摸着她，用低矮的調子說着，他的聲音變成了耳語，聽見阿克西妮亞全身抖動着，由飲泣又變成了痛哭。他開始吻她的被眼淚浸濕的腮頰，眼睛……

女人心的渴望着憐憫和愛撫的，被失望折磨着的阿克西妮亞忘記了她自己，把自己的全部狂暴的，早

已忘記了的熱情交給他。但是當無恥的享受的，非常空虛的黑暗波浪退潮的時候，她清醒了，尖銳地叫了一聲，失了理智和羞恥，半裸體的，只穿了一件襯衫的她，跑到台階上去了。葉甫蓋尼跟在她後面匆忙地推開了門，走了出來。他一面走着，穿上外套，匆忙地走着，當他走上房子的陽台時，他滿足地，快活地笑了。他浸在活潑的快樂裏。已經躺在床上了，摸着腫脹的，柔軟的胸部，想：「正經人看來——這是可恥，不道德的。葛利高里……我偷了近人的，可是我在前線要用生命冒險。也許會發生這種事情吧，一顆子彈稍微向右一點射進了我的頭。現在我已經癱爛，被蛆咬着我的軀殼了……應該對於每一瞬間都要貪婪地活下去。什麼事都可以做！」對自己的思想害怕了一分鐘，但是幻想又鑽進衝鋒的可怕的場面。他從死馬上站起來，又被子彈打中倒下了。已經要睡熟了，安靜地決定：「明天再說，現在睡吧，睡吧……」

第二天早晨，當阿克西妮亞一個人在飯廳裏時，他向她走來，抱歉地微笑着，但是她的臉靠在牆上，伸出手去，用狂怒的聲音叫着：

「不要靠近我，該死的東西……」

生命用自己的不成文法支配着人們。三天後，葉甫蓋尼夜間又到阿克西妮亞住的半間屋子裏去，阿克西妮亞並沒有再拒絕他。

第二十三章

一個小花園緊挨着司涅基列夫醫生的眼科醫院。

這樣的不愉快的光禿禿的小花園，在莫斯科的郊外的小胡同裏很多，坐在它們裏面，眼睛也排遣不掉城市的，石頭般沉悶的寂寞，而且當你看到它們的野蠻小樹林時，更要難過了。在醫院的小花園裏，已佈滿了秋意，小路上落滿了黃色的乾葉，晨霜把花都打枯了，草上罩了一層水綠色。晴明的日子，病人在小路上散着步，聽着虔誠的莫斯科教堂的鐘聲。陰天的時候，那年這樣的天氣特別多，病人只從這個病室走到那個病室，躺在行軍床上，寂寞的人們一聲也不響。

醫院裏面，平民佔了大多數，傷兵都放在一間病室裏，他們一共五個人：楊·瓦萊伊基司，一個紅臉的高身材的，藍眼睛的，剃成短鬚的萊多維亞人；伊萬·烏魯布列福斯基，二十八歲的漂亮的龍驤兵，是烏拉吉彌爾斯克省人；西伯利亞的槍手珂塞赫，不安分的黃色臉的步兵布爾金和麥列霍夫。葛利高里九月末又送來了一個。在晚茶的時候，鈴聲不斷地響了。葛利高里向過道中望了一眼，看見有三個人走進了前室：看護婦和一個穿柴爾喀司人上衣的人，他們用手扶着第三個人。大概，他們是剛從車站下來的，他的骯髒的胸前有一大片血跡的步兵制服可以證明這個。當晚，給他實行手術了。經過不多時間的準備（向病室裏傳來了煮手術用具的聲音），新來的人被帶入手術室去了。過了幾分鐘，聽見從那裏傳來唱歌聲：給受傷的人，從眼中向外拿着留在眼中的砲彈片，被麻醉了的，他唱着和不清楚地罵着。施用手術後，把他送到這間裝傷兵的病室裏來。過了一晝夜，麻醉清醒了以後，他說他是在月爾別爾格的德國前線上受傷的，他姓嘎蘭若，是一個機關槍手，自己是契爾尼高甫斯克省生人。幾天的功夫，他和葛利高里特別接近了：他們的床並排着，在醫生的晚間巡視以後，他們就用小聲談了很久。

「叻，哥薩克，事情怎樣。」

「都像白煤一樣。」

「你的眼睛怎麼辦？」

「我去打針。」

「打過幾次啦？」

「十八次。」

「疼嗎，怎的？」

「不，很舒服。」

「可是你請求把他割一割吧。」

「不會全瞎的。」

「這樣。」

萬利高里的易怒的和多口的鄰人，對一切都不滿；咒罵政權，戰爭，自己的命運，醫院的桌子，廚子，醫生——

凡是到了他那尖舌頭上的東西都要罵。

「我們和你爲什麼去打仗？」

「大家爲什麼，我們也爲什麼。」

「你把那理由明白告訴我，說明白點。」

「免了吧！」

「啊！你是傻瓜。事情是需要說明的。我們是爲資產階級戰爭，你明白嗎？什麼是資產階級戰爭？就是那種生在

大廳上的鳥

他用不明白的話解釋給葛利高里聽，把那種毒辣的咒罵也歸進了自己的講詞。

「不要叫吧！我不明白你的霍霍爾話，葛利高里打斷他的話。

「看你！怎麼你不懂嗎？」

「少說點吧。」

「我的親愛的，我說的並不挾呀！你說——是爲了皇帝，但是這個皇帝是什麼東西？皇帝——是個畜鬼，皇后——是個母雞，地主的錢，越打仗越多，可是我們的脖子上……却是壓迫。你明白嗎？噢！工廠主人喝得頂到喉嚨頭，——兵士被虱子咬個够，很難相同啊……廠主賺大錢，工人光屁股，這就是制度，把你分成一層一層的（註）……服務吧，哥薩克，服務吧！你還能再得一個十字架哩，漂亮的，木頭的……」他用烏克蘭話說，但是有時，當他衝動的時候，會變成俄羅斯話，一插進他的咒罵時，更顯得清楚了。

他一天一天地把葛利高里到現在還不懂的那種真理向他的頭腦中注入，暴露發生戰爭的真正的原因。狠毒地嘲笑專制政體。葛利高里想試着反對，但是嘎蘭若用很簡單，很單純的問題，就把他弄得無話可說，而且葛利高里還得被迫承認。

在這上面最可怕的，是他從心上感到了嘎蘭若的真理。沒有力量反對他，沒有理由，也找不到理由。葛利高里恐怖地意識到，這個聰明的，兇惡的烏克蘭人，是漸漸地和頑強地破壞着他從前的，對於皇帝，祖國，和他的哥薩克的軍人責任的理解。

（註）大概是指分成各種階級的意思。——譯者。

自從嘎蘭若來後過了一個月，那些舊日意識的穩固基礎，都像塵霧一樣翻動了。那些道理腐蝕着，戰爭的奇怪的愚蠢性，像鐵鏽一般侵蝕着那些基礎。而且需要一個說明。現在說明了，意識喚醒了，深入了葛利高里的單純的牽真的腦筋。他動搖了，找尋着出路，找尋着這種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明白的問題的答案，但是在嘎蘭若的答案中得到了滿意的答覆。

有一天，葛利高里在深夜裏從床上起來，喚醒了嘎蘭若。坐到他的床上去。九月的月亮，透過垂着的帘幕，把綠色的光亮射進窗子來。嘎蘭若的睡醒的腮巴，像砂土一樣發着暗，黑色的眼洞濕潤地閃着光。他打了一個哈欠，冷冷地把腳蓋進被裏去。

「你還沒有睡嗎？」

「睡不着。睡眠從我這裏跑開啦。給我講講這個：戰爭是對於一部份人有好處，對另一部份就被破產……」

「嗷？嗷！——哈——哈——哈……」嘎蘭若打哈欠。

「等等！」被憤怒衝動的葛利高里小聲說。「你說是爲了有錢人的需要，才把我們趕去送死，可是一般人呢？難道他們不明白嗎？真就沒有人可以出來講講嗎？跑出來就說：『弟兄們，你們是爲了什麼死亡在流血中。』」

「怎麼能這樣跑出來？你去講嗎？還要我教，你才能出去哩。我和你說話，要輕輕地說，像鵝在蘆葦旁邊一樣，只要你說得響一點，——就是一顆子彈飛來。人民都在黑暗裏過活。戰爭會驚醒他們。黑雲裏打響雷就要

下雨才成……」

「怎麼辦呢？你說，毒蛇！你把我的心弄亂啦。」

「你的心覺得怎樣？」

「不明白，」葛利高里承認。

「誰把我們從人堆裏推出去，我也去推他。希望你不要害怕掉轉來復槍，向那種把人們送上前線的人放槍。你知道，」嘎蘭若站起來，咬着牙齒，伸出手去，「暴風雨一來，就都掃光啦！」

「照你的意思……什麼都要推翻嗎？」

「啊！我們要把政府，像撕腳布一樣把它打倒。要和統治者的走狗打架，要撕掉他們的嘴脣，因為他們也打人民的嘴巴子啊。」

「在新政府下，戰爭是爲了什麼？仍舊還是要打的，——不是我們，就是我們的孩子。怎麼能結束戰爭呢？怎樣消滅它，難道要永久打下去嗎？」

「對啦，仗是要永久打下去的，世界上的糊塗政府只要存在一天，戰爭一天就不會消滅。就這樣！等到每一個國家都是工人的政權時，那就不用打仗啦。這就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把他們都他媽的打倒……好啦！連德國人，法國人，——以及一切國家，都有了工人和農人的政權。我們那時還要爲什麼戰爭？沒有仇恨！全世界上都是一樣的美麗生活。哎嚇！」嘎蘭若嘆了一口氣，咬着鬚子尖，閃着一隻眼睛，夢幻地笑了。「葛利沙，我一定要一滴地流我的血，等着，等着這樣的世界……我的心像火燒一樣……」

他們一直談到天亮。在灰色的曙光中，葛利高里在不安的夢中忘了一切。

早晨，哭聲和說話聲驚醒了他。伊萬·烏魯布列福斯基的臉向下，躺在床上，抽泣着，流着鼻涕；一個女醫生，楊·瓦萊伊基司和珂塞赫站在他四周。

「他哭什麼？」布爾金從被中伸出頭來，沙聲問。

「把眼睛打碎啦。從杯子裏向外拿，一不小心落到地上，打碎啦。」珂塞赫的幸災樂禍，比他的憐憫更多些，趕快回答。

有一個俄國化了的德國人，是賣人造眼睛的商人，他被愛國心推動着，就無償地送人造眼睛給兵士們。前一天送給烏魯布列福斯基一隻，給他裝上了玻璃眼睛，工作很細緻，藍色的美麗的和真的一樣。他做的十分精巧，即使在注意研究時候，你也分辨不出真眼睛和假眼睛出來。烏魯布列福斯基像小孩子一樣歡喜了和笑了。

「我回家的時候，」他用家鄉話說，「隨便騙一個姑娘，等結了婚，我再承認，眼睛是玻璃的。」

「他還要騙人哪！」總在唱着「杜妮亞歌」和「蟬螂歌」的蟬螂是把杜妮亞的衣服咬壞的。布爾金哈哈笑了。

這真是件不幸的意外——一個漂亮的小夥子，回家去的時候却要變成一隻眼睛的醜樣子了。

「不要哭，他會再送你一個新的呢，」葛利高里安慰他。

烏魯布列福斯基抬起他的哭腫了的，帶着一隻紅色眼洞的臉。

「不會再給啦。一隻眼睛——要三百塊錢。不會給啦。」

「眼睛是這樣，就這樣吧！每一根筋的生出來，都是一定的啊，」珂塞赫高興地說。

早茶後，烏魯布列福斯基和女醫生到德國人的商店去了，那人又給了他一隻。

「德國人哪，他們真比俄國人好！」烏魯布列福斯基高興得發狂一樣。「向俄國商人要東西，真不要想，可是這個人，一句話也沒有說。」

九月過去了。時間吝嗇地把日子送過去。充滿了僵死的寂寞和無盡休長的日子拖延着。早上九點鐘的時

候喝茶。給每一個病人用小碟子端來兩片薄得可憐的法國麵包和一塊指頭大的奶油。午飯後，還是餓着的病人分散了。晚上喝茶，大家沒有法子只好喝冷水。病人的隊伍變動了。從軍人病室（就是傷兵們住的那間房子）裏是西伯利亞人珂塞赫第一個出院了，跟着他的是萊多維亞人瓦萊伊基司也走了。在十月末，葛利高里也出了醫院。

漂亮的留着小鬍鬚的院長，司涅基列夫醫生試驗葛利高里的視力認為很滿意。在屋子裏，照着法定距離，讓他看燈光映出的字母和數目。他出了院，就到特悅爾斯克街軍醫院裏去，因為他頭上的傷意外地又裂開了，微微有點化膿。葛利高里和嘎爾若告別着問：

「我們還能見到麼？」

「兩座山是不會遇到一塊的……」

「嗚，霍霍爾，謝謝你，你開了我的眼界。現在我已經是睜開眼睛的人啦……而且是狠人啦！」

「回到聯隊裏去——把那些話講給哥薩克們聽聽。」

「好。」

「也許你會到契爾尼高甫石城，到高羅霍夫克林，——打聽鐵匠安得利·嘎爾若，我很願再看見你。再見吧，好朋友！」

他們擁抱過。烏克蘭人的帶着一隻嚴厲的眼睛和乾腮巴上的嘴帶着愛撫的線條的影子，在葛利高里的記憶裏留了很久。

葛利高里在軍醫院裏住了一個半星期。他的心上懷着一種沒有組成的決定，嘎爾若說的，有粘性的帶殼

滅性的因素在他的身上傳開了；他的易怒性也傳染給了葛利高里。他在病室裏很少和鄰居說話，那種驚慌的不安在他的每一舉動中，表現了出來。因此當醫院的管理員招待着他，迅速向葛利高里的非俄國人的面孔看了一眼的時候，就這樣看出了他的特徵：「不安分的人。」

葛利高里剛進院的頭幾天發燒了，他躺在床上，聽着耳朵內的不肯停止的響聲。

這時候，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從沃倫日來了一個高貴的皇族，到軍醫院來參觀。從早晨起，醫院裏的人員的臉上就可以看出來了，他們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給病人換過衣服，例外地換上床單，小醫生甚至要學習，怎樣回答貴婦人的問話，和怎樣在談話中矜持自己。這種忙亂也傳到病人身上了；有些人很早就小聲地談論這事件了。中午的時候，醫院門口有汽車喇叭響了。貴婦人在許多隨員引導下走進了醫院的大開的門。（一個病人是個快活的，喜歡說話的人，他事後對同伴們說，當參觀的人們走近大門時，醫院的紅十字旗子，忽然大擺動起來，但是那時的天氣是少有的晴朗，也沒有風，但是在對面，一家理髮店的牌匾上站着一個鬚髮的巨人，好像是在那裏磕頭，又像是行禮。）開始參觀病室了。貴婦人適應着她身份和地位，發出些不合理的問話，病人依照小醫生的勸告，眼睛要瞪得大大的，比在軍隊裏教給他們的樣子還要大，回答：「確是這樣，殿下。」或者說：「無論如何不會的。」而且非常恭敬。醫院管理員對於答案解釋着，他像被叉子壓住的蛇一樣擺動着身體，甚至從遠處看看他都很難堪。貴婦人從這一個床旁走到那一床旁，分散着小聖像。穿擦爛制服的人羣，和貴重的香水氣味的濃厚波浪向葛利高里移動過來。沒有刮臉的，瘦削的他站在自己的牀旁邊，帶着發炎的眼睛，尖削的髮色下頷的輕微的抖動表示出了他的不安。

「這就是他們爲了他們的高興，把我們從自己家裏趕出來，去送死。啊，毒蛇！該死的東西，混蛋！他們就是在我們背脊上咬的虱子……是不是爲了她呢……我們的馬蹄壞了別人的糧食，殺死了陌生的人們……我沿着禾根爬和呼叫，還有恐怖哩！從家裏把我們拖出來，在兵營裏受折磨……」他的鼎沸了的思想在頭中盤旋着。仇恨使他的嘴唇顫起來。「他們是多麼飽，都發亮啦。把你們也送到那裏去，該死的人們！騎上馬，抗起來復槍。用虱子把你們埋起來，用爛麵包生蛆的肉餵……」

葛利高里用眼睛望着隨來的軍官們的臉，把閃動的視線停在皇族婦人的肥臉上了。

「頓河的哥薩克，喬治十字章的勳位，」管理員彎着身體，指着他，那種說話的嗓音就彷彿他自己得到了十字章一樣。

「什麼部落的？」貴婦人手裏拿着準備好的聖像，問。

「月申斯克人殿下。」

「爲什麼你得了十字章？」

在貴婦人的空洞的光亮的眼睛裏，露出了寂寞和溫飽的樣子。紅色的左眉毛疲倦地抬起來——這樣使貴婦人的臉更特別有表情了。葛利高里忽然感到一陣冷，胸內痛了起來；這種感覺是衝鋒開始時就有的。他的嘴唇，不能抑制地歪斜了，抖動了。

「我要……我必需過去……必需，殿下……有一點要……」彷彿被打壞了的葛利高里搖動着，做一個大手勢指着床。

貴婦人的左眉毛豎了起來，握有聖像的手，在半途中停住了。貴婦人把腫脹的脣角猶疑地垂下來，轉向一

個給他領路的白髮將軍，用英語說了些什麼。略微明顯的擾亂驚動了隨員老爺們：一個高身材的，帶肩章的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的軍官，斜看了一眼；第二個垂下頭去了；第三個問着話向第四個人看去……白髮將軍很恭敬地笑着，也用英語對他們的殿下回答了幾句，於是貴婦人同意地和慈愛地把聖像塞進葛利高里的手裏，幾乎是帶着很大的慈心給他的：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高貴的客人走了以後，葛利高里就躺到床上了。把頭埋在枕頭裏，兩肩抖動着，躺了幾分鐘：也不明白——他是在哭，還是在笑，——但是他帶着乾燥的明朗的眼睛起來了。管理員立刻把他叫到辦公室去了。

「你，壞小子……」他開始說，手指摸着長鬍子，顏色像脫毛的兔子皮一樣。

「我不叫你壞小子，毒蛇！」葛利高里的下垂的下顎骨不由自主地動着，向醫生走過去，「你們沒有到過前線！」他克服着自己，已經是抑制地說了：「送我回家去吧！」

醫生離開他，走到寫字檯旁邊去，輕輕地說：

「送你走！滾你媽的吧！」

葛利高里顫抖地微笑着，帶着瘋狂的眼睛走出來了。在貴婦人來的時候，因為他所表現的那種奇怪的可原諒的行爲，軍醫院的當局罰他三天不吃飯，但是同房的伙伴和好心腸的廚子都拿東西給他吃。

第二十四章

十一月四日的夜間，葛利高里·麥列霍夫到了下亞布倫斯克，這是離開車站以後的，月申斯克部落上的

第一個哥薩克村莊。到頭果得諾莊園還有幾十里路。葛利高里驚動着狗，經過稀疏的人家；在河岸的柳樹後面，有幾個年青的孩子唱着歌：

樹林後面刀閃光，

哥薩克中隊上戰場。

年青軍官在前面走，

領着哥薩克中隊往前闖。

一個强有力的，嘹亮的中音領了起來：

弟兄們，跟在我後面啊，不要怕！

許多友愛的，匆忙的嗓音都交織到一起了：

趕快向戰場那裏殺。

誰要是首先跑到啊，

名譽，十字架，光榮便都屬於他。

古老的哥薩克的，他唱過不知多少次的歌曲的熟識的字句，使葛利高里感到了故鄉的溫意。一種刺心的涼意刺着眼睛，壓迫着胸膛。他貪婪地嗅着從人家煙囪裏冒出來的苦蕒煙，葛利高里走過了村莊——歌聲在後面播送着：

我們站在上面像梁牆，

槍彈像蜜蜂一樣飛翔，

這是頓河的哥薩克們哪——

他們用刺刀殺啊，闖。

「從前我小時也唱過這樣的歌，但是現在我的嗓音已經乾枯了，生活斬斷了歌聲。我現在是到別人的妻處去住，沒有家，沒有住處，像一隻野狼……」葛利高里想，帶着平均的疲倦邁着脚步，痛苦地嘲笑着自己的非常複雜的生活。他穿過村莊，走上一個斜山坡，回顧了一下從最近的一所房子內的窗子裏，射出了黃色的，掛燈的光，靠窗子旁的紡車旁邊坐着一個老哥薩克女人。

葛利高里從大道上下來，順着罩了一層薄霜的，濕潤地擦擦響的小路走。他決定住在旗爾河岸的第一個村莊上，爲了次日白天就可以趕到亞果得諾。半夜裏，到了格拉柴埠村，住在盪邊上，一家人家，他在紫色的曙光剛剛露出時就從那裏出發了。

夜間他到了亞果得諾，悄悄地跳過了板柵，走過馬棚——薩士加祖父的熱鬧咳嗽從那裏送出來。葛利高里停下來，喊了一聲：

「薩士加祖父，還沒有睡嗎？」

「等等，誰呀？聲音很熟……這是誰呀？」

薩士加祖父披着一件長衣，走到院子裏來。

「天父啊！葛利高里！你是從他媽的哪兒來呀？這是客人！」
他們擁抱過。薩士加祖父從下面望着葛利高里的眼睛說：

「進來，我們抽袋煙。」

「不，明天吧。我要走啦。」

「進來，有話對你說。」

葛利高里不願意地服從了。他坐在木板床上，等着薩士加祖父咳嗽完。

「噢，你還活着哪？還在世界上嗎？」

「還要活一會兒呢。我是一支石頭槍，還不會把我搶去哩。」

「阿克西妮亞呢？」

「阿克西妮亞有什麼……阿克西妮亞托天之福。」

老人咳嗽得很厲害。葛利高里猜出來了，他的咳嗽是假裝的，想掩飾不安。

「塔紐士珈埋在什麼地方啦？」

「花園裏。白楊樹底下。」

「這個，講下去。」

「咳嗽把我苦死啦，葛利沙……」

「噢？」

「都活得很健康。老主人喝酒……喝啊，糊塗人，沒有理性。」

「阿克西妮亞怎樣？」

「阿克西妮亞現在在下房裏。」

「我知道。」

「你要捲根煙抽嗎？抽吧，我的煙草是上等的。」

「不要抽，你說呀，不然我要走啦。我覺得，葛利高里沉重地轉過身去，木板床在他身底下吱吱響着，「我覺得你的話好像把一塊石頭向肚子上壓。你還是打下來吧。」

「我說！」

「說吧。」

「我說。我不能不說，葛利沙，我覺得不說可真難過。」

「講吧，葛利高里沉重地把手掌放在老頭子的肩上請求，彎下腰去，等着。」

「你養活了一條蛇！」薩士加祖父突然用尖利的高喉音喊了出來，糊塗地把手掌翹起來。「你餵了一條毒蛇和葉甫蓋尼發生關係啦，算什麼事！」

老人的下頰上，順着粉紅色的瘡疤，流下來一條唾液，老頭子拂下來，把手掌在粗布襯褲上擦了擦。

「你說的是真話嗎？」

「親眼看見的。他每天夜裏都到她那裏去的。你去吧，大概，他現在就在她那裏呢。」

「噢，怎麼……」葛利高里揪得指關節響，駝着背坐了半天，恢復着被痠癢弄歪曲的腿上的筋肉。他的耳朵裏像很好聽的小鈴一樣。

「女人——是貓：誰撫摸牠一下——牠就拍誰的馬屁。你不要相信她，不要把信仰給她們！」薩士加祖父

說。

他給葛利高里捲了一支煙，點上，塞到他手裏。

「抽煙吧。」

葛利高里抽了兩口，用手指把煙捲熄滅了。默默地走出去了。在僕人室門口停了下來，深深地和不斷地喘着氣，幾次地想抬起手來敲門，但是手就像被打一樣落了下來。起初，用彎着的手指敲了一次，後來，就忍耐不住了，把身子靠在牆上，激怒地用拳頭向窗框上捶了半天。玻璃在窗框內吱咯響着，搖動了，裏面閃着藍的夜光。被恐怖弄得變長了的阿克西妮亞的臉閃動了。她開了門，喊了起來。葛利高里就在門洞中抱住了她，看着她的眼睛。

「你這樣敲門，我已經睡着啦……想不到……我的親愛的！」

「我冷……」

阿克西妮亞覺得葛利高里的整個的魁偉的身體，抖得非常厲害，手像火餞一樣熱。她顯出了非常慌亂的樣子，點上煙，在房子裏跑來跑去，把一條毛頭巾披到沒有光澤的肩上去，又生上了爐子。

「想不到……好久沒有寫信來……我想，你是不會回來啦……你收到我的最後一封信嗎？想給你寄點土產去，但是後來又想，等等吧，也許會接到你的信的……」

她不時看着葛利高里。在她的紅嘴唇角上，凝結着寒冷的笑容。

葛利高里坐在凳子上，也不脫外套。沒有刮的腮頰毛茸茸的，頭巾下面落下來一塊陰影，罩到下垂的眼睛上了。他開始解頭巾，但是忽然又忙着掏出了煙荷包，在口袋裏找到一張紙。他帶着遮不住的悲哀迅速看阿克西妮亞一眼。

自從他離開以後，她變得很美麗啦。

在美麗的頭部姿勢上出現了一種新的，有權力的東西，只有毛茸茸的大髮髻和眼睛還和從前一樣……她的害人的，火一樣的美麗，已經不屬於他了。她已經是地主的兒子的愛人啦。

「你……不像一個女用人啦，快像一個女管家了。」

她躲開了恐怖的視線，被壓迫地笑了。

葛利高里拖着自己的軍用袋，向門口走去。

「你上哪裏去？」

「出去抽口煙。」

「等等，我給你煮雞蛋啦！」

「馬上回來。」

葛利高里在台階上，從一個步兵軍用袋底上，拿出來一條用乾淨襪衣包着的繡花頭巾。他在日陀米爾地方的一個猶太商人手中，用兩塊錢買來的。很小心地把它保存着，行軍的時候，把它掏出來，欣賞着那富麗的虹霓般的色彩，預先嘗味着那種，當他回到家去的時候，把繡花織物鋪在阿克西妮亞面前，她所感到的歡喜。可憐的禮物難道葛利高里還想用這個來和頓河上游的大地主的兒子的禮物來比賽嗎？葛利高里克服着襲來的乾哭，把頭巾撕成了碎片拋到台階下面去。把袋子丟在凳子上，走進屋子來了。

「坐下來，我給你脫靴子，葛利沙。」

阿克西妮亞用那長久沒有作工的白手，從葛利高里的腳上，把沉重的步兵靴子拉下來，伏在他的膝上，無聲地哭了半天。葛利高里叫她哭完了，問：

「你哭叫什麼？難道不喜歡我嗎？」

他很快就睡熟了。

赤裸身體的姆克西妮亞跑到台階上去，站在透骨的冷風裏，在北風吹來的葬歌中站在台階上，抱着潮濕的柱子，直到天亮，也沒有改變樣子。

早晨，葛利高里穿上外套，到主人房子裏去，穿着皮上衣和戴着黃色的羊皮帽子的老主人正站在台階上。

「就是他，十字章勳位的人。但是你更英雄啦，老弟！」

他向葛利高里行了一個舉手禮，又把手伸出去。

「能多住些日子嗎？」

「兩個星期，老爺。」

「你的女兒死啦。可憐，可憐……」

葛利高里沒有作聲。葛甫蓋尼戴着手套，向台階上走出來。

「葛利高里嗎？你從哪裏來？」

葛利高里的眼睛暗了一下，但是他微笑着。

「從莫斯科，請假來的……」

「這樣。你的眼睛受傷了嗎？」

「對啦。」

「我聽說啦。他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英雄啦，爸爸？」

他向葛利高里點了點頭，險轉向馬棚去。

「尼基吉契，套馬！」

漂亮的車夫尼基吉契套完了車，不高興地斜看着葛利高里，把一匹灰色的老快馬牽到台階邊來。在輕馬車的輪子下面壓着凍冰的地面，擦擦地響了。

「大人，讓我照老樣子給您趕車吧？」葛利高里向葉甫蓋尼諛媚地笑着。

「倒楣蛋不會知道的，」他滿足地笑了，眼睛在無邊眼鏡下閃動。

「有什麼好，走吧。」

「你這是幹什麼，剛來到，就又把年青的妻丟掉啦？難道你不寂寞嗎？」老地主和靄地笑了。

葛利高里笑了。

「老婆也不是熊，不會跑到樹林裏去的。」

他坐在車夫台上了，把鞭子插在座拉下面，整理着韁繩。

「哎呀，我給你趕車啦，葉甫蓋尼·尼珂拉耶維支！」

「哎呀，趕吧！賞你點茶錢。」

「您的賞賜已經很多啦。真謝謝啦，我的阿克西妮亞……您養她……給她一塊……給吧。」

葛利高里的聲音突然斷了，中尉生了一種不好的懷疑。「真知道嗎？嗚呼！哪裏會知道！不會的。」他靠到座背上去，吸上一枝烟。

「快點回來！」老地主在後面喊着。

車輪下面揚起了雪塵。

葛利高里用韁繩勒了快馬的嘴唇，一下讓牠飛快地跑起來。十五分鐘後，他們翻過了小山。葛利高里在第一塊凹地裏，從座上跳了下來，從座墊下面抽出鞭子來。

「你幹什麼……」中尉繚起眉來。

「這就是……幹什麼！」

葛利高里迅速地揮了一下鞭子，用盡力量，打在中尉的臉上。他握住鞭子，用鞭子柄照着臉上，手上打去，不給中尉掙扎的時間。一塊眼鏡的碎片刺進了他的眉毛上部。幾條血跡流到眼睛上來了。中尉起先用手遮着臉，但是打擊不停止。他帶着到處是傷痕和暴怒的臉跳了下來，試驗着保護自己，但是葛利高里向後退着，一下子把他的右手腕子，打麻木了。

「爲了阿克西妮亞！爲了我！爲了阿克西妮亞！爲了阿克西妮亞！還要打你爲了我！」

鞭子嗖嗖響。打擊軟軟地落了下來。後來，用拳頭把他打翻在坎坷不平的硬路上，順地面滾，用釘鐵掌的步兵靴子野蠻地踢。當他沒有力量了的時候，就坐到車上去，聚集着快馬的力量，使馬飛奔了起來。他把馬車丟在門口，拿着鞭子，向敞懷外套的襟上亂踏着，奔進了僕人室去。

阿克西妮亞應着開門的轟隆聲，回顧了一下。

「毒蛇……母狗……」

鞭子緊靠在她的臉上呼嘯。

葛利高里喘着氣，跑到院子裏去，也不回答薩士加祖父的問話，離開了莊園。走了有一里半路，阿克西妮亞

追上了他。

她呼哧呼哧喘着和沉默着走，不時用手觸動葛利高里。

在岔路口上，在一個褐色的野外的小教堂附近，她用一種陌生的、遼遠的聲音說：

「葛利沙，原諒我！」

葛利高里叱着牙齒，彎着背，支起了外套領子。阿克西妮亞停在小教堂的後面了。葛利高里一次也沒有回顧過，也沒有看見阿克西妮亞的，向他伸來的手。

當從山上向韃靼村走下去時，看見了自己手裏的鞭子，丟掉它，大步進了村子。被他的出現弄糊塗了的臉都貼到小窗子上來了，遇到的，認出來是他的女人們，都低低地向他鞠躬。

在自己院子的門口，一個細長的、黑眼睛的女孩子，連叫帶跑地向他奔來，撞在他的胸上了。葛利高里用手掌捧着她的腮，扳起她的頭來，認出了是杜妮亞石加。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支從台階牆了下來，屋子裏是母親的響亮的哭聲。葛利高里用左手抱着父親，杜妮亞石加吻着他的右手。

門限的熟習的吱吱聲令人發疼——葛利高里也走上台階了。顯老了的母親，帶着女孩子樣的活潑跑了過來，眼淚打濕了外套的鈕子，不住地抱着兒子，嘴裏叨叨着自己的不連接的、不清楚的、傳說不出的話句，但是在門洞中——臉色蒼白的娜塔利亞站在那裏，扶着門，恐怕跌倒，痛苦地微笑着，被葛利高里的奔忙的、驚慌的、目光打擊着的她跌倒了……

夜間，潘苔萊·普羅珂非耶維支推着伊莉妮支娜的肋部，小聲說：

「悄悄去看看，他們是不是睡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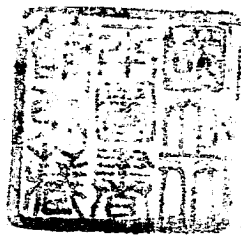
「我給他們鋪的床。」

「你去看看，看看哪！」

伊莉妮支娜從門縫向內室張了一下，回來了。

「是睡在一起啦。」

「噢，托福上帝托福上帝！」老頭子畫了一下十字，用肘節撐着自己的身子，流着眼淚。



靜靜的頓河

全四冊 · 第一冊

原著者 M 蕭洛霍夫

譯者 金 人

發行者 光明書局

代表人 王子澄

發行所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中路二九六號
廣州漢民北路一三八號
成都祠堂街二十一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六版

